



人間

高適
爾基
著譯
夷



人 間

著 基 爾 高
譯 夷 適

Е. Д. Белуха 作圖

行 印 店 書 明 開

人 間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月初版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六版

每冊定價國幣四元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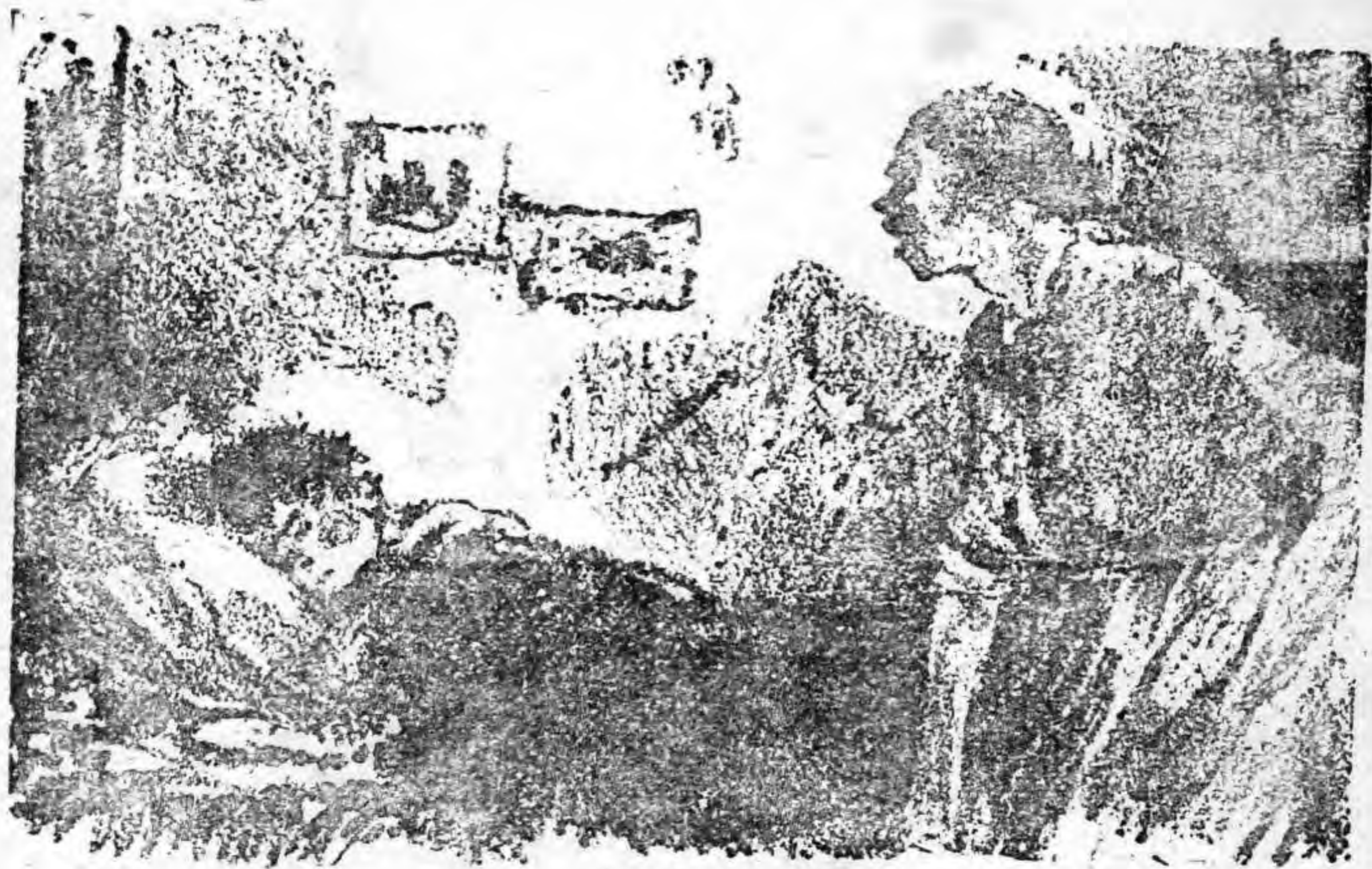
印刷者	發行者	翻譯者	著作者
開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適夷	高爾基

印動准不* 權作著有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一〇九二九號

(237P.) K

人



我在人間，在城中大街一家「時式靴鞋」店裏當學徒。老闆是個矮胖子，茶紅的臉，泛着油光，青綠牙齒，眼睛溼漉漉的，生滿眼糞。我相信他一定是個瞎子，便做了一個歪臉，「不要裝怪樣子，」他低聲嚴刻的說。

我不高興這麼混沌的眼會看見我，不相信這種眼會見到什麼，也許只是打量我在做歪臉。

「我說，不要裝怪樣子，」他更加沈着嗓子，厚嘴唇一動不動的呵斥。

「你又搔手！」他對我發出含糊唧噥的聲音：「記着，你是在城中大街第一等鋪子裏做事。當學徒，就得站在大門口跟一個木頭人一樣……」

我不懂什麼叫木頭人，而且我的手又不能不搔，兩條手

臂，到討頭爲止，纔是紅癩和瘡癢疥癬蟲子在裏面咬得我難受。

「你在家裏幹什麼？」老闆注視我的手臂，問。

我告訴他，他把被白頭髮密密貼住的圓腦袋一揚，輕蔑的說：

「拾垃圾，——這比要飯，比偷東西還要壞。」

我得意的說：

「我也偷過東西。」

他立刻跟貓一樣，雙手撐住櫃檯，驚訝的向我楞着白眼珠。

「什麼，你偷過東西？怎樣偷的？」他的嗓子變了調子。

我把事情原委告訴他。

「唔，這倒沒有關係，可是你要是在我鋪子裏偷鞋子，偷錢，我就把你關進牢裏，一輩子不得出來……」

他很坦然的說，使我喫驚，覺得這傢伙更加可惡。

鋪子裏老嫗以外，還有我的表兄沙夏，賈西林，和一個年長的掌櫃，靈活，會應酬的頰紅臉的漢子。沙

夏現在穿得挺乾淨，紅沈沈的上衣，白襯衫，領帶，長管褲，早不把我放在眼裏。

起初外祖父送我進鋪子，託沙夏照顧照顧這個孩子。沙夏儼乎其然把眉頭一皺，搶着說：

「這孩子不肯聽話，就沒辦法。」

外祖父把手按在我腦袋上，伸長了頸子：

「你得聽從沙夏，他年紀比你大，職司也比你高……」

沙夏就瞪出眼珠向我叮囑：

「你可別忘了外公的話！」

這樣，從第一天起，他就擺老前輩的架子。

「賈西林，別老把眼瞪着！」老闊常常這樣說他。

「我，我沒有。」沙夏回答齊，低下臉，可是老闊不肯就此甘休。

「你嘴還別，回頭買主還當你是山羊啦……」

掌櫃發出趨奉的笑聲。老闊拉開了嘴脣，像害了毛病一樣。沙夏紅着臉，逃進賬房裏面去了。

我不喜歡他們的話，裏面有些我都不懂，有時還當他們在講外國話。

女客進來的時候，老闊把一只手從口袋裏拿出來，摸一摸鬚鬚，滿臉堆起笑容，笑使他的臉添上無數的眨眼睛，想把瞪出的凸眼遮住。我站在鋪子門口，悄悄搔着手臂，留心做買賣的規矩。

掌櫃跪在女客面前，靈巧的張開手指，量着鞋子的尺寸。兩手抖索着。當他碰到女人的脚上，他的樣子分外的鄭重，好像怕碰壞了脚。可是女客的脚，卻肥肥的，像一只橫放的削肩酒瓶。

有一天，一位太太風度的女客，抖擻腳驚叫起來：

「哎喲，你幹麼捏我的腳……」

「哪里的話，我太仔細了一點，所以……」掌櫃慌慌的給自己辯護。

看他對女客的媚態，是很滑稽的。我時時把臉背過去向牆玻璃門，免得笑出聲來，可是我還忍不住要瞧瞧他們做買賣——因為掌櫃那種口角春風非常引起我的興趣，同時又覺得那麼慳慳的張開手指，那麼靈巧的給人套鞋子，不管再過多久，我總是學不到的。

老處常常躲進店堂後面的賬房間去，有時也把沙夏叫進去，這樣，掌櫃就獨個兒接待女客。有一次，他的手碰上一個頰紅臉女客腳，抓起來接了一個吻。

「哎喲！女人呀！你這個壞蛋。」

「哪，哪，哪！」

這時候，我忍不住哈哈笑了起來。笑得太厲害，兩腳立不穩，一手抓住門把子，門給推開來，腦袋在玻璃門上碰了一下，結果碰壞了一塊玻璃。掌櫃用腳踢我，老闆用帶着大戒指的拳頭打我的腦袋，沙夏使勁拉我的耳朵。後來，傍晚回老闆家去的路上，沙夏又狠狠的說我：

「你老這樣子，會歇生意的，有什麼好笑呢？」

據他的解說，掌櫃得到太太們的歡喜，買賣就會興隆起來。

「女人就是這樣的，明明不要鞋子，只爲見自己中意的夥計，不要的東西也會特地跑來買，你得什麼！同你這種傢伙真打不得交道……」

我氣惱了，誰也不同我打交道，特別是他。

每天早上，一個有病的愛發脾氣的廚娘，把我比沙夏早一個鐘頭叫起來。我得擦好老闆一家人，掌櫃，沙夏他們的皮鞋，把他們的衣服刷好，裝好茶炊，在所有爐子裏撥好木柴，把餐桌上的五味瓶擦乾淨，一到鋪子，便是掃地，拂灰塵，預備茶水，送貨到買主家去，以後，就得再回老闆住宅去拿午飯。這其間，我那個站在鋪子門口的職司，便由沙夏來代理。他認爲做這職司有損他的身分。

「幹麼你老是慢吞吞的，你當有人在替你職司麼……」他叱罵我。

我覺得苦惱，悲哀。我過慣自由的生活，從早到夜，在克納維諾的砂道上，在泥濘的瓦窩河邊，在曠野和森林之中。這里沒有外祖母，沒有小朋友，沒有可以談談的人。而目前的生活又只使我看見下流與虛偽的內幕，使我難受。

有的時候，女客什麼沒買就出去了。那時他們三個就好像受了侮辱。老闆的和氣的表情立刻裝進了口袋：

「賈西林，把貨色收拾收拾！」吩咐着，接着就罵人：

「哇！哇！怪呢，連豬也滾進來啦，待在自個兒家裏不安靜，到人家鋪子來溜躑兒，那樣的娘們，要是我的

老婆，我纔不買煙呢……」

可是他的老婆卻是一個瘦婦，瘦薄的，黑眼珠，大鼻子的女人，常常用腳踢老公，罵老公像罵傭人一樣。有時鋪子裏的人，慫恿的糊着躬，說着奉承話，送了熟識的女客，便不乾不淨的說起這女客的醜話來。那時候，我真想跑出鋪子去，追上那個女客，把他們的背後話告訴她。

我也知道世間的人，大家都在背後說醜話，可是這三個人，尤其對任何人都抱着敵意，好像世界上只有自己是第一等了不起的人物，受了誰的委託，專門批評別人似的，老說人家的醜話。他們總是猜忌人家，決不說好話，無論對誰總是找壞處說。

有一天，偶然有一個青年女人跑進鋪子裏來，一個紅紅的臉，閃閃着眼睛的美女人，穿着毛皮領口的絲絨外套，使她的臉像一朵花一樣開在毛皮上。她說去外套，交給沙夏，顯出苗條的身段。纖細的腰身束一條鼠灰色的綢帶，兩隻耳朵上閃爍着鑽石的光——她使我聯想到華西里莎公主來，我認定這個女子一定是縣長夫人。他們三個哈着腰，喉頭塞滿恭維話，像料理一個瘡毒一樣，小心翼翼的接待她。三個人像着了魔，滿鋪子跑來跑去。他們的影子映在玻璃門上，彷彿四邊的東西都着了火。一會兒，這情形馬上消滅，換了另外一種狀態。

當她挑選了幾雙高價的鞋子走出門去，老闆立刻吓了一口，發出輕顯的聲音。

「吓，狗養的……」

「不過是唱幾兒動的傢伙呀。」拿權輕蔑的說。

之後，他們就你一句我一句的講這位太太的情人，和她的奢侈的生活。

午飯後，老闆在店堂後間打中覺的時候，我打開了他的金錶，在機件上放一點醋。就高興的等着瞧他。一會兒他醒了，拿着錶走出店堂來，狠狠的說：

「怎麼回事，錶發汗了。從來沒有見過，錶會發汗，已經不行了麼？」

不管舖子的事和家裏的事忙得我不可開交，我還是陷進一種百無聊賴的憂鬱中。有很多時候，我想發一陣瘋，好讓他們叫我滾蛋。

身上滿着雪花的行人，默默的擦着鋪門走過。他們的樣子，好像送葬到墓地去，急急忙忙的想追上棺材。馬慢吞吞的走過雪地，哆嗦着身子。鋪子後面教堂的鐘樓上，每天鐘聲噙然作響——是大齋期了。鋪壁一下一下的，像枕頭撞着腦袋，一點不覺痛，卻使腦袋漸漸感到麻木，變得萎弱。

有一天，我在鋪門口的走廊裏，打開剛縫送到的貨箱。看守教堂的那個駝背老頭子，顛巍巍的像一個棉花做的玩偶，穿着被狗咬碎似的破爛衣服，走到我的身邊。

「小夥計，給我偷一雙套鞋好麼？」他對我說。

我沒回答他，他在空箱上坐下，打着呵欠，向嘴上畫一個十字，又催促着說：

「你給我偷吧。」

「我不會偷！」我對他說。

「可是大家都在偷呀，瞧我老頭子面上，答應了吧。」

他跟我周圍的人不同，相當有趣味。他認定我可以偷，把我引動了心火，答應把套鞋從通氣窗裏塞出來給他。

「那行，」他並不特別顯出高興，平靜的說：「你別騙人呀，我相信你一定不會騙人……」

老頭子用長靴的底踏着離散的雪泥，沈默了一下，馬上在土燒的煙斗裏點上火，突然使我喫了一驚：「不過，要是掉過頭來，是我哄騙你。我拿了這雙套鞋，到你老閩那裏，說是化了半個盧布，從你那兒買來的，那你可怎麼辦？那樣的套鞋，值到二盧布多，你卻賣半盧布，算是大贈品的麼？」

我覺得彷彿已經上了他的當，我注視他。他依然望着自己的長靴，吐着青煙，靜靜的繼續着鼻音說話：「比方還有，要是我受了老閩的囑託：『老頭兒，託你去試試那孩子，他會不會做賊？』那你怎麼辦？」

「我不給你套鞋。」我生氣的說。

「現在你可不能不給，咱們已經講定了呀。」

他抓住我的手，拉到自己身邊，一隻冰涼的指頭叩叩我的額角，釘住了說：「你幹麼說了又說過，你不是說拿給我麼？」

「是你說的呀。」

「我什麼都會說，我或者叫你到教堂裏來偷東西，那你也來偷麼？老是相信人，會上當的，小傻瓜……」於是，他把我推開，站起來。

「我不要什麼套鞋，不要偷來的套鞋。我又不是紳士，用不着穿套鞋，我只是給你開開玩笑……我倒很喜歡你這樣爽直。我要獎勵你，到了復活節，我帶你到鐘樓去，打打鐘，望望街景，好麼……」

「全個城我都熟識。」

「你從鐘樓上望下去，可又不同啦！」

他靴後跟踏進雪裏，搖搖晃晃的向教堂角子上樓進去。我望着他的背影，心裏忐忑的想：那老頭子真不過開開玩笑，還是老闆叫他來試我的呢，我害怕跑進鋪子去。

沙夏衝到走廊下來，大聲的呵叱：

「你在幹麼？」

我驚了一跳，舉起手裏的釘鉗向他一揚。

我知道他跟掌櫃常偷鋪子裏的東西。他們每次把女鞋拖鞋之類藏在煖炕的煙囪管子裏，等到離開鋪子的時候，望外套袖子裏一塞。我討厭這玩兒，又有點害怕。我還記着老闆的恐嚇。

「你偷麼？」

「不是我，是掌櫃。」他嚴重的聲明：「我只是幫忙他，他託我，我不能不答應，不答應要喫虧的。老闆自

己也是給人家當夥計出身，一切都明白。可是，你不許亂說呀！」

他這麼說着，便照照鏡子，依照掌櫃那樣子，展開指頭整一整領帶。他在我面前，總是搭架子，兇狠狠的，斥聲叱責。當他囑咐我的時候，就伸出一隻手做着推開的姿勢。我個兒比他高，臂膀比他結實。只是骨格粗大外表不漂亮。而他是豐潤，軟弱，氣色好。當他穿上上衣，着上長管袴，在我看來，就儼然一個紳士。可是有一種令人不快的滑稽的地方。他很討厭那個廚娘，而這廚娘卻正是一個怪女人，你不能斷定她是好人還是壞人。

「世間上的事情，我頂喜歡打架。」她圓睜着晶黑的興奮的眼，「無論怎麼樣的打架，雞鬥，狗咬，男人家打相打，什麼都好。」

因此，遇到院子裏有雞子，鴿子之類發生爭吵，她就放下手裏的活計，靠在窗口上，默不作聲的，一直聽到吵完為止。她每天晚上對我沙夏說：

「你們這些小孩子，幹麼規規矩矩坐著，打打架吧！」

沙夏聽了就發怒：

「你還當我小孩子，我是副掌櫃啦。」

「我可聽不出來，在我看，沒有老婆的男人，便都是孩子。」

「傻子，傻傢伙……」

「是吧，魔鬼是挺聰明的，可是上帝不喜歡。」

她的話使沙夏更加發氣，他就挑撥她。但她不理睬沙夏，嘲弄的說：

「哼，長不周全的油蠅！」

沙夏常常嘆使我要我在她睡着的時候，塗一點鞋油在她臉上，或是在她的枕頭上插一枚針子，可是我怕她。而且當她睡着時，她的感覺很敏銳，她常常張開眼睛。半夜醒來，她點上燈，坐在牀上，眼睛望着屋子角落。有時候，繞過熨熨，走到我身邊，把我搖醒；發着沙啞子說：

「歷克設，我害怕，我睡不着，你給我談談吧？」

我模模糊糊說了些什麼，她默默坐着，晃動身子。從她那熱煦煦的身子，我覺得有一種白臘和香粉的氣味。我想，這女人不久會死了，說不定馬上就撲倒地板上死掉。我心裏害怕，話聲提高；她就制止我，說：

「噓，你這麼大聲，把人吵醒了，人家還當我跟你有了什麼……」

當她坐在我身邊時，她總是取同一的姿勢。彎着背，兩手放在膝頭中間，手指緊貼住兩隻腳尖。她沒有奶子，就是穿着很厚的衛生衫，也可以看出一條一條的肋骨，像桶上的箍子。她沈默了好久，突然又嘟囔起來：

「還是早點死的好，活下去也只是受苦……」

忽然，又像向誰發問：

「活到了現在了，再活下去，要怎麼樣哩？」

「睡覺吧！」她不許我開口，就站起來，一聲不響在廚房的暗影中消失了。

「女妖！」沙夏在背後這樣叫她。

我就挑引他：

「你當她面，這樣叫她一聲看！」

「怎麼？你當我怕她麼？」

說着，眉頭皺了一皺，又說：

「不，當面不能叫！說不定她真是女妖……」

她對誰都嚴厲，不客氣的對付，對我也決不容情，每天早上一到六點鐘，她就拉拉我的腳，叫喊：

「老是貪睡，去搬柴，裝茶炊，洗馬鈴薯呀……」

沙夏醒過來，恨恨的說：

「幹麼這樣叫喊，鬧得人不得好睡，我去告訴老闆……」

她那乾枯的皮包骨的身子，急急忙忙的在廚房裏跑來跑去，一邊睜起了睡眠不足的浮腫的眼，向他

一望：

「哼，長不周全的東西，你要是我的養兒子，我就揪你一把。」

「那傢伙」在去鋪子的路上，沙夏罵着，告訴我說：「一定得想個法子把她趕走，對啦，在菜蔬裏邊偷偷放上一大把鹽，——色色菜都鹹得要命，她就得滾蛋。要不就放煤油，幹麼你儘打呵欠？」

「那末你呢？」

他生氣的哼了一聲：

「小膽鬼！」

廚娘果實在我們眼前死了。他彎下腰去捧茶炊，突然在地上跌倒，好像胸口給誰推了一下，就那麼伸着兩條胳膊，默默躺倒，口裏流血。

我們馬上明白她是死了。但是駭得發楞，呆呆的瞧着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後來沙夏驚叫一聲，從廚房裏奔出去。可是我不知道怎麼是好，便把身子靠在窗邊有光亮的地方。老闆走進來，擔心的蹲下身子，用手指頭觸她的臉，說：

「真的，死了……怎麼回事呀？」

於是，走向屋子角上奇蹟者尼古拉小聖像面前，畫了十字，忽然又想到，對着門口那邊命令：

「賈西林，快上警察局去報告！」

警察來了，在屋子裏繞了一繞，接了一點小費，就出去了。一回又回來，帶了兩個馬車夫，他們一個扛頭一個扛脚把廚娘扛到褥上去。老闆娘從門口探進頭來對我吩咐：

「把地板拖拖乾淨！」

那時候，老闆說：

「幸而死在傍晚！」

爲什麼死在傍晚便好，我不明白。睡覺時候，沙夏從沒有那麼柔聲的說：

「不要熄燈啊！」

「你害怕？」

他拿被頭蒙住腦袋，好久不作聲睡下。靜寂的夜，彷彿正豎起耳朵期待着什麼。我似乎覺得立刻響鐘會撞響，人們會滿街的亂跑亂叫，引起老大的亂子來。

沙夏從被窩裏探出鼻子來，說：

「到炕上一塊兒睡去好麼？」

「炕上太煖啦！」

他沈默了一下，又說：

「那傢伙，怎麼輕易就死了？真是女妖……我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他開始講，死人會半夜裏從墳墓出來，在城中翻騰，尋找自己的故居和親屬的地方。

「死人只記得城市。」他悄悄的說：「可是他記不清街道和房子……」

四圍愈加靜，愈加暗黑了。沙夏擡起腦袋，說：

「要聽聽我的箱子麼？」

他知道我老早就想聽聽他箱子裏的寶藏。平常他用鎖子鎖着，每次打開的時候，總是很怪的特別警戒着，要是我想望一下，就粗聲的呵斥：

「幹麼，喂？」

當我同意時，他並不下牀，只在牀上坐正姿勢，之後，用命令口氣，叫我把箱子搬到牀上，放在他面前。輪匙跟護身的十字架一起結在一條帶子上，掛在他的頸項裏。他先朝廚房暗角那邊望一眼，做着神氣活現的齜臉，打開鎖，像是燙手的一樣，在箱蓋上吹一吹，終於打開了，從裏面拿出幾件襯衣。

大半個箱子，塞滿了藥匣子，各種顏色的包茶葉的招貼紙捲，裝皮鞋油和裝沙丁魚的空罐頭之類。

「有什麼呢？」

「你馬上會聽到的。」

他兩條腿夾住箱子，在箱上躬倒身子，輕輕的唸出經咒來：

「天皇……。」

我以為裏面一定有玩具，我從來不會有過玩具，因此就聽不起玩具，不過聽不起只是表面上，其實見

到人家有玩具，還是很驕美的。像沙夏這麼大的人還有著玩具，是叫我很高興的，雖然他怕羞藏起來，我也很理解那種怕羞的心理。

打開第一隻紙匣兒，他從裏面拿出一副只有框子的眼鏡，儼然的在鼻樑上一架，聽著我說：

「沒有鏡片也沒關係，這本來就是這種眼鏡。」

「拿來，我也戴一戴！」

「跟你的眼睛不相配，這是黑眼珠用的，你的眼珠卻白塗塗的。」他說明著，裝著老闆那樣咳一聲嗽，可是馬上就張皇的向廚房裏望了一眼。

空皮鞋油罐裏，裝滿各色各樣的扣子。——他得意的說明：

「這些都是在街上檢來的！自己一個子檢的，已經，一共有三十七粒……」

在第三個匣兒裏，也是得上檢來的大銅釘別針，皮鞋底裏的磨損了的蹄鐵，破的，完整的皮鞋和拖鞋上的扣子，銅的門把手，手杖上的骨影柄子，「詳夢籤和神籤」以及其他類似的東西，有著很多。

我只消到街頭去檢垃圾，像這樣的東西，一個月就可以收集到十倍以上。見了沙夏這點財產，我楞住了，很掃興，而且不禁覺得沙夏可憐。但他卻一件一件仔細的瞧著，鄭重其事用手指頭摸摸。厚嘴唇儼然的掀起，在突出的眼珠上顯現傷心和憂愁的神情。可是因為還戴著眼鏡，把這張孩子氣的臉弄得滑稽的樣子。

「你收着這些碎麼？」

他從櫃子裏向我瞅了一眼，以沙破的高嗓子問：

「你要什麼，我就送給你？」

「不，我不要……」

因為我拒絕，不大重視他的寶物，他的興緻漸漸惡劣起來，沈默了一會兒，低聲說：

「拿塊手巾來，都拿來揩一揩，都蒙滿灰塵啦……」

他把東西揩好收拾起，自己在牀上躺下，面向着壁。外邊下起雨來，屋頂上響着雨點，風不時的颯着窗子。

沙夏並不轉身向我，說：

「等團裏乾了，我給你瞧一件好東西——你可別嚇壞了！」

我轉了一個側，並不回答。

又過了幾秒鐘，他突然跳起來，兩手搔挖牆壁，極痛切的說起話來：

「我害怕，上帝，我害怕。那個，那個？」

那時我駭得差不多氣絕了。我看見朝院子的窗邊，廚娘低着頭，額角靠在玻璃上，面向外邊站着，正如她生前望雞兒打架的樣子。

沙夏哭着，掘挖着牆壁，亂顛着兩條腿。我跟踏過火堆一樣，橫眼也不瞧一下，戰戰兢兢穿過廚房，同他一起躺下。

我們哭着，哭着，哭倦了纔睡着。

以後過了幾天，是一個什麼節日。上午在鋪子裏，中飯在家裏喫，飯後老圍家的人睡午覺的時候，沙夏悄悄對我說：

「來啊！」

我知道他要把那件駭人的東西給我聽了。

兩人到園裏。在屋邊一塊窄小的隙地裏，有十五六株老菩提樹，濃厚的青苔長滿了結實的樹幹，黑色的枝條像枯了似的露出着。這些枝條上連一個老鴉窩也沒有。簡直跟墓柱一樣。除了這些菩提樹，也沒有灌木和草叢。地面被人踐得挺硬實，黑得像鐵。在污葉底下露出的地面，也跟積水中浮着浮萍一般，發滿了霉。

沙夏走過從街道到牆腳邊去的轉角在一株菩提樹底下站定，眨眨眼睛望一眼鄰家模糊的窗子，便蹲下身子，兩手撥開地上的落葉——現出一個大的樹根，旁邊有兩塊磚頭深深陷進泥土中。揚起磚頭，下面是屋頂的破鐵皮片，再下面是一塊方板。於是最後現在我眼裏的，是依樹根穿下去的一個大窟窿。

沙夏劃燃一根火柴，點着了蠟燭頭，照進窟窿裏去，對我說：

「你瞧，別害怕……」

嘴裏這麼說，自己卻有點害怕的樣子，拿蠟燭的手儘哆嗦，臉發了青，嘴硬生生歪着，眼睛溼漉漉的，另一隻空着的手，慢慢彎向身子後面。他的恐怖傳染了我，我小心翼翼的向樹根底下的洞底望去。樹根形成這窟窿的屋頂，——底裏，沙夏燃着三枝蠟燭，滿洞發出青幽幽的光。洞身相當寬大，有一隻提桶那麼大，或者還要大些。旁邊綴滿了顏色玻璃和茶杯的碎瓷片，中間略略高起的地方，蓋上一塊紅布片，上面放一口小棺材。棺上貼着錫紙，大半口蓋上錦繡的材質似的一塊小布片。從布邊下突出小雀兒的灰色的爪子和尖喙。棺材後邊放着一張靈臺，臺上放着一隻銅的護身十字架。三枝蠟燭頭點在這靈臺的周圍，燭臺上貼着包什麼糖菓的黃的和白的錫紙。

燭火的尖頭耀向洞口，洞內朦朧的閃爍各色火花和斑紋。燭的氣味，腐朽氣，泥土氣，熱烘烘的拂着我臉孔，眼裏亂眨碎屑的虹片。我瞧了這一切，感到莫明其妙，卻沒有引起一點恐怖。

「好麼？」沙夏說。

「幹麼的？」

「野翹呀。」他說明：「像麼？」

「怎樣？」

「那小雀兒是屍首。說不定會變成金身。因為它是無辜喪身的。」

「原來是死的麼？」

「不，飛進貨房裏，用帽子撲殺的。」

「爲什麼？」

「不爲什麼。」

他盯住我的眼，再問。

「好麼？」

「不好！」

於是他把身子覆住洞口，很快的蓋上板，用鐵將磚頭打進土壤，之後，站起身子，拂去膝頭上的泥污，嚴厲的問：

「你幹麼不高興？」

「我可憐雀兒。」

他盯住我像青盲似的，馬上一拳向胸口打來，大聲的呵斥：

「混蛋，你心裏醜美，只說不歡喜！你當加納特街你家園子裏的設備，比這個好麼？」

我記起自己家裏的園庭，便斷然回答：

「那當然好！」

沙夏說去上衣向地上一摔，捲起袖子，向手心唾一口口水，提議說：

「好，你真這麼說，我們就打架！」

我不想打，憂傷已使我快將消瘦，瞧着表哥這憤憤的臉，我很難受。

他撲過來，一個牛頭攻到我的胸口，把我攻倒，騎在我身上，喝叫：

「要活還是要死？」

可是我比他強，一發怒，立刻把他扭翻，拗轉了他的手，把他弄得嘖嘖的響。我愕然的想把他抱起，他拳打腳踢的抵抗，我更加驚慌了。沒有法子，走開一邊，他彎起眼袋說：

「記着吧，家裏人沒聽見的時候，我會幹一些壞事，只說是你做的，那樣，你就得滾蛋！」

他罵着，恫嚇着，他的話使我生氣，率性就跑到窟窿那邊，揚起石頭，把裝雀兒的棺材，摔到牆外邊街路上去，又把洞裏的東西都搬出來，用腳踐個稀爛。

「你瞧見麼？」

對我的亂暴，沙夏態度很怪，他蹲坐在地上，少微張開點嘴，皺緊眉頭，一聲不響望着我的動作。等我幹完了，他慢吞吞站起來，拂去衣上的塵穢，把上衣向肩頭一擦，很鎮靜的惡辣的說：

「你瞧着吧，會發生什麼事，不消很久的嗎，好好聽着，這都是給你故意做好的，這是魔法！」

這些話完全擊傷了我，我就照樣的蹲着，全身感到寒慄。一方面，他頭也不同一直走去了，他那鎮定的

我決定明天就逃走，離開這個城市，離開老閩家，離開沙夏跟他的魔法，離開這種無聊的沒意思的生活。

第二天早上，新來的廚娘把我叫起。

「啊，你的臉孔，怎麼了……」她發出瘋狂的叫喚。

「魔法來啦！我深深的感到。

可是廚娘捧着肚子大笑，我也不禁笑了，借她的鏡子一照，臉上塗着厚厚一層煤。

「是沙夏塗的吧？」

「不是他，還是我。」廚娘好笑的說。

我要擦皮鞋，一手伸進鞋裏——我的手刺着了針。

「這是他的魔法！」

每只鞋子，都安放著針子和別針，打算刺我的手。我就拿水瓢子汲了水，走到那個還沒有醒——不已經醒來卻假裝睡着的魔師身邊，把涼水直淋到他的腦袋上。

可是我的懊喪還是沒消散。雀兒的棺材，灰色蠕曲的爪子和可憐的向上突出像蠟一樣的尖嘴，以及周圍要變成虹彩而沒有變成的五顏六色的火花的閃爍，都永遠的映閃在我的眼前；而且棺材還漸漸大

起來，雀兒爪子活起來大起來，向上伸來，震動着。

我決定這天晚上準逃跑。可是午餐前，在火油爐子裏熱湯的時候，因為想得入神，不覺湯沸了起來，正待把爐火弄熄，鍋子翻在兩手上，我便給送進了醫院。

現在我還記着在醫院裏做了連續的惡夢。在黃沈沈的搖晃不定的空間，亂舞着穿屍衣的灰鬼和白衣，叫喚着，呻吟着，接着，就來了一個高大漢子，眉毛長得跟口鬚一般粗長，拿一條拐杖，搖動着一蓬大黑鬍子，咆哮的嗚叱：

「報告主教去啊！」

所有的病牀都使我想到了棺材，鼻子仰天睡着的病人，像死雀兒。黃的牆頭搖搖擺擺，天花板像風帆一般撻曲，地板起着波浪，排列着的病牀，一會兒靠在一起，一會兒又離開。一切叫人無可憑依的害怕起來。向窗外望去，樹枝像馬鞭子樣突出着，不知誰在把它們搖動。

門口邊，一個紅髮的瘦小的死人，短短的兩手撩起自己的屍衣，跳舞着，混濁的聲音說：

「不要瘋子啦！」

拿拐杖的便向他迎頭喝罵：

「我要去報告呀……！」

我早從外祖父母和別的人們那裏聽到過，醫院裏會把人弄死的——我認爲我的生命已經完了。一

個女子走到我身邊，戴着眼鏡，身上也是屍衣，在我枕頭邊一塊黑板上寫了一些什麼，粉筆屑落在我的腦袋上。

「你叫什麼？」她問。

「不叫什麼。」

「可是你總有個名字？」

「沒有。」

「唔，不要傻頭傻腦，要挨打的！」

不等她說，我相信一定會挨打的。因此我不回答她。她跟貓似的哼了一聲，也像貓似的情然而去。

點着兩盞燈。黃的火頭像一對突出的眼睛，懸在天花板下，懸着，懸着，又眨呀眨的，像是要靠在一起了，又懷裏的放着光亮。

屋子角落上不知誰在說：

「來打牌吧？」

「一隻手可以打麼？」

「啊，你的一隻手給鋸了。」

我馬上這樣想，這個人爲了打牌，就被鋸去了手。他們將怎麼把我弄死呢？

我的兩手痛得火辣辣的，好像抽出了骨頭一樣。害怕，疼痛，我輕輕的哭起來。我把眼睛閉住，不讓人家看見眼淚。但眼淚從眼角滲出來，流過太陽穴，滴在耳朵裏。

夜了。所有的人都躺下了牀，蓋上灰布被頭，四周一分鐘更比一分鐘的沈靜下來。只聽到一個角落有誰哪裏：

「什麼也幹不了呀，男的是廢料，女的也是廢料……」

我想給外祖母寫信，要她趁我沒死，趕快來，把我的身體從醫院裏偷出去。可是沒有紙，兩隻手又不會動，不能寫信。試一試看，也許可以順利逃跑。

夜完全寂靜，彷彿凝凍了一般。悄悄兒把兩腳伸到地板上，我走到門口了。門半開着。在走廊燈下靠背的木長椅上，朦朧地現着一個灰白的刺蝟似的腦袋，黑魘魘的眼窩瞧見了我，我來不及躲閃。

「誰在走到這邊來！」

聲音輕輕的，一點不駭人。我走過去，瞧見滿腮鬍子的圓臉——長在腦袋上的毛略略長些，滿腦袋翹突着，放映着光澤，好像頭上敷了銀粉，他的腰帶上掛一串鎖匙。要是他的鬍子跟頭髮更長一點，就會跟使「彼得」完全一模一樣。

「這是，燙壞了手的麼？幹麼你半夜裏溜躑？沒有這種規矩吧？」

他大口的噴出煙在我的胸臉上，一只熱熱的手挽住我的頸脖子，把我拉近自己的身邊。

「害怕」

「害怕」

「到這兒的人，開頭誰都害怕。但沒有什麼可怕的。尤其不消怕我——我對誰都不兇惡……要吸煙麼？唔，別吸吧。這對你還早，再過兩年吧……那你的爸爸媽媽在哪裏？沒了麼？爸爸媽媽，不要吧，沒有爸爸也可以活下去，但你可別怕！懂了沒有？」

我很少遇到用這樣明白、親密、簡單的聲調向我說話的人——聽了感到說不出的歡喜。當他把我送回牀上，我要求他。

「同我一塊兒坐坐」

「可以」他答允了。

「你是什麼人？」

「我？我是一個兵，真的兵，高加索兵。我上過戰場，但是——怎麼能不上？兵就是打仗的。我跟匈牙利人、契爾克斯人、波斯人——還有種種人都打過。——有什麼好處，老弟，打仗是殘酷的！」

我閉了一回眼，再張開來的時候，剛纔兵坐的地方，坐著穿黑服的外祖母，兵站在她身邊說：

「啊，都死了麼？」

病室中輝煌着陽光——屋裏的一切都發了金色，一會兒隱去，一會兒又照著一切，好像孩子玩兒。

外祖母向我躬倒身子問：

「怎麼樣，親愛的？會殘廢麼？我跟那個黃鬍子講過了……」

「馬上去辦手續。」兵說着，走開了；外祖母揩着眼淚，繼續說：

「是我們巴拉夫加的兵……」

我以為一切都是夢，我不作聲。醫生跑來，給換了傷處的紗布。之後，我就跟外祖母坐上街頭馬車，向城裏進去。她繼續說：

「你那外公近來簡直發神經，貪心的樣子，見了，要叫人生氣。加之最近被一個做毛皮生意的黑呂士志，在一本讚美詩裏偷去一百盧布的鈔票，是新交的朋友，壞！」

太陽輝煌的照着，雲像天鷲似的在空中飛過，我們走過伏爾迦河橋上。窄狹的橋下，冰喧嘩的翻騰，河水滾着泡沫。市場中淡紅的教堂屋頂，輝閃着幾桿十字架。聽見一個闊臉的女子，手裏漸漸地管一把像綢素出的柳枝。——春天了，復活節快會到來！

胸頭像雲雀似的顫動起來。

「外婆，我真愛您呀！」

這不使她驚奇，她平靜的對我說：

「一家人當然相愛，而不是自己吹，連外人都都對我好，感謝聖母！」

她笑潯，又說：

「聖母喜歡的日子，也快要到了，她的兒子復活了！可是，華賂，我的女兒呢……」
說着，便沈默了。

二

外祖父在院子裏迎着我——他正跪着膝頭用斧子削楔子什麼的，他便舉起斧子裝着要向我鬮袋上劈過來的姿勢，之後，摘掉帽子，嘲弄的說：

「啊，您好呀，少爺，奉公滿期了麼？唔，往後就可享清福了。呵，是啦……」

「得啦，得啦。」外祖母急忙說着，揮手把他推開去。之後，走進屋子裏，裝起茶炊，又開始說了。

「你外公這回是完全光蛋了。所有的一點錢，一古腦兒交給教子尼古拉去放債，可是字據也沒有立一個，誰知道人家把錢怎樣了。只是沒了錢，變成光蛋了。這都是我們沒有幫助窮人，沒有憐卹不幸的人上帝一定在這樣想，買西林這一家給了他們好運也是枉然的，所以他就把什麼都收回去了……」

她向四邊掃了一眼，更明白的說：

「現在已到還田地，只有求求上帝的慈悲，不叫你外公太難受——所以雖則已經過了我在把自己掙來的錢省一點出來，半夜裏偷偷去做些好事。今天晚上你同我一起去好嗎——這裏有一點錢……」

外祖父皺着眼睛進來，問：

「弄點心喫麼？」

「隨便你，」外祖母說：「你要喫，坐在這裏，有你的分。」

他對桌子坐下，小聲的說：

「倒茶給我……」

屋子裏一切如舊，只是母親的位子，淒涼的空虛着。此外，外祖父牀邊的牆頭上，貼了一張紙，用粗大的印刷字體，題着：「唯一的活救主耶穌，願您神聖的名字，在我有生之間，每天每時永遠與我同在！」

「這是誰寫的？」

外祖父不作聲，過了一會，外祖母微笑着說：

「這張紙，要值一百盧布啦。」

「別說廢話！」外祖父大聲說：「是我送給大家的。」

「要送，也沒有東西送了，有的時候卻不送。」外祖母靜靜地說。

「住嘴！」外祖父呵叱了。

屋子裏一切都井井有條，一切都是老樣子。

屋角櫃子頂一只亂糟糟的搖籃裏，珂略醒過來，向這邊望。眼臉下露出隱約的青筋。他比以前憔悴，無

力，衰弱得多了。他不知道我來了，一蹙不響的轉了一個個，又閉住眼睛。

街坊上各種悲哀的消息等候着我，魏黑爾死了，據說他在受難週中「被風車軋死了。」哈比到城裏去謀生了。雅茲切去了兩條腿，不能遊玩。黑眼請可司託羅馬把這些消息告訴我，憤懣的說：

「照這情形，孩子們馬上都死光了！」

「死的不是只有魏黑爾一個麼？」

「一樣，不再在街上見到的人，都和死一樣。剛剛親近起來，攬熟了，就出去做事的做事，死的死了。你們院子裏乞斯諾可夫那邊，新搬來了一家，叫歐先可的。有一個叫紐西加的孩子，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倒是一個睡覺的孩子。他有兩個姊妹，一個還小，另一個是跛子，拄着拐杖走路，挺漂亮的姑娘。」

他略略遲疑，補充着說：

「兄弟，屈爾加跟我都愛上這姑娘，我們現在還在吵架！」

「同那姑娘？」

「什麼？是我們同伴中吵呀。不過同那姑娘，有時也吵的。」

當然，我知道就是那些年長的青年和大人，也鬧着愛的，同時，我也知道這種事件的粗野的意義。我不高興了，我可憐起可司託羅馬來，瞧着他那結實的身軀，和黑晶晶的發怒的眼睛，心裏覺得厭惡。

這天傍晚我見到跋尼姑娘，她從臺階口走到院子裏，失手掉了杖子，透明似的兩手，攀住欄杆的橫欄。

子，在石階上茫然無措的站着；是一個瘦小纖弱的女孩子。我想把杖子拾起來給她，可是手裏綁着繃帶，動作不便，費了好一會功夫。她站在我上邊，和善的笑着：

「你的手怎麼樣？」

「燙傷的。」

「啊，我是跛子。你住在這屋子裏麼？在醫院裏待了好久麼？我在醫院裏待過很久哩！」

吁着氣，她補充說：

「真是很久哩！」

她穿一件白地水綠色馬蹄花紋的衣服，舊而整潔。頭髮梳得挺光滑，編一條又粗又短的髮辮，垂到胸邊。大而精靈的眼底，靜靜地燃着蔚藍的光，在高鼻子的瘦小的臉上，添上一層光彩。她愉快的微笑着。可是不歡喜那種樣子，在她那病弱的軀幹上，有一種特別的神情，好像在說：

——請不要碰着我！

朋友們到底愛上她什麼地方呢？

「我的病已經好久啦。」她又得意似的說：「被鄰居一個女人施了魔法。她同我媽媽吵了嘴心裏發恨，就對我作了魔法……在醫院裏害怕麼？」

「唔……」

同她談得不投機，我回到屋子裏。
半夜裏，外祖母悄悄兒叫我起來。

「去麼？人盡着力，手也好得快點……」

她拉着我的手，像牽瞎子似的在黑暗中牽着走。是黑暗而潮溼的夜，風不絕的吹嘯，像河中的湍流。冰冷的砂石觸着腳。外祖母偷偷走近窮人小屋子的暗黑的窗子口，畫三次十字，每個窗子口放上一個五哥貝和三個小麵包，仰頭望一望沒有星影的天空，再畫一次十字，並且低低的說：

「天上的聖母，普救萬民，在您的面前，我們都是罪人呀，親愛的母！」

離開人家愈遠，四邊愈顯得死寂。嚇得深遠無底的夜空，好像永遠吞滅了月兒和星星。不知從哪兒跳出一只狗，向我們吠叫，眼睛在暗中閃光，我害怕的貼住外祖母。

「不要緊，」她說：「不過是一條狗。這時候鬼已經躲起來了，你聽，雞已經啼叫了！」

她抱住狗，吩咐它：

「瞧呀，好狗兒，莫駭了我孫兒！」

狗挨擦我的腿子。現在它同我們一起，三個一起走了。外祖母十二次走到人家窗口，放上「偷偷的佈施。」天亮起來了。暗影中露出灰白的房舍，愈波里娜教堂的鐘樓像糖塊似的白塗塗的矗立着。散散落落，的望見公墓的磚牆，像破窟子。

「老年人有點累囉。」外祖母說：「回家去吧。早上，那班女人起來，會對孩子們說，聖母娘娘有一點喫食送來了！當人們什麼都沒有的時候，稍微一點兒東西也是高興的！啊，歷克霞，大家都過窮苦的生活，可是沒有人顧念他們呀。」

有錢人不想念上帝，

也不顧可怕的裁判，

不把窮人當朋友和兄弟。

他一味的搜刮黃金——

這黃金呀正是地獄的火！

「這話真不錯！人們互相友愛，上帝是一視同仁的！我是多麼快活，我又和你在一起……！」

我也深深的歡喜，覺得自己是一件永不能忘的東西融和在一起了。在我的身邊，那只狐狸臉的紅毛狗，作着直率的道款的眼色，哆嗦着身子。

「它不想離開我們啦！」

「也許是吧。那我們就養它。拿麵包喂喂它看，還剩有兩個哩。坐下來吧。我累得很……！」

我們坐在人家的門口，狗在我們腳邊伏着嚼麵包。外祖母又說起來：

「這邊住一個猶太女人，她家裏大大小小有十個小孩子。我問她：『莫修娜，你怎樣過日子啦？』她就

這麼說，「我就靠天過活，要不然，可怎麼過得去！」
我靠着外祖母和暖的身體，睡着了。

生活又重新形成急湍而濃郁的水流。印象的寬闊的河，每天給我的心帶來新的事物，使我喜，使我憂，使我憤慨，使我深思。

不久，我也變得忙碌起來，使盡所有的方法，想多多的碰見那位跛足的姑娘，多多的同她說話，或是默獸的並坐在門邊長椅上。——同她在一起，沈默着也是愉快的。她像海鷗似的清麗，又會很好聽的講頓河地方哥薩克人生活情形。她在那邊當油廠機器師的叔父家裏，待過很久，後來跟了當鎖匠的父親搬到尼士尼來。

「還有一個叔父，他在皇帝跟前當差的。」

夜晚和節日的白晝，街上的人都到「外邊」去了。青年人和姑娘們去公墓跳圓舞，成人們分散到酒店裏，留在街頭的只有女人和孩子。女人們在門邊，有的坐在砂地上，有的占住了長椅子，爭吵着，說別人的背後話，大開會議；孩子就打球，擲九柱戲，跳「霞爾·馬珠羅」舞；^①做母親的瞧着他們的競賽，獎勵勝利的，嘲笑輸的。騾鬮聲幾乎震破耳朵，正是難忘的快樂。因為「大人」們在旁邊觀望；咱們一些小的就分

①把九根短木桿豎立地上，用球遠遠打倒，以雙勝負。②一種波蘭舞蹈。

外興奮，對所有的競賽添上了特別的精神和燃燒一樣的決勝心。可是可司託羅馬，屈爾加和我三個縱使熱中在比賽上，還是跟別人有點不同。三個人中必定有一個，總不忘卻跑到跛足姑娘那兒去誇功。

「瞧見麼，柳特米拉，我打翻了五根？」

她嬌美的微笑着，連連點頭。

開頭我們三個無論參加什麼比賽，都互相聯合一起，可是現在屈爾加跟可司託羅馬總是變成敵對方，在他們比賽手法和氣力之後，常常弄得啼哭扭打。有一天，兩個人又很厲害的打起架來，終於弄到不得不由大人們來下手，像趕狗一樣，在兩人的腦袋上潑了冷水。

柳特米拉坐在長椅上，把一隻好的腳放落地上，打架的滾到她的身邊，她用拐杖把他們撥開，大聲的喊：

「放手放手！」

她的臉白得發青，尖卻光澤，像瘋女似的轉動着。

又有一次，可司託羅馬同屈爾加擲九柱戲，連比連輸，躲在雜貨店的谷倉後邊，蹲着身子偷偷的哭，那樣子真淒慘。他咬嚼牙齒，突出顴骨，凹凸不平的臉轉成土色，從黑晶晶的充滿怒氣的眼裏，滾出大粒的眼淚。我去勸解他，他哽咽着沙啞了說：

「瞧着吧……我要用磚頭打破他腦袋……瞧吧！」

屈爾加長大了，歪戴着帽子，兩手插在衣袋裏，邁開成年小伙子的步勢在街當中溜躑。他學會白相人似的從牙齒縫裏咳吐，向人那樣說：

「我近來學吸煙，試過兩次，胸口噁心得很。」

這一切使我不快。我聽見一個朋友要失去了，而且我知道，這是爲了柳特米拉的緣故。

有一天傍晚，我在院子裏揀分拾來的骨頭，破布和雜碎，柳特米拉晃蕩着身子，揮舞着右手走來。

「晚安，」她說着點了三下頭：「可司託羅馬跟你一起的麼？」

「是。」

「屈爾加呢？」

「屈爾加不同我們好，這都是爲了你，他們倆都要上你，因此吵架啦……」

她紅了紅臉，嘲笑地回答：

「這種事我哪里知道。」

「你幹麼叫他們愛？」

「我沒叫他們愛呀！」她氣中中的說着，就走開着說：「這全是傻氣，我比誰都年長，我十四歲對年長

的不能談愛呀……」

「你知道得真多啦，」我故意逗她，提高嗓子說：「那個當女招待的，黑留司家的妹子，差不多老太

婆了，卻跟小伙子胡鬧！」

柳特米拉回過頭來向我，把手杖深深戳進院子裏的砂土上：

「你纔是什麼都不知道。」她急巴巴的說，聲音裏含着淚，嬌美的眼透出紅色：「女招待本來就不規矩的，可是我，也是那樣麼？我還小，我不許別人碰我一下，撩我一把……你還是念念那本小說卡姆卻達爾吧，去念念第二冊，再來開口吧！」

她噙着淚回去了。我覺得對不起她。在她的話裏，響着一種我所不解的真理。我的朋友們爲什麼要撩她呢？而他們還說愛上了她……

第二天，我打算向柳特米拉請罪，我已知道她的愛好，便買七哥貝的「麥糖」。

「你要麼？」

她硬硬硬氣的怒申申說：

「不要你來，我不同你玩！」

但馬上接了糖，吩咐着我：

「用紙頭包一包纔好——手那麼髒。」

「我洗過，只是洗不掉。」

他以乾淨暖和的手，拿起我的手注視：

「傷得很厲害……」

「你的手指也很粗糙……」

「這是拿針的緣故，我縫很多衣服……」

過了幾分鐘，她向四周一望，對我說：

「喂，躲到哪里去念卡姆卻達爾——好不好？」

尋找藏身的地方，找了好久，到處都不合適。後來決定了最好到洗澡間去；那兒很陰暗，但可以坐在窗子邊。窗子正對雜物間和鄰家的屠宰場，很少人會發見的。

她斜對窗口，把一隻病腿放在長椅子上，好的一隻腳在地上，坐著。然後把皺破的書本掩住了臉，以感動的情調，連發着難解無味的句子。但我陶然了，坐在地板上，瞧她那對認真的眼睛，像兩朵碧青的火，在書頁上順次的移動。有時眼裏潤着淚水，嗓子帶顫音，把難解的字句鑿牙結舌的一口氣很快的念下去。我試着抓住這些字句，改爲歌詞，作種種搬動，這樣，就完全不知道書中的故事在講述什麼。

狗在我膝邊打瞌睡，我給它起了名字——「疾風」，因為它毛蓬蓬的身子細長跑起來很快，吠叫起來像秋風吹速煙突。

「你在聽麼？」女孩子問。

我默默的點點頭。錯什的句子使我興奮起來，我焦急地想換過這些句子，改成歌中一般音節調和的



字眼。歌中的字句每一個都是活的，像天上星星一樣發光。

一會兒天黑了。柳特米拉放下拿書的白白的手，問我：

「好麼？你聽……？」

從這天傍晚以後，我們常常躲在邊欄間裏。不久，柳特米拉使我滿意，她不再念卡姆卻達爾了。有人要問我這本無窮無盡的書裏邊有一些什麼故事，我可回答不出來。我們開始讀了第二冊，接着就有第三冊，據她說，還有第四冊。

特別使我們高興的是天氣不好的日子。固然遇到這兩天是燒水洗澡的禮拜六，也就不行了。

院子裏下着雨，沒有人走出來，也沒有人來張望我們陰暗的角落。柳特米拉很害怕「被人發覺。」

「你可知道，那時候人家會怎樣想？」她低聲的問。

我知道。我特別留意不「被人發覺。」我們整整坐幾個鐘頭，讀一點什麼。有時我講外祖母講過的故事，有時，柳特米拉講美特威哲河哥薩克人的生活。

「噢，那地方多好呀！」她吁着氣。「這兒——算什麼呢？這兒只是叫化窩……！」

我決定等我長大了，我要去瞧瞧美特威哲河。

不久，我們不再需要洗澡間了。柳特米拉的母親到毛皮匠處去做工，一早就出去，她妹子上學校，兄弟去磚瓦工場，各自走散。下雨的日子我就去她那兒，幫忙燒菜，打掃房間和廚房。她笑了：

「我同你好像一對夫妻，只是不睡在一起，而且我們比人家夫妻還過得好——人家的丈夫不肯給妻子幫忙的……」

我有了錢，就買了糖菓來，我們喝茶。爲了不使愛嘮叨的柳特米拉媽媽發覺，把茶放在水裏浸冷。有時候外祖母也來，做著花邊或刺繡，講講怪異的故事。外祖父上城的時候，柳特米拉就來我們家裏，來了，我們便張開了翅膀大喫一頓。

外祖母說：

「我們過得多好！只要自己有錢，怎麼歡喜的東西都辦得到！」

她稱讚我們的要好：

「男孩子同女孩子要好是很好的，可是，不可以胡鬧……」

她又用簡單明白的話，告訴我們什麼叫做「胡鬧」。我們聽了她美麗動人的話，就深深明白花沒有開放不可摘取，要不然，便會變得沒有香氣也沒有菜實。

我們並不想「胡鬧」，但並不因此妨礙我和柳特米拉談講普通誰都不說的話。我們講，當然是因爲必要。露骨的兩性關係，太平常太強烈的包圍着人，使人不勝憤慨。

柳特米拉的父親是四十光景的美男子，鬢髮多毛，常常用一種得勝的誇耀軒動濃密的眉毛。他出奇的沈默，——他的話一句也聽不懂。他逗弄孩子時跟啞子一樣的啞啞，打起老婆來又默默的打。

夜晚或節日，他穿天藍色褂子，絲絨的毛茸茸的椅子，擦得雪亮的皮鞋，拿着手風琴，把手風琴的掛帶掛在肩膀的一邊上，走到門口，像陣地的「步哨」似的站着。馬上，門前走過一班「白相嫂嫂」，所謂「白相嫂嫂」便是一些姑娘和婦人，像一羣鴨子一樣的連連串串走過來，瞻望歐先珂。有的斜着眼睛偷偷的望，有的作着貪婪的眼色，大模大樣的瞻望蕭走。男的突出下唇，瞪着黑眼睛，作着選挑的眼色，一個一個的對望。這種四眼相交的無言的談話，跟一到男子面前就融化了一般的女人的舉動，有一種令人發嘔的獸性。每個女人，要是被男的投了一下命令式的注目，就好像會跟被殺的人一樣，立刻輪倒在髒髒的街道上。

「端着這副呆相，不要臉的！」柳特米拉媽媽罵。她是長身瘦削的婦人，鼻子長長的帶點髒髒，自從害過傷寒病，頭髮掉了很多，好像一把用舊的掃帚。

柳特米拉和她坐在一起，爲着使母親的注意離開街上，發着種種的問題，可是這都白化氣力。

「叫你別說啦，討厭的傻子！」母親不安的閃閃着眼睛，嘟囔，突然她那蒙古人式的細小的眼，奇怪的發出光來，一動不動，碰見了什麼，緊緊的盯住了。

「媽，不要生氣呀，已經什麼都一樣了呀。」柳特米拉說：「你瞧席店的太太，打扮得多漂亮！」

「我要沒有你們三個，我還穿得漂亮點哩。都叫你們給吸完了，吸完了。」幾乎流出淚來，兇兇的回答着，母親叮視着席店寡婦的胖大的側影。

那女人像一座小房子，胸脯突出的地方是大門口，在綠頭布底下露出的紅臉，彷彿太陽映在窗上，破

璃上發出反射。

歐先珂把手風琴舉到胸口拉着，奏出許多曲子來。它的聲音把人的心誘向他方，街頭的孩子都聚攏來，綽倒在演奏者的腳跟前，木然的埋進砂礫裏。

「等着，我把你鬚子摘下來。」歐先珂的妻子向男的恐嚇。

他無言的向女人斜睨着。

廊店的寡婦，在相去不遠的黑留士志舖門前椅子上坐下，石塊一般的一動不動。略略的變着鬢髮，一心傾聽。

暮地後邊的曠野上，晚霞映得通紅，街道像一條河，流動着打扮美麗的大肉塊，孩子們糝雜在中間，像風一樣旋來旋去。暖氣沈醉着人，從白晝曬暖的砂土上，蒸騰着刺鼻的氣味，特別是屠宰場的油膩味——血腥臭；從皮毛匠的院子裏，又吹來一股鞣皮的酸溜溜的辛味。婦人們的話聲，男子們的醉囔，孩子們的說叫，手風琴的低音的歌唱，——一切融和成一種濃重的轟鬧，使不絕地創造着的無休止的大地發出沈重的嘆息。一切粗野與露骨的，對卑賤，猥褻，動物似的生活，壓制了堅強的信心。大地踴躍着自己的力，同時也緊張的找尋發洩這力的場所。

時時有一種特別難堪的話語，從騷擾中躍出來，刺入人的心窩，永遠牢貼在記憶的深處。

「不能許多人一下子擠住一個人，——按次序來吧……」

「自己都不愛憐了，誰還來愛憐呢……」

「女人就是給人玩的……」

夜深了，空氣清冽，喧聲漸靜，木造的房舍包圍在暗影中，膨脹着，聳起來。孩子們被拉回各自的屋子去睡覺了，有的躺在一旁的牆腳下，或是母親的腳邊和膝上。孩子們一到夜就變得順從和柔軟，歐先利不知什麼時候不見了，好像當場融化了似的。席店的女人也不在了。唱着低歌的手風琴，在遠遠的他處——墓地附近鳴響。柳特米拉媽媽緊張了身子，猶似的弓起了背脊，坐在椅子上。我的外祖母到隔壁接生婆家喝茶去了。隔壁接生婆是一個高大瘦子，有鴨子一樣的鼻子，和一塊刻着「人命救助獎」的金牌。她把金牌掛在男子一樣平板的胸口。街上的人說她是女巫，大家都害怕她。據說有一次失火的時候，她從火中抱出了一位什麼上尉的三個孩子和害病的太太。

外祖母跟她很合得來。兩個人在路上碰見，遠遠的就笑着招呼，好像特別歡喜的樣子。

可司託羅馬，柳特米拉和我坐在門邊椅子上。屈爾加拉着柳特米拉的兄弟揮交。他們扭扭在一起，揚起了地上的砂土。

「不要打了！」柳特米拉害怕的要求。

可司託羅馬轉動着黑眼珠，向她斜睨着，講獵人加里寧的故事。加里寧是眼光狡猾的白髮老頭兒，全村都認識他，著名的壞蛋。他前幾天死了，人家不把他葬在墓地上，只把他的棺材擱在離墓地不遠的地面

上。棺材是黑色的，擱在高臺上，蓋頂上用白漆畫上文字，十字架，槍，手杖，和兩條骨條。

據說每晚天色一暗，老頭兒從棺材裏出來，尋找着什麼，在墓地徘徊，一直到第一次雞叫。

「不要講這種可怕的話！」柳特米拉請求。

「放開！」屈爾加掉開柳特米拉兄弟的手，跑過來，對可司託羅馬嘲笑的開口：「別胡說白道，我親眼聽見棺材落葬，頂上也沒有什麼標記……什麼死人在外邊跑，那是鐵匠那醉鬼造的謠……」

可司託羅馬正眼不瞧他，慣然說：

「那就到墓地去過一夜看看！」

他們爭論起來，柳特米拉傷心的搖搖腦袋，向母親問：

「媽媽，死人晚上出來走麼？」

「出來走的，」母親重覆了一句，好像從遠外傳來姑娘說話的迴音。

女招待的兒子走來，他叫葉留克，約摸二十歲，一個紅胖臉的青年。聽了我們的爭論，他說：

「你們三人中，哪一個能在那棺材頂上過一夜，我就給二十哥貝和十枝香煙。要是害怕了跑回來，就任便我拉耳朵！」

大家楞生生的不作聲。柳特米拉媽媽說：

「發瘋啦！叫孩子去做這種事……」

「要是給一盧布，我就去。」屈爾加認真的說。

可司託羅馬聽了這話，厭憎的反問：

「可是二十哥貝就害怕嗎？」然後對萊留克說：「你就給他一盧布吧，一定不會去的，只是吹吹牛吧了……」

「好，就給一盧布！」

屈爾加從地上站起來，不作聲地慢吞吞沿着牆根走去。可司託羅馬把兩隻指頭放進嘴裏，對他背後尖聲的吹起口哨，柳特米拉不安的說：

「噢，天哪，多大的牛皮……什麼回事！」

「你們這班人，有這種膽，不要臉的！」萊留克訕笑的說：「自己還當是這街上的好漢呢……」

聽到這嘲罵氣了起來，原來這橫霸的小伙子我們都討厭他。他常常唬使小的孩子幹壞事情，把姑娘女人家的讒疑話講給他們聽，叫他們去逗弄她們。孩子照他的話去做，結果喫了大虧。不知為什麼他恨我的狗子，常常拿石頭扔它，就有一次還把針放在麵包裏喂它喫。

可是瞧屈爾加害臊的縮緊身子遠遠走去的樣子，更加叫人難受。

我對萊留克說：

「給我一盧布，我去……」

他一邊笑我嚇我，一邊把盧布給柳特拉媽，可是她乾脆拒絕：

「不要，我不拿！」

而且慣慣的走開。柳特拉媽也不拿這紙幣。這更加招引了華留克的嘲罵，我決定不拿這小伙子的錢，也要去。可是外祖母走過來，知道了怎麼回事，就拿了一盧布的鈔票，不在乎的對我說：

「穿上外套，帶一條氈子去，早上要冷的……」

她的話更加強了我沒有什麼害怕的信念。

照華留克的條件，我得在棺頂上躺着或坐着，一直待到天亮，不管發生什麼事，縱使加里寧要從墳裏出來搖動棺材，也絕對不能跳下來，要是跳落地，就算我輸了。

「要監視的呀，」華留克預先約定：「我要通夜看住你的！」

當我出發去墓地時，外祖母對我畫了十字，教我說：

「要是聽見什麼，一動都不要動，只消念着聖母賜予歡喜就得……」

我急急的走，只想早開始早完結。華留克，可司託羅馬和另外幾個小伙子跟着我走來。爬過磚牆時，我被氈子絆住跌了一交，立刻跳起，好像被砂地彈起的一般。牆外邊發出格格的笑聲。我胸口別別的跳，背上發了一個寒噤。

我踢腳板倒走到黑棺材邊，棺材一邊埋進砂裏，另一邊露粗短的臺架腳，好像一個人蹣跚着想把棺

材攏起來的樣子。我坐上死人腳一邊的棺材頭上，向四邊掃望。丘陵似的墓地，密排着灰色的十字架，影子散落地，灑遍蔓生長草的崗陵。十字架之間，零零落落的站立一些細瘦的白楊樹，像徘徊着的人；它的枝條結合了離散着的墓穴。白楊的葉影落在地上畫出花邊模樣，花邊圖案中又突出一些小草——這些小草更叫人害怕。雪山一樣高高聳入空際的是教堂，光閃在濃雲中的，是朦朧細小的月兒。

雅索的父親——綽號叫「飯桶」——懶森森打着望樓的鐘。每拉一下繩子，繩子擦着屋頂的鉛皮，便哭泣的刺響，然後小小的鐘兒使勁的響一下——響着，馬上又淒然的消逝。

「天哪，別對失眠人打鐘呀！」我記起守夜人的口頭禪。

難受，說不出的悶窒。是涼爽的夜晚，我卻流汗。要是加里寧從墳裏出來，我可來得及跑到那望樓去麼？墓地的情形我很熟悉。我同雅索和別的小伙伴们來墓道中逛過十來次。在那教堂的近邊，還有我媽媽的墳……

還有些沒睡靜的村子裏傳來笑語和歌唱的斷片。鐵路採石磚的丘崗上，卡地索夫村的那邊，手風琴哽咽着。永遠喝醉的鐵匠苗邱夫，哼着鼻歌在牆外走過——我聽聲音就知道他：

咱們的媽媽

那草輕微——

她不受誰，

只愛我爸爸……

聽見這種生命之最後的嘆息，令人愉快，但鐘聲每敲一次，四周便更寂靜一點，靜寂像河水漲滿了大地，把一切都淹沒下去。心兒在無邊無底的空間飄流，而且像黑暗中的火柴的光，在這大海般的空中消熄無蹤。天空只有遠遠的星兒閃爍的醒覺着，地上萬物都瞧不見了，一切都不需要了，死寂了。

我身子裹在氈子裏，縮緊腳，臉朝教堂，坐在棺上，稍微動一動，棺材便軋動，底下砂土沙沙的響。

在我背後，有什麼東西一次二次扔在地上之聲響，碎磚頭落在身邊——駭了一跳，但立刻明白是華留克跟他的同伴們從牆外扔進來嚇我，知道附近還有人，心裏反而高興些了。

不禁想到了母親……有一次我偷着吸煙，被她瞧見，動手便打我，我對母親說：

「不要打我，您不打我已經很不舒服，快要嘔吐了……」

以後罰我坐在暖炕後面，母親對外祖母說：

「這是一個冷酷的孩子，對誰都不親熱……」

這話使我氣憤。母親每次責罰我，我總是可憐她，替她羞恥，她不大有公正適當的責罰。

人生中氣憤的事太多了。就是目前牆外邊那些人，也毫無道理——他們明明知道我一個人墳頭已經嚇得要命，偏偏還要來駭我，這是什麼道理？

我想呵叱他們：

「叫鬼捉你們去！」

但這是危險的。我這麼一說，說不定鬼真會跑出來，她們一定就在近旁。

砂土中有很多雲母石的碎片，在月光中朦朧的閃爍。見了這個又想起這樣的事。我曾經躺在瓦窩河的木排上，凝視水中——忽然一條鯉魚似的魚兒浮到我的臉邊，側着身子像一個人臉，瞪着烏兒似的圓眼向我一瞧，就鑽進了水，像楓葉落地一般，飄然流向深處。

記憶力愈加盛旺起來，好像要抵抗造出恐怖的想像力，蘇生了種種生活的片段。

忽然聽見一只刺蝟，硬爪子撥着砂土，轉動的爬過來。它叫人想起家神小鬼，它是那麼小憐憐的，豎着一蓬亂髮。

我又想起外祖母伏在炕牀前咒念的話：

「家神，小鬼，把油蟬螂趕走呀……」

望不見的街市的上空，遠遠的有點明亮起來，朝寒緊迫着臉龐，眼睛漸漸閉攏來。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氈子連頭蒙住，縮緊身子睡着了。

外祖母叫醒了，她站在我身邊，拉着我說：

「起來！沒着涼吧？——唔，害怕麼？」

「害怕呀，可是你別對誰說，別對孩子們說！」

「爲什麼別說？」她詫異了：「即使不害怕，也並不稀罕……」

回家去，路上她懣勞似的說：

「什麼都得自己親眼聽見，小鴿兒，什麼都得自己知道……自己不想學，誰也不能教的……」

直到晚上，我成了街上的「英雄」，大家走來問我：

「你不害怕麼？」

當我回答了：

「害怕！」他們就揚一揚腦袋，嘆息：

「啊，果然！」

只有那女招待大聲決斷的說：

「是說謊呀，說什麼加里寧出現。要是真出來了，就使小孩子也會駭壞的，還得被鬼從墳裏蹣出來，蹣得人事不知呢。」

柳特米拉帶着親愛的驚異望我，連外祖父都有點得意，不絕的微笑。

只有屈爾加悽悽的說：

「他——當然不在乎，他那外婆是個女巫！」

稀淡的，像一顆小小的曉星，弟弟珂消逝了。外祖母，他和我三個人睡在一間小什物間裏，木柴上放一堆破布就當作牀。刺落多際的牆外，是正屋的雞舍。每晚，我們聽着喫飽的雞拍着翅膀，打個響，去，早上美冠的公雞，大聲啼叫，打破我們的夢。

「噢，扭死你！」外祖母醒過來喃喃咒罵。

我已睡不着，便眺望從雞舍隙縫裏照進牀上來的陽光。光線中飛舞着銀色的灰屑，好像童話中的句子。老鼠在木柴堆裏吵鬧，翅膀上有黑點的紅甲蟲爬來爬去。

有時耐不住雞糞的惡臭，我走出柴間爬到屋頂上，張望屋子裏那些睡胖了的人，一個個醒來的情形。討厭的醉鬼，船老闆菲馬諾夫，蓬鬆鬆的腦袋從窗口探伸出來，張開漲滿脂肪的小眼縫，望一下太陽，跟野鴛一樣噙着鼻子。外祖父走出院子裏，兩手撫着紅沈沈的頭髮，急忙忙到洗澡間去淋浴。房東家裏那個多嘴的廚娘，尖着鼻子，滿臉雀斑，像一只杜鵑鳥，而房東自己卻跟一只肥胖的老鴿子一樣。一切的人，都叫聯想到鳥兒，牲口和野獸。

早上多麼的痛快，我的心裏卻略感憂鬱，很想離開這里到無人的曠野——我知道，人們照例會把這乾淨的一天弄得污穢。

有一天，我躺在屋頂上，外祖母叫我下來，輕輕說着，迴顧自己的牀：

「珂略死了……」

孩子腦袋落在枕頭外，睡在氈子上，皮色青蒼，身子差不多赤裸，褂子翻起到頸子邊，露出膨大的肚子和滿是瘡疤的腿，兩手奇怪的撐進腰底下，像是要把自己身子舉起。腦袋稍稍歪過一邊。

「超生了也好啦。」外祖母搔搔頭毛說：「反正活不多久了，可憐！」

外祖父脚步像跳舞一般響着，走了進來，用指頭撥了一下死孩閉着的眼。外祖母怒聲說：

「幹麼不乾淨的手觸碰他？」

他嘴裏囁咕着：

「這麼生出來……活着，喫着……這麼，那麼……」

「睡昏了麼？」外祖母阻止他。

他楞楞的瞧着她，便一邊走到院子去，一邊說：

「我沒有錢料理，你去辦吧……」

「呸，倒霉的！」

我跑到外邊去，直到傍晚纔回家。

第二天早上埋葬珂略；我不走進教堂去，做彌撒的時候，坐在掘開了的母親的墳邊，狗子，雅索和他父親都在一起。他因為以低價掘了墳，在我跟前吹牛：

「因為彼此的交情，我纔肯，要不然——要講虛布呢……」

朝發出一股臭味的黃泥洞張望。洞窟邊有黑色潮溼的板。我稍微把身子一動，洞邊的砂堆就往下滾，形成一條細線，瀉到洞底。洞內就漲出黴變來。我故意動動身子，想把砂瀉下來，掩住木板。

「別胡鬧。」雅索的父親邊吸煙邊說。

外祖母扛來一口白木小棺，「飯桶」就跳進洞裏，接住棺材，同黑板一並排放好，再從墳洞裏跳出來。之後，開始用腳跟鏟子把砂土扒進去。他的煙斗冒着煙，像一口香爐。外祖父母默默的幫着他。沒有神父也沒有乞丐，只有我們四個人，在林立的十字架中。

外祖母把錢給管墓人時，黃備似的說：

「你還是驚動了華賂霞的棺材……」

「那是沒有辦法的，要不然就得侵進人家的地面。這——沒有關係！」

外祖母腦袋差不多碰着地，躬身拜了墳，啞啞的哭着走開。之後，外祖父把帽沿掩住眼睛，拉合磨損了的外套跟着走去。

「荒地裏下了種了。」他突然這麼說着，像一隻田禽似的向前跑去。

我問外祖母：

「外公怎麼了？」

「任他去，他有他的念頭。」她回答。

很熱，外祖母很喫力的走着，腳踝埋進熱砂裏，她常常站下來，用手帕揩臉上的汗。

我記起來，問：

「墳洞裏那黑的是媽媽的棺材麼？」

「是的。」她生氣的說：「混蛋，一年還不到，墓略發就腐爛了。這都是砂不好，砂通了水，要是用粘土就

好了……」

「人人都要爛麼？」

「人人。只靠聖母救助……」

「你不會爛！」

她站下來，敲正我頭上的帽子，說出自己的意見來：

「不要去想這個，不許想，聽了沒有？」

可是我想：

「死多麼惡劣而討厭真可惡！」

我感到很不快。

當我們回到家裏，外祖父已裝好茶炊，在桌子上放好茶具。

「喝點茶吧，熱得難受。」他說：「我自己的已經燒好，現在正燒大家的。」

走到外祖母跟前，拍拍她肩膀：

「怎麼啦，媽媽，唔？」

外祖母揮一揮手：

「還有怎麼呢！」

「對，對，對！上帝不高興我們，一個個召回去了……要是家人像一隻手五個指頭似的好好兒過日子……」

他近來好久沒有這樣溫和的說過話，我仔細聽着他，希望這老頭兒會消去我的憂鬱，叫我忘記那黃沈沈的窟窿，和洞邊潮溼的黑板。

但外祖母粗聲的制止他：

「得啦，爸爸！你一輩子老說這種話，你因此可使誰快樂過，你一輩子就像鐵鏽，把什麼都鏽腐了。」

外祖父咳嗽一聲，盯着她，不響了。

晚上，在門邊，我心裏很難過的對柳特米拉講早上見到的一切，這並不使她感動：

「做孤兒也挺好，要是我爸爸媽媽死了，我就把妹子交給兄弟，自己去進修道院，一輩子不出來。我這種人沒有旁的法子，跛了腿不會做工，也不能出嫁，況且要是養出跛腳的孩子……」

她跟街上那些女人一樣，說老氣的話，就從這晚上起，我對她失掉了興趣；同時生活也發生了變動，漸

漸跟這位女友疏遠了。

弟弟死後幾天，外祖父對我說：

「今天早點睡，明天早上起來到林子裏去揀木柴……」

「那我也摘草去。」外祖母說。

離開村子三俄里一個湖沼邊，有樅樹和白楊樹的林子。這座林子有很多枯枝和倒下的樹，一邊擴展到瓦窩河，一邊伸延到莫斯科公路，越過公路依然接連下去。像黑色天幕一般，聳立遠處的蒼鬱的森林，是「沙維洛伐松林。」

這一切都是盧華洛夫的財產，而且管理得也不嚴，克納維諾村民就當作自己的東西，揀拾倒下的樹，採伐枯枝，有時對好樹也不客氣。一到秋天，準備過冬柴火的時候，便有整幾十人，手拿斧子，腰繫繩子，到林子裏去。

於是我們三個，也在天曉時，在銀綠色的多露的野地上走着；左手邊，瓦窩河對岸喀木山的紅沈沈的側影，白色的尼士尼城牆邊小山一般綠綠的庭木，和教堂的金黃色的圓屋頂上，俄羅斯式的憂鬱的太陽，慢慢的昇起來。微風軟洋洋的吹着渾濁的瓦窩河，黃色的遠志草被露水壓倒着頭搖動，紫色的吊鐘花低垂着頭，五顏六色的長生草在蓬亂的草地上挺起了臉，叫做「小夜美人」的石竹花，現出紅紅的星形……

林子像一隊黑憧憧的大軍，迎着我們的面開過來。樅樹撐開翼膀的形狀，像大的鳥兒，白楊樹像少女，濕潤的腐臭氣泛野而來。狗子伸着紅舌子，挨着我走，不時站停下來，嗅嗅花香，搖動着狐狸似的腦袋。

外祖父穿着外祖母的短裙子，戴一頂沒有遮陽的舊帽子，縫細着眼，莫名其妙的笑着，瘦腿子輕輕移動着走，好像偷偷的一般。外祖母穿着藍上褂，黑褲子，頭戴白頭巾，像在地上滾動一般走着，跟她跑路，是很苦的事。

愈走近林子，外祖父的興緻愈高，鼻子裏吸進了空氣，他就咳嗽一下；開頭他斷斷續續模糊的說話，後來就陶醉的談得快樂而美麗。

「林子是上帝的花園。它不是誰種植了的，是上帝的風，神聖的氣吹它成長的……年輕的時光，我還在桀格里當船夫……唉，歷克賽，我見過的事事物物，你都還沒見到過！瓦窩河那邊的大森林，有從卡西莫華一直到莫洛姆那麼大的，也有從伏爾迦河對岸一直伸到烏拉爾那麼大的森林，這一切都是無窮而神奇……」

外祖母斜眼瞞他一下，又向我眨眨眼，他還是在崎嶇的道路上顛跌着，滔滔的說着無味的話。這些話直到現在還充滿在我的記憶中。

「我們駛一條運油的船，從薩拉托夫開到馬加里市上去。船主叫基里洛，是普列赫人。水夫是卡西莫華的薩爾人，叫亞沙夫什麼的……大約是船開到桀格里，東風迎面吹來，把船弄得提呀提的，拚命下了碇，

跳上岸去賞飯喫。那時正是五月，伏爾迦河跟海一樣，河中的波浪，像幾千隻白鳥成羣飄游，向加斯比海流去。桀格里的綠色的春山，轟入天容，空中流蕩着白雲，太陽光數金似的灑在地上，休息着，望得出了神，就大夥兒過去逛。河裏那麼冷，一上岸卻又和暖又芳香！到了傍晚的時候，那基里希——冷酷的人，年歲也正當盛年——站起來，脫掉帽子說：「唔，諸位，到今天為止，我再不當你們的頭腦，跟你們的下手啦。你們各自聽便吧，我要到森林裏去了！」我們大家震了一震，不知是什麼回事。沒有人對老闆負責了，可怎麼辦？——人沒了腦袋就不能走路！雖然這兒是伏爾迦河，獨條的路也會迷失的。大家跟野獸一樣都是傻子，沒有一個知道怎麼辦，駭住了。可是他卻說：「我再不願幹這營生，再不願當你們的牧人，我進森林裏去！」不從我們的請求。我們當中，有的要打他，綁他一起去，有的深深轉念頭，有的喊着：「慢來！」後來水夫韃人也同樣大聲的叫：「我也走！」完全難倒了，老闆有兩艘都沒給這韃人工錢，現在第三艘又趕了一半——趕完這一趟，就可以拿很多錢！大家一直吵鬧到天色快黑。馬上有七個人離開我們，留下是十六個，還不知是十四個。這就是森林！」

「他們落草當強盜了麼？」

「落了草，還是成了仙人，那時候沒人管這種事……」

外祖母畫了一個十字：

「想到做人的事，實在一切都可憐。」

「誰都應該有腦筋——知道惡魔會引人到那裏去纔好……」

我們走過沼地的凹凸和孱弱的樅樹林中潮溼的小路，進了森林。我覺得像普列赫人基里洛一樣逃進森林裏一輩子不出來，也挺好的。在森林中，沒有愛嘮叨的人，也沒有吵架和酒醉的事。在這裏，外祖父的討厭的吝嗇，母親的砂地的墳，以及一切使人喪氣的難堪的痛苦，都可以忘掉乾乾淨淨。

走到了乾燥的地方，外祖母說：

「得喫點東西了，坐下來！」

她籃子裏有黑麵包，洋蔥，胡瓜，鹽，用布包着的牛油。外祖父不好意思的望着這些東西，眨眨眼：

「我是什麼喫的都沒帶來，媽媽……」

「够大夥兒喫的……」

我們靠着槍杆似的松樹的古銅色的幹子坐下，空氣中滿含松脂的氣味。微風從野地拂拂吹來，木賊草搖動着外祖母用粗黑的手採摘各種的草。對我講說小連翹，鼠尾草，車前草的功用和葳蕤，黏性的線杉，和一種叫「石松」的滿是塵埃的草的神效。

外祖父砍着倒下来的樹，要我把他砍好的都搬在一處，乘他不備我就跟外祖母背面躲進樹蔭中去。她在壯實的樹幹間悄悄的走着，像涸水一樣，不斷地彎着腰向散滿針葉的地上。而且她一邊走一邊自個兒說：

「來得太早了，香蕓還摘不了多少！上帝總不給窮人行方便。香蕓正是窮人的上等菜呀。」

我當心着給她發覺，悄悄的跟着她，我不願打擾她跟上帝、青草和小蛙兒談話……

可是她發見了我。

「你從外公那兒逃來了麼？」

於是就躬腰在披上美紋法衣的黑地面，講起從前上帝對人類發怒，地上漲滿洪水，淹死所有生物的事來。

「可是慈悲的聖母，早就把一切種子藏在籃子裏，後來便求上帝說，把滿個大地都弄乾吧，萬人都要讚美你的恩惠！上帝把地弄乾，聖母把藏着的種子播在地上，上帝聽見地上重新長滿草木，走獸，人類——一切活的東西，便問是哪個違反了我的意旨。那時聖母便完全對上帝說明白，上帝本來聽見地面空洞了，已經很痛心，於是他說，啊，你做得不錯！」

我很愛這個故事，但我有點不明白。我就認真的說：

「這是真的麼？聖母不是在大洪水以後很久纔出世的麼？」

於是，外祖母出驚了：

「這話誰告訴你的？」

「學校裏，書上寫着的……」

這樣，她放了心，警告我說：

「不過你得把那些書上的話丟開，——別記着！書上都是胡說。」

她靜靜的笑：

「簡直胡思亂想，有上帝，卻沒有上帝的媽媽！那末他是哪個生的呢？」

「我不知道。」

「這就行啦，你得學會許多『不知道』的事！」

「神父說聖母是約庚和安娜生的。」

外祖母發怒了，——她站在我面前嚴厲的注視我的眼睛：

「那末，那珂夫的母親瑪麗亞呢？你要是還相信這個，我就打你！」

但過了一回她又向我解釋：

「聖母早就存在了，比什麼都早！聖母生了上帝，以後……」

「那末，基督呢——他怎麼樣？」

外祖母惶惑的閉了眼睛不作聲。

「那末基督……是，是，是？」

好像我是勝利了，她弄不清神道的秘密，還使我不快。

漸漸的走進整座森林，被金色的陽光刺鑲着的綠霧中了。在森林中和暖舒服的地方，靜靜的呼吸着一種特別的，夢一樣的，催人入眠的喧吵。交喙鳥拉着梵亞鈴，山雀搖動着銀鈴，杜鵑笑着，高麗鶯吹着口笛，愛嫉妬的金翅雀的歌聲，緊接着鳴響，一種古怪的蠟嘴鳥，沈思的歌唱。腳邊跳着翡翠色的小蛙，蛇在樹旁昂起金黃色腦袋，守住樹根。松鼠吱的叫一聲，蓬鬆的尾巴在松枝裏掠過。可聽的東西實在真多，愈想聽得更多些，愈走得更深去。

松樹的樹行間，露出淡淡的，輕軟的巨人形的雲塊，漸漸消失在綠蔭裏。綠蔭深處，隱約望見銀色的天空。脚下，用紅覆盆子和紅莓苔子的細絲刺繡着的青苔，好像鋪着一塊美麗的地毯。石莓的葉實像血球，掩映在綠草之中，香蕈發出濃烈的芳香刺人的鼻孔。

「聖母呀，大地的光明——」外祖母嘆一口氣，祈禱。

她在森林裏好像一位主婦，對身邊的一切有着親熱的感情。她跟熊一樣走着，應着一切，感謝着一切。好像有一股暖氣從她身上發出來，流滿了林中。當我聽見她踏過的青苔重新伸起來，心裏分外的高興。

一邊走一邊胡思亂想：最好我當了強盜，搶劫吝嗇的富翁，把搶來的東西散給窮人——使大家都滿意，快樂，不要互相仇視，不要跟野狗一樣咬來咬去。以後我再到外祖母的上帝，聖母跟前，去徹頭徹尾告訴他們，人們生活過得不好，他們粗獷，胡亂的合葬在惡劣的砂地裏……等等的事。這世界上有多少不快的事情，但這一切都會過去，聖母要是聽了我的話，一定會給我一種智慧，可以把萬事一切改變得好一點，只

要大家都聽從我的話——因為我造出一條更好的生活之路！我雖是一個小孩子，可是那倒沒有關係，基爾比我只大一歲，那時候，已經有很多博士聽他的話。

不料想得正出神，我跌進一個深的窟窿裏，樹枝條劃破了我的腰，後腦的皮擦掉了一點。而我的屁股就坐在洞底脂肪一樣滑膩冰涼的泥土上。我沒法自個兒爬出來，心裏懊惱得很。我又不好意思提高嗓子驚動外祖母。可是，我還是叫了她。

她馬上把我拉出來，畫着十字，說：

「謝謝上帝！這個熊洞幸而是空的，要是主人在家裏，可不得了呀！」

她歡喜得流出淚來。馬上帶我到小溪邊，洗了一洗，用一種止痛的草貼了傷口，扯了自己的褂子當紗布包住了。以後帶我到看守鐵路的小屋裏——我沒有氣力，不能走回家去了。

我差不多天天請求外祖母：

「到森林去吧！」

她每次很高興答應我。這樣的，整個夏天直到秋深，我們就採着藥草，草藥，核桃之類過日子，外祖母把採來的東西賣去，就這樣維持生活。

「飯桶！」外祖父厲聲罵我們，雖則我們一點也沒有喫過他的東西。

森林使我的心得到和平而安慰。當我沈浸在這種感覺中，我的一切憂愁都消失，一切不快的事都忘

卻，同時生長了一種特別敏銳的感覺。我的聽官，視官都敏銳了，記憶強健，印象深刻了。

於是對於外祖母，我就愈看愈覺得驚奇。我認定她是萬人中最高貴，最良善，最聰明的人。她也時時來堅定我的信心。有一天傍晚，採了白蕈回家的路上，當我們走出森林的時候，外祖母坐下來休息。我繞進樹林後而去，想再找些香蕈。

忽然耳裏聽到她的聲音，回頭來看，她照樣坐在小路邊，靜靜的摘去蕈根，有一條灰毛瘦狗拖着舌子站在她旁邊。

「去，你去呀！」外祖母說：「好好兒去！」

我那條狗不久以前被赫留克毒殺了，我耐不住想要那條新狗。我跑到小路上去，狗頸領子一動不動的，奇怪的邁過身來，用飢餓的碧眼向我瞥了一眼，就搖着尾巴跳進森林裏去了。它的身段並不像狗。我吹了一下口哨，他就跳進亂蓬蓬的蕈叢去了。

「聰明白沒有？」外祖母笑嘻嘻問：「開頭我也瞧錯了，只當是狗，仔細一看，明明長着狼牙，頸領子也是狼形的！我喫了一驚，可是我對他說：你是狼麼？是狼就跑開。狼到夏天也溫和了……」

她從不在森林中迷路，每次都能確定回家的路。她從草木的氣味，知道這樣地方有這樣香蕈，那樣地方有那樣的。她也常常考試我：

「松蕈長在什麼樹裏？那末，青頭蕈有沒有毒，怎樣辨別？還有什麼香蕈愛藏蕨呢？」



瞧見樹皮上有隱約的爪痕，她就告訴我，這裏有松鼠窩。我爬上樹去把那窩毀了，摸出窩裏藏潛過冬的核桃。有時候從那種窩裏拿到快有十磅多。

有一次，我正在摸松鼠窩，一個打獵的在我右邊身上打進二十七顆打鳥的散彈。外祖母用針給我挑出十一顆，其餘的留在我皮裏好多年，慢慢兒都出來了。

外祖母見我很會耐痛，大為高興。

「好孩子，」她誇獎我：「能够忍耐，就能够成功！」

她賣掉香蕈和核桃積下一點錢，就放在人家窗臺上做「偷偷的揀施」。但自個兒就是遇到節日，也只穿破爛和打補釘的衣服。

「你穿得比叫化子都比不上，你要給我坍臺麼？」外祖父悻悻的說。

「有什麼關係，我不是你閨女，又不是新嫁娘。」

他們爭吵得漸漸多起來。

「我的罪孽也並不比人家重些，」外祖父氣憤的叫：「但受罪卻受得這麼大！」

外祖母就嘲笑他：

「一個人有多少罪，只有魔鬼知道。」

於是她偷偷告訴我：

「咱們老頭怕魔鬼！你看他這麼衰弱下去，也是心裏害怕的緣故……唉，可憐的人……」

我一夏天在森林裏過去，身子變得又強壯，又粗野，對年紀相仿的同伴和柳特米拉丟掉了興味——她對我只是無味的聰明人了……

有一天，外祖父滿身溼透的從城裏回來——是秋天，正在下雨——在門臺下像雀兒似的抖抖身子，得意的說：

「唔，這小流氓，明天要去上差啦！」

「是哪兒？」外祖母發怒的問。

「你妹子馬特里娜那兒，她的兒子家裏……」

「啊，爸爸，你又辦得好事啦！」

「住嘴，混蛋！說不定他會成一個打樑師。」

外祖母低頭不響。

晚上我告訴柳特米拉，我要到城裏去幹活了。

「最近他們也要帶我上城去。」她也沈思的告訴我：「爸爸說我的一條腿還是完全鋸去的好，那樣我會強健起來。」

一個夏天她瘦了很多，臉上的皮色發青，只有眼睛變得大了。

「害怕麼？」我問。

「是啦，」她說着，不出聲的哭了。

沒有法子安慰她，我也害怕城裏的生活。我們把身子靠緊在一起，許久守住了悲愁的沈默。

要是夏天，我會勸外祖母，像她年青時曾經做過的一樣，到外邊要飯去，把柳特米拉也帶了走——讓她在小車子上我拉她……

但這是秋天，街上吹滿潮溼的風。天空密佈陰雲，大地敲着苦臉，變得這樣鬱鬱，這樣不幸……

四

我又上城了。住在一幢兩層樓的白房子裏，滿像一口用來裝許多死人的大棺材。房子是新的，卻有點消化不良的虛詐的樣子，好似一個叫化發了橫財，突然間喫肥了。這房子的側面向街，每層樓有八扇窗子。四扇在正面。從樓下的窗裏，可以望見窄狹的走街和院子；樓上窗子裏，望得見牆外邊，洗衣作的小房子，跟骯髒的盆地。

不是我見慣的那種街道。房子前面，一大塊盆地分裂成兩片，中間夾一道狹狹的土堤。盆地左方直伸到拘留所那一邊；中間是附近人家投棄垃圾的；底部沈澱着濃厚的暗綠色的髒水。右邊盆地的頭上，泥濘的時惠時定池發散着臭氣。盆地中心，正對房子。半邊堆滿髒髒，還長着些蕁麻，野牛芩，酸漿草；另外的半邊，

是特里美東·勃克洛夫斯基神父在上面造了的花園。園裏有一個木雕似的四角亭，漆着綠漆。如果把石塊投到這亭子裏，那雕花的木頭，準會掉下地來。

真是個壞地方，又悶氣又髒。是在秋天，這塊堆滿垃圾的泥濘的盆地，就毫不客氣地發着霉爛，變成紅色的脂膏，會把人的腳黏住。我從沒見過這麼一塊小地方，卻堆了這麼許多垃圾，尤其是我習慣了曠野跟樹林裏的清淨之後，對着這小城市的一角，分外感到憂鬱了。

盆地對面是一帶古老的灰牆，牆中段，裏邊露出一間小小的褐色房子。這房子正是去年冬天我在靴鞋鋪裏當學徒時起臥的地方。眼瞧得這麼近，更增加了不快的回憶。幹麼我要跑到這城裏來過活呢？

這家的主人我本來認識，他跟他兄弟兩個，從前常到我母親那兒來作客。那位兄弟，聲音細得非常好笑，老叫着「安特列叔叔，安特列叔叔。」

他們還跟以前一個樣子。哥哥是鉤鼻子，翹鬆鬆的頭髮，快活和氣。兄弟維克多還是那張馬臉，滿是雀子斑。他們的母親——便是我外祖母的妹子——脾氣很不好，愛嘮叨。哥哥已娶了媳婦。這位媳婦倒長得滿漂亮，跟麵粉那麼白淨，還有一對黑晶晶的大眼。

一開頭，她就對我說了兩次：

「我有一件鑲珠邊的綢外衣送過你媽媽的……」

但我真不相信她會送東西，也不相信我媽會接受。於是當她第二次對我說起這件外衣，我對她警告：

「送就送得啦，有什麼稀罕的。」

她驚得望後一退：

「什麼？你在對哪個說話？」

她臉上現出了許多紅斑，兩眼一突，就叫她男人。

男人手裏拿着圓規，耳朵上夾一枝鉛筆，就這麼跑到廚房裏來，聽了老婆撒嘴，便對我說：

「你在這里，說話得和善點，不許胡說白道！」

說着就釘住妻子：

「你不必為這種小事，來打擾我的工作？」

「什麼小事不小事，因為得罪了你親戚……」

「什麼親戚不親戚！」主人大聲嚷着，走了。

說這種人是外祖母的親戚，真叫人難受。照我看來，在親戚之間打交道，實在比旁人還壞。他們相互之間，無論好事壞事，統比旁人曉得詳細些；同時還要胡謔惡意的謔言，互相鬥嘴吵架。

主人很惱我的意。他老是好看的把頭髮一掠，掠在耳朵背後；瞧着他那模樣兒，就不由的叫人聯想到那「好好先生」白來。他老是嘻皮笑臉，灰色的眼睛現着天真的神氣；老鷹鼻旁邊有幾條有趣的皺紋。

◎「好好先生」是高爾基我的童年中人物。

「喂，不要再吵嘴了吧，又不是公雞！」他臉上浮起和氣的笑，露出整齊潔白的細牙齒，對她妻子和母親說。

婆媳兩個每天吵嘴。她們那動不動就吵起來的樣子，真叫我驚奇。一早上，她們頭髮也不梳，衣服還沒穿整齊，就像失了火似的，在屋子裏跑來跑去。只有午餐，午茶和晚餐幾頓食事中稍稍休息一下，此外一整天總是亂紛紛。她們吵起來每次要吵得喘不過來，攪罷手，一邊在嘆，偶然說到菜蔬之類，就拌起嘴來，準備等會兒來一頓大吵。有時婆媳一隻什麼菜，媳婦就準說：

「我媽媽，倒不是這麼燒的。」

「那一定燒得更壞了！」

「不，比這好多了！」

「那末，你到你媽媽那兒去得啦。」

「幹麼？我是這里的女當家呀！」

「那末，我是什麼呢？」

於是，主人插進嘴來：

「得啦罷，成什麼樣子！發瘋麼？」

在這屋子裏，無論什麼，都說不出的怪，說不出的好笑。從廚房到食堂的走道，穿過這屋子裏唯一的一

間窄小的廁所旁邊。要捧了茶炊，食物之類到食堂去，就必須走過這兒。因此這廁所也就變了各種有趣滑稽故事的淵藪，以及笑料和煩悶的源泉。我擔任掃除廁所，在廚房裏睡覺的時候，正對通外邊的門和進廁所去的門；我的腦袋在竈旁邊烤火，腳在門邊風口上吹涼；因此睡覺時把所有可蓋的東西都抓在一起，堆在兩腳上面。

大的起坐室裏，只有腰壁上掛着兩面鏡子和幾張裝在金邊畫框裏的尼華電報上附錄的圖畫；一對骨牌檯，六只維也納椅子；是一間很爲空洞寂寞的屋子。一間小會客室裏，滿是華麗的家具，放妝奩的櫃子，銀製的器具，茶器，排得身都旋不過來；還有當作點綴品的，三隻大小不等的洋燈。

沒有窗子的暗愴愴的寢室裏，除了一隻挺大的牀，便排列着衣櫥和衣箱；從中發出煙葉和波斯加密耳草底香味。這三間屋子老沒有人。一家人總擠在小食堂裏。八點鐘喝過了早茶，主人和兄弟倆立刻把桌子撤好，攤開白紙，儀器匣，鉛筆，硯臺，而對面地着手工作。桌子咕噠咕噠的叫，因爲桌子挺大，溼滿了屋子，當主婦跟媽媽到兒室裏去的時候，身體就碰在桌角上。

「老在這里麻煩什麼！」維克多叫了。

主婦氣沖沖向男人撇嘴：

「華俠，人家罵我，你一聲不響？」

「你不要碰桌子就得啦。」主人慰勸的說。

「我有身孕，這麼窄的地方……」

「唔，我們到起坐室去工作。」

可是主婦發吼了。

「天哪——哪有人在起坐室裏工作的？」

通廁所的門口，露出馬得里娜婆婆那張死板板的，給爐火烤紅了的臉來，她提起嗓子說：

「說什麼話，華俠？你整天的勞碌，她有了四間屋子還嫌窄麼？就使萬來倍修的貴族小姐，也不見得有

多大聰明……」

維克多噙着鼻子冷笑：「主人大聲嚷了。」

「够啦，够啦！」

現在是媳婦使着長舌子，滔滔不絕的向婆囉唆，接着把身子在椅子上坐下嘆氣：

「走吧，走吧，還是死了的好！」

「討厭，老是打擾別人做事！」主人臉緊張得泛青，吼叫：「真變了瘋人院啦。我這麼做牛做馬，還不

是都爲了你們，要把你們喂飽，噢，雌老虎……」

開頭這種爭鬧使我非常驚訝；尤其是當主婦拿了一柄庖刀，跑進廁所裏去，把兩邊的門扣上，在裏邊

發出一種淒厲的聲音，更叫我害怕得很。屋子裏沈寂了一忽兒，後來主人把兩隻手撐在門上，彎着腰對我

說：

「來，爬到我背上來，把上面的玻璃打破，手伸進去把門鈕拔開來！」

我骨碌一跳，跳上他背脊。把門上邊的玻璃打開；當我把身子彎下去，主婦拿着庖刀柄向我頭上打過來。——可是，我很迅捷地拔開門鈕；主人打開門，把妻子扭結着，拖了出來，直拖到食堂裏，奪下了庖刀。我坐在廚房裏，摸摸挨過打的腦袋，馬上覺得是白白擔驚了。原來那柄庖刀鈍得要命，拿來切麵包都有點費力，怎能割得破人的皮膚。而且，更不必爬到主人背上，只滑到椅子上，就可以把玻璃打破的。還有，拔那門鈕扣，大人的手長，反而要合適些。從發生了這回事以後，這一家人的騷鬧，就再不叫我害怕了。

他們弟兄倆是加入了教堂裏的合唱隊的。有時他們一邊工作一邊小聲地唱歌。哥哥使着次低音，一唱起：

我把那姑娘送我的指環

輕輕地丟到海裏了……

兄弟就用着次中音和上來：

跟着這指環兒一道

人生底憂勞也都丟拋……

從兒室裏，主婦發出輕輕的嘆聲：

「發瘋麼，寶實正睡著……」
或是說：

「華俠，你娶了老婆啦，幹麼還唱什麼姑娘姑娘的，晚禮的鐘就要響了呀……」

「對啦，所以我們在唱教堂裏的歌呀……」

可是主婦卻說，教堂裏的歌，也不行隨口亂唱；一邊像演說似的向小門指手劃腳。

「我們必須換過地方——鬼知道！」主人說。

在他嘴裏常常念的，就是桌子非得另外買過一張不行。可是這句話已接連說了三年。

聽一家人談論別人，我便想起靴鞋店裏來；他們所講的都差不多。這里的一班人，也以爲在這城裏，再沒有人比他們更了不起的了；也祇有他們纔知道正義的原則。於是他們就根據這怪原則，對所有的人作無情的批判。我聽了那些批判，覺得難堪的悲哀；因之對他們的原則，也就懷了劇烈的反感。破壞這種原則，在我就算是一樁快心樂事了。

我的工作很多。我擔任女傭的職務。每禮拜三洗廚房的地板，擦茶炊跟其他銅器；每禮拜六洗全屋的地板和兩邊的樓梯。還得把燒炕用的木柴砍好，搬好，洗碗碟，洗菜，又得提了籃跟主婦到市場去買菜；又被差遣到鋪子裏藥房裏去買東西。

我的頂頭上司是外祖母的妹子，這位喜歡嘮叨的脾氣很大的老婆婆，每天一早六點鐘起來，匆匆的

臉一洗，光穿一件內衣就跪在聖像面前做禱告，把自己的生活，孩子和媳婦的事，向上帝嘮囉一大頓。

「上帝！她好像抓什麼似的，駢着指頭按住額上，哽咽嗟嘆：『上帝呀，我什麼也不求，我什麼也不要，只求您的大力，讓我得平安休息！』」

我給她的哭聲吵醒。醒了之後，就躲在被頭底下，戰戰兢兢偷望着她熱烈的禱告。冬晨的淡淡的光線，透過溼淋淋的玻璃，送進廚房窗子裏來。地板上，冷清清的暗陰中，一個灰色的人影子，栗六不安的，把一隻手前前後後搖晃。她那小小的鬚袋上，寬弛弛的頭巾底下，漏出灰淡的白髮，直披到頸上和兩肩。頭巾常常從頭上溜下來，每次她都馬上用左手把它拉正，嘴裏喃喃咒罵：

「噓，真討厭！」

她使勁用指頭拍拍額角，拍拍肚子，拍拍兩肩，又咒唸了起來：

「上帝，請爲我責罰我的媳婦；把我所受的一切侮辱，都報應到媳婦身上去。還有我的兒子，請把他眼睛打打開來。上帝，保佑保佑維克多，賜你的恩惠給他吧……」

維克多也睡在這廚房裏，母親的囉嗚把他吵醒，他就朦朧裏朦朧的叫：

「媽，一清早你又嚕裏嚕嘍，真要命！」

「好好，你睡得噠！」老太婆告饒的說。在一二分鐘之間，默默的把身子提着，馬上又發出怨氣沖天的大聲來：「讓槍彈打爛他們的骨髓，叫他們手脚不會再動一動。上帝……」

我的外祖父，也從沒這麼惡毒的禱告。

禱告完了，她就叫我起來。

「起來呀，老睡著幹麼！把茶炊裝裝好，把木柴搬來——火引子昨天準備好了沒有？」

我總想不讓老太婆嘮叨，很盡心的，敏速的做好一切；可是要逼她的心，是困難的。她跟冬天的風雪一般，在廚房裏到處亂括，嘴裏一會兒嘮叨，一會兒叫吼。

「輕些，小鬼頭！你把維克多吵醒了，我可不答應！好，快到鋪子裏去一趟來……」

平常日子，要買早茶用的兩磅小麥麵包，和特別為小主婦買兩哥貝的小的白麵包。我把麵包拿回來，她們疑惑的碌碌瞧着；然後又托在手心上估一估分量；最後開口問了：

「沒有添頭麼？沒有張開嘴來！」於是得意的叫起來。

「你把添頭偷喫了，你瞧，牙齒縫裏還有屑子！」

……我再動手來幹活。我很喜歡掃地，拂拭，磨擦茶炊，通風窗，門把手。有好多次，我偷聽到她們在背後說我：

「做事體倒勤懇。」

「又愛清潔。」

「只是個強得要命。」

「真是那麼十全的好孩子，不會再有了。」

她們總一心想在我的心裏，養成對她們的尊敬心。可是我卻把她們當呆鳥，既不喜歡她們，又不肯聽她們的話，鬥起嘴來是不讓步的。小主婦覺到有些話對我發生惡影響了。因此她更加常常這麼說：

「你可不能忘記，你是我們把你從窮人家裏收留來的！我送過你媽媽一件綢外衣呀，領了珠邊的！」
有一天，我對她說：

「那末你要我剝了皮，報還你的外衣麼？」

「啊啊，這孩子怕會殺人放火呀！」主婦喫驚的發出瘋狂的叫喚。

殺人放火——什麼話，我給楞住了。

她們兩個不知怎麼一說，就去告訴主人。於是主人嚴厲的對我說：

「你得明白，你既然待在這里，你就得小心點！」

但有一天，他好似漫不經心的對他母親和妻子說：

「你們也太厲害點，你們差使他，簡直把他當一匹閩馬，換了別個孩子，要不早已逃跑，便也會幹不了

果倒……」

這句話把她們怒得幾乎掉淚。媳婦跳着兩腳使勁的喊：

「當着這孩子面，你倒說得好聽；你傻也傻成一個樣子呀，聽你頭毛長得這麼長！你這麼說了，叫我怎

麼能再去使喚這孩子呢？我還懷着孕呢！」

老的抽抽咽咽的說：

「你說是說得不錯，華西里。可是你得好好兒記着我的話——你會把他縱容得太自大的」

當她們怒沖沖走開之後，主人嚴厲的說：

「囉，都爲了你，鬧出口舌來！我要再把你送還你外公那兒去，你除了再去揀破爛兒還能幹什麼哩！」

我氣得再也受不住，就對他說：

「待在這種地方，還是揀破爛兒好呢！叫我來當學徒的，我可學了什麼？一天到晚只是掃廁所……」

主人柔和的撫撫我的頭髮，叮視着我的眼，喫驚的說：

「你真是一隻螻蛄！這個，可叫我爲難了，真是……」

我想我一定會給滾蛋了。可是過了一天，他兩手拿了一捲厚紙，鉛筆，曲尺，儀器，跑到廚房裏來：

「刀磨好了，就把這畫一畫看！」

一張紙上，畫着一所兩層樓房子的正面圖，有許多窗子跟華麗的裝飾。

「我把這個圓規給你，你算定每條線條，線的兩頭，各打一個點子；以後就用米突尺照點處放正，拿鉛

筆畫線，先畫橫的——這就叫水平線；以後畫直的——就叫做垂直線。好，畫畫看！」

我非常高興做正式的工作，開手學起藝來。可是瞧着紙和器具，引起了敬畏之心，覺得有點茫然了。

於是立刻洗了手來練習。先在紙上把每條水平線打好，對比了一比——很不錯，只是多畫了三條。後來又畫好了直線。可是一瞧，怎麼了，房子正面弄得不成樣子。窗子倒還整齊，只是弄到夾牆裏了，其中一扇倒掛在牆壁外邊，和房子併在一起。正面大門，眼二層樓一樣高了，牆簷弄到屋頂中間，天窗開在煙囪頂上。我哭喪着臉，望望這無法補救的怪物。心裏拼命想要明白怎麼會弄到這田地。但不懂理由，只好憑着想像力來修改。在房子正面所有牆簷上和屋頂龍骨上，繪了烏鴉、鴿子和麻雀；窗前的地上，繪了一個打着洋傘，可是依然掩飾不了殘廢樣子的拐腿子的人。然後，全畫面畫了斜線。這樣，就把畫好的送給師父去。

他吊起眉毛，搔搔頭髮。不高興的問：

「這，這是什麼回事？」

「天正在下雨，」我替他解釋了：「下雨的時候，房子看起來就歪，因為雨總是歪的。還有鳥，那些都是鳥，正躲在牆簷裏。天下雨的時候，總是這麼的。還有這個，這個是人，正跑到家裏去；有一個女的跌倒了，這邊的一個，是賣檸檬的……」

「啊，真出色！」主人說着，就把身子伏在桌子上，頭髮擦着紙上，大聲的笑起來。接着叫道：「啊，你這孩子，真是沒辦法的，只知道油腔滑調！」

主婦搖着大肚子跑來，望了望我的成績品，就對丈夫說：

「你揍他一頓。」

可是主人很和氣的說：

「算了吧。我開頭學起的時候，也不過如此……」

他在那歪歪倒倒的房子上，用紅鉛筆劃了兩個又叉，仍把紙頭交給我：

「再畫一次！你要再畫不成，可真不中用了……」

第二次重畫，畫得很順利。只有一扇窗子，弄到大門頂上了。可是覺得房子空堂堂的，不大雅觀，就添了些人物在裏邊。窗口頭，坐着手裏拿扇子的太太和抽雪茄的紳士。其中有一個沒抽煙，正用手指裝在鼻子上向別人扇動着玩。大門口站着個馬車夫，有一隻狗躺在地上。

「幹麼又添了這些花樣？」主人怒沖沖問。

我就說，沒有人好像太空洞了。可是反被他罵了：

「什麼話，這真是！你要認真學習——就好好學，可是不准胡鬧……」

不多久，我作好了一張完全照原樣的正面圖，他非常高興：

「你聽，認真幹，就成。你這麼下去，不必好久就可以當我的助手……」

於是，他出題目給我：

「現在你來作一個房屋設計圖。分間，門戶，窗子的位置，你自己好好兒去佈置，我不告訴你。」

我跑到廚房裏，悶着頭想，從那兒來開頭呢？

可是我的打樣研究，忽然受了打擊。

老主婦跑到我眼前來，她滿不高興的問：

「你畫圖麼？」

說着，她就抓了我的頭髮，把我的臉望桌面砰的一按，一下把我鼻子嘴脣都碰破了。可是她還不肯罷手，撲過來把圖撕破，從桌上掃掉器具；然後兩隻手攪在腰裏，昂着臉直喊：

「什麼樣子，叫人怎麼受得了；把本領教給外人，單單一個親骨肉兄弟，你要把他趕走麼？」

主人跑來，他女的也搖擺着跟來了，於是一場大吵鬧又開了頭。三個人互相叫罵，吐唾，發吼，末了，女的哭着跑掉；主人對我這麼說着，算是收了梢：

「現在你暫時停一停，不要學——已吵得這麼厲害了！」

我覺得他可憐，簡直給別人踏住了身子，手脚都不能動一動。而且還得永遠被那些女人的哭鬧，把耳朵刺聾。

我早就明白老婆子反對我學習，想故意打擾；因此我每次在畫圖以前，一定先問過她：

「還有事麼？」

她就皺着臉回答：

「等會兒還有呀，你到桌子上去玩好麼……。」

於是，不多一回兒，就來使喚，要不然就說：

「外邊階沿都掃乾淨了，沒有屋子角落裏都是灰塵，你跑去瞧瞧……」

我跑去一瞧，哪裏有什麼灰塵。

「你要給我頂撞麼？」她喊了。

有一天，她把克華水白澆在我的圖上——又有一次，把供聖像的燈倒在圖上——簡直像個小姑娘，老幹些孩子氣的頑皮惡戲。同時，又用着孩子氣的笨手段，來掩蔽自己的狡猾。我從來沒見過，像她這麼動不動就發火，對誰都切齒仇恨的人，人們常常喜歡懷恨，可是她卻跟唱歌一般，簡直把懷恨當作一件娛樂了。

她愛自己的兒子，幾乎近於瘋狂；她那個強性，又可笑又可驚，真可以說，除了一個冒失鬼，是不會這樣的。常常有這樣的事：早上禱告做過之後，她站在火炕的石頭上，兩吋頭靠在牀邊，嘴裏熱心的念：

「好兒子，你是上帝意外的賞賜呀。我的一滴滾熱的，清淨的寶貴的血，天使的輕飄飄的翼翅呀。你睡着麼？好好，你睡，你睡。你做一個好夢吧；你做個娶新娘子的夢吧。你的新娘子是天下第一美人；她是國王的公主；是商人的女兒；是富家兒呀！你的仇人沒有出世就死了，你的好朋友都活到百歲長壽。喜歡你的姑娘，多得像一大羣母鴨追一隻公鴨！」

白克華水是一種飲料，和汽水差不多。

我聽了這些話真覺好笑。這維克多長得又猥瑣又懶。簡直像一隻啄木鳥，滿臉孔都是斑點，大鼻子個強，蠢笨。

有時，他母親的喃喃聲把他吵醒，他就朦朧朦朧的怨喃：

「見鬼，媽媽，你怎麼跑到這里來醒鼻子，落到我臉上來……真要命！」

有時她馬上走下炕階。

「知道了，知道了！你睡吧，你睡吧……可是不要發火。」她笑着說。

有時候也有這麼的。她腳發着抖，撞在炕邊上，好似舌頭受了火，張開着口，吼吼喘着息，鬼巴巴說：

「什麼？你敢對媽說見鬼，小鬼。你這小傢伙，真是我半夜裏攪出來的倒霉東西。惹人厭的，把你這小鬼

頭在我肚皮裏，真是魔鬼弄出來的把戲；斷命鬼！」

她用着最下流的話，酒館店裏的話，叫人不堪入耳。

她又不大睡覺。就是睡着，也很警惕的；有時候，一晚上好幾次爬到炕上去，被我睡的長椅子撞翻，把我

吵醒。

「什麼事？」

「莫作聲。」她喃喃着，兩隻眼睛釘着黑暗中一件什麼東西，指頭畫了一個十字：「上帝……伊利亞

先知……女殉教者薩爾菲拉……不要讓我暴死，保佑我……」

她抖着手在燭上點了火，她那大鼻子的圓臉緊張的腫脹着，灰色眼睛忐忑不安的閃爍，隨着在暗影中顯出奇形怪狀的周圍廚房，挺大可是密密排滿了櫥和箱子，顯得很窄小，中間有一件東西在輕輕移動的，是月光在顫動着的，是聖像前長明燈的火影，像冰柱般閃爍的，是插在牆上的庖刀，還有，聽去像沒有眼睛鼻子的臉孔的，是棚架上的煎鍋。

老婆子小心翼翼的從炕頂下來，好像從岸上爬進水裏，接着，既是作着聲音，走到屋子角落去了。在那邊，一隻叫人想起砍下的腦袋的，有耳朵的水瓶，掛在洗手鉢子邊。旁邊立着一隻水桶。

她邊打嚏，邊嘆着氣，喝口水，然後從窗子向外邊望。窗玻璃上水蒸氣結了冰，現出一層薄薄的花紋。

「上帝，慈悲吧，發慈悲保佑我吧。」她喃喃禱告。

有時，熄了燭，跪在地上，痛心的念：

「沒有一個人愛我麼？上帝，沒有一個人來理我呀！」

她爬上炕去，在煙突的小門上畫一個十字，用手指碰一碰，瞧瞧蓋子是否結實。手沾上黑煤，嘴上胡亂咒念；一會兒就睡着了。好似有一種眼睛見不到的力量，把她悶住了。每當我被她凌辱的時候，我老是這麼想：叫外祖父跟這老婆子配成一對，倒很合式——她會把他喫癩，而她也準會受到報答。她雖常常虐待我，可是那張腫胖臉上，常常隱藏着傷心的顏色，眼裏也常常含淚。在那種時候，她就痛切的說：

「你當我在享福麼？養了孩子，喂大了，弄得會走會跑——到底何苦來？你聽，我還這麼給兒子媳婦聽。」

「這還算是享福麼？兒子從別地方帶個女人來，把自己母親丟掉，你說，這行麼？」

「不行。」我正直回答。

「唔對，對……」

之後，她露骨的說起媳婦：

「我跟媳婦倆一起去洗澡，把她身上仔細瞧着了，並沒有什麼稀罕的地方，美人哪會這個樣子……」

說到男女關係上，她那張嘴饒得怕人。剛聽起頭覺得討厭，不多會兒，就令人很注意，抱着很大的興味去聽了。而且覺得這些話當中，好像蘊藏着痛切的真實。「女人真是一種魔力，連上帝都會受她的騙，你瞧瞧！」她手掌拍拍桌子咒念：「都是夏娃的緣故，害我們人都落進了地獄；你瞧瞧！」

談到女人的魔力，她再也談不完；她好像要用這種談話來駭人。尤其是「夏娃騙了上帝」這句話，在我記憶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我們這房子裏，還有跟正屋差不多大的側屋。兩所側屋有八間屋子，四間住了軍官，還有一間住着聯隊裏的牧師。全個房子裏，滿是勤務兵傳令兵之類。此外，還有些洗衣女，女傭，廚娘什麼的，常常跑到他們那兒來。不管你上哪一間寢房去瞧，你一定會瞧見夾着不斷的哭泣，漫罵，打架的羅曼史和活劇。那些兵士，不管自己同事，不管泥水匠，房東家的工人，一碰就吵架，還要打女人。院子裏充滿着一切猥褻和亂行，——不斷的沸騰着健康青年人的遏制不住的獸性的飢餓。家裏的人，每次在喫飯、晚茶、夜餐的時候，就委細

的，露骨的談論這種充滿刺激的，無意義的虐待，強梁者的卑鄙的自傲的生活來。老婆子對這房子裏的事，什麼都知道。老是熱心高興的談論。

年青的主婦，沈默的，在厚嘴唇上漾着笑，傾聽着她的話。維克多格格的笑；主人皺着眉頭說：

「媽，別再講了吧……」

「啊，你不讓我開口麼？」談論者發牢騷了。

於是，維克多來鼓勵她了！

「講呀，媽，怕什麼？都是你自己的兒子媳婦呀……」

大兒子對娘懷着不大高興的憐憫心，盡可能不跟她在一塊，如果不幸碰到一塊，做娘的一定嘮嘮叨叨，訴說一頓媳婦的壞處，而且向兒子敲一筆錢。他慌慌張張拿一盧布三盧布，或是幾個銀幣塞在她的手心裏。

「媽媽有了錢也白白化掉的，並不是我捨不得錢只爲你實在化得沒意思。」

「哪里，我要佈施叫化，還有上教堂去的香燭錢……」

「佈施什麼叫化呀，還不是給了維克多去弔兒浪當麼？」

「你悞你兄弟麼？罪過，罪過！」

他搖搖手，好像防備母親來攻擊他，立起身來走了。維克多對母親的態度，老是粗暴的，玩笑的。他是個

老饕，老在叫肚子餓。每禮拜天，他娘燒好油炸團子，老是特別弄幾個放在瓶裏，偷偷藏在我睡覺的那張長椅底下。做了禮拜回來，維克多把瓶子拿出來，嘴裏咕嚕咕嚕念：

「只有這一點點，老東西！」

「快喫呀，莫叫別人瞧見……」

「你這麼昏冬冬，我老實把你揭破，說你把油炸團子偷藏起來，木頭！」

有一次，我把瓶拿出來，偷喫了兩個團子。——給維克多摸得很兇。我很討厭他跟他討厭我一樣。他是捉弄我，一天要我擦三次皮鞋，晚上睡在擱牀上的時候，把牀板推開了縫，向我頭上吐口水。

哥哥老說他「你又不是雞」，實在他頗有點像雞。他又愛用各色話語，可是都用得不恰當，毫無意味。

「媽——向右轉！我的襪子在哪兒？」

他常常拿些愚問題向我追究：

「亞歷霞，你能不能回答爲什麼寫作『西南基』？念起來卻叫『非尼基』？爲什麼叫『可洛可拉』？」

不叫「亞可洛·可拉」呢？爲什麼叫「克·台來烏」？不叫「古特·勃拉邱」呢？」

對於他們那種說話底口腔，我聽了很不痛快。我是從小在外祖父父母那悅耳的言談中學習大的，開頭聽他們說什麼「好笑得怕人」，「死想喫」那種本來結不上，硬結上去的話，完全不懂。我想好笑的事哪裏還會怕人，快活的東西哪里會可怕。而且人一到死，就不會再想喫了。

我問他們：

「這種說法行麼？」

他們就罵：

「你是先生麼？先生，好，莫叫人摘落耳朵皮吧……」

可是「摘落耳朵皮」這句話我又覺得不妥當。能够摘落的，是花草，核桃。

他們卻說耳朵皮可以摘落，就動手來證明，可是我不佩服；於是我就得勝的說：

「是不是，耳朵皮明明不能摘落吧！」

在我周圍，實在有不少的劇烈的惡行，和骯髒的無恥，比很多「青樓」和「姨子」女的克納維諾，還要多得許多。在克納維諾，醜惡行爲的背後，還感到一種東西可以說明這種醜惡行爲的理由；例如貧苦，有一頓沒一頓的生活，劇烈的勞動之類。可是這裏的人都喫得挺飽的，過得滿開心。說他們在工作，倒不如說他們儘在搬演莫明其妙的，無爲的混亂和吵鬧。而且這一切上面，還帶着一種深刻的，激燥的倦怠。

我越待越覺得厭惡起來；可是更難堪的，是外祖母跑來作客的時候。她走進後門口，當胸畫一個十字之後，對妹子低下了頭，禮節的鄭重，連我都覺受壓迫得喘不過氣來。

「啊，亞克里娜。」主婦慢然冷淡的迎接外祖母。

我不明白這就是外祖母，她小心翼翼地緊緊着嘴，臉孔完全換了一副神情，在門口擱水桶邊長檯上輕

輕坐下，好似幹了什麼壞事，一聲不作。之後，又溫順又謙和的回答妹子的發問。

「這樣兒我也瞧不下去了，我便怒沖沖說：

「你幹麼坐在這樣的地方？」

她溫和的眨了眨眼睛，命令似說：

「這話不是你說的；你不是這里的主人。」

「這孩子真要命，專門喜歡管閒事。任你擻，任你罵……」老太婆照例又嘮叨起來。

她惡意的向她姊姊問：

「怎麼樣，亞克里娜，目前仍舊過着叫化樣的生活麼？」

「是呀，真過不去啦……」

「哪里，只要不怕難為情，什麼都不要緊呀。」

「基督從前也是靠募化度日子的……」

「這種話是傻子說的，是外教徒說的，連你都把來當真了麼？真糊裏糊塗。基督並不是叫化的，他是上帝的兒子，坐了有光的雲到世界上來；上帝叫他來審判活人跟死人……連死人他都要審判；明白了沒有？阿姊，就是把骨頭燒成了灰，也是逃不了他的裁判……基督現在正代我責罰你跟華西里的傲慢，你說對不對。從前你們有錢的時候，任我怎麼求你們……」

「可是我那時是儘能力幫助你的呀。」外祖母泰然說：「況且，你現在已經眼瞶着，上帝在責罰我們了……」

「哪里哪里，這麼一點還不够呀！還不够呀……」

妹子發揮着她天生的長舌子，把外祖母狠狠奚落了一大頓。我聽着她惡毒的話，又傷心，又奇怪：外祖母爲什麼忍耐得住。這時候，我有些討厭她了。

年青的主婦從屋子裏出來，笑嘻嘻點點頭。

「好，請到食堂裏來，已經準備好了，請吧！」

妹子就望着外祖母背影嘆：

「把鞋底踩得乾淨，鄉下人總是拖泥帶漿的！」

主人很高興的接待外祖母。

「聰明媽媽，你好呀？賈西林伯伯好麼？」

外祖母發出衷心的笑，向他笑笑：

「你還是勤勤懇懇在幹活？」

「噯，老這麼幹着，跟囚徒一樣。」

外祖母和氣的同他攀談着，可是總不失她長輩的態度。有時候他也談到我母親。

「是囉是囉，華爾華拉阿姐……真是個什麼女子——這種女子，真所謂女丈夫吧？」他那女的就對外祖母打岔兒說：

「你還記得麼，我有件外衣送給她過，黑綢的，鑲珠邊的？」

「對對，我記得……」

「那件外衣還很新的……」

「對對。」主人呢喃着：「外邊大衣毛毯，心裏不懷好意！」

「你說什麼？」她懷疑的向他問。

「我麼？我沒說什麼……好日子容易過，好人容易死……」

「你真怪，幹麼說這種話？」主婦不高興起來了。

之後，她帶外祖母去剛剛出生的孩子；我把桌上用過的茶具收拾起來。這之間，主人低聲對我沈思的

說：

「一個好婆婆呀，你那外祖母……」

聽了這話，我深深感謝他。但當我和外祖母兩人在一起的時候，我心裏滿不舒服的對她說：

「外婆，你幹麼要到這里來，這里那班人，你不是全都知道麼……」

「這個我知道，我什麼地方都留心到的呀，亞歷霞。」她光潔的臉上，顯着和藹的笑容，聽着我回答了。

這把我弄得更不舒快。她什麼地方都注意到，什麼事都忍受得下，可是不消說，在這之間，她忽略了我的心事。

她小心翼翼向四邊一望，瞧着沒有人來，然後抱住了我，說出心裏的話：

「你要不在這里，我就不會到這里來啦……這種人，我跟他們有什麼關係。是爲了你外公病啦，我要看他病，不能幹活計，家裏沒有錢……還有你舅舅米哈爾，把沙夏趕出了，我又不能不照看他喫用。這里答應了每年給你六個盧布的，因此我想，眼瞓你在這里，已經半年，說不定一個盧布總可以拿到……」說到這里，她把嘴湊到我耳朵邊輕輕說：「我知道這里的人會打你，會罵你，他們說你個強，誰的話也不聽。不過你哩，你是好孩子，再在這兒待一回，忍受兩年，這之間，你就有本領了！怎麼樣，你肯忍受麼？」

我答應決計忍受。這實在是有點勉強的。爲了糊口，就不得不低聲下氣，過着跟叫化兒一般悲慘的生活；活跟做夢的一般，一天一天過着。

有時想逃，可是恰巧是碰到冬天。每天晚上聽着雪在吼叫，風在屋頂上跑；屋頂受了凍收縮，發出裂裂的聲響。——要逃又能逃到哪兒去呢！

我不能出去逛，也沒有逛的功夫。短短的冬天的白晝，一天到晚就忙着過去了。

可是教堂裏是不能不去的。禮拜六去做通夜彌撒，節日去行兩次聖餐禮。

我很高興上教堂去。我喜歡躲在一個暗角落裏，遠遠望着神帷。神帷照耀着許多燭火，一眼望去，好像黃金的小河，流落到造得特別高一一點的石壇上。輕輕兒搖着的，是聖像的黑影；快活的顫動着的，是神父法衣上金黃色的花邊；燭火像一叢金黃的樹梢，在青霧霧的空氣中燦爛；婦人們跟姑娘們的腦袋，花一般放散着芬香。

周圍一切，跟唱歌隊的歌聲，很調和的融合着，產生出童話中一般的奇怪的生命；全個禮拜堂，跟搖籃一般擺去擺來，在柏油般的深暗裏搖着。

有時候，覺得禮拜堂好像深深沈到湖底裏去了，從地上消滅了它的姿影，開始一種特別的，不能形容的情景。這種感覺的原因，大概是從外祖母講的基台其城故事而來的。我常常跟四周圍的人們一起飄飄然搖搖着身子，被引進到唱歌隊的歌聲，禱告的詞句和人們嘆聲所造成的一種夢境裏；口吟着情調哀痛的
故事歌：

——當晨禱的神聖的時候

一隊無法無天的謎子，

滴油得像一大羣惡狗，

擁進了基台基的城頭……

啊啊上帝，啊啊我的主。

大龜大龜的滾滾傾傾呀！

保佑我們吧

讓我們做完這早晨的功課，

讓我們平平安安做完功課！

莫讓那些鞭子呀

污了神明的聖宮，

哀淫妻房和姑娘，

作弄幼小的兒童，

虐殺年老的公公！

我的主你請傾聽！

聖母呀！你請傾聽！

聽我們的祈禱，

聽我們的求請。

萬王之王發了命令

召到米海爾，神的差人：

「去，米海爾，到地上去，

在基其附近去掀起地震，

讓全個城市在湖底深沈。」

於是既不休息，也不倦勞，

從早課直到通夜的禱告，

那些遵守聖業的人們

就這麼；永遠，永遠無終了！

在這之間，我的腦袋裏漲滿了外祖母的故事歌，好像蜂房裏漲滿了蜜。無論想什麼事，動不動便記起她的歌。

我在禮拜堂裏從不做禱告——當着外祖母的上帝面前，我不能重覆外祖父那種怒沖沖，帶哭聲的禱告歌。我相信外祖母的上帝，一定跟我一樣，不喜歡這種禱告的。而且，我還以為這種詩句是印在書本上的，上帝當然也跟一切識字的人一般，早已知道了。

因此我在禮拜堂裏，當一種快速的悲哀遏住了胸頭，以及那些過去零星的屈辱重新釘住我，撩亂我的時候，我就拚命杜撰自己的禱告詞。只消靜靜兒一想到自己那不快的負擔，就不消費多麼勤，那些訴苦的話語，自然而成了歌的形式：

天哪天哪，我再也不能隱忍！

趕快，趕快讓我變一個大人，
這麼受罪，是受不下去了，
讓我逃吧，縱使我會脫離！

我要學習什麼也不能學到，

那個鬼頭老太婆馬得琪，

嘩啦嘩啦的跟豺狼機吼叫，

再活下去也活得沒味了！

直到現在，我腦子裏還記着許多這一類的「禱告詞」，兒童時代自己腦子想出來的東西，是變成一道深刻的印象，刻記在心裏的。這一切，也會延長下去，一直蔓延到全部的生涯。

在禮拜堂中，有一種舒快的感覺，跟在樹林子或曠野上一樣，我在這里找到自己的休息。這顆小小的心，已經嘗味過幾多的悲哀，被生活的惡毒和荒亂所沾污了的，在這朦朧而熱烈的夢境之中，被洗滌乾淨了。

只在天氣陰寒，或是風雪在街頭狂吹，凍空中，風亂舞着雪雲，大地在積雪之下凝結着，好似永遠不會重新甦活的時候，我纔得上教堂去。

我最喜歡在靜悄悄的晚上，從這條街到那條街的跑來跑去，或是躲在冷靜的小巷子裏，兩腳一跑，就好像背上長了翅膀飛騰，只有孤另另的獨自一個，跟天上的月兒一樣。自己的影子在自己眼前而走。一不小心，忽然注意到雪面上沒了晶閃的光，真好笑，原來跨進人家階沿上或短柵子裏去了。要是路上有人走，那準是手拿拍板，身裹厚大衣的更夫。還有一隻狗挨着他身邊走動。

這人，瞧去模稜模糊，像一座狗舍。這狗舍從院子裏出來，在街頭無目的的搖動着走。於是，狗好像沒奈何，只得敲着臉，跟在它後邊。

有些時候，碰到興致沖沖的小姐，紳士，他們大概是從通夜彌撒中溜了出來的。

有時，從明亮的窗子上的通風口，流出一種特別的香氣，到外邊新鮮空氣裏；是一種很好聞的，不熟悉的氣味，使我想起了我所不能模擬的一種異樣的生活。我便在窗子下站住，軒着鼻子，尖着耳，作種種的推測。這是一種怎麼樣的生活呢，這房子裏住着的是怎麼樣的人呀？教堂裏在做通夜彌撒，他們還那麼熱烈的鬧着笑着，彈着一種特別的豎琴。銅絃的聲音，從通風窗流出來。

特別有趣的，是冷落的契珂諾夫街跟馬爾契諾夫街角子上那些矮小的平房。我第一次走到那里，是在快到乾酪週的一個融雪的晚上，從窗上四方的通風窗中向街頭流出一股溫暖的蒸氣，和一種陌生的響聲。好像有一個強壯的大漢，正閉着嘴哼曲子；歌詞雖聽不清楚，曲調卻好似曾經聽過；但傾耳一聽，卻被惱人的絃聲蒙住，再聽不明白了。我在一個階沿石上坐下，心裏想，這一定是那有魅力的梵啞鈴聲。可是



聽着聽着，卻勾起了傷心往事，心裏非常難受。這樂器有時用一種怪力唱出聲來，把全間房子都震動，窗玻璃震得沙沙地響。簷沿上滴下瀝溜，我眼裏掉下眼淚。

不知什麼時候，更夫已走到我身邊，把我從階沿上趕開：

「待在這兒幹麼？」

「聽音樂呀。」我說明了。

「閒話少說，快跑開！」

我急忙在這房子邊繞了一個圈子，又走到原來那口窗子底下。可是裏邊奏樂已經停止；通風窗中溢出熱鬧的吵鬧聲。這種聲音跟悲哀的音樂相離太遠了，使我以為剛纔是在夢裏。

差不多每禮拜六晚上，我都望這房子走去。可是一直到春天，纔第二次聽到梵啞鈴聲，而且也只有
一次。那次幾乎直奏到半夜裏。我回到家去就換了一頓揍。

踏着冬夜的星光，散走在冷靜的街頭，增長了我不少的見識。我特別棟那遊離中區的市梢。中區的街上，街燈很多，我怕遇到跟家裏相識的人。如果給他們發覺，往後準不許再上教堂做夜禮拜，就不能再在街頭遊蕩了。最討厭的是醉鬼，警察跟賣淫女子。在市梢頭，因為窗子很少凍結，只消裏邊沒掛上窗簾，就可以張望底下的窗子。

這些窗子，向我展開了五光十彩的景象。我見到有些人正在做廣告；有些人正在親嘴；有些人正在吵

架；有些人正在打牌；也有些人正在忐忑不安的談着什麼祕密。

在一個地底室的桌子邊，瞧見兩個女子；一個很年青，一個比較大一點。她們對面坐着一個披長頭髮的中學生，邊揮動着一隻手，邊朗誦着一本書給她們聽。年青的一個，不高興的蹙着眉峯，靠在椅背上聽着；那個大一點的瘦瘦的，頭髮很多的女子，突然兩手掩了眼睛，抽搖着肩頭。中學生就把書本丟開了。不一會兒年青的那個站起來跑出去，他就跪在頭髮很多的女子面前，開始吻她的兩手。

張望另外的一口窗子，瞧見一個胖大的鬍子，膝上抱着一個穿紅短衣的婦人，像哄孩子似的把他搖着。瞧他那瞪着眼張大了口的模樣，他大概是在唱歌。那女的笑得混身擺動，一扭一扎把兩腳亂顛着。於是那胖子把女的身子弄正，重新再唱，女的又狂笑了。我瞧了他們好一回，眼瞧他們是準備着樂這麼一通夜的，也便離開走了。

這種光景，有不少深深的留在我的記憶裏。我老是望出了神，遲了回家的時候；於是家裏的人起了疑心，開始向我盤問：

「你上的是哪個教堂，是哪個神父司會的？」

全城的神父他們都認識，而且知道什麼時候該念什麼經。因為什麼都精明，我的馬脚就容易被他們抓住。

媳婦跟婆倆，所拜的都跟我外祖父一樣的，——那個脾氣很大的上帝。這位上帝，要人們在他跟前懷

着恐懼心。這上帝的名字，老掛在她們嘴上；甚至在互相吵嘴的時候，也會拉出來嚇人。

「瞧着吧，上帝會報應的，瞧着，你倒楣，鬼頭……」

大齋第一週的禮拜日，老婆子煎油炸團子煎焦了；那張給火爐子烤紅的臉，怒得發紅：

「真是沒辦法的傢伙……」

忽然又嗅了一嗅煎鍋，做出一副醜陋臉孔，把鍋鏟子望地上一擲：

「啊，這鍋子裏有肉氣味，真要命。喫素的禮拜一那天我沒把它弄乾淨，啊，上帝！」

她跪着，眼淚鼻涕的禱告。

「上帝，上帝，饒恕我該死的老太婆，耶穌基督的受難，饒恕我吧。上帝呀，不要責罰我老渾蛋吧……」

她把煎好的油炸團子都喂了狗，把煎鍋重新燒洗乾淨。可是那媳婦一跟她吵嘴，就拿來責備她：

「誰像你這麼昏頭昏腦，喫齋的時候，拿肉鍋子燒東西……」

她們把上帝拉進一家人一切的工作中，拉進自己狹窄生活的一切雞另狗碎中。因此就叫化兒一般的生活，表面上聽去也似帶上了意義和重要性，變成向最高權力的不斷的奉仕了。把上帝拉進這種雞另狗碎中，我聽了真是不快。我覺得自己的身子好似在什麼東西的監視之下，常常無意的向四角落顧望。到了晚上，有一種恐怖，像冷冰冰的雪塊一般，包圍了我四周；這種恐怖的發源地，便是黑色聖像面前供着長明燈的，那廚房的一角。

欄架旁邊有一扇大窗子。窗榻子分隔成兩邊。深澈無底的天空，從窗子裏張望進來。我覺得房子，廚房，我——一切都好似懸掛在這天空頂上。如果發生一陣劇烈的動蕩，一切東西都會碎成片片，落向這蔚藍色的大窟窿中；掠過星辰的旁邊，沒聲沒響兒飄落到死的靜寂之中；想像那模樣，就好像一塊石頭沈進水裏。想到可怕的生命末日，我連翻一個身都不敢，一動不動的直躺著。

我已經記不得這恐怖是怎樣治好的；總之，我不久就把他治好了。這時候，不消說是得了外祖母那好上帝的保佑。大概當時悟到了一種簡單的真理：我沒有幹過惡事，我沒有犯罪，決不會受罰的。同時我也可以不必負擔別人的罪孽。

白天做禮拜時，我總是溜出去閒蕩；尤其是春天。春色惱人，使我不願上教堂裏去。如果他們給我七個哥貝作蠟燭錢，那就算害了我。我買了一副骨牌，儘做禮拜的時間去耍；老把回家時間弄遲了。有一天，我把紀念亡靈和買聖餐麵包的十哥貝措了油，一起都輸光。沒奈何，當管教堂的捧了盤從祭壇裏下來時，我偷了別人的聖餐麵包。

玩耍真有趣；我簡直玩出了神。我又玩得相當巧妙，相當強，賭起骨牌，球，九柱來，立地變了這一帶地域的名人。

大齋節的時候，他們迫我去悔過。於是到鄰居那位特里美東·勃克洛夫斯基神父那兒受懺悔禮。我認他是一個很苛刻的人；而且私人方面，我會對他犯過好些罪。他那圓子裏的四角亭，我老扔石頭去投毀；

他家那些孩子，我又常常跟他們吵架。所以一見他，就會叫我想起那些不痛快的行徑，覺得不安。一會兒上了那可憐的教堂，等着挨到我來懺悔；我心頭別別的跳。

可是特里美東神父發出了和藹的譴責似的嘆聲，迎接我了。

「啊，你不是鄰家的哥兒麼——好，跪在這兒！你犯過了什麼罪？」

他把一塊厚重的絲絨布，覆在我的頭上，蜜蠟跟乳香的香氣扼住我的呼吸；要作聲非常費力，我不想作聲了。

「你聽不聽大人的話？」

「不。」

「那你犯過罪了。」

我不覺衝口說了出來：

「我偷過聖餐麵包。」

「爲什麼？在哪兒偷的？」神父想了一想，緩吞吞發問。

「三聖堂，聖母堂，尼古拉堂，都偷過……」

「啊，到處都偷。這可不行；這是犯罪呀——你懂不懂？」

「懂。」

「你犯了罪了呀。不行不行。你是偷了喫的麼？」

「有時候喫；有時候賭骨牌把錢輸光了，沒有麵包帶回家去，因此就偷……」

特里美東神父嘴裏開始嗚里嗚里喃喃起來。接着又發了幾個問題，然後忽然很嚴厲的問：

「你看過禁書沒有？」

當然我不懂這個質問，我就反問：

「什麼？」

「你看過不准看的書麼？」

「不，沒有看過……」

「饒恕你的罪……好，起來！」

我喫了一驚，擡起頭來瞧他的臉，不料是一張和善的臉。我覺得難過；我覺得羞。當我來受懺悔的時候，家裏的人對我說，無論什麼事都得老老实實一絲不漏說出來；我一向在擔心懺悔的可怕。

「神父家裏的亭子，我扔過石頭。」我告白了。

神父擡起頭來說：

「這也不行好，走吧！」

「還有，我還扔了狗……」

「第二個」神父望都不望我，叫我後面的一個。

我走出來，覺得我受了騙，給人當了傻子。以為懺悔禮是多麼怕人，擔心得那麼厲害；哪知一點兒可怕的地方也沒有；簡直是無聊。有一點感得有味道的，便是問到那些我所不知道的書。我想起那家地底室裏把書讀給兩個姑娘聽的中學生。我又想起了那位「好好先生」——他有許多黑面的，厚厚的，許多臭名其妙的插圖的書。

第二天，我又拿到十五個哥貝去領聖餐。復活節也已不久了；雪早融化，街面已經乾燥，路上瀰漫着埃塵。是一個天朗氣爽的日子。

教堂柵欄邊，有一羣工人正玩骨牌賭錢。我想領聖餐還有些時候，就對那些賭徒說：

「讓我也加入吧！」

「加入費一哥貝。」一個有痘疤的紅臉漢子狠狠的說。

我也不讓步，狠狠說：

「好，第二對對子上，押三哥貝。」

「拿現錢來！」

於是，賭博開始了。

我把十五哥貝兌散，拿三哥貝押在一對骨牌旁邊。誰打贏這對牌，錢就給誰拿去；可是輸了，我就得到

三哥貝。他們看我走了運，兩個人都看定了我的注；可是都沒中。結果我從他們大人，兩個鄉下人手上贏了六個哥貝。我就得意揚揚起來……

有一個賭徒說：

「當心這小鬼頭，莫讓贏了錢就逃……」

於是我狠了一狠，像搖鈴似的狂熱着說：

「左邊那對上押九哥貝！」

可是那些賭徒，也並不感得驚奇。只有一個跟我差不多年紀的小伙子，警叫着說：

「危險呀！——這傢伙正走着運呢。他是時惠時定，打樣師家裏的徒弟；我知道他！」

一個瘦小的工匠，像是皮毛匠的，狠狠的說：

「打樣師麼好——」

他凝神看定我的牌，終於很順手的打倒我的注；他就彎倒了身子向着我說：

「你嚷，你嚷也來不及了呀！」

我就回答：

「好，右邊押三哥貝！」

「這也是我的。」皮毛匠吹着牛，可是結果他輸了。

做莊不能做三回以上，現在換到我來打人家的注了。而且，還贏了三哥貝，骨牌堆得山一般高。可是再輪到我做莊時，三回都輸了，把錢輸得乾乾淨淨。正在這時候，日禱完了，鐘聲響着，人們從禮拜堂裏走出來。

「家裏有沒有老婆？」皮毛匠這麼問着，伸手來抓我的頭髮；可是我把身子一躲就溜跑了。之後，我趕上了一個服裝挺漂亮的年青朋友，客客氣氣動問：

「你是領了聖餐的麼？」

「領了便怎樣？」他神氣活現的向我望望，反問了。

我請求他告訴我：聖餐是怎樣領法的；神父在那時候說了些什麼話；領聖餐的人要怎麼樣纔行。那傢伙總是像煞有介事的，用威嚇似的聲音向我呵叱：

「聖餐不去領，自己偷着玩吧？邪教徒。不，誰告訴你叫你師父剝你皮啦！」

我急着想回家去，存心會被盤問倒，給瞧破我沒領聖餐。

可是老婆子卻替我祝了福；以後又只問了一句話：

「你給管教堂的，多少蠟燭錢？」

「五哥貝。」我胡亂說。

「那末三哥貝做了酬勞，不是自己還剩七哥貝麼，呆子！」

……春天，天天換着新裝。一天比一天喧豔而動人，嫩草和白楊的新綠，散發着醉人的芳香。我真想跑

到曠野裏去，仰躺在暖洋洋的地面上，聽雲雀的啼聲。可是我正忙着收拾冬衣，放進衣箱裏；切煙葉子；拿拂帚拂拭家具；一天到晚，儘爲着那些跟自己全無需要的，不愉快的東西勞動。

就是得到閒空，也沒什麼好做。我們門前那條街道，又窄又陰溼，也沒有一個行人；要跑得遠些是不能的。院子裏邊，只有一些壞脾氣的疲憊的泥水匠，跟頭髮亂蓬蓬的廚娘和洗衣婦；每天晚上，他們舉行狗子一樣的結婚禮；這真是叫人難受的侮辱，我想，我還是變一個瞎子，眼不見爲淨。

我拿了藟子和彩紙，跑上屋頂樓裏，剪了各式各樣的紙花，飾在屋椽上邊。可是無論幹什麼，都叫人厭倦。什麼都叫我受不了，我想跑到一塊地方去，跑到人們不這麼貪睡，不這麼愛吵，不這麼喜歡對上帝訴苦，不這麼喜歡非難別人侮辱別人的地方去。

……復活節的禮拜六，美拉萊米爾聖母的奇蹟聖像，從奧蘭斯基修道院裏迎到城裏來。這聖像在這裏要纏留到六月半爲止，在教堂管下各櫃越家，舉行挨戶的訪問。

聖像迎到我們這裏來，是一個非禮拜日的早晨。我正在廚房裏擦銅器；年青的主婦慌張的在屋子裏叫了：

「快去開開外邊的大門，奧蘭斯基聖像纏到我們家裏來了。」

我就這麼醮醮髒髒的，手裏滿是擦銅油和磚頭粉，跑到底下去開了大門。年青的修道士，一隻手提着蠟燭，一隻手拿著香爐；瞧見我就低聲喃喃：

「大家都還沒起來麼，到這里來扶一扶……」

兩個修道士扛了沈重的神龕，走上狹窄的樓梯；我在神龕的一邊，用一雙龍鱗的手和肩頭，來幫他們扛扶。後邊是一羣修道士，拉着嗓子認乎其真的念着，踏着腳跟上來。

「至聖神母呀，請替我們求上帝……」

我感傷的帶着滿腔信心想：

「拿這麼笨的手扛聖像，聖母娘娘一定會罰我。我兩隻手一定會殘廢的……」

聖像放在屋子前邊一張用清淨墊子鋪着的椅子上。神龕兩旁站了兩個修道士，跟守衛的一般。這兩個人都很年青，紅品品的臉，像一對天使；眼睛亮閃閃，笑靨，披着很美麗的頭髮。

禱告舉行了。

「啊，無上的聖母呀！」大個子的老修道士大聲開始。他老用紅紅的指頭，去掠掠被漂亮的髮毛掩遮着的胖胖的耳朵。

「至聖神母，大慈大悲。」修道士唱了。

我非常喜歡聖母。據外祖母說，在地上種下了一切花，一切歡樂，一切善良美麗的東西，來安慰那些可憐的人的，就是這位聖母。於是，當輪到我去樂她手的時候，我也不管大人們怎樣攀法，只顫顫慄慄的在聖像臉上吻上親了吻。

不知是誰使勁一推，把我推到屋子角落裏；也不知什麼時候，修道士已扞了聖像，去我都沒有注意到。我只記得一點，一家人圍住了坐在地板上的我，懷着老大的恐懼和憂心——在互相商量着：這孩子會怎麼呢？

「總得去見神父談一談，神父是什麼都懂的。」主人說着然後並不兇的罵我：

「你真混蛋。這不是可以親嘴的，你難道這點兒都不曉得？……你還算迷過學堂麼……」

整整的幾天，我總覺一籌莫展，只好等待着責罰降臨。拿醜陋的手扶了神龕；攀手時，攀法又不對；這一定多少要受點災禍；不會太平過去的。

可是聖母好似已經饒恕了我出於真情的，無心的罪惡；就是她沒饒恕；那責罰也一定很輕微的；夾雜在那些好人給我的，日常責罰之間，竟使我全不覺得。

有時我故意撩撥老婆子，雖明知不大好，卻對她說了這樣的話：

「聖母娘娘好似忘掉罰我了……」

「什麼，你等着。」老婆子兇兇說：「馬上會到來的。」

……當我拿桃紅色茶葉包紙上翦下來的圓錫紙，樹葉子和其他所有的東西，裝飾着屋頂樓的屋椽的時候，隨意想到，就用禮拜堂讚美歌的譜子編起歌來，跟那卡本克人在街頭邊走邊唱的一樣：

手兒拿把扇，

坐在頂樓邊。

把紙兒翦斷……

好不甘心厭。

如果我是一條狗

隨便哪兒都可走；

可憐狂做一個人，

一天到晚挨罵聲；

規矩些，小畜生，

再要不老成，便要你的命！

老婆子望着我的手工，搖着頭輕輕一笑：

「你把廚房打扮得這樣子纔好呢……」

有一天，主人跑上屋頂樓來，見了我的成績，便感嘆的說：

「沛西可夫，你這小伙子有趣……你想做個要把戲的麼？我真聽你不透……」

他給了我一個大的當五的尼古拉哥貝。

我用細鐵絲做了絡子，把這個銅子，掛在雜亂的裝飾品中最亮眼的地方，跟一塊獎章什麼的一般。

可是過了一天再去聽，那銅子跟鐵絲絡子都不見了。我想，這一定是老婆子偷了去的。

五

這年春天，我畢竟逃跑了。有一天早上，上鋪子去買早茶用的麵包。鋪子裏的老闆，當我面跟老婆倆打架，拿一個秤錘子打了她的額角。她逃到街上跌倒了。街上立刻圍滿了人，把女的扛到四輪馬車上，送往醫院裏去。我跟濟車子後面跑；一會兒，就茫無目的的跑到伏爾迦河邊上，手裏還捏着二十哥貝。

春天的太陽，和愛的照着。伏爾迦河水漲得浩浩蕩蕩；大地顯得熱鬧而寬廣。回頭瞧瞧我過去的生活，真好像躲在壁洞裏的小老鼠。於是我決心不回主人家裏去了。克納維諾的外祖母那兒，也決計不去。——我沒有對她守約，沒有臉去見她；還有外祖父，見我倒了相回家，一定又會笑我的。

我在河邊上閒蕩了兩三天；那些好心的碼頭伙，送喫的給我；晚上就跟他們一起睡在碼頭上。不多幾時，其中有一個對我說了：

「小伙計，老在這兒閒蕩着，也不成呀。你到那條善良號輪船上去撞撞看；船裏正要一個洗碗的小伙子……」

我就去了。高個兒滿臉鬍子的廚司長，戴着頂沒有遮陽的黑綢帽子，楞着混沌沌的眼睛，從眼鏡裏邊望着我，慢吞吞說：

「一個月兩盧布；有護照沒有？」

我沒有什麼護照。廚司長想了一想就說：

「帶你媽來。」

我就跑到外祖母那兒去。她贊成我的主意，就說服了外祖父，到職業局去領了我的護照來。之後，她就同我一起到輪船裏。

「好。」廚司長對我們骨落的望了一眼，說：「到這邊來。」

他帶我到後艙。那兒有一個身材魁梧的廚司，白衣白帽子，坐在一張小桌子前，邊喝着茶，邊抽着粗大的雪茄。廚司長把我推到他旁邊：

「洗碗的。」

說着，馬上跑開。廚司擱了一聲鼻子，把黑鬍子一掀，望着廚司長背影說：

「只貪便宜，不管怎樣的傢伙都好……」

他又怒沖沖擡起藕短的鬚袋，睜着黑眼睛，站起身子，喘透了氣，就大聲說：

「你是什麼人？」

我聽了這傢伙就滿不中意。他雖全身穿着白，聽去依然很髒，指頭上長着硬毛，大耳朵孔裏也塞出幾根毛。

「想喫些東西。」我對他說。

他閃了一閃眼；那張猙獰的臉，馬上變得笑呵呵的。厚厚的，太陽燒紅了的兩頰，直拉到耳朵邊，露出粗大的馬牙齒；鬍子是軟軟的向下垂着。那模樣就變得像一個和氣的大塊頭婦人。

之後，他把自己玻璃杯裏的茶澀到船欄外邊，重新倒了一杯；又拿了潔白的法蘭西麵包和一大片香腸放在我面前：

「噢得飽點吧！有沒有爸媽？會不會偷東西？莫擔心，這裏的傢伙都是賊骨頭。我告訴你。」

他那說話的樣子就像狗叫。他那張肥大的刺得青青的臉上，鼻子四周跟網一樣糊滿紅筋，腫胖的紅鼻子，掛到鬍鬚上邊；下唇沈重的不高興似的垂着，口角上插着一枝煙，濛濛的冒着煙霧。他明明是剛洗了澡的。——身體上發散着白楊帶跟胡椒酒的氣味；太陽穴跟頸子滿流着汗，泛出油光來。

我把茶喝完了後，他放一盧布紙幣在我的手上：

「拿去買兩條圍裙。不，等一等，我去買了給你！」

他把白帽子拉一拉正，就搖擺着沈重的身體，舉起熊一樣的步伐，踏着甲板走去。

……夜，月光皓皓照着；漸漸向輪船左邊草原逝去。一條古老的紅色輪船，煙囪上顯出一條白圈；撥動着銀色的水面，悠悠的駛行着。黑黝黝的江岸，擦着船身；沈沈的影子落在水裏，靜悄悄移動過去。岸邊上，房舍的窗子，透出紅紅的燈光；村子裏透出歌聲，望得見姑娘們在跳着圓舞。她們那「Ainut」的叫聲，跟讚美歌的「Aulindya」一般響着……

輪船後邊，一條長長的鋼索，拖着一隻木船；船身也塗着赭紅。木船甲板上裝着鐵柵，裏邊是些判定了流放和懲役的囚徒。船頭哨兵的鎗刺，像燭火般閃爍。木船中人聲寂靜，灑滿月色。黑漆的鐵柵裏，模糊的望見圓滾滾的灰色的動物。這是囚徒們在眺望伏爾迺。水波也不像低泣，也不象痛哭，只像在那兒更唱。四周一切，都像是教堂式的；也像教堂中一般散溢着濃烈的油香。

我見了這木船，就記起小時候來。記起從亞斯脫拉罕到尼齊尼的旅路，母親的嚴肅的臉，和把我引進這個也可說樂，也可說苦的人生中，引進這個世界來的外祖母。一想起外祖母，就覺得一切討厭和苦惱都離我而去，變得有味而快樂；人們也都和善起來，叫人戀戀不捨了……

這美麗的良夜，這木船的模樣，使我深深感動，幾乎要掉下淚來。木船像一口棺材；在這浩淼的河面，在這暖夜的醉人的靜夜中，簡直是一種贅物。河岸起伏着，慢吞吞的線條，令人很覺快適——我想做一個好人，為大眾去謀福利。

我們輪上的人，有一種特別樣式；老老小小，男男女女，都有一種共同的地方。輪船行駛很慢，有要務的都去搭郵船了，只有那些並沒要事的舒暢的人們，纔聚集在我們的船上。他們一天到晚，儘喝儘喫，把很多的盆碟，刀叉，調羹弄髒。我的職務，便是洗這些盆碟，擦這些刀叉；從早上六點鐘到半夜為止，差不多都整整的忙不過來。下午二點到六點，晚上十點到半夜，工作比較少些。——這些時候，搭客們不喫東西，光喝茶，啤酒和伏特加酒。那時餐堂裏的侍役跟我那些上司，都有了空閒。近船口的桌上，廚司史墨如，他那助手約珂

夫·伊凡奴契，跟火夫馬克新，頭等艙裏管餐堂的賽爾該那些人，在喝着茶。這管餐堂的是個高顴骨，麻臉的駝子，水汪汪的眼。約珂夫·伊凡奴契，露着青獠獠的骷髏牙齒，跟哭一樣的笑，談着廢話。賽爾該青蛙樣的大嘴扯到耳朵邊；馬克新張着一對說不出是什麼顏色的峻嚴的眼望着他們，沈着臉一聲也不響。

「胡說什麼，亞細亞人，摩爾特准人！」有時偶然發出沈着的聲音的，是廚司。

這些人我聽了都討厭。肥胖的禿頭約珂夫·伊凡奴契，老是信口白舌講着女人。他那張蠢笨的臉，滿是淡青色的疤痕；一邊臉上，有一顆長着紅色硬毛的黑痣。他用手撚這些毛，弄成一枚針子似的。有時，輪船裏來了輕佻的女客，他就跟一個要飯的一樣，唯唯諾諾在一旁侍候；開出口來又柔和又有點可憐相。口角上冒出肥皂沫那樣的口沫，他伸出舌子尖來，咕嚕一舐。不知什麼道理，我總覺這樣的大胖子，將來一定會去當劊子手的。

「你要攬女人，必得有巧妙的手段。」他告訴賽爾該跟馬克新說。賽爾該跟馬克新倆，敲着兩顆，敲着臉，出神的聽着他講。

「這班混賬亞細亞人！」史墨如怒沖沖的大聲說。大模大樣站起來，對我發令：

「沛西珂，來！」

跑到自己艙室裏，他拿一本小小的皮面書給我，身子躺在靠冷氣間牆邊的帆布吊牀。

「念吧！」

我坐在通心麵的麵箱上，老實的念了起來：

「打扮着星紋裝服的烏娜勃拉克爾，表示他可以跟天國自由交通；能够把他們從愚塗和罪惡之中解放出來……」

史墨如在煙上燃了火，吐了一口青煙，便開口吼叫：

「賂賂！寫得真了不起……」

「坦露左邊的胸膛，正所以表示心地的潔白……」

「坦露的是誰？」

「沒有寫明。」

「大概是女人的胸膛……噓，儘這些弔兒浪當的傢伙。」

他閉住眼，兩手環在後腦下睡了。紙煙弔在嘴角上，冒着淡淡的輕煙。他拿舌子尖一撥，忽然胸底裏嗒嗒作響，大口抽吸了起來。一張大胖臉，滅進煙霧中了。有時我當他睡着了，停下不念，把這本討厭的書翻着瞧瞧——真是一本討厭書，叫人瞧了會發嘔。

可是他嚷着聲叫了：

「念啦！」

「那個可敬的回答着說：你瞧，我親愛的修惠里揚……」



「賽惠里揚吧……」

「寫着修惠里揚的呀。」

「啊這不行底下有詩你跳下去念吧。」

我就跳下去念：

愚笨的人們呀，你想知道我們的工穩？

你們這種弱者的眼睛，怎能難得分明！

就是天神們的歌聲，你們也不會聽清。

「等等。」史墨如說：「這是什麼詩！你拿書給我……」

他怒沖沖把厚厚的藍色書頁翻動着之後，又把這書塞進褥子底下。

「另外找一本來……」

可怪的是他那隻釘着鐵皮的黑箱子，裏邊裝着很多的書。荷馬遺訓，炮兵雜記，賽定，迦里公書，簡，密蟲，吳編驅除法，附患者療法。還有些沒頭沒腦的書。有時我把這些書拿出來，一本本把書名報給他聽。聽着我念，他叱罵的說：

「胡說白道，混賬東西……你迎頭打他幾下，他也不會明白什麼事的。什麼，格爾華西！這種東西怎麼會落到我手裏來的；格爾華西！烏姆勃拉克爾……」

儘是些怪話，陌生名字，記着很多，多得叫人討厭。我不知不覺拌着舌頭把它重覆念；我想說不定從聲音當中，會辨出意思來的。船窗外邊，江水正在熱鬧的歌號。這時候跑到後艙去，一定非常有趣；那邊滿堆着的貨箱中間，聚集着水手和火夫們，有的跟搭客打牌，有的唱歌，有的敘談有味的故事。同他們在一起，心裏滿舒服。邊聽聽他們簡單明瞭的話，邊望望加馬河邊岸，青銅樣的松樹，水退後草原上留下像小池沼樣的水潭；這些水潭像破碎的鏡片，映照着藍藍的天空；聽着這一些心裏真是舒暢。我們的輪船雖然離開了陸地，在向着遠方奔逃；但是在一天中倦怠清寂的時候，聽見從岸上飄來的鐘聲，就令人想起那些村子跟人們。在波浪上邊，顛蕩着，像麵包屑子似的，是漁船；啊，那邊的岸上透出一個小小的村子來了；孩子們在河中蹦蹦跳跳游水。像黃網羅一樣的砂地上，走着一個穿紅色褂子的農夫。遠遠的，從河中心望去，一切都顯得有味；一切都像小孩子的玩具一樣，又小巧又精緻。我想和善親切的向着岸上叫，向着岸上，同時也向着木船上。

這條紅沈沈的木船，引起我老大的興味。我會整整的一個鐘頭，眼都不眨一下，瞧望這條船伸着它那粗笨的船頭，衝破着濁流的模樣。輪船拖着這條船，恰像拖着一隻豬；拖索一弛，就打在水面上；一緊就落下許多水滴，把木船的鼻子拉緊。我非常想瞧瞧那些跟野獸一樣坐在鐵欄柵裏人們的臉；當他們在俯仰擺上陸的時候，我就走過木船的跳板去。從我身邊，走過幾十個蒼白怕人的人物，粗粗雜雜的腳步，夾雜着鏗鏘的聲響，彎腰屈背的駝着沈重的包裹。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俊的，醜的都有。一切人聽去完全是同一的模

樣，不同的地方只是服裝跟怪模怪樣的頭髮，不消說，這班人都是強盜，賊骨頭；可是外祖母曾給我講過許多好心的強盜。

史墨如的模樣，比誰都像一個惡漢。他像心痛似的望着木船，叫喚：

「啊啊，真傷心，真傷心！」

有一次我問他：

「別人都在殺人打劫，你爲什麼老這麼做做菜？」

「我哪做菜，我只是準備準備；做菜的是娘兒們呀。」說着就笑笑；想了一下又補添了說：「人跟人的差別，都在聰明不聰明。有的人聰明些，有的人不聰明；還有些人完全傻瓜。一個人想長得聰明，得多念點書，正當書也好，壞的魔道書也好，念得越多越好。他要把所有的書都念過，那纔能找到好書……」

他老是口頭禪似的，對我說：

「念書呀！念不懂，就念七遍；七遍再不懂，就念十二遍……」

史墨如對於船上的人，無論那個，就是對那不多作聲的廚司長也不例外，說起話來，總那麼粗聲粗氣的。他把下唇凸起，髭鬚向上翹着，重聲重氣說話，好似拿了石塊扔人。可是對於我，卻另眼相看；不過其間也含有一種令我害怕的地方。有時我擔心，這廚司說不定也跟外祖母妹子一樣，是個半瘋子。

有時他對我也這樣說：

「等會兒再念……」

於是就閉住眼，吹着鼍息，輸了好久。他大肚子一起一伏，滿是火燙疤的毛毯毯的手，跟死人的一樣交疊在胸口上，手指頭骨落骨落地動着，好似正用一副瞧不見的編針，編着瞧不見的襪子。

突然，又嚕囉了起來：

「對啦，你這小孩子頗有一點聰明；另找生路去，別待在這種地方！老天給人聰明，有時很慳吝，有時很慷慨。如果大家一樣聰明，那多好，可是辦不到……有的人會懂，有的人不會懂；還有些人壓根兒就想懂都沒想過！」

要說的話說完，他就把自己在軍隊裏的生活講給我聽。這叫我聽得莫名其妙，也沒一點味兒。他講得沒頭沒腦，東一搭，西一搭，隨便想到就講：

「團長把那兵士叫來，問他中尉對他怎麼說？那兵就老實一五一十報告了。當兵的可不能撒謊。可是那中尉，像釘住牆壁一樣釘住着他；不一會兒，別轉了臉，把腦袋低倒了。可是……」

廚頭發起火來，吐着青煙似的喘息，高聲說：

「說得說不得，我哪知道呢？後來那中尉在要塞裏禁閉了起來。於是中尉的母親……啊，天哪……她這麼說。可是我那時是什麼都沒學過的傢伙，有什麼辦法呢……」

好熱的天。四周一切輕輕的搖晃着，轟隆隆着。船艙的鐵板外邊，響着水聲跟輪船外輪的聲音。圓窗邊，河

水形成一條條廣闊的條紋，滔滔流着。遠遠望見一帶草原，零零落落站立着一些樹木。耳朵習慣了一切聲音——覺得四周很是靜寂。只聽見水手們在船頭邊，像哭似的喚着：

「七個。七個……」

我什麼事都不想去參加；也不想聽，也不想工作。只想躲到什麼隱蔽的地方，聞不到廚房裏的油膩和熱香；悠悠的眺望這疲乏的生活之水流，潺潺的流去。

「念書呀！廚頭熱刺刺的命令着我。」

連各等艙室管理餐食的人，都害怕他；還有那個不大作聲的，像梭子魚似的食堂管理，也好像有點怕他。

「嘿，豬獠！」他呵叱那些食堂裏的僕傭。

「到這邊來，賊胚！亞細亞人……烏姆勃拉克爾……」

水手火夫們跟他接觸的時候，總是恭敬的看他的顏色。他把肉湯遞給他們，再給添上牛肉的時候，就問他們家鄉情形，家人狀況。那些滿身脂肪，像火煎過一樣的白俄羅斯火夫，在輪船上算是品級最低的大家異口同聲的叫他們——脚夫。

「脚夫，脚夫滾到岸上去。」他們被大家這麼的打趣。

有時更黑如聽到了，就怒得滿臉發了老紅，向火夫中的一個發作：

「爲什麼人家欺侮你，你倒滿不在乎，傻瓜！不管他是大俄羅斯人什麼的，你搗去就得啦！」

有一次，那個性情很好，只是喜歡捉弄人的水手頭目，對他說：

「腳夫跟小丑，是同心一志的！」

廚頭聽了這話，馬上兩手抓住了他胸口和腰帶，一舉舉到頭頂上，邊兒晃着，邊兒問：

「怎麼樣，把你摔個稀爛！」

這種吵架是常有的。有時候扭打起來。可是史墨如從沒挨過揍；他有一副牛氣力，而且，船主的老婆很瞧得起他，有點事情常常跟他來商量。船主的老婆是個高大個子，臉孔跟男子一般，頭髮翳得像一個孩子。史墨如喝伏特加酒喝得很兇，可是他從來不醉倒。一早上就在那兒喝，一瓶酒四次就喝光；以後，一直到晚上爲止，就另外喝啤酒。他的臉喝得漸漸變成褐色；一對黑眼睛漸漸大起來，好似喫驚一樣。

傍晚時候，他常常把那碩大的白色的身子，占住了艙口，憂鬱的眺望着流動的遠景，好久好久一聲不作的坐着。那種時候，大家特別害怕他。可是，我反而有點可憐他。

約珂夫·伊凡奴契從廚房裏走出來；汗氣騰騰滿臉發着老紅；搔搔禿頭皮站了一下，馬上招着手叫他進去。或是離得遠遠的對他說：

「魚不大新鮮。」

「那麼醜了吧……」

「可是客人要起魚湯，燒魚夾，怎麼辦呢？」

「做就得；讓他們喫。」

有時我下了決心，走近他身邊去。他鄭重的向着我望：

「什麼？」

「沒有什麼？」

「那末，好……」

可是我終竟問了他：

「你這人很和氣，幹麼人家都怕你？」

他跟我豫期相反，並不動怒。

「我只有對你纔和氣囉。」

說着，立刻又叮嚀的補添着說：

「不過，老實說呢，我確是打算跟誰都和和氣氣的，只是表面上不露出來吧了。這是不能讓人聽明白的，讓人聽明白了，就會喫虧。人這東西，跟爬上泥沼地的高堆上邊一樣，他會爬上和氣人的頭頂上……而且把你踏倒好，啤酒拿來……」

一杯又一杯喝完了一瓶，他就把髭鬚紙紙；又說：

「你再大一點我要教你各種事情我有許多值得教人的東西。我可不是個混蛋……好，你念書。書本中無論什麼重要的知識都有。書正是個好東西！怎麼樣，你喝啤酒不喝？」

「我不愛喝。」

「好好。不喝很好。喝醉了不會有好事的。伏特加是惡魔送出來的。我假如是一個富翁，我一定送你去念書。一個人沒有學問，就跟一條牛沒有分別；不是帶上韁架，便是給人殺肉喫。可是自己還只是搖搖尾巴，什麼也不管……」

船主太太借了一本果戈理給他。我念了這本可怕的復仇，心裏非常滿意。可是史墨如卻怒吼說：

「沒有意思，架空的故事呀。別看了，還有別的書……」

他從我手裏奪去了書，跑到船主太太那兒，又另外拿了一本來，不大高興地說：

「你念這本，叫塔拉思……○什麼的，呵，你瞧了就知道。說是一本頂括括的好書……誰道好是那個女人道好呀。叫我看來，也許不成東西，對不對？那女人把頭髮剪了，要是剪到耳朵邊為止，多好！」

一會兒，念到塔拉思向奧思泰挑戰的一段，廚頭就捧着肚子大笑起來。

「對啦，對啦！你雖聰明，我有氣力，書裏真是寫得各色都有那班駱駝……」

他很熱心的聽着，可是不時的表示不滿：

◎果戈理的小說塔拉思·布爾巴

「果然沒得意，一刀下去，怎能從肩頭劈到腰邊？簡直胡說！把一個人挑在鎗尖上，也是胡說——鎗還不會斷麼！我是當過兵的……」

安特萊的倒戈，又引起他的憤慨。

「好個不要臉的傢伙！還不是爲了女人，呸……」

可是一念到塔拉思殺兒子的地方，他就兩脚坐在牀外，兩手伏在弔牀上，仆着身子哭起來。——兩條眼淚輕輕的掛在頰上，滴到船板上。他噙着鼻子喃喃：

「啊啊，天啦……啊啊，天啦……」

於是望着我叫：

「快，快念下去，賤骨頭！」

他又哭了；到了奧思泰普快將死，叫着「爸爸，你聽我說麼？」的時候，他哭得更厲害，更傷心了。

「一切都完結啦。」史墨如哽咽着說：「都……都完結了麼？啊啊，真叫人受不了！人這東西真是各式各樣都有；誰想還有塔拉思那樣的人對啦，像這樣的人，正是一個抵得一萬個……」

他從我手裏拿去了書，呆呆的注視着；眼淚滴在書面上。

「好書！一本出色的書！」

後來，兩人又一起念撒克遜劫後英雄略——李卻特·普蘭泰該內志又非常中了史墨如底意。

「這是一位真正的皇帝」他好似對我說了；可是在我聽來，這本書實在沒有多大味道。原來我們倆趣味是不相投的，我所醉心的是託馬斯·猶內斯故事，孤兒湯姆·瓊斯小史等等舊的翻譯小說。可是史墨如不贊成：

「沒有意思！這種託馬斯要它幹麼？不會有什麼用處。還有很多別的書……」

有一天，我說我知道還有別的書；這是一種祕密的禁書，必須半夜裏躲在地下室裏讀。

他睜大了眼，滿身漲足了氣力，說：

「啊，什麼？你胡說些什麼？」

「不是胡說。在教堂裏行懺悔禮的時候，神父伯伯問過我那種書；而且以前也聽見過人家邊哭著，邊念……」

廚頭狐疑的釘住我的臉問：

「你說哭的是誰？」

「哭的是那個聽着的女子；另外還有一個女子害怕得逃跑了……」

「嘿，去洗一個臉來。莫再說昏話。」說着，他慢慢閉下眼皮；沈默了一會，又喃喃起來：

「這個當然什麼地方都有……這種祕密書。當然不會沒有……像我這麼年紀，自不會去看這種東西；而且我的性子又是……可是，總之……」

他滔滔雄辯了有整整一個鐘頭……

不知不覺的念慣了書，我變得一卷在手，其樂陶陶了。書上所談的，都清快有味，跟實際生活相去甚遠。而實際生活方面，卻愈來愈受不了了。

史墨如也念出了神，不管我在幹活，老是拉了我去。

「沛西珂，來念吧。」

「還有許多髒盆子要洗呀。」

「你叫馬克新洗啦。」

他胡亂命令火夫幹我的事，火夫就氣憤，把玻璃杯搗破。廚司長對我低聲警告：

「這麼下去，你會滾蛋呀。」

有一天，馬克新故意拿幾隻玻璃杯放在裝污水倒茶腳的桶裏。我把污水潑在船欄外，那些玻璃杯子一起飛到水裏去了。

「這是我不好，」史墨如對廚司長說：「你記在我帳上吧。」

餐室裏那班傢伙，拿一副怪眼睛瞧我，對我說：

「喂，書童！你一個月拿多少薪水？」

而且沒有必要的，故意把盆子弄髒些，讓我忙不過來。於是，我就覺得這樣是不會攪出好結果來的；果

然，我的推想不幸而中。

有一天傍晚，從某處一個小碼頭上，上來了兩個女客。一個是紅臉的婦人，另外一個裹着黃頭巾，穿一件緋紅上褂，還是個姑娘。她倆都喝醉了。婦人很輕佻的跟大家打招呼，說起話來，跟教堂管堂人一樣，應該發A音的地方卻發做O音。

「各位，對不起，我剛纔喝多了一點酒。實在是爲了剛上堂判清了官司，心事放寬了；心頭一高興，就胡亂喝醉了……」

姑娘笑着，擡起圓溜溜的眼向大家望。但一會兒又向那婦人撞了一下說：

「唉，走開去呀，真討厭，走開去呀……」

她們找定了二等艙旁邊的艙位。那兒恰正是約珂夫·伊凡奴契和賽爾該他們寢室的對面。一會兒婦人不知躲到哪裡去了，賽爾該就跑到那姑娘地方來，癡心夢想的張開着青蛙嘴。

那晚上我把活幹完，正打算在桌子上睡覺，賽爾該跑來拉起我的手：

「來來來，今晚上請你做新郎……」

他喝醉着，我想把手縮回來；他打起我來：

「叫你來呀！」

這其間馬克新跑進來；他也醉着。他們兩個就拖了我，走過甲板，帶我來到客鋪邊的自己寢室裏。不料

有一個大個子霸守在寢室門口，那正是史墨如。被抓在兩邊門枋上的，是約珂夫·伊凡奴契。另外一邊，那姑娘正用拳頭打他背脊，氣急吼吼喚叫：

「跑開呀，啣……」

史墨如從賽爾該和馬克新手裏奪下了我，馬上抓住他們的頭髮，拿兩個腦袋碰撞了一下使勁兒一推。——兩個人都跌倒了。

「亞細亞人！他對約珂夫罵着。之後，就把門砰的一聲，直對他那鼻梁上推去。又把我一推，大聲地說：「走開！」

我就跑到船後艙去。這是一個陰暗的晚上，河面完全漆黑。船尾後邊泛起兩道灰白的水紋，向眼請望不見的兩岸邊，分流開去。木船在這兩道水紋間，顯出一點殷紅的燈火，一回兒右，一回兒左；什麼東西也照不見。有時不意的在河彎處遮隱了。眼睛裏見不到這光，就覺得更暗，更空洞。

廚司跑來，坐在我旁邊，氣呼呼喘着，在煙上燃了火。

「他們是不是拉你到那女人地方去？不要臉的臭傢伙！我聽得明明白白，他們在那里吊膀子……」

「那你把那姑娘救出了麼？」

「救這種女人？」他就破口罵那女子；接着用隆重的口氣說下去：「總而言之，統統是下流胚子。說起船上，簡直比村子裏更不行。你在村子裏待過沒有？」

「沒有。」

「村子裏簡直不行。尤其是在冬天……」

他把煙屁股投到船欄外邊，沈默了一息，又開口了：

「你老待在這羣豬羶當中，會什麼都完的。我替你傷心；我也傷心他們，有時我覺得我不知要怎樣做纔好……有時我想跑到他們身邊去問問他們的真心，喂，你們這班傢伙，到底在幹什麼？你們都是瞎子嗎？
傻駱駝……」

輪船長聲尖叫起來，拖索在水面上拍打了一下。濃濃的黑暗中一粒燈火閃爍，標出了碼頭的所在。又有許多燈火，從黑暗中現了出來。

「柏納·波爾了。」廚司喃喃說：「這裏有一條柏納亞河。我在這裏認識一個兵工委員潘可夫，還有一個當書記官的柴帕亨……好，咱倆上岸去瞧瞧……」

加馬地方的一些大個兒婦人，跟姑娘們，用長長的竹格子裝着木柴，從岸邊擡來。肩頭上掛着挽帶，身子向前仆着，動着有彈性的脚步，把那些半沙動長的木柴幹子，一扛一扛擡到火夫艙裏：

「啊嘿……嘿！」

這麼喊着，就投進一個暗黑黑的窟窿裏。

當她們擡了木柴來的時候，水手們就動手動脚摸奶子，捏手脚；女的尖聲叫喚，向男子唾吐。到回去的時候，把空絡子向外擋着，防禦男子們來抓摸。這種光景，我每一次航路上都聽見，已不祇靠十次。每個裝木柴的碼頭上，都有這樣的情形。

不知怎的，我好似覺得自己像一個老頭子。在這船上已經待了多年，明天會有什麼事；一禮拜後會發生什麼；到秋天，到明年，會發生什麼；好似統統都明白。

天亮起來了。比碼頭高一點的砂崖上，已聽得清鬱森森的松林，那班女的向崖邊樹林邊進去了。笑着，唱着帶低音的歌。因為她們都背着長長的竹絡子，望去像一隊兵。

我想哭，淚在我底胸口沸騰；心好似在那中間煮，覺得有點痛。

但是哭起來太難為情，我就幫水手勃略亨洗船甲板。

這勃略亨是個不引人注意的漢子。全個身子顯得萎縮而黯淡；老是躲在角落裏，蒙着炯炯的小眼睛。「我的真姓，並不我勃略亨……因我娘過的是淫蕩生活，所以弄了這樣一個姓。還有一個妹子，也跟我一樣。唉，兩個人都遭了一樣的命運。嘿，朋友，對我們，命運是一隻鐵錘；你要往那兒去……可是……辦不到……」

現在他一邊拿拖帚擦着地，一邊偷偷對我說：

「你見了沒有，他們對女子幹那些惡作劇？可是，真是這句活！一梗活樹，煨久了，也一樣發火的。我最恨

這把戲，我不會去學他們樣的。我如果是一個女子，我一定要投進黑暗的深淵裏自殺。這麼，就可以定心到基督身邊去……可是待在這種地方，就是你不想法也會把你燒上的。世界上有一種人，這辦法其實並不壞，你聽見過關人沒有？天底下真也有聰明人，他們不會幹錯事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一切累贅拋棄，只向一條路上去用功，為上帝服役……」

船主太太從我們身邊走過；因為甲板上滿是水，她高高的舉起了裙子。她總是起得很早；高聲聲的身段；永是無墨無癡的和氣的臉……我真想跟着她上去，從心底裏發出請求來：

「對我談幾句話吧，對我談幾句話吧……」

輪船慢吞吞離開了碼頭。勃略亨就畫了一個十字，說：

「好，船又開起來了……」

六

船到薩拉普爾，馬克新上岸走了。——默默的走，不向誰打招呼，扮着臉，滿不在乎地。那婦人高興的笑，跟在他的後面；再後面，是那個姑娘，衣冠不正，眼臉紅腫的跟着走去。船上賽爾該在船主室門口跪了好久，吻着門上的板；在這板上叩着頭，叫喚着說：

「饒恕我吧，並不是我的過錯，統是馬克新不好……」

水手，僕歐跟一部分的乘客，都知道他話轟不住，但是還勉勵他。

「對，你這辦法不錯，——船主一定原諒你！」

船主把他趕開，一脚踢去，賽爾該摔了一個跟斗，雖然如此，究竟是得了饒恕。於是賽爾該馬上走向甲板，像狗一般分辨着別人的眼色，送茶具去了。

從岸上雇來了一個當過兵的維特加人，補馬克新的缺。這是一個骨格粗齒的人，小鬚發，紅眼。廚司的助手，剛來就叫他去殺雞。那當兵的殺了兩隻，其餘的，不小心都放出甲板上；被搭客一趕，有三隻飛到船欄外邊去了。那當兵的就坐在廚房旁邊木柴堆上，低低哭了起來。

「什麼事，傻瓜？」史墨如詫異的向他問了：「當兵的人還哭麼？」

「我是後方的留守兵呀。」那當兵的輕輕說。

也算他倒楣；三十分鐘之後，船上的人聽到了這回事，統統大笑起來。其中又有特別道地，跑到他身邊來的，當面訂着他瞧了一會，問：

「就是他？」

說着，便侮辱的捧着肚子哈哈的笑得搖頭擺腦。當兵的假裝拿袖子遮臉孔，其實他正用着這舊印花布褂子的袖口，拭臉上的眼淚。可是沒多一會兒，他那紅眼睛裏就充滿了怒氣，用着鴿子一般快口的維特加話開出口來：

「怎哈，在我面前眼烏珠突突！你家要我把來撕爛哈！」

這腔調便觀衆更加樂了。有的拿指頭去觸他，有的扯他褂子，有的拉他圍裙；簡直跟捉弄山羊般捉弄他。一直捉弄到喫午飯的時候。午飯後再遇見他，不知那個把檸檬皮囊在木勺柄裏，吊在他背後圍裙帶上。那當兵的一走動，木勺就跳舞起來，鬧得大家開堂大笑。可是他不知道人家爲什麼要笑，就跟一隻落了籠子的老鼠一般，只是怒氣騰騰。

史墨如不作聲，板着臉凝注着他的動靜。廚司這一種臉色，有點像女人。

我同情起這當兵的來，便問廚司：

「我把木勺子告訴他好麼？」

他默默點頭。

我把大家笑他的原因告訴他，他馬上摸到這木勺，抓下來向地上一摔，拿腳底去踏。突然，撲過身來抓我的頭髮；我們就扭打了起來；這使看客們大火滿意，馬上把我們圍住。

史墨如推開看客，把我們拉散了。打了我一個耳光，又去扯當兵的耳朵。大家見那小傢伙在廚司手底下提腦袋，亂跳亂闖；就快活得也不樂乎，喝采的喝采，吹哨的吹哨，頓腳的頓腳；統統都笑倒了。

「留守兵萬歲！來一個野蟲攻，攻到廚司肚子裏去！」

瞧着那班傢伙這麼瞎吵鬧，我恨不得拿條大木棍，向他們劈頭劈腦打過去。

史墨如放了那當兵的，把兩手疊在身後，擺着一條胖豬似的架勢，對那些看客，露出了猙獰的牙齒：「回去回去！你們這班混蛋的亞細亞人……！」

那當兵的又向我衝過來。可是史墨如一隻手把他抱住，抱到艙口那邊，汲了一桶水，把他那瘦小的身子玩一個布傀儡似的，轉旋着，拿水沖他的頭。

水手，水手頭目，大副，都跑上去了，馬上，人又擠了一大堆。比誰都高一腦袋的廚司長，也默默的站在那裏。

當兵的坐在廚房邊木柴堆上，兩手發着抖，脫去了靴子，開始絞起裹腿帶來。裹腿帶其實並沒有溼；可是他那疏稀的頭髮上，卻滴着水珠。這又使看客們樂了起來。

「無論如何，」當兵的發出又尖又細的聲音：「我要跟這小鬼拚命！」

史墨如一手搭在我底肩膀上，對大副不知說了些什麼。水手把看客們趕散了。一忽兒，大家都散開了，廚司就向當兵的問：

「你到底要怎麼樣呢？」

當兵的用毒毒的眼光向我睨着，身子古怪的發着抖，沒有回答問話。

「振作點，歇斯志里！」史墨如說。

當兵的回答了：

「說啥子？我正要問你們這話哈。」

我定神一瞧，廚司似乎有點子發氣了。胖臉癢了一癢，立刻呸的吐了一口口水，就帶了我走開。我繼續裏糊塗跟着他走，還連連回頭望那當兵的。現在，史墨如悽喪的喃喃：

「你去同情，同情得多好！真是……」

賽爾該追上我們，不知怎的，悄悄的說：

「那傢伙在想自殺呀！」

「哪兒？」史墨如叫着，又跑過去了。

當兵的正站在僕歐室門口，兩手捧着一把很大的刀子。這把刀子是用來砍雞頭，劈引火柴的，鈍得要命，刀口已缺得跟鋸子一樣。僕歐室前面圍住了觀衆，在觀望這個頭髮溼淋淋的滑稽小伙子。他那黧臉跟冬天一般發抖，嘴呆呆張着，嘴脣跳動，嗚嗚着念：

「統統是殺人痞子……殺人痞子……」

我不知爬在一個什麼東西的頂上，從大家頭頂看見很多的臉。大家都噤着臉出聲笑；互相談論：

「你瞧，你瞧……」

他用乾枯的孩子一般的手，把褂子底下拖出的下擺，塞進褲腰裏去；站在我身邊的一個小白臉，抽了一口氣說：

「你聽他口口聲聲要自殺，心裏還在關心繩椅子哩……」

大家又笑了起來。沒有人當他真會自殺的。我也覺得他不會真自殺的。可是史墨如向他投了一眼，就挺着肚子把別人擠開，嘴裏呵喝着：

「跑開，跑開，混蛋！」

他把一大羣人都喊作混蛋。立刻又闖進擠成一堆人羣裏，向着他們叫：

「叫你滾還不滾，混蛋！」

那模樣真是滑稽；他望着一大羣人，卻用着對一個人的口氣叫喚。可是也許他這種叫法確有道理，從今天早上以來，所有的人，好似變成了一個大混蛋。

他把一羣人趕散，跑到當兵的身邊，伸出了手：

「把刀子拿來……」

「怎麼樣。」當兵的把刀尖向前突着，這麼說了。廚司把刀子交給我，推着當兵的走進艙間裏去：

「好好兒睡一下吧？真是什麼話？」

當兵的在吊牀上默然坐下。

「拿點什麼喫食和一些伏特加來，你喝伏特卡嗎？」

「稍微……」

「只是，你要再找那孩子，我可不答應。給你開玩笑的並不是他；明白了沒有？並不是他呀……」

「可是，爲什麼大家統統欺侮我？」當兵的低聲問。

史墨如沒有立刻作答；等了忽兒，好似沒辦法的說：

「唔，這個，我也不明白。」

他邊帶着我往廚房間走，邊在嘴裏喃喃：

「什麼道理，這樣欺侮老實人！所以囉，伙計，人欺人會欺瘋的……跟臭蟲一樣，叮住了你，叫你怎麼受得了，不，哪是臭蟲，簡直比臭蟲還兇……」

後來，我拿了麵包和肉到當兵的那兒去，他正坐在吊牀上，身體前仰後合地動，跟女人般嗚咽低泣。我把盆子放在桌上說：

「喫呀……」

「把門帶上。」

「門帶上不暗了麼？」

「不帶上他們又會找來……」

我走了。這當兵的真是個討厭傢伙，決不會引起同情心去憐憫他。真糟——外祖母老這麼對我說：「你須要憐憫別人。大家都是不幸的，大家都在受苦……」

「拿去了麼？」廚司向我問：「他怎樣？」

「在哭。」

「傻蛋！什麼當過兵的？」

「這傢伙一點不覺得可憐。」

「什麼？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對人應該憐憫，可是……」

史墨如把我的手拖過去，懇切的說：

「胡亂去憐憫人當然不能夠，但是說謊也不好；懂了沒有？你還不慣把事情調度得好，還得好好兒留

意囉……」

說着，把我推開，很傷心的補充了一句：

「這種地方，可不是你住的，啊，抽枝煙吧……」

搭客們捉弄那個當兵的，聽見史墨如扯他耳朵高興得不亦樂乎；在這種行爲中，我感覺一種不可名狀的侮辱的鬱憤；對他們的行爲引起老人的懊惱，感到深刻的憂鬱。爲什麼這種討厭的事情，這種痛心的事情，會使他們感到這樣快樂呢？什麼東西使他們這樣高興呢？

我再去聽他們，已經重新坐在那低低的篷帳底下，鑼的鑼，唱的唱，喫的喫，打牌的打牌，親親切切，正正

經談着話，瞧着河面的流水；那模樣好似一個鐘頭前吹哨，張威助勢的，並不是他們。他們統統是照舊靜默，懶森森的。他們一天到晚，跟游蕩在太陽光中的小蟲和塵埃一樣，在船上蕩來蕩去。每到一個碼頭，就有數十個人的一夥兒，湧上跳板頂，邊兒畫十字，邊兒走上岸去。從碼頭那邊，就有差不多數目的人，迎着他們跑過來；每個人都背着沈重的包裹和旅箱，把背脊壓得彎彎的；連穿着的衣服都相同……

這種一定的搭客的交代，也沒給船上的生活，引起怎樣的變化。那班新來的搭客，也說着上岸去的搭客說過的完全同樣的話：田地啦，事務啦，上帝啦，女人啦。

「忍耐點吧，一切都由老天安排定的。啊，做人頂要緊是能忍耐！沒有另外法子的，一切是命運……」聽了這種話，叫人不痛快，生氣。我決不忍受別人的污辱，我更不願忍耐那種惡意的，不正當的侮辱人的行爲。我相信，我也感覺我是不能受這種侮辱的人。就是那當兵的，也何嘗不跟我一樣呢。不，他也許願意更進一步來逗弄人家……

馬克新給船上開除了，——他是一個很正直的善良的青年；可是下流的賽爾該卻給留下來了。一切統統是倒行逆施。但是那些人們，把人家捉弄得差不多發狂，爲什麼給水手呵叱起來，就唯唯諾諾？爲什麼人家罵得那麼兇，他們卻滿不在乎呢？

「幹麼大家都擠在船邊上？」水手頭目，把一雙美而惡毒的眼睛睜得細細兒的，大聲呵斥：「船會側的呢。跑開，跑開，畜生……」

這班畜生就服服帖帖擠到另外的一邊去。於是他們又跟綿羊一般，給人家從那邊趕走。

「一班沒辦法的傢伙……」

暑熱的晚上，曬了一整天太陽的鐵皮篷帳下，熱得難受。搭客們就跟油鯨鯨一般在甲板上亂跑，跑到哪兒就躺倒哪兒。船一靠碼頭，水手們就用腳踢他們起來：

「喂喂，當路口躺着不行呀！到自己鋪位上去……」

他們爬起來，滿睡朦朧的向人家推他走的方向走去。

水手們其實也跟他們差不多，不同的只是服裝。可是更神氣活現些，跟巡警一般指揮他們。

對於這班人，第一使你留意到的，那便是他們是多們溫和，懦怯，順從得令人可憐。可是，同時一突破這順從的範圍，便會爆發出慘厲的，狂亂的，而且大半是不快之極的狂暴，實在叫人料想不到，叫人感到駭怕。那些人好像不知道輪船把自己裝到哪里去；也好像無論在哪兒上岸都可以。他們就是在什麼地方上了岸，也只休息一會兒，又重新跳上這條或別條的船，開始向什麼地方飄泊去了。他們都好似無家可歸的流浪人，好像都跟陸地沒有緣分。因此，他們就統統跟傻瓜一般懦怯。

有一天半夜過後，忽然爆發了大砲一般的聲音，不知機器哪部分炸破了。甲板上包圍了滾滾的蒸氣，蒸氣從機器間裏濃濃的冒出來，瀰漫了所有的空隙，只聽見有人刺耳的大叫，可瞧不見人影子：

「迦里羅，把鐸鐵拿來，還有防火布……」

我睡在機器間靠近洗碗櫃上。當爆炸和震動聲把我驚醒的時候，甲板上顯出死一般的靜寂，只有從機器間噓噓吹出熱騰騰的蒸氣，和不時槌頭丁丁的聲音。可是過了一分鐘之後，甲板上的搭客頓時發出各色各樣的聲音，號的號，叫的叫，充滿了恐怖。

在白塗塗的霧氣中——這其間已漸漸淡了——披散着長髮的女子，跟頭髮亂蓬蓬的，眼睛張得碗口來大的男子，互相蹂躪着，亂跳亂跑；每個人背起包袋，囊橐和箱籠，跌交的跌交，打滾的打滾，嘴裏胡亂叫着上帝，尼古拉聖人的名字，急着向什麼地方跑去；而且互相衝撞。這是一個慘厲的，同時也是好笑的情景，我就跟在他們後邊瞧他們的把戲。

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驚慌，但我立刻明白是他們的誤會。輪船依然照原來的速度行駛着。船右邊，很近的望見割草人的篝火。夜是那樣明潔，滿月高高懸着。

但是甲板上那些人卻越鬧越兇。連二等艙三等艙的客人都跳出來了。有一個人把身子一躍，就跳到船欄外邊去，接着又是一個，又是一個。兩個農民和一個修道士，拿大木棍把釘死在甲板上的長椅子打下來；把一大籠雞從後艙投到水裏去。甲板中心船主室扶梯邊，跪着一個人，對許多跑過去的人行禮；嘴裏狼一般吼叫：

「諸位正教徒，我是罪孽深重的……」

「救命船，放救命船！」一個胖大紳士，單穿一條長管褲子，連褂子也沒披，在大聲叫喚；還捏緊了拳頭。

往自己胸口儘打。

水手們跑過來，扭住他們的領口，向甲板上一推。這時候，史墨如悠然跑來；他在睡衣外邊披上一件外套；他大聲向眾人曉諭。

「啊，啊，不怕難爲情麼？昏了頭麼？給泊着岸啊！這一邊便是岸，跳進水裏去的那些傻瓜，已經給割草的救起了。噫，你們聽那不是麼。聽見了沒有，那邊兩隻艇子！」

接着，他捏緊拳頭，望三等艙客的腦袋打去。他們跟袋子似的，默默在甲板上跌倒。

吵鬧還沒有完全彈壓靜，一個穿外套的婦人，手裏拿着一柄調羹，向史墨如衝來；拿調羹在他鼻子尖上搥動，嘴裏叫喚：

「這可太豈有此理啦！」

一個落湯老鼠似的神士，邊嚼着自己的鬚髯，邊攔着那婦人；忽然好似動了肝火：

「你莫管他，那種缺木頭……」

史墨如撇開兩手，詫異的睜着。他問我：

「這，這什麼一會事？他要把我怎樣？任他怎樣都可以；可是那個婦人，我連面都不識呀……」

還有一個農民，邊淌着鼻血，邊叫喚：

「真討厭，這班傢伙簡直是土匪……」

一個夏天，我在船上遇到了兩次驚慌，兩次都不是真正遇險；只是心裏害怕，恐防有什麼危險，就這麼驚鬧起來。第三次船客們捉到了兩個扒手——其中一個扮作朝山進香的裝束——他們就不給水手知道，把這兩個人是足足私刑了一個鐘頭。後來水手把扒手奪去，許多人就罵水手。

「賊骨頭庇護扒兒手，再平常也沒有！」

「自己喜歡偷摸，對扒手自然賣情面。」

那兩個扒手給打得幾乎人事不省。等到了一個碼頭交給警察手裏的時候，他們已經身子都不會站直了……

此外，叫人弄得瘋瘋顛顛的事情，還有很多。眼睜睜瞧着，也聽不懂他們是一種什麼樣的人。他們是好人麼，是壞人麼，是愛好和平的麼，是歡喜挑釁的麼？為什麼這樣殘酷，存着狠惡的心腸，從來不知滿足呢？為什麼又這樣沒生沒氣，溫和，柔順呢？

我把這難題去問廚司；他只是噴着濃濃的煙霧圍住了自己的臉孔，氣惱騰騰說：

「你倒老喜歡找這種怪題目來尋根掘柢！人是各色都有的……有聰明的，也有傻瓜。啊，你還是念念書，不要這麼嘮嘮嘴。凡是正當的書，是什麼都寫着有……」

他討厭教會書，聖賢傳之類。

「什麼東西，這種書是神父跟他兒子的讀物呀……」

我想送他一本書，他一定高興，在喀山碼頭上，我破費了五戈貝買了一本兵士，教彼得大帝傳說，但那時候他恰喝醉了酒，心裏滿不高興，我就躊躇了沒送他，自己先念起來。這傳說使我大為滿意，一切都單純，容易懂，有趣味而且明快，我愛這本書，我先生一定會歡喜。

可是我拿了那本書去送他，他默不作聲，一把團在手裏，搓成一團，望船欄外邊扔的丟了出去。
「你找來的書，就是這種貨色，傻瓜！」他板起了臉：「我教你好比教一隻狗，你還要偷我的鳥兒喫麼？」
他把一隻腳在地上踩着，叫喚了起來：

「你道這是什麼書？什麼不上品的書我都念過！你道那本書裏寫的什麼，你當真的麼？你說你說！」
「我不知道。」

「那我就告訴你：一個人把腦袋砍下了，身體從斷頭臺上倒下來；這時候，還有什麼人再爬到草堆上去。就是一個當兵的，也不至於這樣！一定把這草地放一蓬火，那就完了！你懂了沒有？」

「懂了。」

「懂了就好！彼得大帝的事我知道。可是這書裏寫的，其實並沒有得啦，你走開去吧……」

我認爲廚司的話是對的。可是我依然喜歡那本書。後來又買了一本來，重新一念，真奇怪，果然我聽出那書不好的地方來了。從此我更加佩服他，更注意，更信賴的接受他的教訓了。他也不知什麼緣故，常常而且很感慨的說：

「啊，要怎麼樣教育你纔好呢！這地方，可不是你應該待着的……」

我也覺到這兒不該留。賽爾該老幹出不漂亮的把戲給我瞧。他從我桌子上拿去茶具，瞞着廚司長，偷兒送到客人那兒去。我發見了有好幾次，而且知道這是竊盜行爲。史墨如老是關照我：

「當心，不要把自己桌子上的茶具，給食堂那邊拿去！」

還有許多許多叫我不痛快的事情。我不知想過多少次，這回船靠岸，一定逃走，隱到森林裏去。但是一想起史墨如，又覺得捨不得分離；他對我越來越親熱了。還有輪船的不斷的震動，對我有非常大的魅力。頂不痛快的是停泊的時候；這時候，總有各種的期待，把精神弄得忐忑不寧。有時盼望立刻會發生什麼事情；有時想我將從加馬到培拉野，維特加去，還是將在伏爾迦河流域看見陌生的碼頭，陌生的城市，和陌生的人物呢？始終是這一類的懸想。

但這一切懸想都沒有實現，我的船上生活，因突然蒙了冤枉的事情，斷絕了。有一天傍晚，當我們正從喀山往尼士尼去時，廚司長把我叫到他自己房間裏；我一進去，他把門閉上，對坐在墊有毛毯的椅子上，哭喪着臉的史墨如說：

「他來啦。」

史墨如氣沖沖問我：

「你有沒有把食器給賽爾該？」

「他趁我沒見到時，自己拿走的。」

廚司長緩緩說：

「你沒見到，你總該知道。」

史墨如把自己的膝頭的拍了一下，就把膝頭搔着說了：

「等會兒，再來仔細考察一下……」

說着，沈思起來。我對廚司長望着，廚司長也望着我；我覺得在他那眼鏡後面，好像沒有眼睛。

他從來總是靜悄悄的過活；走起路來沒有聲音，說起話來低聲低氣，他那沒有光彩的鬍子，黢黢瞪瞪的眼睛，有時也會從那個角落裏偶然突出來；可是一會兒便消失了。每晚上臨睡以前，他在廚房裏點着長明燈的聖像前，跪好多時候。我從那雞心形的門洞裏張望過他。可是恰恰望不到他的禱告，他只是站立着，望着聖像和燈，啾着氣，摸鬍子。

史墨如沈默了一會又向我問：

「賽爾該有錢給你麼？」

「沒有。」

「一次也沒有？」

「一次也沒有。」

「他從來沒有說過謊。」史墨如對廚司長說了，但廚司長低聲回答：

「說謊不說謊都一樣好，請便吧。」

「去吧！」廚頭跑到我桌子邊來，拿手指頭在我頭上輕輕敲了一下，對我說：「傻瓜！我也是傻瓜！是我
不仔細的緣故……」

到了尼士尼廚司長給我算了賬，我得了約摸八個盧布；這是我親手掙到的第一筆款子。

史墨如跟我分手的時候，慘然說：

「噯，好……從此以後要顧前顧後，懂了沒有？老張着嘴走路，是不成的呀……」

他在我的手裏，塞進了一隻五彩嵌珠的香煙盒。

「好，把這個送給你！這細工做得很不壞。是我的一個教女做了給我的……好，再見吧！念念書，念書最
好！」

他把我抱起，接了一個吻，再把我放在碼頭上。我傷心起來，爲他也爲我自己。我望着他走回船上去，心裏想馬上大哭一場。他那碩大的，壯實的身體，悽然的擠在碼頭脚夫中間，慢慢走去……

此後，我還能遇到他這樣善心的，孤獨而超然的人麼……

七

外祖父母又搬到城裏住了。我便到他們家去，但心緒還非常惡劣，總覺得舒解不開——真豈有此理，幹麼把我當作小偷？

外祖母很親切的接待我，馬上出去燒茶炊。外祖父照例半帶嘲笑的問：

「積了不少錢吧？」

「任便我有多少，都是我自己的。」回答着，我在窗邊坐下，然後故意搭架子，從衣袋裏拿出煙來，開始悠然吸。

「啊唷。」外祖父眼睜睜盯着我的動作：「原來如此，燻起魔鬼草來了，不太早一點吧？」

「有人送這樣一隻煙盒給我呢。」我做然拿給他瞧。

「煙盒？」外祖父的聲音變了：「你怎麼樣存心惹我動火麼？」

他向我撲過來，綠黝黝的眼睛發着光，搶着兩隻精瘦的臂膀。我猛地一跳，把腦袋衝到他肚子上。老頭子在地板上坐倒，很痛苦的眨了幾秒鐘眼睛，張開大嘴向我望着；一忽兒慢吞吞問：

「你把我衝倒麼？把你外公把你娘的親老子？」

「外公，你一向也打得我不少了。」我雖這麼的喃喃了一下，心裏可覺得自己是太不該了。

瘦小的外祖父，從地板上站起，坐在我身邊，伸手把我的煙盒奪去，望窗子外邊一丟。然後喫驚的說：

「無賴胚，你幹得好；老天爺可不會聽赦你的呀；在你這一輩子。婆婆——」現在他是對外祖母說了；

「你也得放小心點纔好。這孩子把我衝倒了；這孩子，衝我呀。你不相信就問問他自己看！」

她也不向我問，只急急走到我身邊，一把抓住了我的頭髮，邊拉着，邊罵：

「你好，你好……」

我並不痛，只是難爲情。尤其聽了外祖父惡毒的笑聲，心裏更氣。他在椅子上跳動着，拍着膝蓋頭，高興得什麼似的。笑聲中，還夾着大聲嚷：

「好呀，好呀……」

我掙脫身，跑出後門口，躲在一個角落裏，冷清清的躺倒，聽着茶炊沸騰的聲音。

外祖母跑來，曲着身子，似聽到似聽不到的低聲喃喃：

「你不要記恨我，我故意不抓你痛的呀！我是故意的，必須這麼，——外公老了，必須好好兒看待他；他已經辛苦了，不少，苦也喫够了的。啊，不許再欺侮他呀。你不是孩子了，你該明白……：你不會不明白的。歷克！霞外公，纔是跟小孩子一般呢……」

她的話好像溫湯，把我洗了一個痛快澡。聽了這親密的低語，我又覺羞，又覺鬆快，我一把緊緊摟住她，跟她接吻。

「到外公跟前。去打緊的，你去好嘍！只是你不許當着他的面吸煙，跟他拌嘴了就得嘍……」

我跑進屋子裏，瞧見外祖父，幾乎要笑出來，他正滿意得像一個小孩兒，高高興興的扭絞着兩隻腳，紅

毛茸茸的手在桌子上拍拍。

「啊唷，一隻小羊呀？你又衝來了麼？小無賴！跟你老子一個樣子！胡七亂八跑進人家屋子裏來，也不畫個十字，拿出燻來就抽，真正是個拿坡崙。一個子也不值！」

我不出聲，他把要說的話一說完，也就厭倦得緘默起來。可是到喫茶的時候，他又開始訓誨我了：

「一只馬要一個轡；一個人要沒有一顆害怕上帝的心，這人便拉倒了。除了上帝，我再也沒一個親人了。人對人是仇敵；最最兇惡的仇敵！」

其餘的話我都聽不入耳，可是人對人是仇敵這句話，我卻覺得含有一種真理。

「從此以後，你再到馬特里娜婆婆那里去；等到春天再上船上幹活吧。冬天還是在她們家好。一到春天，你要出去，也就隨你便……」

「這不是騙了別人麼？」外祖母還假裝着剛纔責罰我的模樣欺騙外祖父，這麼說了。

「不騙人家，人家怎會讓你過活呢？」外祖父固執着說：「你說，誰不欺騙能過得日子！」

晚上，外祖父念詩篇的時候，我跟外婆開了門到野外走去。外祖父住着的一所兩個窗子的小屋，是在市梢頭，加那特街「後面」，外祖父自己的房子，本來就在這兒。

「搬到這莫名其妙的地方來了！」外祖母笑着說：「老頭子找不到中意的地方，就胡亂搬來了。他不中意這地方，我倒覺得很不賴！」

在我們面前，展開了大約有三俄里大的一片灰淡的草原；草原上有幾畦平地；盡頭的一邊是柺子形的樹林，和喀山公路路邊的白楊樹。平地上跟鞭子似的突出着灌木叢的小枝條，冷冷的夕陽光，把平地染得血一般的紅。微微的晚風，搖擺着灰白的草葉。在近處平地後邊，望見街上男女孩子的黑影，跟草葉子差不多。右邊，遠遠的站着舊教派公墓的牆垣。那公墓叫做布葛洛夫斯基精舍。左邊盆地頂上的天空，一羣黑黝黝的樹林，從野原上聳立着；那邊有一塊猶太人墓地。周圍的一切都顯得寒酸；這寒酸的一切，緊緊閉着，住在這殘破的地面之上。野外那些矮小的房舍，張着眼睛一樣的窗子，楞望着塵沙濛濛的道路。道路上徘徊着一些瘦小的營養不良的雞羣。有一羣牛在台維帝修道院那邊，陣陣的叫着走過。從軍營那裏，聽見軍樂隊的聲音；幾管銅喇叭，在嗚咽的長號。

一個醉漢亂拉着手風琴走過來，兩腳跌踉，嘴裏喃喃：

「去呀，我一定到你家裏去……」

「糊塗鬼。」外祖母向紅紅的夕陽睜細着眼睛說：「你還會去麼？馬上會在路上躺倒呢。趁你睡着，來一個小偷……把你這寶貝手風琴偷掉……」

我一邊把船上生活講給她聽，一邊眺望四圍的景色。增長了許多見識之後，再到這種地方，便有僥倖之感；好似一隻河豚爬進了鍋子。外祖母默默的，一心一意的聽着我講，也好似我喜歡她講一樣。後來我講到史墨如的時候，她誠心誠意畫了一個十字，說：

「好人好人，上帝一定要保佑他的！你不要忘記他，好吧。好事要永遠牢記，惡事就隨時忘掉……」

我心裏煩惱，不知怎樣說明我這次回來的原因。後來終於決心講了出來。可是這對外祖母沒引起多大的衝動；她泰然的說：

「你年紀還小，不懂得處世方法……」

「不懂得處世方法，這句話我常常聽人家說；那些鄉下人，水手，還有馬特里娜婆婆，也對她兒子這麼說的。到底要怎樣纔能够懂得哩？」

她把嘴脣閉緊，搖搖頭：

「這個我自己也不懂得！」

「你不懂得，你爲什麼說呢？」

「說說有什麼不可以？」外祖母靜靜地說：「你可不要動氣。你年紀還小，就是不十分懂也沒有什麼打緊。說句老實話，誰能够真正懂得哩？這就跟扒手一樣。你瞧，你公公，他很聰明，有學問，可是他卻一點也不懂……」

「那末，婆婆是一向處世處得很好的吧？」

「我麼？對啦。不過，有時也處得不好……種種色色都有……」

行人們在我們身邊悠悠走過，身後邊拖了一條長長的影子，腳底下騰起濛濛的灰塵，把影子包圍住。

了。黃昏的哀愁，漸漸濃厚了起來。從簍子裏，流出外祖父咕嚕咕嚕的聲音。

「上帝，請不要因你的氣憤責備我；請不要因你的氣怒罰我……」

外祖母笑嗔嗔說：

「可是，上帝早已把他丟掉了！每天晚上總是那麼哭訴。年紀也是年紀了，本來再沒有什麼需要，可是還老這麼訴苦發悶……大概上帝每天晚上聽見聲音，一定會笑起來。」華西理·賈西林又在那里咕嚕咕嚕了……好，我們進去睡吧……」

我決定幹捉歌鳥的買賣。我想，我捉了來，交外祖母賣，一定可以把生活過得很好。於是就去買了網，籠子和捕鳥機，自己又做了鳥籠。每天天快亮的時候，我到盆地，或叢叢裏去守；外祖母拿了籠和袋子，在樹林子裏走來走去，拾一些過了時節的蕈菌，灌木果實，核桃之類。

懶洋洋的九月的太陽，剛剛升起；它那白色的光線，一會兒滅在雲中，一會兒像一把銀色的扇子，照到盆地中的我的身上。盆地底部還是暗陰陰的；從那里吹出白色的蒸氣。盆地的黏土質的側面，黑黝黝的裸露着；傾斜更厲害的另一側面，蒼蒼的掩滿着草和蕨叢，點綴着黃色紅色淡紅色的葉子；一陣風來，把它們吹落，向盆地飄去。

牛蒡草田的深處，啼着金翅雀的聲音。在灰白色的草層中，望得見那敏活的鳥頭上的紅毛。在我的周

圍有許多好事的白頭翁，在熱鬧的鳴叫；她們把白白的面孔有趣的鼓起，忙忙碌碌吵鬧着，這情形真像過到節日時的那班克納維諾的青年姑娘。她們狡猾得很，脾氣又壞，什麼物事都想知道，什麼東西都想碰碰看。而且一隻又一隻的爬進捕鳥機裏去。瞧她們那焦急亂闖的樣子，真有點可憐。可是沒有法子；這是我的買賣，好慘毒的買賣呀！我小心翼翼的把她們從捕鳥機搬到鳥籠裏；再用布袋把鳥籠套住。她們一到暗地方，就變得柔順了。

山楂樹的叢叢裏，飛落了一羣秀眼。滿叢叢都是太陽光，秀眼歡喜得什麼似的，叫得益加活潑，那叫聲的模樣，真像一羣小學生。貪心的和人類習熟了的伯勞鳥，落後了去南方的旅行，棲在野薔薇樹的軟條上，梳弄着翼子上的羽毛；射着黑炯炯的眼睛，伺定俘虜物；一剎那間，跟雲雀一般飛起來，捉住一隻野蜂；然後小心翼翼的穿在荆棘樹裏，重新跟賊骨頭一般，把腦袋向四邊瞧瞧，又在枝上停下。一種愛多嘴的交喙鳥，沒聲沒響的飛過。這正是我所盼望的，我正想捉這種鳥。一隻離了羣的嘯鳥，披著紅紅的衣服，停在樺樹上，張着黑嘴怒沖沖叫，像一位將軍。

太陽漸漸高起來，鳥的數目也漸漸增多；鳴聲愈加熱鬧。全個盆地充滿了音樂；可是最基本的音調，還是那不斷的風吹蕪葉的聲音。鬧盈盈的鳥聲，畢竟消滅不了這輕微的，悄然的低響。——在這低響之中，聽得出一種夏天的離歌；其中喃喃着，一種特別的低語，變成與自然混合的歌詞。同時，回憶不管我的意志，勾起了許多形形色色的往事。

在上手邊不知什麼地方，聽見外祖母的聲音。

「在哪兒？」

她坐在盆地邊，面前攤開一塊包袱，上邊一一陳列着麵包，胡瓜，蘿蔔，蘋果，這許多食物當中，有一隻很美的多角的玻璃瓶，瓶口塞一個膨成傘坡命頭形的水晶塞子。瓶裏裝着一西加里克的用小蓮翹花浸過的伏特加酒。

「啊，多舒快呀！」外祖母滿心感謝的說。

「我正在編一隻歌！」

「你編什麼歌？」

我就把似詩非詩的東西唱給她聽：

眼睜着冬天漸漸到來，

夏天的太陽呀，再會再會……

唱到這里，外祖母不讓我唱完，就插嘴說：

「這種歌原來就有的，還比這好一些！」

於是她按着節拍唱了起來：

夏天的太陽已回去了

回到黑夜，遙遠的森林！

丟下我，一個年青青的姑娘，

再沒一絲兒春的歡欣……

一清早就悄悄兒的

回想五月中同遊的歡情——

那曠野只令人流淚——

這兒是我青春的墓墳。

你親愛的友們！

等待輕輕的初雪堆起——

請從我白白的胸懷挖出心兒

埋葬，埋葬在雪堆裏……

我的創作家的自尊心，一點也沒有受到損傷；我很愛這首歌，不無憐憫起那位年青姑娘來了。於是外祖母說：

「這里唱的是一種感傷的歌，是一位年青姑娘，詠嘆自己的身世。春天的時候還跟愛人一起游玩，可是冬天快來的時候，她已被愛人拋棄；也許她的愛人，已經另有新歡，所以這位姑娘正在悲傷不止……一件事物，自己沒有親身經驗過，是不能表現得切貼的。你瞧這姑娘，她唱得多們好！」

第一次把一隻鳥兒賣了四十哥貝時，外祖母非常驚奇。

「你瞧，我當只是玩玩，騙騙孩子的，不料竟賣到這們多……」

「可是還賣得太便宜呢……」

「啊？」

達到趕集日，她賣了一盧布或更多些來，就更加出驚了。這麼一些輕巧玩意兒，竟能够掙這們多！

「一個女人，一天忙到晚，給人家洗衣服，擦地板，也只掙得這數目的四分之一。所以囉，掙錢這麼容易，總究不是好事。自由自在的鳥兒，把來關在籠子裏，也是不應該的；你說是不是。歷克霞，這種買賣，還是別幹了吧！」

可是我捉鳥提出了滋味。我覺得有趣味；而且借此可以獨立謀生；何況除了鳥兒以外，對誰也不麻煩。我辦了一些上等的器具，還常跟捉鳥的老前輩談，得到不少見識。我又常一個人到相去三十俄里的伏爾迦河邊，科司基森林裏去捉。那兒高大的松樹上，棲着交喙鳥，以及精於此道的人所極口稱道的愛波龍白頭翁之類；這是一種長尾白毛，非常珍奇美麗的鳥兒。

傍晚時候出發，有時整夜走喀山公路；有時被秋雨淋着，跋涉在深深的泥濘中，背上背着包在油布袋子裏的烏龜和煤鳥籠；要手拿着一條條核桃木的粗大木杖。秋天的黑夜，寒冷而怕人，真可怕……公路兩旁，並立着被雷打壞的老白楊樹，在我頭上伸開了溼淋淋的枝條。向左手邊山崖底下望，黑幢幢的伏爾迦河上，浮閃着末班輪船和舢板上的檣燈，火好像正，向無底的深淵下沈。這些船在水裏拍拍的響着輪聲；又鳴鳴的鳴着汽笛。

在鐵一樣堅硬的地面上，現出了路邊村落的屋舍；一羣憤怒的餓狗向腳邊衝來；打更夫打着更，慌慌的叫：

「誰在那兒走？半夜三更，不是好人！」

我擔心我的器具會被沒收，每次總帶着幾個五哥貝的銅子，預備送給打更夫。有個福基納村的更夫，跟我熟了朋友，每次碰到，他總是啊唷啊唷，打一聲招呼：

「你又去了麼？好個大膽忙碌的半夜人！」

他名字叫尼風德，是個矮小個子，跟聖人一般，長着一頭白髮。他常常從懷裏拿出蘿蔔，蘋果，或是一把豌豆什麼的，放在我的手裏。

「好，送給你。我留着，特地請你的。給你當當點心。」

於是，一直送我走到村界。



「好，小心兒走！」

東方放白時候，我走到樹林裏，就把傢伙裝好，掛起煤鳥，在林邊躺著，等待太陽出來。這時萬籟無聲；四周一切，凝固在深秋的秋眠中。灰沈沈的霧氣裏，隱約望見山崖下浩廣的草原。這一塊大草原雖然被伏爾迦河隔斷，但越過了河，還是向外伸展，直伸展到渺茫的雲霧中。漸漸的，從遠處草原盡頭的樹林後邊，悠然昇起了白洋洋的太陽；黑色馬鬃毛般的林子上面，閃爍着光稜；忽然間，展開了一種奇異的，動人心魄的運動。——野霧漸漸昇騰起來，愈昇愈快；被陽光映成銀色。接着，地面上顯出了蕪叢，樹木，稻堆和草場。這一切東西，好似融化在陽光中，變成一種赤金色，向四方八面流漾開來。擡頭一瞧，太陽已照到河邊靜寂的流水；好似整條大河，在向這跟太陽觸接的地方湧來。太陽笑嘻嘻的，漸漸升高，祝福着，溫暖着這赤裸的寒顫的大地。地上散溢着秋的濃香。天空一碧無瑕，地面顯得更遼廣而無際。一切統統向遠遠的他方流去；好似在叫着到那青青的地平線去吧。在這地方，我不知已瞧了幾十次的日出；每一次都另有一番新景生長在我的眼前。——生長出一個充溢新鮮美景的世界……

不知什麼緣故，我特別喜歡太陽。我愛太陽這一名字，愛這名字中悅耳的音節，藏在這音節中的單獨的音。我喜歡閉住眼睛把臉孔曬在溫暖的陽光中；當陽光透出籬垣隙處，或樹枝空閒的時候，我喜歡伸出兩手的手掌來接。我的外祖父非常崇拜「不拜太陽的米哈爾·邱尼歌夫斯夫大公和貴族費亞陀爾」。我以為這不過是跟吉卜西一樣的愚笨而陰險的鬼徒；他們好比可憐的摩爾特准人是永遠的眼病患者。

太陽從草原上上昇時，我不禁高興得笑了。

針葉樹在我頭上沙沙作響；綠葉尖裏滴下露珠，日蔭中，樹下，蕨薇的彫刻圖案紋的葉子上，早晨的寒霜，像一層銀箔似的閃爍。帶紅色的草，被雨水打倒了，草幹伏在地面上，一動也不動；但一絲明亮的光線落在這草幹上，就可以瞧見草葉中有一種輕微的戰慄；這也許可以說是生命的最後的掙扎。

鳥兒們醒來了。灰色的臉毛，像絨毛球，從這枝跳到那枝。火焰般的交喙鳥，彎曲的嘴啄松樹頂上的瘤，松枝梢頭，白色愛波龍白頭翁搖動身體；擡着長長的船舵一般的尾巴，張着黑珠珠一般的眼睛，驚奇的瞧望我張着的網。這之間，一分鐘以前還浸沈在深思中的全座森林已瀰漫了千百種的鳥聲，充滿了大地上。最秀麗的生物的叫聲。——地上美麗之父的人類，也就依照這秀麗的生物的形像，造出了許多叫天狗，叫海而文，賽拉芬等等天使之羣，來作自己的安慰品。

把這些鳥兒捉到籠子裏，未免有點可憐；牠們一進籠子，就顯得十分憂念。無論怎樣說，站在樹底下望望牠們，畢竟要有味得多；但是狩獵的本能和揜錢的慾望，壓倒了這憐憫的情感。

鳥兒們做出許多狡猾的把戲，我瞧着非常有味。藍色的白頭翁，仔細觀察了捕鳥機，知道那兒有危險的，便從側邊進去，很順利很巧妙的從捕鳥機的棒幹上啄去了餌。白頭翁本是很聰明的，可是太喜歡多事，結果就失敗了。鷓做的秀眼比較鈍一點；牠們成羣地跑進網裏來，好似一隊喫得腦滿腸肥的市儈，湧進教堂裏去；被網兒罩住，牠們就做出一副驚異的臉，眨眨眼睛，用厚鈍的嘴搔搔指爪。交喙鳥落進捕鳥機，顯得

鎮定而從容。還有啄木鳥中的一種，叫做繞樹鳥的，是一種不能形容的怪鳥；這種鳥跑到網跟前，動動長嘴巴，抓粗胖尾巴；牠跟普通的啄木鳥一般，在樹幹的四周飛繞一圈，就一定帶一羣白頭翁來。這種灰色的鳥，不知怎的總令人感到有一點不快的地方；有一種寂寞的模樣，好像誰也不愛牠，牠也不愛誰似的；牠又跟白頭翁一般，喜歡偷一些細小美麗的東西藏匿起來。

到近午時候，我捉好了鳥，跑出森林和曠野，走上回家的路。如果走大路經過村落，便有一班孩童，小孩子，奪我的鳥籠，打破我的器具——這是我已經有過的經驗。

傍晚到家時，身體非常倦，肚子也餓得要命。可是整整的一天，自己好似成長了許多，見識了許多新事物；而且強了許多了。靠了這種新的力量，對於外祖父的嘲諷，也能够滿不在乎，一點不帶厭憎的聽下去。外祖父聽我這副模樣，就要把我吞喫似的板着脸說：

「不許再幹這弔兒浪當的營生了！哪聽見過有一過捉鳥的出過山；沒有這種事。我是明白不過的！你還是去找一個正當職業，磨鍊磨鍊你的知識。一個人活着，並不是叫你弔兒浪當。人好比上帝播下的穀種，必須要長出好穗子來。人好比一個盧布，盤利息盤得好，就會變成三盧布；你當過活是快活的玩兒麼？快活再苦也沒有呢！從我們人聽來，世界是一片暗夜，每個人必須自己帶一管燈。每個人都長着十枚指頭，可是誰都想撈得多些；所以必須把氣力顯出來；沒有氣力，便須知識。你要是又小又孱，那末上天國，落地獄都是不成的。所以囉，面上雖然大家在一塊兒過活，其實決不可忘記自己是孤獨的人。人家說的話都仔細

聽聽，但是並不叫你把人家的話都生吞活剝，盲從聽聽。你要是聽見什麼信什麼，你便會把事物推量錯的。嘴要謹慎。房屋，城市，不是一張嘴可以造的；要用盧布跟斧頭纔能造。你得知道，你既不是泊西吉人，又不是加卑克人，他們的財產，只是虱子和羊羣……」

這種話，他可以一大連串嘮叨一整夜。但我卻把來記住了；我很聽得下他的話，只是提到它的意義，我總覺得有點不明白。照他說，一個人所以不能如心如意過活，是有兩種力從中作梗：一種是上帝的力，一種是

外祖母坐在窗子邊，紡着打花邊用的線，紡錘在她靈巧的手裏輪轉的響。她好久都一聲不響聽着外祖父的話，忽然開口：

「一切事情，都只隨上帝的高興。」

「什麼？」外祖父叫起來：「上帝我沒忘掉上帝呀！我是無時無刻不記着他老人家的！傻婆子，上帝難道儘把一些傻瓜放在世界上的麼？」

我以為世界上最有福氣的，要算哥薩克兵士了。他們的生活，單純，快活，晴天，他們一清早就跑到我們門前那塊盆地對面，好像白木耳似的，在空場裏散開，開始做許多奧妙有趣的遊戲。那些穿白褂子的輕快的人們，每人手裏拿着槍，在空場上歡樂的跑來跑去；有時隱在盆地後面，喇叭聲一響，又跑到空場裏來，

跟着鬧孜孜的銅鼓聲，叫着「萬歲」，把槍尖頭向前衝出，直望着我們的房子衝來。好像轉眼之間，會把房子跟一個稻草堆似的衝倒。

我也叫着「萬歲」，出魂落魄的，跟着他們一塊兒跑。沈沈的銅鼓聲咬使着我，使我不禁湧起一種想破壞什麼，把驕頭衝倒，或是把小孩子打一頓的心思。

休息的時候，那些兵士拿一種粗煙請我，拿重重的槍給我聽；有時，一個兵士把鎗刺擬向我的腹部，故意發出慘厲的聲音：

「把你挑起來呀！」

頭刺亮晶晶，好像是活的，說不定立刻會跟一條蛇似的伸出頭向我刺來；這些想着，不禁一陣毛骨悚然，可是快活卻比較得更多。

摩爾特准人的鼓手，教我怎樣拿鼓槌子在鼓面上打。開頭他抓住我的手，抓得我有點痛，讓我拿了鼓槌子。

「來，二，二，二，搭郎，搭搭，湯！左邊輕，右邊重。搭郎搭搭，湯！」他跟鳥兒模個睜着眼睛，狠狠的喊着。

我跟兵士們一起在空場上跑來跑去，直到操練完畢之後，邊兒聽着他們大聲的歌唱；邊兒瞧着他們每一張都跟新鑄造的五哥貝銅子一般，有一種新鮮感覺的善良的臉，一直經過街道，送他們到營房門口為止。

隨着許多一模一樣的人，組成一個密集的隊伍，形成一股勢力，嚴整的在街頭經過的情形，我就發生一種戀戀的感情，很想跟沈進河底去，擠進森林去似的，投身到他們的隊伍去。這些人是什麼都不怕，對什麼東西都大膽，什麼東西都會征服的；凡是心裏所要的東西，都可以隨手抓來。雖然如此，他們還依然是純樸的，善良的。

可是有一次，當休息的時候，有一個年青下士，拿一枝粗大的煙捲給我吸：

「你吸吸看，我不願意給誰吸，可是你這孩子太可愛了，我送你吸呀！」

我吸起來，他轉身退了幾步。突然，煙上冒出一股紅紅的火焰，把我的眼睛眩住；我的指頭，鼻子，眉毛都受了火傷。一股灰色的鹹苦氣味的煙，使我打了噴嚏，嗆咳起來。我眼睛瞧不見東西了，被一陣恐怖襲擊住，慌亂得不知如何纔好。一大羣兵士把我緊緊圍住，大聲快活的格拉格拉的笑。我轉身回家，他們在我背後吹哨子，哄笑，吹出一種牧羊人的鞭子似的聲音。我的臉皮擦破了，眼裏流着淚。但是使我痛苦的，還不是這種肉體上的創痛，而是一種鈍重的驚異：爲什麼他們要做這種惡作劇？這種惡劇爲什麼能使這班善良的青年人高興？

回到家中，我躲在屋頂室裏，呆木木坐着，回想從來沒有遇到過的那種無法說明的慘酷的惡戲。特別清楚的浮在跟面前的，便是那個從薩拉普爾來的矮小的當兵的——他站在我的面前，好像他當時也在場似的問：

「怎麼樣明白了沒有？」

過了不久，我又遇到了比這個更倒楣的事。

我開始在哥薩克兵營裏走動；兵營在彼得斯加耶村近旁。我以為哥薩克是和普通的軍隊根本不同的；並不是為他們馬騎得好，裝束特別漂亮，而是因為他們說話特別，唱歌又特別，而且跳舞也實在好。每天晚他們把馬料理好，就在馬房近邊圍成一個圈子，一個瘦小的紅臉的哥薩克，頭髮抖得亂鬆鬆的張着喇叭似的高嗓子唱了起來。又穩靜又使勁地，唱着靜靜的、峴河和青青的、多惱河一類的悲歌。他的眼睛，跟那些唱得太累了，從樹枝上掉下來，有時也有死掉的紅雀一般閉着。做閉着短褂的大襟，露出銅馬轡似的露骨；而且他的全身，就好像一架銅的鑿像。他動着瘦瘦的腿子，好似站着的大地在震搖着的一般；張着兩臂，閉着眼睛，提高着嗓子唱，瞧那模樣，已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號手的喇叭，一管牧羊人的笛子了。有時候，也覺得他馬上會翻身仰倒地上，跟紅雀般立地死去；因為他那麼把全個身子，全個心靈，全部力量都傾注到歌唱裏了。

他的同胞們，有的把手放在衣袋裏，有的疊在粗闊的背脊後面，在他四周圍了一個圈子；而且專心一意凝注着他的銅色的臉，跟着他向空中搖動的兩臂，像教堂的唱歌班一般，沈着而穩定的唱。他們這班人，不管有鬍子的或沒有的，在這一刹那間，都變得和聖像一模一樣；和聖像一樣莊嚴，和聖像一樣超越人間。歌像一條大路似的長；也像大路一樣平坦廣闊而光明。聽了這歌聲，完全忘記大地是白晝還是黑夜，自己

是少年還是老人；一切都忘掉了。唱歌人的歌聲漸漸消沈；於是就聽見那些軍馬，在回想過去曠野中的豐富的生活，發出悲嘆的聲音；聽見秋夜蕭然，向野地近來的聲音。聽着，聽着，心兒就膨脹起來，充滿一種異常的感覺，溢騰起對人類對大地的偉大的不能言說的愛，好像馬上就會炸裂開來。

那位瘦小的銅色的哥薩克，簡直不能把他當一個人，而應該認他是一個超人的偉人，一個在童話中的比誰都善比誰都高尚的人物。我不能夠和他說話；有時他問我什麼，我只能滿心歡喜的微笑，啾啾囁囁說不出話來。只要能夠聽見他的影子，能夠聽見他的歌唱，我就像狗一般順從；一聲不則的跟在他屁股後邊跑。

有一天，我跑到那邊去，看見他站在馬房角落裏，一只手舉起在臉前，凝視着戴在指上的一隻光滑的銀指環。他那美麗的嘴唇發着抖。一撮小小的紅髭鬚動着，滿臉現出悲痛悽喪的神情。

還有一個黑暗的晚上，我帶了鳥籠子上舊乾草場的酒店去。酒店主人非常愛鳥，是我的一個老主顧。那哥薩克正坐在角落裏上炕和牆壁間的櫃檯邊。身邊坐着一個身體比他胖兩倍的婦人；她的正圓的臉孔，像摩洛哥皮似的發出光采；擰起母親似的慈和的陽光，愛心的向他望。他醉了，在地板上摩擦着伸出的腳；大概在婦人腿上狠狠碰了一下，她身子一抖，蹙着臉低低說：

「不要毛手毛腳呀……」

哥薩克使勁把眉頭一蹙，隨即又垂下了。他熱得把制服內衣都敞開，露出了額頸。女的頭巾布從頭上

掉落肩邊，一雙茁壯白嫩的手臂攔在桌邊上，指頭互相絞紐，絞得泛出紅色。越看越覺得他這個人，像在慈愛的母親面前的一個粗野的兒子，她很柔和的對他叮嚀着什麼，但他只是緘默着不響，好像對於正當的指斥，並沒有可回答的言語。

不料他突然站了起來；帽子胡亂的——幾乎覆住了眼睛——一戴，用手拍一拍；也不打一下招呼就向門口走去。女的也就站起，對酒店主說：

「馬上回來的，庫什米契……」

大家拿笑聲和謔弄，送他們出去。有一個人發出粗豪的聲音：

「等那個領港的回來，那女人會喫着苦頭。」

我跟着他倆後面出去。他們走在我面前相距約十步的樣子，斜穿過市場，踏着泥濘的道路，走向伏爾迦河高岸的斜坡。女的扶着哥薩克，顯些蹣跚的樣子。泥漿在他們腳下作響。女的拱着兩手低聲問：

「到什麼地方去？喂，到什麼地方去？」

雖然那條路並不是我要走的，我依然踏着泥濘跟上他們，不多一會，他倆走上了斜坡上的小路，那時哥薩克就站定下來，離開了女的一點；突然向女的打了一個耳光，女的一驚，大聲嗚叫：

「啊，什麼事？」

我也喫了一驚，直跑到他們身邊。不料哥薩克把女的按到地上，提起來向堤欄外邊的坡下投去；立刻

自己也跳了下去。我感得一陣昏眩，全身發了一個寒顫。側着耳朵聽，聽見底下有噼噼嘩嘩的聲音，有撕破衣服的聲音，和哥薩克叱罵的聲音；女的輕聲的斷斷續續的號嘯：

「我，我喊了……我要喊了……」

她跟發瘋似的大大呻吟了一聲，以後就沒有聲音了。我拾一塊石頭丟下去，只聽見草沙沙作響。市場那邊，酒店的玻璃門碎礮礮了一聲，有人啊啊叫出聲來，好似在地上跌倒了。接着，一切又回復靜寂，這是一種使人擔心馬上有什麼事要發生的靜寂。

坡下現出了大大的一個白塊。這個白塊，咽哽着，噁泣着，緩緩兒，跌跌踉踉站起來。——我認出就是那婦人。她像一隻羊似的爬了過來。一看，她上半身完全裸着，弔着兩隻大奶子；好像有了三張臉。終於爬到堤欄旁邊，在堤欄邊上坐下，幾乎跟我坐在並排；她理着散亂了的頭髮，好似一隻悶得喘不過氣來的馬，呼呼的呼吸着。白白的肉體上沾上了新鮮的泥巴，顯得特別黑。她哭着，做着騎洗臉的手勢，揩臉上的眼淚。後來瞥見了我，就輕輕發聲說：

「啊，啊——什麼人待在這兒，不要臉的，快走開！」

驚得與悲痛的感情，使我的腿發了軟，再也不能動一動。我記起了外祖母妹子的話：

「女人是一種魔力。上帝也受了夏娃的騙……」

婦人站起來，把破碎的衣服掩住了胸部，赤着兩隻腳，急忙忙跑了。這其間，哥薩克就從坡下爬上來，把

白色的破布片向空中撲撲的吹了一聲刺耳的哨子馬上很痛快的開口說

「怎麼樣，達麗亞，咱們哥薩克人，說得到就做得得到……你當我喝醉了吧？可是，怎麼樣，我就做給你看呀……達麗亞！」

他昂然站着。說話口子很清楚，聲音中帶着嘲笑。他彎倒身子，用破布片揩了一揩馬靴；接着又開口說：

「喂，把上褂子還你……達！不要鬧脾氣呀……」

說着，他又大聲地，添上了一些女人們聽不下的話。

我坐在堆木屑的高堆上，聽着他的叫聲。在夜靜中，這是唯一的威鎮萬有的強烈的聲響。

市場上的燈火，在眼前閃動。右邊黑黢黢的樹林中，聳立着貴族女校白色的校舍。哥薩克懶洋洋胡謔些穢褻的話，把白的破布片呼呼的招展着，向市場走去；像一場惡夢似的消失了影子。

斜坡下邊自來水亭裏，喘着蒸氣排洩管的聲音。坡道上跑過一輛街頭馬車。四周一個人影子也沒有。我好似服了毒的一般，沿着斜坡走去。一隻手裏還拿着一塊冷冰冰的石頭；原想拿來扔哥薩克的，終於沒有時間扔。走到勝利聖者喬治教堂的地方，被一個守更的叫住了。他怒沖沖問我是什麼人，背上的包裹是什麼東西。

我把哥薩克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了他，他就格格笑着，發出失神落魄的聲音：

「好本領，好本領！哥薩克人都是這樣的；我們可真及不來！有這種男子，也有這種女子……」

他笑得前仰後合。可是我已經望前跑了；我真不懂，他到底是笑的什麼。比方我的媽，我的外祖母碰了這樣的強暴手段，那怎麼纔好呢？這樣想着，不禁感得一陣寒顫。

八

天開始下雪的時候，外祖父又把我帶到外祖母妹子的家去。

「沒有什麼難為情的，沒有什麼難為情的。」他對我說。

我這一個夏天長了許多見識，好似覺得年紀也大了一點，人也變得靈巧多了。可是在這其間，主人家裏也好似變得更加悶氣了。一家人依然因為喫得太多，鬧胃氣痛，依然嘮嘮叨叨講病。老婆子，依然做陰毒怕人的禱告。年青的主婦，產後瘦了許多，空間上雖然縮小了不少，可是動作還依然是孕婦一般，膨大而緩慢。她每次縫孩子的內衣時，老是低聲唱一首相同的歌：

斯披里，斯披里，斯披里東

斯披里，乖乖的好寶貝，

媽媽坐在馬棧里

斯披里拉了馬繩繩……

跑到她屋子裏，她就停了唱，不高興的顯：

「跑來幹麼？」

除了這首之外，她什麼歌都不會。

晚上，一家人圍坐着，把我叫進去說：

「好，講講你在船上的生活！」

我坐在靠近廁所的椅子上，講起來。違反自己的意志，重新回到這家裏的我，回想另外的生活，也是一件快樂的事。我講得出了神，完全把聽的人忘記了；但是這樣的時候也不能很久，那些女的並沒有坐過輪船，不時提出許多問題：

「可是總有點害怕吧？」

我，不懂她們的意義。

「害怕什麼？」

「輪船開到江深的地方，會沈沒下去的！」

主人格格笑起來；我雖明明知道輪船不會在江深的地方沈沒，但總不能說得她們完全明白。老婆子以為輪船並不是浮在水面上的，牠跟車子在地上轉動一般，是有輪子碰着河底的。

「既然是用鐵造成的，豈有能浮的道理？斧頭能浮在水面麼……！」

「鐵杓子不是在水裏也不會沈麼？」

「這不能相比，杓子很小而且中間空的……」

我講到史沫如和他的書籍，她們就很疑惑的釘視著我，老婆子說做書的人都是些混蛋，或是邪教徒。

「那末詩篇呢？不是大衛王做的嗎？」

「詩篇——那是聖書呀。這書也不大好，所以大衛還向上帝請罪哩。」

「這話出在什麼書上？」

「這話就寫在我的手心裏，我把你項頸抓住，你就知道出在哪兒了！」

她是什麼事都知道的，而且無論說到什麼，她都是斬釘截鐵，說得非常露骨。

「彼得爾加地方死了一個韃靼人，咽喉裏流出了黑色的靈魂，黑得跟烏油一般！」

「靈魂是一種精氣呀。」我這麼一說，她就輕蔑的嘆：

「難道韃靼人的靈魂也是精氣傻瓜！」

年青的主婦也害怕書籍：

「念書會念得中毒的，尤其是青年人，受毒更厲害呀。」她說：「我家鄉葛來白修克那兒，有一個良家

女子，一天到晚迷在書本子裏，後來同一個副牧師軋了餅頭，副牧師的老婆侮辱得她真兇。大路上，當着大

衆面前……」

偶然有一次我引用了史沫如書中的一句話。他的書籍中，有一本前後都缺了頁子的，其中有這樣的

話：「火藥原來並不是某一個人發明的，與其他一切的例子一樣，是積蓄長時間細微的觀察與發見之後纔發現出來的。」

不知什麼緣故，這句話很容易記住；尤其是「原來」這兩個字的拚合，非常使我中意；我在這裏感到一種力量。但是這個用詞常常害我碰壁。所謂碰壁，也只是滑稽的碰壁，其中有這樣的一件：

有一天，家裏的人要我再講點輪船上的事，我回答着說：

「原來已經沒有什麼可講的了……」

這個字眼叫大家都嚇壞了，他們喊起來：

「什麼你說什麼？」

喊着，四個人一齊笑，學着說：

「什麼「原來」——好討厭的話！」

連主人都對我說：

「這種用法不對的，馱子！」

從此以後，有好久之間，他們都叫我「原來」了。

「喂！原來把孩子牀底下地板擦一擦呀，原來……」

受了那種無意義的揶揄，我並不生氣，我只是覺得奇怪吧了。

我住在這昏昏沈沈的悶人的氣氛之中；爲着要克服這種氣氛，我儘可能多找一些活幹。要活幹是不會缺乏的：家裏有兩個嬰孩；用保姆用不慣意，老是調換着，我就不得不照料嬰孩的事。每天洗嬰兒的尿布，每週還要到強達爾姆河去洗襯衫袴；給那些洗衣女子笑話：

「幹麼你要幹女人家幹的活？」

有時候她們作弄得太厲害了，我就拿水淋淋的衣服望她們打，她們也就打所罵的回去。可是跟她們在一塊，很有趣味。

強達爾姆河流過深深的盆地，灌注到瓦窩河。這一片盆地，把用古代神靈的名字做名字的耶里洛野原，和這邊的街市隔開了。每逢賽米克節，街上的人就到野原上來玩。據外祖母說，她年青的時候，人們還供祀耶里洛神，拿東西祭他，祭他的時候，用輪子捲了浸過油的蕨草，點上火，從山上滾下。許多人嚷着唱着，聽這輪子不是一直滾到瓦窩河。如果是一直滾到了的話，那就說，耶里洛神已經收受了祭禮。這年的夏天，一定能够風調雨順。

洗衣女子大都是從耶里洛那邊來的，統統都是精神活潑，動不動要吵架的。她們對街市上的事，知道得很詳細，聽她們互相講到她們的主題，一班商人，官吏，軍官的事，有趣得很。在冬天，用冰冷的河水洗衣服，簡直是一種苦工；每個女人的手上，皮膚上，都生着凍瘡，顯得快要潰爛的樣子。她們在藏不住風雪的滿是縫隙的木板小屋子底下，屈身在引進木槽裏的流水上，洗着襯衫袴子之類；臉孔凍得紅凍凍的，蹙手指僵

硬得不會彎曲，眼睛裏掉下了眼淚，可是她們統統是天不怕地不怕，談講各種各樣的話，嘩啦嘩啦鬧個不住。

最健談的一個，叫做娜泰略·科士羅夫斯加霞。約摸三十多歲，是一個清潔苗實的婦人，眼睛裏含着一種嘲笑，說話之中有一種彈性和尖利的地方。她在同伴當中是特別出挑的一個，有事情總去跟她商量；又因為她幹活強，打撈好，還有一個女兒在學校裏念書，所以特別受別人的尊敬。每當她背着兩籃溼衣服，彎着腰從很容易溜滑的小路上走下來的時候，別人碰見她，總是笑嘻嘻的，關心的問她：

「你小姐好麼？」

「謝謝你，託你老人家福，在好好兒念書！」

「再過幾時，就可以做夫人吧？」

「叫她念書，就想她能够做夫人。什麼貴族，什麼夫人太太，你說從哪兒來的？統統都是咱們這班老百姓出身的呀。有句老話說：學問學得強，手臂長得長，手臂長得長，東西得的多；東西得的多，做出事來人家都要對你笑呵呵……俗話說得好：上帝送我來是個大傻瓜，我回上帝家裏是個聰明精；所以做人做人，總要學問！」

當她說話的時候，大家都默默聽她那流暢的富於自信的談吐，洗衣婦們到處都稱贊她，對於她的勤苦耐勞和頭腦清明，表示驚異；可是卻沒有一個去學她的樣。她把長統靴的皮統子繭下一段，縫在袖口上；

不必把袖子管捲到肘彎上，袖子也不會弄溼了。大家都口口聲聲稱讚她想得聰明，可是沒有一個照樣去做。我學樣縫了一個，大家就來笑我：

「啊，這傢伙從女人手裏偷小聰明！」

大家又說到她的女兒：

「真是不容易呀！世界上要多一位太太，也不是容易的；要是學問倒還沒有學好，就死了的話……」

「一個人有了學問，也不見得過得一定好。你瞧，巴西洛夫家的小姐，她念了多少書，念書念書，終於念到自己也當女教員。女教員，就是老小姐的別名呵……」

「這話也不錯，沒有學問，只消有一技之長，也一樣可以嫁老公……」

「總之，女人的智慧，不在乎頭腦……」

聽她們猥褻褻談自己的事，我覺得又可厭又可怪。我已經知道水手，兵士，農夫們，怎樣談女人；也見到過男人家怎樣互相吹牛，說自己弔女人的手段樣樣高強，對女人的功夫多麼深刻。他們好似把「雌頭」當做冤家對頭；但從他們得意洋洋的臉上，可以約略瞧出那些吹牛說自己勝利的話，只有一半可靠。

洗衣女對於自己私情的事雖然不談，但當她們一談到男子的時候，卻可以瞧出裏邊含蓄嘲諷的惡意。我想說女人是一種魅力，也許說得對。

「男人家任他怎麼會跑會鬧，任他同別人要好得怎麼似的，葉落歸根，還是要回到女子身上來。」有

一次，娜泰略這麼說，便有一個老婆子用着啞傷風似的聲音，對她說了：

「他們沒有別的地方去呵。除開了上帝，就只有到咱們身上來，任是修道士居士……」

在盆地底邊，連冬天的白雪都不能把它變成純潔的，骯髒的，滿是縫隙的小板屋裏所談論的這類會話，關於產生一切民族的那個秘密的，這種無忌憚的粗野的對談，使我聽了感得一種說不出的厭惡，一切思想，一切感情，都被這緊纏着我的「羅曼司」遠遠賜開了。因此說到「羅曼司」，我就馬上想到骯髒褻的談話。

可是在盆地跟洗衣女子作伴，在勤務兵他們的廚房裏，在地底室裏，跟馬路工人一起，比之待在家裏，要有味得多；待在家裏，老只是重覆着一些刻板單調的話，概念和事件，只覺得氣悶，無聊，想打瞌睡。一家人只是喫，病，睡，一天到晚，跟狐狸迷住一般，忙忙碌碌，忙不出一個弄喫食和準備睡覺的圈子。他們談罪過，談死，怕死怕得要命。他們像石臼沿上的穀粒，想着馬上會在石臼裏搗碎，互相爭先恐後擠着湧着。

閒空的時候，我到什物間裏去砍木柴；我想自己一個人清靜一下。可是勤務兵他們跑來了，談這房子裏邊的新聞。

到什物間來找我次數最多的是愛爾木亨和雪特洛夫兩個。愛爾木亨是一個瘦長駝背的加爾迦人，全身網着粗大健康的血管，腦袋很小，眼睛渾塗塗的。他是個懶鬼，傻得要命，動作蠕蠕縮縮；但是瞧見女人，就發出牛一樣的喘息，響在女人腳邊，幾乎把整個身子都倒下來。不消費多大功夫，馬上把廚娘女傭弄到

手，屋子裏的人都對他目瞪口呆，自嘆不及；他那野熊一樣的氣力，誰都對着害怕。雪特洛夫是出生杜拉地方的一個瘦子，老是顯得傷心的樣子，說起話來只在一旁悄悄說幾句，咳嗽起來聲音零零落落的，眼睛剝六剝六閃閃；而且最喜歡向着暗角落裏呆瞧；無論在小聲說話，在默默坐地，總是呆瞧着一個黑暗的角落。

「你在瞧什麼啦？」

「我瞧有沒有老鼠跑出來……我頂喜歡老鼠；那小東西，怕沒聲音的跑來跑去……」

我常常給那些勤務兵代寫家信，代寫情書；這差使真有趣。但是這些人中，尤其使我高興寫的，是雪特洛夫的信——每禮拜六，他一定給在杜拉的妹子寫一封信。

他把我叫到他的廚房裏，和我在桌子邊一並排坐下，兩手擦擦短頭髮的頭皮，然後靠在我耳邊低聲說：

「好，你寫吧！開頭是一句老套頭：逕啟者——一句老套頭，現在再寫：錢收到了；但我並不要錢用；不過謝謝。我什麼都不要，我們過得很好。——我們的生活簡直不行，跟狗一樣。噯噯，等一下，這話不能寫在信上好，再寫。她還是一個小孩子，還只有十四歲，不必告訴她的。以後，就照你的意思自己寫吧……」

他從我的左邊同我身上靠着，一股又熱又臭的氣吹着我的耳朵，反覆叮嚀的低語：

「還有還有，年青小伙子抱你，你千萬不許讓他們碰着奶子。你再寫，如果有人對你說話說得很好聽，你可不要信他的；這是他想騙你上當……」

他要把咳嗽竭力忍住，臉孔發了老紅，兩頰膨脹了，眼睛裏吊出淚；而且把椅子拉拉，擋着我的手臂。

「你不要打擾呀。」

「啊好，你寫……尤其是那班老爺們，千萬不要信他們。他們是欺侮小姑娘的老手；他們話說得好聽，什麼話都會說，你要聽了這種人的話，後來就會給他們賣到窩子裏去的。還有，你積蓄了錢，就存在神父那裏好的神父，他一定會給你好好保存起來的。不過，最好，還是埋在地底下，什麼人都不讓聽見，只消你自己把那想的地方記着。」

一一聽清這些低語，是很費力的。廚房間通風機馬口鐵皮的翼子，嗡嗡嗡嗡真煩人。我不時回過頭去，聽聽煤熏熏的炕口，望望滿架蒼蠅的食櫥中的食器。——廚房僻得厲害，到處都是臭蟲；到處發着焦油、火油、煤煙的強烈的臭味。炕上的木柴中間，油蟻蠅蠕蠕爬走，令人討厭。想想這個兵士和他的妹子，可憐得幾乎弔淚。這種生活是可能的麼？過着這樣的生活還算是好的麼？

我再不去聽雪特洛夫的嘮叨，隨便寫了些什麼；儘寫許多生活上的痛苦和心裏的牢騷，實在再寫不下去。於是他嘆一口氣對我說：

「寫了不少了，謝謝你！這孩子聽了，一定會懂得些人生的可怕……」

「有什麼東西可怕的。」我扮着發怒的臉說。雖這麼說，我確是害怕好多東西的。

兵士咳嗽着笑。

「你真是怪人！可怕的東西多呢！老爺們，上帝……多啊！」

他接到妹子來信，就很不安的跑來說：

「把這個念給我聽聽，快些……」

於是把一張寫着鐵釘子字體的，又短又沒意味的信，要我念三遍給他聽。

他人很和善，但對女人卻跟其他的人一樣，狗一般的狂暴和露骨。老以對人的速度和醜態，在立地之間，把那種行爲，從開頭演到末尾。因此我有時故意，有時偶然觀察了許多次。那情形是這樣的：他開頭對女人談軍隊生活的痛苦，引起她的同情；其次用親密的謊言，把女人迷倒；弄到末了，就把自己的勝利，講給愛爾木亨聽；好似喝了苦藥似的皺着臉，吐着口水。這也使我心裏很難過。爲什麼他們欺騙了女人，侮弄了女人，還要罵她們打她們呢！——我氣憤不過，就向兵士問：

他們只是噙着鼻子笑，這麼說：

「你不必管這種事。這些都不是好事，是罪過呀！可是你年紀太小，你管這種事還早……」

不過有一次，我卻碰到了更明白更難忘的回答：

「你當女人自己完全不知道，任別人欺騙的麼？」他這麼說着，眨眨眼，咳嗽了一下。「女人自己完全明白的！自己願意受騙！關於這件事，誰都是說謊騙人的；不過如此而已。你無論去哪兒聽，誰都不要臉的；哪裏真有什麼愛，只不過玩玩吧！真正是件不要臉的事。往後你總有一天自己會明白！可是必須在晚上；如

果白天，就必須找一個暗間，正因為咱們老祖宗幹了這玩兒，纔給上帝逐出了樂園；正因為幹了這玩兒，所以咱們大家都受罪……」

他的話說得那麼巧，那麼傷心，而且帶着不勝悽喪的樣子，因此我對於他的羅曼司，也稍微妥協了一點；對他的友誼更增進了一步。可是對愛爾木字卻不能好起來；不但沒有好起來，而且非常憎惡他。我存心着用一切手段嘲弄他；有時嘲弄成功了，他想來報復，便滿屋子追我。可是他是個笨蛋，很少有成功的。

「這可不行的呀。」雪特洛夫說了。

這事情的不行，我也知道。但我不大相信，人類是爲了幹這玩兒纔受罪的。不錯，我確曾見過人們因此受罪，但也很難說這是不是真正的受罪，因為我常常在談愛情的男女們眼中，看見一種奇異的表情，感覺到一種愛人們所特有的溫存；瞧着這種人心的動蕩，常常覺得非常舒服。

但生活依然只是變得憂鬱而殘忍，我覺得它好像是照着我每天每天所見所聞的樣式和關係，凝結住了。在那時候，的確是這樣地想；而且，我不覺得在目前的現實以外，在每天眼前所出現的東西以外，還能

有比較更好的東西。

不料有一天，兵士們給我談了一件事，這次談話使我非常動心。在這房子中分租的一間，住着一個在市上服裝店裏做工的裁縫；他很沈默，很和氣，不是俄羅斯人。他的妻子長得很嬌小，沒有小孩子，一天到晚光在那兒讀書。住在這樣吵鬧的，滿是酒徒的屋子裏，這兩個人毫不引人注意，沒聲沒響過着活；也不招待客

人，自己也不到人家去作客，要是出門的話，只是每禮拜天去聽聽戲之類。

丈夫一早出去幹活，晚上很遲回來。妻子跟一個小姑娘似的，每禮拜兩次往圖書館去一整天。我時常望見她拖着身體，跟一個跛子似的，在土堤上一蹶一蹶走着。她跟女學生似的抱着一個用皮帶束着的書包，小小的手上戴着手套，顯着自由自在的，快活摩登的英爽的樣子。鳥兒一樣的臉孔，眼睛閃動得很快，全身裝束美麗，好似供在梳妝檯上的瓷人兒。據兵士說，她右邊少一條肋骨，所以走路來身體搖得那麼奇怪；但是從我的眼裏瞧去，這倒反而顯得好，使她跟這房子裏其他的太太們——就是那些軍官太太，可以馬上分辨出來。那些太太們，服裝華麗，氣概高昂，大家說起來固然漂亮，其實好像一間暗愴愴的什物間，跟他許多無用的廢物一起久已被人忘記，變得古舊不堪了。

這位嬌小的裁縫太太，房子裏的人都說她有神經病。據說她因為書念得太多，頭腦有了一點毛病。不會管理家務；上市場買東西，吩咐廚娘做中餐晚餐的菜，都由丈夫自己料理。那廚娘也不是俄羅斯人，是個胖大的，臉孔板板的婦人，一隻眼睛紅紅的，老在那兒駝個不住，另外一隻只一條細細的淡紅色的線。可是太太——她這樣叫她的女主人，——太太自己，說來也笑人，連牛肉和豬肉也分辨不出來；有一次去買買芹菜，卻買來了山葵。

「怎麼樣，你瞧這樣！」大家這麼說。

他們三個人，在這所房子裏，完全是孤立的，好似一個人，偶然被趕進到這片大養雞場的雞欄裏，又使

人聯想到一隻因為怕冷鑽進了污穢的人家窗子裏的白頭翁。

勤務兵他們又告訴我，那些軍官對這位裁縫太太所做的那些侮辱的行爲，他們幾乎每天每天，今天這個明天那個輪流寫信給她，向她表白愛情，訴說自己的苦痛，稱讚她的美。她寫了回信給他們，要他們不要干涉她，並且說承蒙關心很對不起，求上帝的大力，快不要再來想念她。回信一來，軍官們就圍在一塊兒，高聲朗誦；把女的說笑了一頓，然後又用另外一個人的名字，再寫信給她。

勤務兵邊兒談着這事，邊兒也笑罵着那位裁縫太太。

「好個沒辦法的傻婆子，實心眼兒的。」愛爾木亨粗聲說，雪特洛夫怯生生應和了：

「沒有一個女人不歡喜人家去弔她，那傢伙，還不是一樣……」

裁縫太太這麼被人笑話，我想她自己一定不會知道；因此我決心馬上跑去告訴她。聽見她家那廚娘到地底室裏去了，我跑上暗憤憤的樓梯，到這嬌小婦人的分租屋子裏；先走進廚房，廚房裏一個人也沒有；又走進了起居室。裁縫太太坐在桌子邊，一隻手端着一隻笨重的金色茶杯，另一隻手拿一本打開着的書。她突了一驚，把書壓在胸頭上，輕輕叫喚：

「什麼人啦，跑到這兒來的是奧格司泰麼？」

我準備她會把茶杯和書向我扔過來，很快的滔滔不絕的說起來。她穿一件下裙上沿着絲絨邊，大襟和兩袖口釘着花邊的藍色的室內服，坐在一張大的莓紅色的環臂椅子上。亞藍色的頭髮，彎曲的披到兩

肩；像一位天國的天使。她靠在椅子背上，眼睜睜凝望着我；開頭好似有點氣憤，一會兒露出了奇異的微笑。我把所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就抽了一口氣，回身向門口走，她開口叫了：

「等一等。」

她把茶杯放在盆上，把書放向桌上，然後台墊兩手，用非常大人氣的沈着的語氣說：

「你倒是個怪孩子……過來，再走過來點吧！」

我很小心的走了過去。她拉了我的手，用小小的冷冰冰的指頭撫摸着問：

「不是別人叫你來告訴我的麼？那就好。我知道是你自動來的，我知道的，我很明白……」

她放下我的手，掩住自己的眼睛，慢慢低聲的說了：

「是那個懺懺的兵士，說了這話的麼？」

「搬場吧，不要住在這種地方。」我真心勸告了。

「爲什麼？」

「會被他們欺負的呀！」

她很快活的笑起來，接濟問：

「你上過學沒有？喜歡看書麼？」

「想看的，可是沒有功夫。」

「只要你喜歡，總可以找到功夫的。那末——謝謝你的好意！」

她手指捏合着伸到我的面前，裏邊是一個銀幣。拿這種冷冰冰的東西，我覺得難為情，但是卻之又不恭。後來我走的時候，就把它放在樓梯扶手的柱頭上。

從這位女子的身上，我得到一種深刻的新印象，好似早晨的曙光湧現在我的眼前。因之，有好幾天功夫，我生活在歡喜之中。光是想着那間大大的屋子和住在這屋子裏的跟天使一般的，穿着藍色便服的裁縫太太，她四周的一切，統統是那麼美，好似從來沒有見過的。光豔奪目的金色的絨氈，鋪在她的腳下；冬天的陽光，照進銀色的玻璃中，煦和的曬在她的身邊。

我想再見她一次——如果我跑去問她借書，她便怎樣呢？

這麼地，我重新會見了她。她仍在同一地方，手中同樣拿着書本；但她那一邊的臉上，綁着一條紅的手帕，一隻眼有點腫。當她拿一本黑面子的書給我時，嘴裏胡塗的不知說了一句什麼。我拿了書，頓巍巍走了。書裏有克萊沙忌油和大茴香水的氣味。我把這書用清潔的內衣和紙頭包着，藏在屋頂空；如果給老婆子她們收去撕破了，那可不得了呢。

主人家定閱着尼華畫報，用來看圖畫和去應徵，並不是用來讀的。把畫看過一會，就放進臥室的櫃子裏。完了一年，把畫裝訂起來；其餘的都塞在牀底下。那里還有三本繪畫評論。我用水洗寢室地板時，讓水流進這些雜誌底下。主人還定了一種俄羅斯新報，晚上拿來讀，就開口罵：

「幹麼只登這些無聊的東西，真莫名其妙……」

禮拜六到屋頂樓上去曬衣服的時候，我記起了那本書，拿出來瞧；聽見第一行的選擇一句話：「人有相，房子也各有房子的相。」這句話的真實引動了我，我就站在天窗邊看起來。看着，身體漸漸覺得冷。後來到晚上，家裏的人都去做禮拜了，我把書拿到廚房間裏，埋頭在秋風落葉一般的黃沈沈的殘頁中了。頃刻之間，我走進了一種奇異的生活中，接觸了許多新名詞和新關係，發見了許多跟普通人完全各異的高尚的英雄和陰毒的惡漢。這本書是克莎維葉·台·蒙得賓的小說，跟他的許多別的小說一般，是長篇人物和事件多得快要溢出來；描寫着珍奇的高速度的生活。這小說寫的出奇的簡單明瞭，字行當中好似躲藏着一般光，明白的照出了好人與惡人，使讀的人，一會兒愛，一會兒恨，全神灌注的凝視着人們錯雜的命運。而且使人完全忘記，這發生的事件是紙上的東西，急躁着想去幫助這個，阻礙那個；終於更加變得波瀾重疊，上天下地什麼都忘掉了，在這一頁上，被囚在歡喜的感情中，到第二頁上，眼睛裏又蒙住了悲憤的眼淚。

看得出了神，等到耳邊聽得門外拉鈴的聲音，一時還不能馬上明白，這是誰在那兒拉，爲什麼鈴要響。燭燭完全燒光了，今天早上自己剛剛清除過的燭盤，又滿了燭油了。必須時時留意的長明燈的燈蕊，也落進燈油裏而熄滅了。我在廚房亂竄亂跑，忙着把形跡消滅掉，把書塞進炕下空櫃裏，重新點好燈蕊。從起居室那邊，保姆跳了出來：

「耳朵哪去啦！門鈴響着呀！」

我跑去開了門。

「睡着了麼？」主人粗聲粗氣的問。他的妻子一邊重腳重手的走上樓梯去，一邊埋怨我害她傷風了；老婆子又罵。她跑到廚房裏，聽見了蠟燭點着，就問我在幹什麼。

我好似從高處跌下來的一般，呆着不做聲。我只擔心着，她會不會發見那本書；但她只是罵着說我會把房子燒掉的。等主人夫婦倆下來，喫晚飯，老婆子馬上告訴他們：

「你瞧，這麼燈燭輝煌地點着，連房子都會給燒的……」

喫飯之間，他們四個人狠狠的訴說着我的大意，疏忽，以及種種的過失，衆口齊聲責備我；甚至威嚇我。說我這輩子沒有指望了；可是我明白得很，他們說這種話，決不是出於憎恨和好心的教訓，只是自己開得無聊，拿我來消遣；因此把他們同小說中的人物來比較一下，竟是那末無用，那末滑稽，可真叫我發呆。

喫過晚飯，他們軟綿綿的，蹣跚着去睡覺。老婆子怨聲載道的向上帝囉唆了一頓，爬上燈炕頂睡熟了。這時候我爬了起來，從炕下空檔中拿出書，走到窗口邊；夜色很好，月光直窺着窗子，但字體太小，眼力畢竟瞧不清楚。不過丟着不看可也忍耐不住，我從廚架上拿了一隻銅鍋子來，用這個把月光反映到書上來看；可是更不行，陰暗得很；於是我爬到神龕底下的檯子上站着，借着長明燈的光看了起來。不料看得倦了，從檯子上跌下來，就這麼倒在地上睡着了。醒過來的時候，被老婆子打罵了一頓。她兩手拿了那冊書，向我肩

頭狠打。擡眼一瞧，她赤着腳，只穿一件內衣，髒挽着棕褐色的腦袋，怒得發着紅了。維克多從牀上嘆了起來：

「媽，煩死人啦！真討厭……」

「糟了，書一定會被她撕破的。」我想。

喝早茶時，我受了審問。主人嚴厲的問：

「書什麼地方來的？」

女的們七嘴八舌的嚷着。維克多狐疑滿臉的把書頁子嗅嗅說：

「有點香水氣味，真的……」

我說這本書是神父的；他們又把書重新瞧了一瞧，又詫異又憤怒的說，神父怎麼會看小說；可是這句話畢竟順了一順他們的氣。尤其是主人，對我大論其看書之有害，無益，論了好久功夫。

「那些炸鐵路的刺客，也都是看書的人呀……」

他女的又怒又害怕的對丈夫喊：

「你發了瘋啦？爲什麼把這種話說給他聽？」

我把蒙得賓拿到兵士那兒去，把事情一五一十訴說給他聽了。雷特洛夫把書接去，默默打開小皮箱，拿出一條乾淨的新毛巾，把小說包了，裝進皮箱裏，然後說：

「莫聽他們胡說白道。你到這里來看好嘍。我對誰都不會說的。如果你來的時候我不在家，鑰匙在聖

後邊，你自己把箱子打開拿好了……」

因為家裏那些人對書的那種態度，終於使這本書處在一種重大怕人的秘密地位裏了，有一位「讀書家」炸破了鐵道想暗殺誰，這種事我並不感得多大興味，但因此卻想起了懺悔禮時神父的質問，地下室裏中學生念的書，以及史沫如所謂「正當書」這話來；同時也想起了外祖父所講的，使妖術的陰謀家的故事：

「有名的皇帝亞歷山大·保爾伊契的時候，貴族們被妖術陰謀團迷昏了，圖謀把全俄羅斯國民出賣給羅馬法王；那些陰謀黨挨拉克契夫將軍把那些陰謀黨當場捉住，也不管他們的爵位，身份，全都送到西伯利亞的牢裏。他們在那兒跟茅草蟲似地自行消滅了……」

又記起了「打扮着星紋裝服的烏姆勃拉克爾」和「格爾華西」以及那莊重的嘲罵：

「愚笨的人們，你想知道我們的功程？你們這種弱者的眼睛，怎能瞧得分明！」

我覺得自己好似站在一扇巨大的秘密之門的門口，而且好像一個瘋子似的活著。一心只想快些把這本書念完了。我怕這本書會在兵士那兒失掉，即使不失掉，說不定也會給弄設的。如果真這麼一來，那我還有什麼臉去見裁縫太太！

而且老婆子也不高興我常上勤務兵那兒去，老在釘着眼睛留意。

「你瞧吧，那班念書的人，都是弔兒浪當的。你瞧，那個愛念書的女人，連自己上市場買東西都不會可

是這跟那些軍官纏緝，大白天把他們叫到自己屋子裏。我有什麼不知道！」她這樣的向我囉唆不清。

我想囉：

「你胡說，她沒有跟人纏緝……」

但是，我要老實替裁縫太太抱不平，說不定會疑心到那本書就是她的。

我氣悶了好幾天。心亂，不安，老記望着窗得賓，連睡覺都不安靜。有一天，裁縫家裏的廚娘，在院子裏叫住了我：

「太太叫你把書拿去呀！」

喫過中飯之後，我看得家裏人都睡午覺了，戰戰兢兢跑到裁縫太太跟前。

她跟第一次一般迎接我，只是換了衣服。灰色的裙子，黑絲絨上衣，開胸的地方，掛着一架土耳其玉雕出的十字架。像一隻雌的秀眼。

我告訴她，書還沒有看完，有書被主人家禁止；那時候害羞和會見這位女子的歡喜，使我的眼裏含滿了淚水。

「啊，那些人都這麼傻麼？」她蹙了一蹙細長的眉毛，說了：「可是你家裏那些人，瞧起來倒滿有趣呢。不要操心，我有主意。我給你主人家寫一封信去吧！」

我聽了這話，不覺驚跳起來；就說了我對家裏的人撒了謊，說那本書是跟神父那兒借來，沒說從她那

兒借的。

「不要！不要寫信！」我向她說：「你要寫了信去，他們就會笑你，說你壞話的呀。這房子裏的人，誰都不高興你的呀。大家衆口同聲，說你是個神經病，笑你少一條肋骨……」

這麼說了之後，我馬上覺得說的過火，說動了她的肝火了。——她緊緊噙着上脣，跟騎在馬上似的，向自己臀部上砰的打了一下。我窘住了，低着頭；如果地上有一個洞就想馬上爬進去。可是裁縫太太把身子坐在椅子上，格格笑着，重覆說了：

「啊，真無聊……真無聊！那末怎樣好呢？」她凝視着我，自言自語了一下，馬上吐了一口氣：

「你真是個怪孩子，真是……」

我向着她身邊一面鏡子張望一下，瞧見了一個高顴骨，低鼻子的臉；額角上有大塊青痣；頭髮因為好久沒有剪，亂鬆鬆地在四周。——這就是一個「真正的怪孩子」麼……這個怪孩子，同這位瓷人兒完全沒一點兒相像相近的地方……

「那天我給你一點小錢，你爲什麼沒有拿去？」

「我不要。」

她嘆了一口氣：

「那末，如果他們可以允許你看書，你再到我這兒來借吧，任你要幾冊……」

梳妝檯上放着三本書，我拿來的一本最厚；我瞧着這書，不禁有點傷心了。裁縫太太把她那小小的桃紅色的手伸給我：

「那末，再見吧！」

我怯生生的在這手上碰了一碰，連忙轉身跑。

可是人家說她什麼都不懂，這句話也許是真——明明二十哥貝，她還說是一點兒小錢；真是跟嬰孩一般不懂事。

但這使我非常高興……

九

因為突發的看書狂，我所受到的難堪的屈辱，侮蔑和不安，想起來真是又傷心，又可笑。

我把裁縫太太的書，看得非常寶貴，如果給老婆子投進火炕燒掉，可不得了；因此努力不再去想她的書；同時，在每天早上上街去買麵包的那家鋪子裏，順便拿了一些五彩面子的小本子回來。

店老闆是一個一見就令人沒有好感的青年。厚厚的嘴唇，汗淋淋的，蒼枯的臉，滿是瘰癧癩和污垢。眼睛又是白洋洋的；腫胖的手指，短得怪難看。他這店鋪，是一班青年人和輕佻的姑娘們的夜俱樂部。主人的老弟，也每天晚上到那里去，喝啤酒，玩紙牌。喫夜飯的時候，我常常跑去叫他；在店後面一間窄小的屋子裏，

老瞧見那位傻裏傻氣的紅臉孔的女老闆，坐在維克多或別的青年人的膝頭上。店老闆好似並不把這種事放在心上。還有他那位到店裏來幫忙的妹子，無論唱歌的，當兵的，只消有心人，她都兼收並蓄；他坦然的瞧着，也滿不在乎。店舖子裏的貨物很少，他說這是因為開張不久，所以還沒有配齊；其實這舖子秋天的時候早就開了的。他老拿一些春宮畫片給客人和顧主們看；如有人要穢褻的歌，他就抄給人家。

我化了每本一個哥貝的租錢，向他租了米夏·奧斯梯格內夫的無聊的小本小說來看；這價錢是貴的。可是那些書，一點趣味也沒有；就是喀克——一名正義的勝利，威尼士人法蘭茨，俄羅斯人和加白達人底爭執——一名死於丈夫墓頭的回教美人等等書，也不能使我滿意；而且引起維基約賈既，賈既書中，刺刺不休的談着，一看就知道是說謊的事情，我覺得自己受了書的欺騙。

狙擊兵，猶里·米羅司拉美斯基，怪修道士，韃靼騎士，約潘且那樣的書，比較地喜歡些；讀了之後，還有點餘味。但是最能够吸住我的身心的，是聖賢傳；在這類書中，有一種嚴肅的東西，可以令人相信；而且有時受到深刻的感動。不知什麼緣故，一切大殉道者，使我聯想起了那個「好好先生」；一切的大殉道婦女，使我聯想起了外祖母；而且一切的亞聖，使我聯想起了好時候的外祖父。

我劈柴的時候，躲在什物間裏看，或是上屋頂樓去看；無論那兒都不大好，而且冷得要命。有時候看出了滋味，或是要趕緊看完，便半夜裏起來點了蠟燭看。可是老婆子留意到晚上蠟燭短了，便用一片木片來量過，把木片藏在隱蔽的地方；如果早上起來瞧見蠟燭短了，或是我沒有把那木片找到，折到蠟燭所燃到

的長度，那末，廚房裏便馬上大聲亂嚷起來。有一次維克多氣吼吼的在牀上大喊：

「媽，你亂嚷些什麼，真要命！不消說，蠟燭他一定點了的，我知道他在麵包店裏租小說看哩。噯，你上屋頂樓去，瞧瞧就得啦……」

老婆子跑到屋頂樓裏，找到了一本書，就拿來撕得粉碎。

不消說，我是憤慨了。但是看書的希望，卻更加堅強了。據我看，就是一位聖人住到這樣的人家，他也一定會受他們的感染，變成和他們一樣；這家的人也一定無聊得真會去這樣教化人的。如果他們會停止對人的批評，責罵和愚弄，那一定因為他們忘掉了說話，變成啞吧了；而且對於自己的存在，也一定已經不能見到了。人都因為要感覺自己的存在，必須用某種手段和別的人去發生關係。這家裏的人，除了對人教訓，對人懲罰，就不明白怎樣去和鄰人發生關係。所以縱使你已開始和他們一樣想，一樣感覺，一樣生活，他們也非來批評你不可。他們已變成了這樣的人！

我想盡一切方法，繼續看書；不知被老婆子燒掉了幾多次。頃刻之間，我竟負了一筆四十七哥貝的巨債。店老闆要我還書；每次我去買東西，他就唬嚇我，說要把買東西的錢沒收，充當債款。

「我把你沒收了，你可怎麼辦呢？」他愚弄的問我。

他是個最討厭不過的傢伙。明明他知道，卻故意迫難我，當做一種娛樂。每次我上鋪子去，他噙着那張污痕斑斑的臉，很客氣的問我：

「錢拿來了麼？」

「沒有。」

他喫驚地，把臉孔放下。

「那可怎麼辦？你要我去告發你，把你的名字寫在單子上，送到遠地去充軍嗎？」

我的工錢，是主人直接交給外祖家的。我沒有錢的來路，怎麼辦呢？——沒辦法，我慌張了。突然那店老闆伸出油煎過一般腫胖的手，當做對我的遲疑的問答說：

「你在這隻手上親一親嘴，我就再等一下！」

可是我拿起了櫃檯上的銅秤錘，向他一揚，他就慌張的喊：

「啊，啊，什麼事——我給你說着玩的呀！」

我知道他並不真是說着玩。爲了要和他了清這筆帳，我決定偷錢。每天早上我給主人刷衣服，他的褲子袋裏常有鏽鏽的錢聲；有時不小心跳了出來，在地板上滾動。有一次，有一枚落在地上，從地板縫裏滾進樓梯底下的氣洞口去了；我忘記把這件事告訴主人，過了幾天，偶然想起來去找，就在柴間裏邊找到了一個二十哥貝的銀角子，拿去還了主人，他老婆對他說：

「你瞧，衣袋裏放了的錢，總得數一數數目呀！」

可是主人笑謎謎的說：

「我知道這孩子，不會偷錢的！」

現在，當我下了偷錢這心的剎那之間，想起了這句話，想起了他那深信不疑的微笑，我就感到偷盜這會事，是多麼困難。有好幾次從衣袋裏掏了銀角子出來數數個數，總是拿不下手；爲了這件事，我整整苦惱了三天。不料在立時三刻之間，萬般心事，都簡單迅速的解決了。主人忽然問我：

「沛西珂夫，你好像很沒精神呀，覺得什麼地方不舒服麼？」

我就老實把自己的心事對他說了。他板了一個嚴正的臉：

「你瞧，你光看書，就看出事來啦！老是看書，不會有什麼好處的……」

他給了我五十哥貝，嚴重地對我說：

「千萬不許對我媽和女人漏出口風呀！——她們又會大吵大鬧的！」

接濟，和氣的笑了一笑說：

「你這小伙子真個強，但過去的事算了，不必掛在心上。只是以後不要再看書。從正月裏起，家裏要定一份好點的報紙，你只看看報夠了……」

於是，每天晌晚，從午茶到晚飯之間，我就念莫斯科新聞給家人們聽。念一些華西珂夫，羅克夏寧，魯特尼珂夫斯則的小說，和其他的什麼欄，幫助那班無聊人的消化。

我最討厭念出聲；一念出聲，念濟的句子就不明白是什麼。但是家裏那班人，卻聽得出神入化，津津有味。



味；對於主人公的鬼行喫着驚，發着嘆，而且互相自誇的說：

「可是，咱們得平平安安過活，應該謝謝上帝。」

他們老把事件纏錯，把有名惡徒邱爾金的行爲，纏夾到馬車夫福馬·苦溪那的身上；又常把名字纏錯。我糾正了他們的錯誤，他們非常出聲：

「多麼好的肥性呀！」

有時莫斯科新聞上登着萊奧尼特·古拉威的詩。我很喜歡這些詩，抄一些在手冊子上。但家人們諺起詩人來，便說：

「總是那班年老的人，才去做詩。」

「詩人，是跟酒徒，傻瓜一般的傢伙。」

我喜歡的是施託齊庚和美敏德·穆里的詩，但那些女的，都說詩是胡說白道的東西。

「不是京城裏的人和唱戲的戲子，那里有用詩句說話的。」

冬天晚上之類，躲在這種窄狹的小屋子裏，跟主人家一家人眼對眼坐着，是一種難堪的生活。窗外是寂靜的夜，不時聽見裂冰的聲音。家人們和凍魚一般，一聲不則坐在桌子邊上。風雪敲着窗子，滾打着牆壁；屋頂上的煙囪吹得咕咕的響，炕板索索的跳顫；幾乎使兒室裏的嬰兒驚叫起來。我孤零的坐在屋角落裏，心裏真想跟狼一樣大聲號叫。

女的們坐在桌子的一邊，縫着針線，織着襪子。另一邊是維克多，躬着背脊滿不高興的繪圖樣。而且不時喊叫：

「桌子不許搖動呀，真要命！狗賊，騷羊……」

旁邊的一架刺繡架上，主人正在繡一張毯子上的十字圖案。從他的手指底下，現出紅的老蝦，青魚，黃蝴蝶，秋的红葉。這種圖案是他自己考案的；整個冬天他就做這類工作。現在他已做倦了。有時候白天中見我閒空下來，便對我說：

「浦西珂夫，你來把這毯子繡一下。」

我坐下了，拿起一枚粗大的針子就動手。——我很同情我的主人，只要有可能，我總盡力幫他忙。我想他一定有一天會把繪圖案，繡花紋，打紙牌這類事完全停止；另外來幹一種有趣的工作。他常常把工作丟過一邊，用一種醜陋生東西時候的驚異的眼，楞生生的凝視着；這時候他一定在想一件特異有趣的事，只見他的長長的頭髮，一直披到額角和臉頰邊；好像一個修道士的徒弟。

「你在想什麼？」他的妻子問。

「沒有想什麼。」他這麼答應着，又繼續工作了。

我驚奇的，緘默的望。問人家在想什麼？這是沒有方法回答的問題。一個人的想念，一時之間，總有好多個混雜在一塊的；剛剛在眼前經過的一切事，昨天或去年見到過的事，都會混雜到一塊兒去想；而且

亂做一團，移動着變化着，叫作無法把握。

莫斯科新聞的小品欄，一個晚上還不够念。於是我提議把眠牀底下的雜誌拿出來念。年青的主婦不明白的問：

「那些雜誌裏面不是只有一些畫麼，有什麼東西可以念的……」

可是牀底下除了繪畫評論之外，還有一種叫做火焰的雜誌；於是我們念起莎里亞思的御登·白欄斯基伯爵來。主人對這小說裏的有點熱氣的主人公非常喜歡；對於小公子的悲慘的遭遇，笑得眼淚都掉下來了；最後他這麼喊：

「這真有趣！」

「這不過小說做做的呀！」主婦表示自己的見識。

牀底下發掘出來的文學，對我大有好處。我因此得到了把雜誌拿到廚房裏去的權利，晚上可以看書了。

使我最高興的，是老婆子搬到兒室裏去睡了；因為保姆老是喝醉酒，維克多也沒有打擾我；他每晚等家人們都睡靜之後，就悄悄兒起來把衣服穿好，溜到外邊去，直到天亮纔回來。晚上我還是不能點燈，因為大家都把蠟燭拿到寢室裏去了。我又沒有錢買蠟燭，就偷偷兒把燭盤上的燭油搜集起來，裝在一隻沙丁魚罐頭裏，再加上一點燈油，用棉線做燈芯，便成功一盞昏暗的燈，把來整夜放在炕上。

大一點的書，把書葉一翻動，那昏紅的火頭就搖擺不定，好似要熄滅的樣子。燈芯常常溜進燃得很難聞的燭油裏邊；油煙常常燻我的眼睛。但這一切的不便，都由於看插圖，讀說明的快樂而消滅了。

這些插圖，在我的眼前，展開了一個一天一天增廣開去的世界：這里有夢境一般的都城，又有崇高的山嶽和美麗的海濱。人生對我有了驚人的發展，地球已變成了富於魅力的東西。人口稠密了，都城增加了，一切都變得更加豐饒更加繁榮了。現在，我就使遙望着伏爾迦河的對岸，也能够明白那兒並不是一片片的空虛；但在以前，當我遙望伏爾迦河盡頭的時候，我卻感到一種奇異的悽寂——草原平坦的擴展着，披着一叢叢的破衣似的蕪叢；草原的盡頭矗立着參差差的森林的黑牆；曠野頂上展開一片鴉濁的凍藍的天空，我只覺得地球是一片荒寂；我的心也同樣的荒寂——一種淡淡的悲愁，撩亂着我；我失卻一切的希望，我什麼也不去想；所有我的願望，就只有讓我瞑目不視。這種憂鬱的空虛，什麼東西也沒有給我；它只把我心中所有的一切，都吸收去了。

插圖的說明，用着一種易懂的文字，把世界各國和各民族的狀況告訴了我；把古代及現世的許多事情講給我聽；但是這其中，也有不少我所不懂的，使我煩惱的文句。有時候，有些陌生的名詞刺到我的腦海裏——什麼「形而上學」，「烏託邦」，「革新黨員」這一類奇怪的名詞，對我實在有點頭痛；我覺得它們是一種阻止我的想像的怪物。我不明白這些名詞的意義，就好像什麼都弄明白了。——這些傢伙，老實是站在祕密之宮門口的衛兵，有時候，全部的句子像刺刺在手指上一般在我的記憶中停留了好久。

使我再不能去思想別的事情。

我記得有一會念了這樣的一節怪句子：

滿身披着鋼鐵的甲冑，

噴霧般地靜默，隱隱着險，在無人境中走，

芬族的皇帝阿雅拉騎着馬。

他的背後有一隊雲陣似的大軍在追尋着叫喊：

「何處是羅馬？何處是英雄的羅馬？」

我已知道羅馬是一個都城，但是芬族是怎樣一種民族呢？我必須把它弄明白。

我找到湊巧的機會，就向主人問：

「芬族？」他驚奇的重覆了一句：「誰知道這種話，大概是個無為的東西吧，一定……」

說着，搖了搖頭，好似覺得我這個人真會糾纏；他說：

「你滿腦子都是些無用的東西；這可不是什麼好事呀，浦西珂夫！」

不管是好事壞事，我總是要弄明白纔休。

聯隊裏的牧師索羅維育夫大概會知道芬族，在院子裏碰到，我就拉住了他問：

於是這位紅眼睛，沒眉毛，黃鬚，蒼白臉的病弱的人，老是没有笑容的人，把黑手杖突突地地面對我說：

「你知道了這個有什麼用處呢？」

我又問了內司推羅夫中尉，他這麼狠狠的說着，回答了我的問題：「你說什麼？」

於是我想，要問芬族這個問題，最適當的人，還是藥房裏的那位藥劑師了。他對我總是和和氣氣的。他有一張聰明的臉，大鼻子上架着一副金絲邊的眼鏡。

「芬族，」藥劑師伯威爾·古里特培克對我說了：「是吉爾吉思那樣的遊牧民族；現在已經種了。」我覺得有點兒傷心，那倒並不是因為芬族的人都已經種，而是因為把自己煩惱了這麼久的一個問題，原來只是如此簡單；而且對於自己又無絲毫的用處。

但我又感謝起芬族來了：——自從這名詞和我衝突以後，我對一切名詞就不大害怕了，而且我還應該謝謝，全賴這位阿推拉的因緣，使我跟藥劑師古里特培克接近起來。

這個人能够很通俗的解釋一切專門用詞；他有一把開一切知識之鎖的鑰匙。他用兩枚手指頭把眼鏡正一正，從厚玻璃片中釘着我的眼，好似拿一枚小釘子釘進我的頭腦裏一般，對我說：

「一個名詞好像一川樹葉子，如果我們要想明白，為什麼理由這些葉子不作着那樣的形狀而要作這樣的形狀，那我們必得先明白這株樹是怎樣地成長起來的；在這里就必須先從書本上來研究。書本好比一所好園子；園子裏什麼都有，有的叫人見了有趣，有的對人有用處……」

我常常到那藥房裏去，為那些害慢性「胃炎」的大人們買小蘇打粉和硫酸鎂，又為孩子們買蘆蘆

子油瀉藥；就順便去找他。他的簡短的教導，使我對於苦廉肉慾更，更加發正了。不知不覺我對於書本可以一個酒徒對酒一般，變成不可一日無此君了。

書本使我看見了一種特異的生活，一種刺戟人們，使人們去幹大事業，去犯法的強烈的感情和巨大的希望的生活。在我四周的那些人，是既不會幹大事業，也不會去犯法，他們好似跟書本中所寫的世界，完全沒有關係的活潑。他們這種人生，真有什麼趣味麼——這可是難解的謎。我不願過這種的生活……老實說，我不願過這種的生活……

我從插圖的說明上知道，布拉格，倫敦，巴黎那些地方，街市中並沒有堆垃圾的空場，沒有流下水的陰溝；有的只是正直寬闊的馬路，樣式奇特的房子和教堂。在那邊，既沒有人必須在屋子裏躲六個月的沈長的冬天，也沒有只准喫克華水，炙白菜，醃蘆菌，碎麥片和馬鈴薯的大齋日。說是大齋日不准看書，繪畫，評論，被他們收起了；這個無聊的齋戒生活，又追到我的切身來了。現在把這個和書中見過的來比較比較更覺得這種生活的可憐，無爲。一有書看，我的心境就好，精神就提起，幹活也幹得快，周到；因爲心裏有着目的，把活早些幹完了，就可以多剩一點時間來看書。但書被沒收了之後，我便變得百無聊賴，害了一種從來沒曾經驗過的健忘症。

記得正是這種無聊的時候，發生了一樁奇異的事。有一天晚上，大家都已睡醒，忽然教堂裏打起鐘來。家人們都重新爬起來；許多半裸的人，跳到窗子邊上，互相詢問：

「失火麼……好似打火鐘呢？」

別的房子裏，好似也都在吵擾，只聽見門戶砰砰碰撞的響，有人從院子裏拉了馬糞子跑出去。老婆子大聲嚷，說教堂裏來了強盜了。主人竭力阻止她：

「媽，不要嚷呀……這並不是警鐘！」

「那一定是主教死了……！」

維克多從牀上爬下來，邊兒穿着衣服，邊兒嘴裏發佔：

「我倒知道什麼事；我知道！」

主人叫我跑上屋頂望有沒有火頭。我縱跳着上樓去，從天窗爬到屋頂上，望不見火頭。在寂靜寒冷的夜氣中，鐘聲慢吞吞的連接着響；街市睡夢惺忪的橫躺在大地。一些眼睛瞧不到的人，在暗中踏着雪地過去。馬槽的滑板吱吱的叫。鐘依然令人毛骨悚然的繼續着響。我回到起居室裏說：

「望不見火頭呀。」

「到底什麼會事？」主人說着，穿起外套，戴上帽子，把大領子拉上；又忙腳忙手穿上套靴，主婦勸他：

「莫出去，喂，莫出去……！」

「不打緊！」

維克多把服裝整理着，呵叱着大家：

「我是明白的……」

兩兄弟一出門，女的們吩咐我燒茶炊，自己又跑到窗子口去望，不多一會，主人回來了，在外邊拉門鈴。他從樓梯上來，什麼話也不說，把大門一開，就粗聲說：

「皇帝給人暗殺了！」

「啊，死了麼！老妻子吁了一口氣。」

「唔，死了。我聽軍官說……怎麼辦呢？」

門鈴又響了，維克多回來，他無聊賴的脫着外套，怒氣沖沖說：

「我還當是打仗呢！」

以後，大家喝茶，而且緩吞吞的，但是悄着聲，小心翼翼的談了起來。街道已經靜下來，鐘聲也已停了。他們整整兩天，悄悄兒說着話，出去，不知到什麼地方去；而且也有客人到這兒來，不知說着些什麼話。我很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可是家人們卻把報紙隱藏起來。於是我問雪特洛夫皇帝被人暗殺的原因，他低着聲說：

「這種事，不准亂談的呀……」

不久，這事情又被日常的瑣事掩蔽住了。過了幾多幾時，我又遇到了一件倒楣的事。

有一個禮拜天，家人們一早出去做禮拜；我把茶炊生好了火，就到屋子裏去收拾；這時候，那個最大的

孩子跑到廚房裏把茶炊裏的龍頭拔下蹲在桌子底下玩弄。茶炊心裏正生釀了火，水漏完，茶炊就灼熱起來。我在起居室裏聽見茶炊裏沒了沸聲，跑到廚房裏瞧。啊，不得了，整個鋼茶炊都變了青色，茶炊肚子在索索發抖，馬上就會從地板上騰起來。插龍頭的嘴口脫了銜縫，軟吞吞掛了下來；蓋子歪倒一旁；把手底下，溶化的錫液，滴答滴答滴着；這隻紫紅帶青的茶炊，完全跟一個爛醉的酒鬼一樣。我用水去潑，它就噠噠響了一聲，很傷心地在地板上癱瘓倒了。

外邊門鈴響。我開了門；老妻子劈頭就問我茶炊燒好了沒有，我不加思索的回答：

「燒好了！」

這句話只是在慌張之中信口胡說的，她卻說我有意欺瞞，把罪狀更加加重了。我就受了慘毒的毆打；老妻子兼起了一把松木柴，大發威風。打起來倒並不十分痛，卻在背脊皮下深深的留下了許多木刺。到了晌晚，我的背腫得枕頭一樣高；第二天，主人把我送到醫院裏去。

一個身條高得有點滑稽的醫生來診我的傷，他輕聲緩慢的說：

「這是一種私刑罪，我必得寫一個驗傷單。」

主人紅了臉孔，把兩腿纏扭着；又囁囁的對醫生說了些什麼話，醫生兩眼越過他腦袋望着對面，簡單地回答：

「不行，還不行。」

但後來又來問我：

「你要挖告麼？」

我有點猶豫；但我說了：

「不，快點給我醫好……」

把我帶到另外一間屋子裏，躺在手術檯上，醫生拿一個冷冰冰的碰在皮上很好過的鉗子，一邊鉗着刺，一邊玩笑的說：

「你的皮膚倒得了好處，從此你可以不漏水了……」

這個癢吼吼叫人難受的手術一完，他說了：

「鉗出了四十二枚刺，老弟，好好兒記着，可以吹吹牛皮啦。明天這時候再來，我給你換紗布。你是時常挨打的麼？」

我想了一想，就回答着說：

「以前——還打得多一些呀……」

醫生粗着嗓子哈哈一笑：

「這些對你都有好處的，統統，無論什麼東西，都是有好處的！」

一會兒，醫生帶我到主人那兒，對他說：

「好，你帶去吧，手術已經完了。明天再來，換一換紗布。這孩子很有趣，也算你運氣好……」
我們坐了馬車回去的時候，主人對我說：

「我從前也挨了打的，沛西珂夫沒有辦法，我也挨了打，你倒還有我可憐可憐你，我可是誰也沒有可憐我的，誰也沒有！人是到處都有，能够給人同情的，可是一個也沒有！只是些畜牲……」

他罵人一直罵到馬車到家門口。我有點可憐他了。而且他使我明白，人類中到底還有些人性，使我非常感激。

一家人像迎接做壽的人一樣迎接我，女人們尋根究底的問醫生的治法和他所說的話，好似很有滋味的囉囉舌頭，又皺着眉頭倒抽了一口氣。我很驚奇他們對於疾病痛苦以及一切不快的事，有着那麼強烈的興味。

他們知道我不願控告他們，好似感得很滿意；乘這機會我就提出要求，要他們許我向裁縫太太借書來看，他們就不敢拒絕。這個要求，只有老婆子，喫驚的嘆了一口氣：

「真是倔強的孩子！」

過了一天，就上裁縫太太那兒去了。她和言悅色的對我說：

「聽說你將病進醫院了——別人的話真靠不住麼？」

我沒作聲，把真相告訴她，我覺得難為情；而且叫她聽了這種兇暴傷心的事，對她又有什麼好處；這一

點是她的好處，是她跟旁人不同的地方。

現在，我又看書了；大仲馬，彭孫·台·推爾拉里，蒙得賓，柴孔內，迦波里亞，愛瑪爾，白葛培之類厚大的冊子，都獨自囫圇吞下；多高興啦；我覺得我自己也好似一個過濟非凡生活的人物了。我體驗着快心的感激，平添了無限的勇氣。手製的燭臺又放出昏紅的光來了；我徹夜到天亮看書；因此我的眼睛有一點壞了；老婆子對我很親暱的說：

「你再這麼下去，把眼眼弄壞了，要做書獃子也做不成啦！」

但我馬上覺得，在這種寫得津津有味書中，雖然事件有變化，地方有不同，但全局的結構，卻只有一個公式。便是好人走惡運，受惡人欺凌；惡人常比善人厲害聰明；可是等到後來，來了一個虛無飄渺的東西，懲罰了惡人，善人也便一定得到最後的勝利。還有一切的男女，用着相同的話來談他們的「愛」，也叫人看了厭氣。這種刻板化，不但叫人看了厭倦，也叫人懷疑起來。

看了頭上的幾頁，就可以推測那個勝那個敗；而且故事線索一明白之後，就常常用自己的想像力來替書中人解決；這簡直已不是在看小說，而是在做算學教科書上的練習題了！末了，愈看愈精明，可以正確決定那個主人公進入幸運的天國，那一個弄到欲進不得，欲退不能。

但在這一切上面，也可以看到一種活的，對我很有意義的真實的片段，和樣子完全各異的生活，及人類關係的型態。我明白了在巴黎，無論是趕馬車的，做工的，當兵的，凡一切「下等社會」的人，跟尼士尼，

山、佛爾彌等等地方的情形，完全不同；在那邊，「下等社會」人也能大膽對紳士說話；對付他們，態度要軒昂得多，自由得多。比方這裏有一個兵士，那他對於我所認識的一些人中，就沒有有一個相像，無論對雪特洛夫、水手，更不必說愛爾木亨，都沒有一點共同的地方；他比了這些人，更有人氣得多；在他當中，有一種跟史沫如相共同的東西；但也不像史沫如那樣默性和粗野。又如這裏有一個開店的主人，那他就要比我們所知道的一切店主人都好。就是拿神父來比較，書中的神父，也沒有我所知道那樣的種類；他們都要親切得多，更富於同情心。總之，照書上看來，一切外國的生活，比之我所知道的，要有味得多，快樂得多，美麗得多。在外國，沒有這種常常的兇狠的吵架；沒有玩弄維特加兵士那樣殘酷的玩弄法；也沒有老婆子那種冒失鬼的禱告。

尤其奇怪的，書中雖講着一些惡漢，慳吝人，卑鄙人，但是決沒有表現出他們那種說不出的殘酷和欺凌別人的嗜好；而這一切，卻正是我所應慣了的；到處地方都可以瞧見的。書裏的惡徒，雖兇，都兇得有道理，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兇，原因大抵可以明白；可是我所見的那種兇惡，卻都是毫無目的，毫無意義的東西；並不是可以因此得些什麼好處，僅只是聊以自慰的。

每看一本新的書，這種俄羅斯生活與外國生活的不同之點，便愈加顯得明白；使我發生了茫然的憤慨，對這些角邊骯髒，紙葉泛黃的念舊了的書本的眞假，發生懷疑。

這時候，忽然得到了一本叫做塞琳剛諾兄弟的高爾的小說，我化一夜功夫念完了；我很驚奇，這裏

有一種我從來沒有經驗過的東西，於是把這平凡傷感的故事，又重新看了一次。這本書裏，並沒有一點硬嵌進去的東西，表面沒有什麼趣味。閉頭的地方，跟聖賢傳一般好似生硬無味。用語上很正確，毫無一點修飾；我很驚奇這里好似有點不完善；可是樸素精鍊的句子組織的文章，很順利的念下了；馬戲師兩兄弟的戲劇般的故事，一步緊湊一步的發展開來，我的兩手，不覺因了看這本書的快樂，而顫抖了起來。一會兒，念到那不幸的藝人，跌斷了兩手，爬到屋頂樓上去，而他的兄弟，卻正在這屋頂樓裏偷偷地練習自己獨長的技藝，這時候，我低聲啜泣了。

我把這本好書還給裁縫太太的時候，要她再借些這樣的書給我。

「要這樣的書？」她輕輕笑着反問。

聽了她這笑臉，我就窘住了，說不出自己所喜歡的道理。她說：

「這種書沒有多大道理，你等一等，我借些更其有味兒的給你……」

幾天之後，她借一本葛林維特的一個小流浪者的實錄給我；聽了這書的題目覺得有點怪，可是打開來第一頁就在我心中喚起了狂喜的微笑；而且就含着這樣的微笑，一直把全本書念完；有些頁子，還念了兩次三次。

看了這書，纔知道在外國，也有過着這樣艱苦的生活的少年；那麼，我還有什麼悲觀呢；我的生活雖然悲慘，到底還不致悲慘到書中的程度。

葛林維特讀出了我老大的勇氣以後立刻到手的，是一本叫奧該尼·古蘭台日的，這已是一本書籍中的「正當書」了。

古蘭台老人使我很清澈的想起了外祖父。書籍幅太小，覺得有點不足；可是叫人訝異的在這一本小書中，卻藏着那麼多的真實。一些我所完全明瞭的，在實生活中好似碰在鼻子上面的真實，在這本書裏卻籠罩着一種全新的——和平安靖的光輝而出現。從來我所看的書，除了葛古爾，都跟主人家人們一般，都是板着嚴刻的臉孔批評人家的，也常常有對罪人懷同情，對善人起惡感的情形。在這裏，有人雖然費了多大的理智，多大的意志，而總於不能如自己的願望。瞧了這種人，總覺得有點可憐。但善良的人站在這些可憐人面前，跟石柱子似的一動也不動；而且所有一切的惡計，雖都圍繞着，圍繞着，碰上這石柱子遭了破碎，但並不因此對石柱子發生同情。一道牆，任怎樣美麗怎樣堅固，但當一個人要到這牆外的蘋果樹裏去採摘蘋果的時候，他就不會來欣賞這道牆頭的。我總覺得最重要的有生命的東西，好像是在於善行之外的。

在葛古爾，葛林維特，巴爾扎克等人，是沒有一種固定的善人，也沒有一種固定的惡人的；所有的只是人，只是活得驚人的人。無疑，他們所說所透的東西，都是照原樣說着透着的；用了別一種方法，是不能成功的。

這樣，我明白了「好的，正當的」書，是多麼大的歡喜；但這種書我是怎樣找到的呢？在這點上，裁縫太太可不能給我多大的幫助。

「這是一本好書呀。」她拿一本亞森·葛塞底抱滿玫瑰黃金與赤血的兩手，或培羅，波黎·合·科克，波黎·弗萊里的小說給我。可是現在我要念這些書，可得費好些勁了。

她很喜欢馬里愛德維爾納的小說，但是我看來這些都是傷感的東西；我也不大喜歡西皮里，但對於亞爾，爾巴哈的短篇，卻非常中意；蕭，吉果，爾沒多大魅力；比之他們，對華里推爾·司各脫可要看重得多。我所驚喜的，是跟巴爾札克那樣驚人的，使人懸懸，使人欣悅的書。就是那位瓷人兒，也漸漸使我不滿起來了。

每次我上她那兒去的時候，總是穿一件乾淨的褂子，把頭髮梳一梳，心裏只想儘可能打扮得整潔一點。——這一點大概沒有什麼功效，本來我的目的，只望她注意到我這整潔的模樣，說話說得更隨便些，透徹些；那張略帶漂亮的毒麗的臉裏，不要現出魚一般的微笑來；可是她還是現着微笑，發着懶洋洋甜蜜蜜的聲音問我：

「看了麼？好不好？」

「不。」

她有意把細眉毛向上一揚，聽着我；接着嘆息着，照例鼻聲的問：

「這可又爲了什麼緣故呀？」

「這種事別的地方早看到過了。」

「你說這種事，是什麼事？」

「愛情……。」

她掙了一掙臉，發出脆鬆鬆的笑聲來：

「啊，對啫。可是沒有一本小說，不寫愛情的呀！」

她坐在一把挺大的環臂椅裏，穿着毛皮拖鞋的小腳，輕輕動着；一會兒，打了一個小小的呵欠，把藍色
的麀衣疊了一疊；伸出桃紅色的手指頭，敲敲膝上的書函子。

我心想問問她：

「你爲什麼還不搬走？那些軍官不是依舊在給你寫求愛信，把你開玩笑麼……。」

可是我沒有勇氣把這些話說出口來，搭訕着走了；抱了一本寫着「愛情」的厚厚的書和幻滅的悲
哀。

房子裏的人，現在談起這女子來，談得更加惡毒，更加嘲諷，更加憎惡了。我聽了他們那些謠言，氣得什
麼似的；原來那些都是骯髒不堪的，而且確是胡謔出來的話。我在背後很可憐她，替她擔心；可是一走到她
那兒，瞧見了她銳利的眼，貓兒般苗條玲瓏的身體；和那嬌豔的臉，一切憐憫之情，和擔心的憂念，便都燼煙

一般消散了。

到了春天她忽然不見，過了幾天，她的丈夫也就搬走了。

那屋子空着，還沒有新房客搬進來的時候，我跑去張望一下，只見光禿禿的牆上，留着掛過畫類的四方形的痕跡，幾枚彎曲的釘子，和釘過釘子的傷痕。漆過的地板上，亂堆着五顏六色的碎布頭，紙片兒，破的藥盒子，空的香水瓶；一枚大銅釘閃着光。

我覺得傷感起來；我想再見一見裁縫太太，我要告訴她，我是多麼感激她……

一〇

當裁縫太太還未搬走的時候，我們樓下搬來了一個黑眼睛的青年夫人，帶着一個小女孩和一個老母親。母親是白頭髮的老婆婆，一天到晚嘴裏含着一隻琥珀煙嘴抽紙煙。夫人是漂亮的美人，樣子英爽，傲慢，說話帶着氣度很長的，悅耳的聲音；瞧起人來擡着頭，故意把眼睛瞇着；好似別人正站得很遠，不大聽得清的模樣。她家門口，常有一個名叫杜飛葉夫的當兵出身的黑膚的人，牽了一匹細腿子的紅毛馬來，幾乎每天都一樣。那夫人穿一件鐵青色絲絨長袍，漏斗形的白套袖，黃色的長統馬靴，走到大門口；一手牽着衣襟，拿一條柄上嵌着淡紫石的馬鞭，另外伸出小小的一隻手來，愛嬌地摸摸露着牙齒的馬的臉鼻。那馬兒把一隻紅紅的眼睛向她睨着，全身抖索了一下，提起蹄子輕輕向踏實了的地面打。

「羅佩兒，樂佩兒。」她低低叫着，輕拍馬兒美好彎曲的頸子。

接着，她一腳踏在杜飛葉夫的膝頭，輕巧的躍上馬鞍；馬兒很得意的在堤塘上跟跳舞一般跑起來。她坐在鞍上，態度是那麼沈着老練，簡直跟長在鞍上一樣。

她真標緻得稀罕；無論什麼時候見到，都跟初見時一樣，常常使人心洋溢着一種陶醉的歡喜。我見了她，心裏就想狄愛娜·普亞底愛，瑪爾歌皇后，拉·華里愛爾，以及其他歷史小說中的那種美麗的女主人公一定是跟這位夫人一樣的。

她周圍老環繞着一羣駐屯在這城裏的師部的軍官。每天晚上，到她那兒，奏批霞娜，凡啞鈴，豎琴，跳舞，唱歌。比誰都來得勤的，是一個叫奧萊索夫的少校。他是肥胖的紅臉，頭髮已經白了，身子卻長得跟輪船上掌輪手一般，滿是脂肪。他彈得一手好豎琴，對夫人也順從得像一個忠心的奴僕。

跟母親一般幸福，一般美的，是那個五歲的長着獅子髮的商龐圓滾滾的女孩。青色的眼睛，率真而沈靜，是一對在憧憬着什麼的眼色。也許就因為這個緣故，這個小女孩好似有一種老成深思的樣子。

那位老婆婆，一天到晚率領着沈默的杜飛葉夫和肥大斜視的女僕，埋頭在家務中。因為沒有保姆，那小女孩每天總在門口的梯階上，或對面堆着木頭的地方，一個人玩着，時常沒有人看管。我常在晌晚的時候，跑去和這女孩子玩。我很喜歡這孩子；她也跟我慣熟了，每次我講故事給她聽，她就躺在我膝頭上朦朧欲睡；看她要睡了，我就抱她回家去上牀；從此以後，她每次臨睡以前，定要跟我道晚安，弄得我必須到她那

兒去；每次我去，她就很認真的伸出圓滾滾的手說：

「明天再會呀！奶奶，還說什麼呢？」

「叫上帝保佑你。」老婆婆這麼說着，她那嘴和尖的鼻子裏吐出白騰騰的煙霧。

「叫上帝保佑你到明天呀，我要睡覺啦。」小女孩學着嘴說了之後，就鑽進綴花邊的棉被中去。老婆婆對他說了：

「不是到明天，是永遠呀！」

「噲，明天不是永遠有的麼？」

她喜歡用「明天」這個詞兒，凡是自己所喜歡的東西，她都搬到未來中去。她把摘來的花，折來的枝條插在地上說：

「明天這地方就會變一個花園了……」

「我明天也要買一匹馬，跟媽媽一樣騎着玩去……」

她是個很聰明的孩子，但不很活潑；正玩得好好兒的，忽然出起神來，發出奇突的問題：

「神父的頭髮，為什麼跟女人一樣？」

有時在尊蘇上刺了一下，她就指着尊蘇說了：

「你好，你好，我去告訴上帝，叫上帝重重的罰你呀，無論什麼人，上帝都會把他罰的呀。媽媽，也受了罰

的……」

有時候，有一種真實的悲哀，輕輕落在她的身上；這時候她那青色的充滿憤懣的眼，便注視着天空，身子靠在我的身上，說：

「奶奶常常要發怒；可是媽媽不，媽媽只是笑。大家都喜歡媽媽，所以客人總來得很多；媽媽長得標緻，客人都來看她。我頂喜歡媽媽。奧萊索夫伯伯也這麼說：頂喜歡的媽媽！」

我聽了這小女孩的話，更加喜歡她了；因為她的話告訴了我一個不識的世界。她光是高興談她的媽媽；因此，每一度的談話，總在我的眼前，隱約的展開一種新的生活，使我重新想起瑪爾歌皇后；也因此，使我對於書的愛，對於生活的興味，更加深刻起來。

有一天晌晚，我等着往奧託克思散步去的主人家的人，坐在門口的梯階上，抱了睡着的女孩。這時候她母親騎了馬跑來，輕輕跳落地上，略略把頭一擡，問：

「怎麼睡着了麼？」

「噢。」

「啊，真的……」

當兵出身的杜飛葉夫從門裏跑出來，把馬接住；夫人把鞭子望腋下一挾，伸開兩腕說：

「好，抱給我！」

「我抱了送回去吧！」

「不要！」夫人跟叱馬一般地叱了我一聲；一隻脚在石梯階上踉了一踉。女孩張開眼來，迷迷糊糊的望見了媽，就伸手要她抱。她抱着去了。

被人家叱罵，我是慣了的；可是一想到連那位夫人都要叱罵我，心裏可真不痛快。——她只消輕輕吩咐一聲，誰還不服從。

過了幾分鐘，那個斜視眼的女僕來叫我了；女孩撒嬌，說是不給我道晚安就不肯睡覺。我當着她的媽，帶幾分得意地走進了客室。女孩坐在媽膝頭上；她媽正在給她脫衣服。

「好，你聽。」她說：「妖精來了呀！」

「不是妖精，是我的哥哥呀……」

「啊，真的？真不錯。那末送點什麼東西給你哥哥呢，呢，你不想送呢？」

「噯，我想送呀！」

「好好，這就得啦。媽媽代你送，你到房裏睡覺去。」

「明天再會！」她向我伸了手說：「叫上帝保佑你到明天……」

夫人喫驚的吁了一口氣：

「啊，這話誰教你的……奶奶麼？」

「愛……」

她一進去，夫人用一隻手指頭招招我：

「你要什麼呢？」

我說不要什麼，只是有什麼書就借我看看。

她伸着和暖芬香的指頭把我的臉孔一捧，現出和悅的笑容問我：

「啊，你喜歡看書麼？那你看過一些什麼書？」

她一笑，就顯得更美了。我嗚嗚嚕嚕舉了幾個長篇小說的名字。

「其中頂歡喜那本呢？」她兩手放在桌子上，指頭剝剝六動着。

從她身上發散出花一般濃郁的芳香；更奇怪的是香氣中還混着一些馬騷氣。她在長長的睫毛後面沈思的凝視着我——從來我沒有被人家這樣注視過。

屋子裏滿是些精緻的家具，顯得跟烏巢兒一般狹窄。窗口邊，覆着濃濃的綠蔭，火爐邊的白瓷磚，在黑暗中爍着晶光；和火爐並排的一隻大批霞娜，也顯得亮晶晶的。所有的牆壁上，從樸素的金色櫃子裏，映着一些傾斜的並列着大大的斯拉夫文字的黑字；這些字底下，各有一個黑的印章用繩子吊着；這一切的東西，也跟我一般恐縮着，望着這位女性。

我盡可能用簡單明瞭的話，告訴她我在度着苦惱寂寞的生活，只有在讀書的時候，才能把一切痛苦

忘掉。

「啊，真的？」她這麼說着站起身來：「這話也不錯……書以後儘借給你，不過現在恰巧沒有……啊，對啦，那本也好吧……」

她從長沙發上拿起一本黃色面子已經破散的書：

「你先拿這本去看，看完了來拿第二卷，一共有四卷……」

我拿了一本梅雪契爾斯基伯爵的彼得堡的祕密回來；於是拼命念起來；可是彼得堡的「祕密」比之瑪德里、倫敦、巴黎的無味得多，從第一頁上我已經看明白了，看得比較有味的，只是一段關於自由和手杖的寓言：

「我比你本領大呀。」自由說：「因為我比你聰明。」

於是手杖回答它說：

「不，我的本領比你大，因為我比你氣力大。」

爭論的結果，就吵起架來。手杖打了自由，自由受傷進了醫院，後來終於因傷致命。

這本書中寫着虛無黨人的事，照梅雪契爾斯基伯爵的意見，虛無黨人是世界的大害；被他瞧着一眼的時候，連雞都會死的。虛無黨人這個名詞，在我以為是罵人的話；除此以外，我就一無所知；這真使我傷心。總之，我覺得我還沒有讀好書的能耐。我衷心相信，這是一本好書；因為我覺得那樣一位尊貴美麗的夫人，

決沒有看壞書的道理！

「怎麼樣，喜歡麼？」我把梅雪契爾斯基的黃皮小說還她的時候，她這麼問我。

我想回答一聲——不實在覺得開不出口，我怕我這麼說了她就會發怒。

不料她只是笑了起來，跑進帷帳裏邊去了。那兒便是她底臥室。不多一會兒她拿了一本青皮裝的小書。

「這本你一定會歡喜了。不要弄髒！」

這是一本普式庚的詩集。一種誰都有過經驗的貪婪的感情把我抓住了，好似一個人偶然走進一處從未見過的華美的地方一般。我把這本書一口氣都念完了。在那種情形之下，無論誰都想馬上把全部都看個明白的。在潮溼的林子中的滿長蘚苔的崎嶇小徑上，躑躅了半天，忽然不意的有一塊百花繚亂，煦陽當空的乾燥的曠野，展開在眼前的時候，是常常有這種感覺的：在一剎那間，恍惚的向這片曠野望了一會，不多時馬上因為欣喜得過度，就遍野亂跑起來；而且每當脚上一接觸到豐沃的地面上柔軟的草，就感得一種說不出的歡喜。

普式庚詩句的純樸和音節的諧和，使我大大喫驚；此後有好多時候，每當我念英文的時候，我就覺得很不自然，信誓難讀。波斯蘭的序曲，使我聯想到外祖母對我講的故事中最好的一個，而且已經經過一度巧妙的壓縮了。又如其中某一句，用金鐵一般的真實，使我驚嘆了：

這兒一條不識的路邊

留著沒見過的獸跡

我把這美麗的句子在心中反覆念着，於是便有一條我所熟悉的隱約的小徑，現出在我的眼前，而且還很清晰的，看見水銀般的大顆的露珠，和踏過草上的陌生的腳跡。普調和諧的詩句，使它所表現的內容披上了一件華美的服裝，就很容易記憶了。這漸漸使我變了一個幸福的人，使我的生活變成光明而快樂。詩好似新生活的鐘聲，在我的生活中鳴響了。啊啊，真是多麼幸福呀——一個人能够念書！

普式庚的美麗的童話，對於我，比什麼都容易親近，容易理解。我反覆的念了多少遍，已完全背得出來。躺在牀上，在未入眠以前，也總是閉着眼睛低低唱詩。有時候，我就把這些童話，改頭換面一下跟勤務兵他們去演，他們聽着就格格笑，嘴裏發出柔和的罵聲。雪特洛夫撫着我的頭輕聲說：

「真好！真好……」

我念得太興奮了，終於被家人瞧見，老婆子罵：

「一天到晚念書，這個懶鬼，茶炊三四天沒有擦。再這麼胡裏胡塗又得喫棒頭啦……」
棒頭便怎樣？我就做了詩對罵了：

黑心肝，喜歡幹惡事

你還弄巫術的老婆子……

夫人在我的眼裏變得更加崇高了；因為她是看這種書的女子，比之那瓷人兒的裁縫太太，是完全可同日語的……

我到她那里去還書，悄然捧給她，她很有把握的說：

「愛，你喜歡了吧？你聽到過普式庚的事蹟沒有？」

我曾在一本雜誌上，偶然見過關於這位詩人的事，但我很想聽聽她親口給我講，就說沒有聽到過。她把普式庚的生平和死，簡短講了之後，就跟春牙一般鬻笑，問我：

「愛女子有這麼危險，你明白麼？」

照我所看過的書中想來，這事情雖然確是危險，同時卻也是一件好事。我就說：

「雖然危險，可是大家都愛的呀！就是女子自己，不是也常常為此煩惱麼？」

她照例從睫毛後邊向我瞥了一眼，很嚴正的說：

「呵，你倒明白這個？所以更加危險，望你往後不要忘了這話！」

接着，她問我愛好哪些詩。

我揚舉着兩手，背了些給她聽。她沈默着，很認真的聽。一會兒站起身來，在屋子裏走來走去；而且說：

「不錯，我想，你還是去求學好……你家裏的人是親戚麼？」

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她好似責怪我一般：「唉！唉！」的嘆息了。

她又借給我一本佩爾傑的歌，是紅皮面，書頭燙金，幾色套印的精裝本。這些歌，歌詠着刺心的痛苦，和瘋狂的快樂的奇特的結合，完全把我弄瘋了。

當我念到老年的乞丐的苦痛的話時，我覺得身上滾了一盆冷水一般的感覺：

我是一條毒蟲，你討厭我，

你就不客氣地用腳來踩！

多嚙也不過是蟲豸，躲吧！

可是爲什麼不告訴我？

爲什麼不給我一條路？

蟲豸之中也會有螞蟻！

也有能抱着同胞共死的！

我今已是蒼老的，流浪之身，

我只能懷恨着人類走向墳塋！

可是接下去又念到哭者，我笑得連眼淚都掉下來了。特別留在記憶中的，是佩爾傑的：

歡樂的生平的奧秘

在一個逸人又算得什麼呢！……

受了佩爾傑的刺戟，我就胡亂學樣，無論對什麼人，用了粗暴的諷刺，就覺得非常有趣；到處拿去應用

了。他那些詩句已都記得爛熟，偶然跑到勤務兵他們的廚房裏，也都滿心得意的唱些給他們聽。

但這不久就停止了，因為他們用關於姑娘們的下流的詩句來和我唱和，那詩是以這樣句子開頭的：

十七歲的小嬌娘——

頂頂帽子都合樣！

聽了這種詩，我憤慨得再也受不了；我真想拿鍋子覆到愛爾木亨的腦袋上去。雪特洛夫和別的勤務兵，用他們呆笨的手把我拉開。但自從這次以後，我就決心不往軍官們廚房裏去了。

他們不許我往街頭去散步；其實也沒有功夫散步；工作是那麼多。現在除了一身發女僕男僕及「跑術」這些日常工作之外，還得在一張木板桌上釘着一塊印花布，在這上邊貼設計圖；抄寫主人的建築工事計算書，以及覆核包工頭的細帳；因為主人是一天到晚在機械的勞動。

近來市場上的公立建築物，改作商人的私有。所有的商店，都忙著建築。我們的主人，接受了許多修理舊店房，建築新店房的包工；還製作許多「改築與承座，在屋頂上挖天窗」等等的設計圖。我拿了這些設計圖，和裝着二十盧布鈔票的信封，送到老建築師的地方去。建築師收了錢，就寫上「設計照原圖無誤，工事監督，由伊麥留克承攬。」但不消說，他沒有見過原圖；而且工事監督也一定不會承攬的；因為他正害着病，從來足不出門。

此外，我往市場管理人及其他認為必要的人們那兒去送賄賂，從他們那兒拿到主人所謂「一切不

「正常的許可證。」因這些工作的關係，家裏的人晚上常常出去作客，我就可以在門口的梯階上等他們回來。這也不一定是常有的事，但他們有時要過了半夜纔回來。於是我就熬幾小時地坐在門口的空地上，或對面木頭堆上面，張望那位夫人家的窗子，偷聽着熱鬧的談話和音樂。

窗子開了。從簾帷和掩映着花卉的隙間，所見到的，是軍官們英挺的身子，在屋子裏走來走去，是矮胖的少校，蹣跚的走着的模樣；是打扮得妖豔奪目的夫人，擠在人叢中的神情。

我就自己在肚子裏稱她做——瑪爾歌皇后。

我遙望着窗子，心裏想：「法國小說中所描寫的華貴的生活，大概就是這個樣子的。」但見了包圍在瑪爾歌皇后身邊的那班男子，我雖然還是個小孩子，卻不禁感得嫉妬；只這一點，是有些傷感的。那些男子包圍住她，像是繞花的蜜蜂。

在她的客人中最疎遠的一個，是兩身幹的陰氣的軍官，額角好似切裁過的一般，眼睛深深窪陷；他每次總帶了凡啞鈴來，奏得很好。因為奏得太好了，過路人都在窗子下面停住；木頭堆邊也聚滿了這條街上的人。就是我家的人，要是在家裏的時候，也總打開了窗子，一邊讚賞着那音樂家，一邊迷迷胡胡聽着。他們是除了教堂裏的神父以外，誰都不肯讚許的。所以我以為，他們的眼裏，對魚油煎的點心，要比音樂喜歡一點。

有時候這位軍官，發着飄渺恍惚的聲音，唱歌，吟詩；那時，他總是把手掌按在額上，吼吼的喘不過氣來。

有一天，我正在窗下和女孩子玩，瑪爾歌皇后要他唱；他拒絕了好一會，後來突然唱起來：

歌兒中要美，

美中不要歌……

我很愛這句詩，而且，不知什麼緣故，我可憐起這位軍官來了。

有時候，夫人一個人在屋子裏彈批霞娜；我見了心裏就很舒快，我陶然的沈醉在樂聲之中，窗外一切，什麼都不放在眼中了。窗子裏邊一朵婀娜的美影，她那凝神一志的側臉，她那鳥兒一般在鍵盤上飛舞的白手，籠罩在洋燈的黃黃的光霧之中。

我望着她，聽着哀怨的樂聲，陶醉在五光十色的幻夢中；我在那兒找到了寶物，全部都送了給她，使她立地變一個富人！如果我是史珂佩來夫，一定跟土耳其再開一次戰，收了賠款，在奧託珂斯城最中心的地方造一個宮殿給她住，現在叫她住在這樣的地方，只是被人說壞話，造污穢的謠；趕快離開這城市，離開這房子吧。

鄰居的人們，我們這房子裏的一班傭人們，尤其是我們家裏的人，對於這位瑪爾歌皇后，也跟對裁縫太太一般，胡亂講着惡毒的謠言；不過說她的時候，是比較更細心，更低聲，先向四周望一望，然後再圍聚着囁語吧了。

也許他們都怕她。她是一個貴族的寡婦，房間裏掛着的字額，都是歌陀諾夫，亞歷克舍，彼得大帝等從

前俄國的皇帝賜給她丈夫的祖宗的，這是那個老念一本福音書的當兵出身的杜飛葉夫對我說的。或是人家害怕她會用柄上嵌了淡紫石的鞭子打人，也未可知。據說，有一個做大官的，已經被這鞭子打通。

但囁囁私語比之大聲狂談是更叫人難受的。夫人是生活在四周不和的空氣之中；但我不能明白這不和的原因；我只是感到痛苦。有一天晚上維克多半夜回家時，說是張見瑪爾歌皇后的窗子，她正穿着一件內衣坐在長沙發上；少校跪在她身邊，用海綿替她擦足指甲。他把這話告訴了家人。

老婆子咒罵着，吐的一口水年輕的主婦赧着臉尖聲地叫：

「啊，維克多，也虧你厚臉皮！可是那些人的行動，也真噁人！」

主人沒作聲，只是微笑；我感謝他的沈默，但依然擔心着他也許會參加這場吵擾中去的。女的們窄着喉音，感嘆着，很詳細的向維克多問夫人怎樣坐，少校怎樣跪。維克多呢，又添油加醬加上了許多新話，一一說明了。

「紅着臉，舌子拖得長長的……」

說少校給夫人翦指甲，我可聽不出有什麼可資難的地方；但是說他拖着舌子，那是不能相信的；這一定是故意胡講的謠言。於是，我對維克多說了：

「你說他們不好，那你不要到窗子上去張得啦；你又不是小孩子……」

不消說，我是挨了一頓狠罵，但是這種咒罵我倒完全不覺什麼。我只是充滿了一種心事——想立刻

跑到底下去，跟少校一般跪在夫人底面前，請求她

「啊，你趕快離開這所房子吧！」

現在我已經經驗過了另外的生活，另外的人們，另外的感情和思想，因此對於這房子和房子裏的住客們，漸漸覺得難耐的討厭。在這房子裏，張滿着骯髒的謠言網，跑到這裏邊的人，都被人當作壞蛋。比方那個團部裏的牧師，病僂僂的，賤着也可憐，可是人家卻說他是酒鬼，馬浪蕩。又據家裏的人說，那些軍官跟他們的太太，都是不正當的結合。那些兵士，一開口老是那套說女人的話。其中最叫我忍受不了的，便是我們家裏的人；我是瞧透他們那些最喜歡做的人身攻擊的真價值的。找尋人家的壞處，是不用化錢的娛樂；我們家裏那班人，只是因為要找這個娛樂，就把近邊的人，拉上開言閉語的刑臺；他們只當他們是在虔誠，勤苦的過着清淡的生活，以為他們是應該向無論何人去復仇的。

當他們污言穢語說着瑪爾歌皇后的時候，我就感覺到一種不像小孩子的感情的激動，胸頭充滿了對這種背後話的憎惡，我想對他們大聲呵叱，對他們恣意侮辱了。有時候，卻漲起了一種憐憫自己，憐憫一切人的感情，這種默默的憐憫，比憎惡更覺痛苦。

關於皇后，我比他們熟悉得多，我很擔心，他們會覺察我和她的相識。

每逢禮拜天，家裏人上禮拜堂去做禮拜，我便一早跑到她那兒去。她把我叫到自己的寢室裏，我坐在一張張有金色緞子的小小的環臂椅上；女孩兒爬到我膝頭上；我對這女孩的媽，談着看了的書。她躺在一

張很大的牀上，把兩隻小手掌托着下頰；她的身體覆在全個寢室中最動眼的金黃色的被頭底下；編成辮子的黑頭髮，黑油油的越過肩頭，掛在面前；有時候，從牀上一直拖到地板上。

她聽着我的話，溫和的眼光注着我的臉孔，臉上顯得似笑非笑的說：

「啊，是麼？」

她的親熱的微笑，在我的眼裏，自然是皇后所御賜的愛撫了。她的聲音，帶着拂拭不去的軟味，從我的耳裏聽去，好似她總是在這樣說：

「我自己知道，我是比誰都美麗，都純潔呀，所以我再也不需要什麼了。」

有時我跑去，她正坐在鏡子前一把低的環臂椅上，梳着頭髮。髮尖披在膝頭和椅子底露臂上，又從椅子背後，差不多碰到地板。她的頭髮和外祖母的一樣，又長又濃；在鏡子中，望見她的黝黑的，富實的乳房。她當我面，穿換內衣和襪子，但是她的純潔的裸體，沒有使我引起羞恥的感覺，我只是為她感得矜誇而歡喜；她身子總是散發着一股芳香；這種香味，正是一種使人不能誤解她的防衛物。

我是健康的，強壯的；而且我很明白男女之間的祕密，但是因為人家老在我面前，把那祕密說得這麼下流，殘酷，和露骨，反而使我不能想像在男子擁抱中的這個女性。我想決不會有那種無聊的人，把她當作自己的所有，去碰動她。瑪爾歌皇后不會知道像廚房間和什物間裏那種戀愛。她一定有一種完全不同的高級的喜悅，有一種完全不同的戀愛。

不料有一天，暮色蒼茫的時候，我跑進了她的客室去，聽見寢室的帳幔後面，我那心中的皇后的高聲的狂笑，和一個在乞求着什麼的男子聲。

「啊，等等……這可不行呢。」

我想，我應該退出，但是我不能……

「那個？」她問了：「是歷克霞嗎？進來進來……」

寢室中花香撲鼻，叫人透不過氣；光線很暗淡，窗上放下着窗帷……瑪爾歌皇后躺在牀上，被頭一直覆到下頰邊。和她並排，只穿着一件內衣，披開了胸膛，坐在牀邊的，是那位凡喀鈴拉得很好的軍官。他胸膛上有一條傷痕，從右邊肩頭向乳頭邊，形成一條紅絲；它是顯得那麼顯明，在暗淡的光線中，也看得非常清晰。軍官頭髮亂得很好笑；可憐的滿是傷痕的臉上，略略現着笑影；笑得真怪；圓大的女性式的眼睛，正釘視着皇后；這模樣，好似第一次發見她的美麗。

「這是我的朋友呀。」瑪爾歌皇后說了；但是不知道她這是對我說，還是對他說的。

「什麼事使你這樣喫驚？」她的聲音好似從遠處傳來似的，送進了 my 耳朵：「來，到這邊來……」我走到她身邊，她伸出暖和的手，挽住了我的頸子說：

「你要大起來，你也會快樂的呀……好來！」

我把書放在架上，拿了別的書走了。

我的心裏，有一種不知是什麼的破碎的東西；不消說，我並不以為這皇后也做著和別的女子一般的戀愛，而且這位軍官，沒有使我作這麼想的原因。我很清晰的想起他的笑臉，——他好似一個嬰孩突然受了驚一般，癡癡的癡笑；他那傷心的臉，也緊張得非常奇怪。他決不會不愛她的，沒有人能不愛她！她一定也毫無吝惜的把自己的愛給他了；所以他能够奏凡啞鈴奏得那麼好，又能够朗吟那麼痛切的詩句。

但是我必須找出這個自慰的理由，從這事實看來，在我所取的態度中——當我目擊的時候，以及瑪爾歌皇后對那人的態度中——很明白的，頗有些不該的地方，和虛偽的地方。我覺得我好似失掉了什麼，在深切的悲哀之中，過了幾天。

……有一天，我顯了非常暴亂的態度。後來我到夫人那兒去借書，她很嚴厲的說：

「聽說你發脾氣，我可想不到你會這樣……」

我再也耐不住了，我便開始詳細地對我說到我生活的無聊，以及聽人家講瑪爾歌皇后壞話時的心裏的難受。她站在我面前，一手放在我肩上，起初認真聽着，不一會兒，就笑起來，把我輕輕一推：

「够了够了，這些話，我都知道得啦，什麼都知道的呀！」

接着，便拉了我雙手，柔和的對我說：

「這種污言穢語，你還是別去關心的好……你瞧，你的手還洗不乾淨呢……」

我想，她這話不說也好，如果她也跟我一般要擦銅器，要洗地板，又要洗孩子的尿布，那她的手也就不

會比我乾淨多少了。

「生活過得好些，人家就恨你嫉妬你；生活過得壞些，人家就來欺負你。」她這麼感嘆的說着，把我拉到她自己身邊，笑瞇瞇的注視着我的眼說：「你喜歡我麼？」

「噢。」

「很喜歡？」

「噢。」

「喜歡我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

「謝謝你，你真是個好孩子！我頂愛人家喜歡我……」

她嫣然一笑，好像想說什麼，忽又吐了一口氣，緊緊擁抱着我，有好久好久沒有作聲。

「多來玩玩，盡可能多來玩玩……」

我利用了她的囑咐，從她那里得到了許多好的東西。中飯後，家裏的人睡午覺，我就跑下去；如果她在家裏，便在她那里玩上個把鐘頭。有時更多些。

「應該念些俄國的書，應該知道俄國自己的生活。」她邊兒這樣指教我，邊兒把薔薇色的指頭很靈巧的活動着，把針子插在香噴噴的頭髮上。

於是她舉出俄國文學家的名字問我：「

「你知道？」

她常常悄悄的，帶着幾分憐惜的說：

「歷克霞應該好好兒用些功，用些功，可是我動不動就忘了，真要命……」

在她那兒玩了一會，捧了一本新的書走上樓上家裏去的時候，我簡直好似在內心中洗了一個大澡。我已讀了亞克薩珂夫家庭雜記，題名林中的出色的俄國詩集，以及著名的獵人日記，此外還讀了幾卷葛萊平加，梭羅古勃的作品，和威內維契諾夫，奧杜葉夫斯基，邱采葉夫的詩集。這些書，洗滌了我的身心，像剝皮一般給我剝去了醜惡可怕的現實的印象。我知道了什麼叫做好書，我感到自己對於好書的需要。因了這些書，使我在心中生長了一種確切的信心。這信心便是：在這地上我並不是孤獨的，所以我決不會被人毀滅！

外祖母跑來時，我很高興的對她談起了瑪爾歌皇后。外祖母一邊津津有味地嗅着鼻煙，一邊直截的說：

「啊，啊，這可不錯！好人到處都有，只消自己去找；你去找，你就會發見呀！」

有一次她說了這樣的話：

「我去見見她，當面向她道聲謝好吧？」

「不，不要去……」

「那就去吧……天底下，都安排得順順條條的，儘你活多久，總不會活厭！」

瑪爾歌皇后要幫助我用功，終於沒成事實——三聖節的那天，發生了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差不多把我毀滅了。

節日前幾天，我的眼險，忽然腫得很怕人，把眼睛都壓住了，家裏人怕我眼睛會潰爛起來，非常驚慌，我自己也害怕。他們把我帶到亨利·洛塞維契醫生的地方，他把我的眼皮內部割開了，綁上了紗布，心頭充滿着失明的難受的寂寞，一輪轉了幾天。三聖節頭一天晚上解去紗布，我從牀裏起來，好像在墓中活埋了幾天，又重新爬出來均一設，雖然眼眵沒有害，但是失去了人世中百分之九十的世界，真是一連不能言免的懊喪。

歡樂的三聖節那天，我因為病，從中午起豁免了一切的義務，我到各家的廚房去，望望那些勤務兵。除了自處峻嚴的杜飛葉夫以外，所有的人都喝醉了酒。近傍晚的時候，愛爾木拿木柴棒子打了雪特洛夫的腦袋，雪特洛夫絕了氣，倒在地上。愛爾木拿看見自己闖了禍，當場就逃到盆地的那邊去了。

莫名其妙的謠言，立刻傳遍了全院，說是雪特洛夫被人殺死了。大門邊擁滿了人，望着這個倒在地上的人；兵士腦袋擱在從廚房到披廊的門檻上，不動的輪着。有人輕聲說，去叫警察，去叫警察，可是沒有一個人動脚；也沒有一個人走攔去扶他。

這時候，來了洗衣婦娜泰略·科士羅夫斯加霞，她穿着一件簇新的紫色衣服，肩膀上搭着一塊白手帕，怒沖沖把人們推開，走進披廊裏，蹲下身子，高聲的嚷了：

「真傻瓜！還活着呢！快去拿水來……」

有人對她說：

「不關你的事！」

「叫去拿水來，沒有聽見麼？」她好似在火燒場上一樣嚷着；接着，鄭重其事地把新衣捲到膝蓋上，扯下了圍腰布，把兵士的血淋淋的腦袋，擱在自己的膝頭上。

圍聚着的人們，裝着滿不佩服似的，戰戰兢兢的走散了。向暗憧憧的披廊中望去，只見洗衣婦那又圓又白的臉上，含着眼淚的眼現着憤怒的神色；我提了一滿桶水過去，她叫我潑在雪特洛夫的頭上和胸腔上，而且預先關照說：

「不許潑在我的身上呀！我馬上要出門去作客……」

兵士蘇醒了過來，慢慢張開眼睛，呻吟了起來。

「好，扶你回去呀。」娜泰略這樣說着，把手插進他的腋下，爲着不使衣服弄髒，把兩手伸得遠遠的。我們把兵士扶到廚房裏，放在牀上。她就叫我用溼布替他揩拭臉孔，自己轉身走了；這時候她說：

「把手巾好好兒在水裏浸透了，放在他頭上；我要去找那個混蛋；幹麼黃湯灌得這麼狠，差點兒叫人

命案了。」

她邊走邊說去染髒了的圍腰，向屋角落上一拋；再細細心心拂拭了嗒嗒發響的打了皺痕的衣服。雪特洛夫把身子一伸，打着噎，哼着。他腦袋上一滴滴的滴下濃濃的血，滴在我裸赤着的腳上，像黑色的簞溜，頗有點難受；心裏害怕，不敢從這簞溜底下縮出腳去。

這真是難過的事。門外邊正熱鬧着過節，家家門口都蒸着白楊樹的嫩葉；所有的柱子上，都蒸着新砍的楓樹和秦皮的枝條。全條街上洋溢着歡樂的新綠，一切都顯得年輕而新鮮。從這天早晨我就感覺得春天的節日終於來了，人生也將變得光明而快樂。

兵士嘔吐了。熱蓬蓬的伏特加酒氣，和青蔥的臭味，滿滿瀰遍了廚房。玻璃窗子上，不時有些扁平的臉和扁平的鼻子，茫然的靠着；那些臉孔，因為兩頰上敷着手掌，就顯得很醜，而且耳朵顯得特別大。

兵士不知想起了什麼，嘴裏喃喃：

「這是什麼一會兒事？我倒了麼？愛爾木亨怎麼樣了？好朋友……」

接着，咳嗽着，和普通酒鬼似的流着淚笑；而且囁語：

「妹子，喂，妹子……」

他戰戰兢兢的撐起潮溼淋淋的汗臭的身子，搥了一攪，又倒在牀裏了；突然，眼睛張得血淋淋的，說：

「打壞了，打壞了……」

我嘍嘍的笑了出來。

「哪個，笑的是哪個？」他這麼問着，眼色迷糊的向我望望：「有什麼好笑？我給人打得這樣子……」他開始向我揚着兩手，嘴裏還在念：「第一個是先知伊利亞，坐在火馬車上，第二個是愛忒里，騎着馬，第三個，我也終於上天堂去了麼？這可不行，魔鬼，不要過來，不要過來！」

我說：

「莫說夢話了！」

他大發脾氣，咆哮着，顛着兩腳

「我給人家打壞了，你還要……」

這麼說着，就用無力的骯髒的手，向我臉上碰的一拳，我出於不意的驚叫了一聲，就閉着眼，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到了門外。恰巧碰到娜泰略回來了，她拉着愛爾木亨的手，大聲嚷着：

「叫你來啊，威優瓜！啊，你怎麼會事？」她一手又捉住了我，問。

「噢了一下……」

「噢了一下……」她驚愕的拉長了喉音，然後又拖住了愛爾木亨，向他說：

「你瞧，已經能夠打人了，這不是應該謝謝老天麼！」

我用水洗了眼睛，再從披廊向屋子望，不料映在裏面的，是兩個兵士，互相親熱擁抱着哭泣的情景，以

後，兩個人又來擁抱娜泰略，她打着他們的手，嚷着說：

「放開，放開，真討厭！我又不是你們的姘頭。快些，趁老爺他們沒有來；好好兒睡吧，給他們知道了，那纔
精呢！」

她跟哄孩子似的，護他們兩個，一個睡在牀上，一個睡在地板上，等他們吹起了鼻息，便走到披廊下來。
「弄得這麼髒了，穿了出去客去的衣服；那一個兵打了你麼？……真是沒辦法的傻瓜伙！總之，都是酒
不好。你不要喝酒呀，千萬不要喝酒啦……」

之後，我和她一同坐在門邊的凳子上。我心裏奇怪，她爲什麼不怕酒鬼，我就問了她。

「就是不喝醉的，我也不害怕呀。要過來，就請他喫這個呀。」她把捏得緊緊的紅拳頭揚了一揚：「我
那死了的男子，也是個專門喝酒鬧事的傢伙；他每次喝醉了回來，我就把他手足綁起來；瞧他快要醒來，就
連襖褲子都給脫得光光的，拿着大棒子打我，吩咐他：不准再去喝酒，不准再去荒唐；你既然娶了老婆，老婆
就是你唯一的歡樂；你的歡樂，不是酒呀！我打着打着的，打得手酸了纔放下。以後他就跟蠟一樣的不敢個
強了……」

「你真厲害。」我記起了連上帝都被欺騙的夏娃來。

娜泰略呼的透了一口氣說：

「女人更應該比男人強些；不能一個對兩個，那就不成；雖然上帝好像特別叫女的喫虧些，因爲男人

是最容易三心兩意的。」

她挺着身，兩手交疊在闊大的胸口，背脊靠在牆上，眼望着堆滿破爛東西的垃圾堆，坦然的，天暈爛漫的說着話。我聽她那有趣的談話，聽出了神，完全忘記了時候，忽的提神一看，只見垃圾堆外邊，家裏主人和主婦兩個手挽着手，像一對雌雄的火雞一般，慢吞吞的走着，嘴裏談着什麼，眼睜睜向我們這邊望。

我忙跑去開外邊的門。門開了，主婦邊從石階級上上來，邊兒惡毒的說：

「給洗衣婦勾搭上了麼？還記得樓下夫人的口頭禪麼？」

這種話太沒理了，我也不放在心上；但是當主人嫣然一笑：

「也難怪呀——年紀也是年紀了……！」

像不意流露出來的時候，卻使我非常難受。

第二天早上，我到底下什物間去搬柴，看見什物間門口的貓洞邊，丟着一隻空的錢包。這隻錢包我在雪特洛夫手裏曾經見過幾次；我就馬上拾了給他去。

「錢呢？」他這麼問着，用手指頭到包中掏摸：「三十盧布呀，快拿出來！」

——他用手巾包着腦袋，臉色很枯黃，氣憤憤的儘閃閃着紅腫的眼；我告訴他我見到時已經是空的，他還是不相信。

這時候，愛爾木亨跑來，向我點點頭對他說：

「這是他偷了的，把他拉到主人那里去，這里一班當兵兄弟不會偷東西的。」

從這句話的反面看來，偷錢的一定就是他，他偷了錢，故意把空錢包丟在什物間裏的。於是我就當着面對他說：

「你說謊，錢是你偷的！」

我更相信我的推測沒有錯了——他那紅木彫出一般的臉，因驚慌和憤怒，顯得忸怩起來，他的身體還索索抖動，而且聲音低低的說：

「有證據沒有？」

證據也決不是找不到的，可是愛爾木亨馬上大聲嚷嚷，把我拉到門外邊。雪特洛夫嘴裏叨着從後邊跟來。許多窗子裏伸出各色各樣的面孔，悠悠的抽着煙來望的，是瑪爾歌、皇后母親。我想，這一會當着夫人的面倒了大糞了，我簡直瘋了。

我只記得那樣的情景，我這一邊，是幾個兵拉住了我的手，對面站着主人家的人，大家都心領神會的，幾乎嘴裏要唯唯諾諾起來，聽着兵士的訴述。這時候，主婦很相信的說：

「不清說，這一定是這個孩子幹的事！昨天還坐在門邊和洗衣婦勾勾搭搭的，一定是有了錢了；那個女人是動不動要錢的……」

「對啦對啦！」愛爾木亨叫。地面在我的腳底下震動起來。我氣極了，向着主婦吼罵。於是我給摔倒在

地上了。

掉在地上倒並不十分痛苦；比這更痛苦的，是我心裏想，瑪爾歌皇后在怎樣想我呢；我怎樣在她面前去辯白呢？在這可惡的幾小時之間，我的心裏，只有這想念使我難堪。

幸而兵士把這事傳遍了全個房子，以至於全條街上；到了晌晚，我正躺在屋頂樓上，忽然聽見底下娜察略·科士羅夫斯加霞的叫聲。

「不行，這叫人怎麼忍受得住。快，你也出來，出來！你不來，我就找你老爺去，不管三七二十一……」我馬上覺到這個吵鬧是與我有關係的，她正站在房子門口邊，聲音越嚷越大，氣勢非常的壯盛。

「你昨天給我看的錢，你說多少？這錢是哪裏來的……你說，你說。」我很高興的屏着氣聽，忽然聽見雪特洛夫發出驚訝的聲音說：

「啊，啊啊，這個我倒真想不到的，愛爾木亨……」

「虧你還要枉口白舌冤枉小孩子，打人家。」

我想立刻跑到院子裏去，高高興興的跳舞一場；然後再向洗衣婦作一個感謝的接吻。不料這時候家裏的主婦——大概是從窗子裏邊——叫了出來：

「打小孩子，只因為他嘴太壞了；可是沒有人說他是偷錢的呀；人家又不像你這種鄉下佬。」
「傳說這種話，你纔是鄉下佬呢；不單是鄉下佬，你還是畜生呢。」

這個罵聲，我聽了跟音樂一樣的好聽。我的心，被懊憤和對瑪泰略感激的眼淚，煮得沸騰了。我要忍住眼淚，把呼吸都屏住了。

一會兒，我的主人緩吞吞踏著樓梯上屋頂樓來。他坐在我身邊，黃葉約結邊上手掠著頭髮說：

「喂，沛西珂夫，你的運氣真壞呀！」

我默默的背過臉去。

「只是你的嘴太強，你纔挨打得這麼兇。」

他接著說了。這時候，我對他吐露了自己的意見：

「等傷好了，馬上讓我走吧……」

他緘默着，呼呼的抽着煙坐在一邊，接着兩眼凝注着煙頭，低聲說：

「這也隨你的便！你也不是小孩子了；你好好兒想一想，只要使你有好處就得啦……」

說着，便走了。照例，我又覺得對他不起。

到了第四天，我離開主人家。我很想到瑪爾歌皇后那里去道別，可是我沒有勇氣向她說明。我等齊她來叫我。

和女孩分別時，我託了她

「你對媽媽說，哥哥心裏非常感謝她，你替我對她說。」

「我說我說」她柔和地笑着，答應我的要求：「那末，明天再見麼？」到了二十年之後，我重新遇見她，她已經嫁了一個憲兵軍官……

一一

我重新在倍爾彌號輪船做了洗碗的，一條白的，天鵝似的，大的快輪。這回是「黑班」洗碗人，或是「炊事夫」月薪七盧布，職司是廚司的助手。

廚司長是一個圓胖橫肥的傢伙，腦袋光禿像一個皮球；他兩手盤在背後，像豬鬃在大熱天尋找日蔭，整天在甲板上重重的走來走去。在食堂上張羅的是他的妻子，四十來歲的太太，相當漂亮，寬弛的皮膚上塗抹了厚厚的粉，常常落下黏性的粉液，黏在她的華麗的衣服上。

廚房管事的是重要廚司伊凡·伊伐諾維基，綽號叫小熊，小胖子，鼻子像老鷹，眼睛裏含着噁笑的神氣。他愛打扮，永遠繫着漿過的硬領，每天刮鬍子，青臉頰，黑鬍鬚向上翹起。一空下來，他就用太陽曬紅的手指，擦抹鬍子，不使它走樣，而且老對着一面小圓鏡照照。

船上最有趣的，是約可夫·修奧夫，寬胸膛，方肩背，熊似的小眼睛躲在濃眉底下，兩鬚滿是毛，像沼澤上常見的青苔，長成細小的紋路。這些毛蔓延到頭上，就跟帽子一般緊緊貼住，鬚着指頭也不容易插進去。他愛賭錢，打得一手好牌，食量也駭人。老是一隻餓狗，常在廚房邊打轉，找些肉片骨頭。晚上，就同小



熊伊凡·伊伐諾維基一同喝着茶談講奇怪的身世。

他年輕時候，在喀山牧人家當牧童，後來被一個過路修道士勸誘，進了修道院，在修道院裏，當了四年徒弟。

「差一點就是修道士，上帝的黑星了。」他快口玩笑着：「這時我們那邊來了一個平池人的女香客，一個很可愛的女人，把我的心擾亂了。你樣子不差，很苗實，我是——她那麼說——一個貞潔的寡婦，生活過得很孤寂，你到我那兒去幹活吧。我有自己的房子，做羽毛生意……」

「我就說好吧，到她家去幹活，跟她相好了，在她家裏喫了三年熱麵包……」

「你吹牛，」小熊打斷他，擔心的腫着自己鼻子上的泡瘰：「要是吹牛可以掙錢，你準發財！」

約可夫在嚼着什麼，沒眼睛的臉上，旋毛牽動着，毛茸茸的耳朵也動着。他聽完廚司的話，依舊用老開子講下去：

「這女人年紀比我大，我同她攪在一起很厭惡，不够勁兒。我又同她姪女發生關係。她發覺了，就在院子裏扭住我頸子打架……」

「這是活該——你不應該。」廚司說得跟約可夫一樣輕快而流利。

火夫嚼着糖塊，又說下去：

「以後開蕩了幾時，又結識一個行商，烏拉契美爾的老頭兒，同他一起遊世界。我們去過巴爾幹高原，

「已去過土耳其國，羅馬尼亞，希臘，奧地利各地，跟各國人交游，這里買了，那邊賣去……」

「也偷盜麼？」廚司正經的問。

「那老頭子不成！他告訴我，一個人在外國地方，必須規矩正直，因為在外國只消幹一點壞事，就得吊頸子。不過說老實話，我也試過做賊。可是結果很糟。剛從一家商人院子裏，牽出了一匹馬，就給人家捉住，被打了一頓，送到警察局裏。我們有兩個，一個本來當馬賊，我卻只是偷着玩的。我在那商人家裏做過工，給他在新造的洗澡間裝過火爐。那個商人害了病，做夢見了我，就驚慌的向上司呈請，要把我驅逐出境，說夢裏見了我，我要不驅逐，他的病就不會好，還說我好像有點魔法。人家就把我當魔法師，那商人在地方上很有勢力，衙門裏就把我驅逐出境了……」

「你這種傢伙，不用驅逐出境，只消在水裏淹這麼三天，那你的傻氣就會好啦。」廚司插進嘴來說。
約可夫馬上同意他的話：

「對啦，我的傻氣確是不小，老實話：有一個村子那麼大……」

廚司用手指插進緊緊的硬領裏，氣惱的把硬領弄寬些，動動腦袋，懊喪的說：

「多麼混賬！讓這種壞蛋留在世界上，只知道哭，喝，跳，爲什麼哩？——唔，你活着爲什麼哩？」
火夫嘴裏嚼着，回答：

「這個我也不知道。活着就活下去。有的人睡，有的人跑，當官的就光是坐，人是各色各樣都有的。」

廚司更加發怒了：

「那你就跟豬糞一樣，不簡直比豬糞還不如？實是豬食料……」

「你幹麼罵我？」約可夫喫驚了：「人都是一株橡樹的橡葉，不該這麼罵。儘罵也不會變好些……」

這個人立刻抓住我的心，我用被吸住了的驚奇的眼睛望着他，張着嘴聽他說話；我覺得他心中有一種獨特堅固的人生觀。他對任何人都稱「你」，對任何人都一樣從毛茸茸的眉毛底下正面直望。而且不管船主，廚司長，頭等艙的乘客，他都把來同自己放在一起，同自己，水手，僕隸，統艙客一律平等待遇。

我常常看見他站在船主或機師長面前，狻猊似的長胳膊疊在背後，因自己的躲懶，或冒失衝犯人而挨罵。他默默聽着，木然站着，但是一切斥責和罵聲，對他毫無影響，人家恐嚇他，船到下個碼頭就要趕他上岸，他也毫不驚慌。

他有一種和人不同的地方，跟「好好先生」一樣。他自己很明白自己的特點，而且也知道決不會得到別人的瞭解。

我從沒聽見他有過頹喪沈思的樣子，也不記得他有過長時間的沈默。話聲常常從他毛毯毯的口裏流出來。不管他自己的意志，總像一條無盡的泉流，滔滔不絕。被人家罵了，或是聽別人說得有趣，他總一邊聽着一邊好像在肚子裏複念，或是偷偷兒繼續說自己的話。嘴脣老是索索的動。每天值完了班，他從機器房爬上來，赤着腳，滿身汗淋淋的，油污汗溼的褂子也不束帶，袒開着毛毯毯的胸膛跑過來。一跑來，甲板上

便是他的平板單調，鑼鐵似的聲音，他的話就跟雨點一樣，到處亂撒。

「你好，媽！上哪兒去？是契斯特波吧？我知道，是那里，我在一個有錢的糖粗人家裏做過工。那個糖粗人叫烏桑·古白杜，有三個老婆。他愈老精神愈好，紅紅的臉。一個年輕的，很可愛的糖粗農家女，同我幹過壞事……」

他什麼地方都到過，而且到處同女人幹過壞事。他好像以為一生之中從來沒有受過辱，挨過罵，不管什麼事，都泰然的，不懷惡意的傾筐倒篋說出來。過了一分鐘，在後艙什麼地方，又聽到他的話聲。

「打牌的人最規矩，一打三張牌，馬上分輸贏，真的！打牌真有趣！坐着掙錢，跟紳士先生一樣……」

注意聽時，他不大用好壞，不行那樣的字眼，他總是說：有味，有趣，稀罕。在他看來，漂亮的女人是有趣的，蝴蝶，而好天氣的日子是安慰日；他用得最多的一個字：

「呸！」

大家說他是懶鬼，但是我看他也跟大家一樣在地獄樣的熱臭之中站在鍋爐口忠實的幹他的苦工。不過他不跟別的火夫一樣，訴說自己的困累。

有一天，一個年老女客丟失了錢袋。這是一個晴朗靜寂的傍晚，大家正過着心平氣和的時間。船主送了五盧布給老婆子，許多船客也各給了一點。把錢交給老婆子，她劃了一個十字，彎腰向衆人行禮，說：

「老鄉們——這里比我丟掉的多了三盧布二十哥貝了。」

有人嘆道：

「老婆婆都拿了，還說什麼，多三盧布也沒有關係……」

又有人應聲着說：

「錢跟人不同，多了不礙事……」

約可夫就走到老婆子身邊，認真的請求：

「把多的錢給了我吧，我去打牌！」

大家當火夫開玩笑，都哄笑了，可是他卻硬勸着不安的老婆子：

「給我，婆婆！你拿了不是沒辦法麼？你拿了明天就得進墳墓了……」

大家罵他，把他趕開，他搖着頭，不勝驚奇的說：

「這班人真好笑，別人的事要他們管什麼？那老婆婆不是說錢多了，我拿了三盧布還可以好好玩一

通……」

他對於金錢，大概光是瞧瞧也快樂，——他一邊說話，一邊愛把銀幣銅幣在椅子上磨擦，擦得光晶晶了，就拿到獅子鼻跟前，仔細瞻望，眉毛索索的動，但他卻不吝嗇。

有一天，他要我賭錢，我說我不會。

「你不會？」他奇怪了：「怎麼？虧你還識字！那我教你，我們賭糖……」

他贏了我半磅碎冰糖，一古腦兒放進毛茸茸的嘴裏，後來見我已經會賭，就說：

「現在來賭真的錢，有錢麼？」

「有五盧布。」

「我有整整兩盧布。」

不消說，一會兒他都把我輸光，我想翻槽，把一件值五盧布的褂子打賭，也輸了，於是又把值三盧布的新皮鞋打賭，又輸了。那時約可夫不高興了，差不多有點生氣的說：

「不，你還不會，太熱狂了——馬上把褂子皮鞋都輸掉這些東西我不要。我把衣服靴子還你，錢我還你四盧布，你拿去。我拿一盧布，算是救錢……好麼？」

我很感激他。

「呸！他說着，回答我的感謝：『玩兒，這是玩兒，樂樂的。你卻跟打架一樣，就是打架，太熱狂了也不成。要好好兒想定了動手，用不到發狠！你年紀輕，必須好好兒壓制自己！失敗一次沒關係，失敗五次沒關係，七次也沒關係——這是什麼！得啦，停手吧。等你頭腦冷靜了再來過！這是玩兒呀！』」

他一切使我喜歡，又不使我喜歡。有時他的話使我聯想到外祖母，他有一種非常善勸我的地方，但他那一生中拔除不掉的，對於人們的深刻的冷淡，卻絕對使我不喜歡。

有一次，夕陽西沈的時候，有一個二等艙客肥胖的倍爾彌商人，喝醉酒落進水裏，在金紅色的水面上。

顛手顛腳的飄流，馬上關了馬速，把船停住。船輪底下滾出雪一樣的泡沫，被夕陽照着，染成血一般的顏色。在這沸騰的血浪中，離開船梢不遠，一個黑黢黢的人體大聲呼救，從江面上傳來刺耳的喚聲。客人們擠到船邊上，船梢上，一大羣人叫着嚷着。落水者的一個同伴，是一個紅臉的禿子，他也醉了，硬要擠到船邊去，也不管別人，打着嚷着：

「跑開，我立刻去撈他……」

已經有兩個水手跳進水去，從相去一沙動遠的距離，游到落水人的身邊去。船梢上放下了救命艇。這時候，在指揮人的叫喚聲，女人們的尖呼喚中，聽見約可夫的鐵鏽的嗓子：

「要淹死的，準要淹死的，那末穿着褂子，穿着長褂子，準要淹死的，好比女人，女人爲什麼比男子淹死得快，因爲女人穿裙子。女人落水馬上往下沈，像個大秤錘子……」噠，噠吧，馬上要沈下去了，我決不信口胡說……」

商人果然沈水了。撈了二個鐘頭，終於撈不到。他的同伴酒也醒了，坐在後梢，咽聲嘆氣的，傷心的喃喃：

「真是天外飛來的奇禍！以後怎麼辦呢？怎樣對他家屬說呢？他的家屬……」

約可夫站在這人跟前，兩手墊在身後，安慰他：

「買賣人，沒有關係的，誰也不知道自個兒死所的。有的人喫喫靈菌，一下子喫死了，整千整萬人都喫靈菌，喫死的卻只有一個靈菌，真是什麼呢？」

寬廣而結實的他，跟石臼似的屹立在商人跟前，播撒着嘩批似的播撒着話。開頭商人默默的哭泣，用大手掌拭鬚子上的淚水，靜靜的聽了他一回話，忽然噶叫：

「怪物！你幹麼煩擾我，諸位正教徒，把這條伙趕開，要不然會發生禍事的！」

約可夫泰然走開，嘴裏說着：

「真可笑！人家好好勸他，他卻來尋事……」

有時這火夫好像有點傻氣，但大抵似乎是故意裝傻，我有時想打聽他的經歷，見聞之類，但大半都沒有好的結果。他擡起腦袋，略略張開簾似的黑眼，一隻手摸扯着毛茸茸的臉腮，給我談他的回憶：

「人這個東西，老弟，到處都跟螞蟻一樣。有人的地方，就有無事吵鬧，真的最多的，當然是莊稼百姓，好像秋天的樹葉子，散遍滿地。保加利亞人麼？保加利亞也見過。希臘也見過。還有，塞爾維亞人，羅馬尼亞人，各種吉卜西人——我都見過很多。哪種人麼？人是不分那種這種的。城裏是城裏人，鄉下是鄉下人，都同這裏的完全一樣。相像的地方也很多。有些人也講咱們的話，雖然說得不大順口，比方韃靼人，摩爾特准人，就是希臘人不說咱們的話。他們想什麼就會說什麼，說起來也像話，可是你不懂他在說什麼。要同他們講話，只能用手勢。到那邊去的時候，我認識的那個老頭兒，好像懂得希臘人的話，他會說什麼卡拉馬爾，還不知是卡里美爾。老頭兒真聰明，講得很流暢……你問哪種人麼？你真可笑，有什麼這種，那種呢？他們是黑的，可是羅馬尼亞人也是黑的，他們兩方面宗旨都一樣。保加利亞雖然也黑，但宗旨卻同咱們一樣……希臘怎麼

樣呢，這是土耳其種……」

他似乎沒有把知道的全部講出來，好像有些事情他不願意講。

從雜誌的插圖上，我知道希臘的京城雅典，是世界上最老最美的城市，但約可夫卻懷疑的搖搖頭，罵了雅典：

「人家騙你呀，老弟。沒有雅典，只有雅封。那不是一個城，那是山。山上有修道院，不過如此。雅封、聖山，畫上常常有。剛纔說的那老頭兒，就做這種畫生意。有一個城叫倍爾城，在多腦河河邊，同雅洛斯拉美里、尼士一樣，那邊的城市並不漂亮，可是村子卻不同了，還有女人，女人真痛快！有一個女人，我就為她留下了幾時，那女人叫什麼名字呀？」

他兩手使勁擦着沒有眼睛的臉，硬毛沙沙作聲。咽喉深處發出一種笑聲，好像一隻破了的鈴鼓：

「人是最沒記性的東西！那末同我要好的……分手時候大家還笑的……」

他全不在意的，坦然的教我對付女人的方法。

我們是坐在船艙上，暖和的月夜飄蕩在眼前，在銀波的對方，隱約望見草原的邊岸，大概是山崗之類的地方，閃爍着昏黃的燈火，好像星兒變成了大地俘虜，周圍一切都在動蕩，像失眠似的絮動着，生長着而執拗的生命。在這樣醉人的淒然的靜寂中，融消着鐵鏽的話聲：

「有一次，她張開兩手，拼命的向我撲過來……」

約可夫的話雖然說得粗野，卻不肉麻。在這裏沒有誇張，也沒有殘忍。只是很認真的，而且多少帶一點哀怨的氣味，好像天上的月兒也精赤着身子，撩動人心，引起一種哀愁之感。它只是使我想起好的事，最好的事。瑪爾歌皇后和難忘的真實的詩句：

歌兒中要美

美卻不要歌……

我趕開這種空想像趕開渴睡一樣，重新向火夫追問他的經歷和見聞。

「你真可笑！」他說：「叫我說什麼好呢？我是什麼都見過的。你問我見過修道院沒有？我就說當然見到呀！那末菜館呢？這也見過。紳士先生的生活，莊稼百姓的生活，什麼都見過。我也曾大哭大嚼，也曾挨過肚餓……」

他好像走過深谷的吊橋，慢慢的想了出來：

「比方我偷馬關在警察所裏的時候，我認定我必須要上西伯利亞了。聽見警長正在發怒，因為新造房子裏的炕子冒煙，我就說，這是我的本行，老爺，我來修吧。他劈頭喝倒我，住嘴，這個連最高明的工人，都一點沒有辦法呢……我說：有時候，看羊人比將軍還能够出好計策。我那時候以為反正是要到西伯利亞的了，對於什麼事都神氣十足。警長就說：那末你修修看，不過，你要是弄得更壞了，我要打斷你的骨節。兩天兩夜功夫，我把工事完全做好。那警長喫驚了，大喊叫：混蛋，木頭！你這麼高手一個工匠，幹麼去偷馬？我說：老爺，

我不過偷着玩的。——他說：真是偷着玩的，我倒有點愛惜你了。真的，他說愛惜我。怎麼當警長這種沒人情的人，卻也愛惜起別人來啦……」

「他愛惜你，不是很好麼？」我問。

「愛惜也好。他要愛惜就愛惜，也沒有什麼用處！」

「可是，人家愛惜你，你也不吝，你真是一塊石頭！」

約可夫和善的笑笑：

「你真可笑！你當我石頭麼？那末，你去愛惜石頭吧。石頭也會報答你。造街道也用石頭鋪的呀。萬物都應當愛惜，沒有一樣東西，白白存在的。比方砂泥，砂泥上邊也會長出小草來……」

聽了火夫這話，我更加明白了他抓住一種我的手所碰不到的東西。

「你看那廚司怎樣？」我問。

「你說小熊麼？約可夫說：「怎樣也沒有怎樣呀。」

這是真的，伊凡·伊伐諾維基是一個很嚴正完備的人，沒有一點可以批評。他只有一件事很有趣，他不喜歡火夫，常常罵，可是卻常常拉他喝茶。

有一天，他對約可夫說：

「要是現在還有農奴制度，叫我做了你的主人，像你這種貪嘴的，我一禮拜要打你七次！」

約可夫認真的說：

「七次——太多了！」

廚司罵火夫的時候，不知什麼總是把種種東西給他喫，粗暴的塞進他的嘴裏，而且說：

「喫！」

約可夫慢吞吞喫着，說：

「託你的福，長了我不少氣力，伊凡·伊伐奴契！」

「懶鬼，你長着氣力有什麼用處？」

「什麼用處？活得久些呀……」

「你活着又幹麼呢，林怪？」

「林怪也要活的呀，難道說，活着不舒服麼？活着，伊凡·伊伐奴契，是很快樂的呀……」

「真是個低能兒！」

「低——能兒。」

「多麼怪的名字，」約可夫詫異着。小熊就對我說：

「只要想想：咱們絞盡血汗，在地獄樣爐竈跟前把骨頭烤蘇，做了來，這個低能兒卻跟豬獾一樣，給你

喫得光光的！」

「這個，各人有各人的奧福。」火夫說着，嘴裏嚼着喫食。

我知道在蒸爐火門口燒火，要比爐上的工作困難得多，熟得多，有好幾次，我在晚上同約可夫一道試着「燒火」，但爲什麼他不把自己工作的苦楚告訴給廚司聽呢？這是很怪的，不是怪，他有一種同普通人不同的特點……

一切人都罵他，船主，機師長，火夫頭，一切不懶惰的人；可是很奇怪的人家卻不開除他。火夫們更比別人容易同他攪好，可是他們也笑他的多嘴和打牌。我問他們：

「約可夫是好人麼？」

「約可夫沒有什麼，這是個爛好人。他做什麼都不在乎，把一塊紅炭放在他懷裏，他也不在乎……」他在蒸汽間做苦工，像馬兒一樣會喫，但他卻睡得很少。常常一換班，他衣服也不換，一身髒汗，整晚的就到船後艙去，同客人擦天，打牌。

他站在我的跟前，像一隻鎖上的箱子。我覺得這箱子裏藏着我所需要的東西，就設法找開箱子的鑰匙。

「老弟，你找什麼呀，我真不懂？」他用躲在眉毛底下的眼睛向我上上下下的瞻望，問：「嗯，又是世界上的事，各地遊歷的故事，還是別的什麼？你真可笑！好，我還是給你講一件我親身的經歷，聽着。」

於是他講：「有一個縣城裏，住着一個害肺癆病的青年法官。他妻子是德國女人，身子很結實，沒有孩

子。這德國女子愛上一個布匹商人。商人自己有老婆，長得挺漂亮，還有三個孩子。他知道德國女子愛上自己，就設法同她開一下玩笑。約她晚上到自己院子裏，另外又邀了兩個自己的朋友，躲在院子的樹蔭裏。

「有趣的事來了！那個德國女人跑來了，男的和兩個朋友關照好，來了，就向女的說：太太，我不能如你的願，我有老婆，我給你介紹兩個朋友，一個老婆死了，一個是單身漢，德國女人也不讓他來得及喊一聲，撩起一個結實的耳光。男的翻倒長椅後邊去，她還用皮鞋腳拚命的踢，帶了這女人來的是我，我在這個法官家裏當僕人。我從籬笆縫裏張着，完全聽見這個場面。這時候，兩個朋友跳出來，抓住她的頭髮，我跳過籬笆去，把他們扔開，對他們說：你們太可惡了，買賣人太太好心跑了來，男人家卻攪這種不要臉的惡戲。我帶她回家時，他們拿磚頭扔我，把我的腦袋扔傷了……女的快喪得要命，發瘋似的在院子裏走，對我說：約可夫，等我男人死了，我回國去，這種地方我待不住。我說：還是回去的好。果真，那法官死了，她也回國去了。這是一個很和善，很伶俐的女人，法官人也很好，現在一定在天堂裏……」

我不明白這個故事的意義，聽了不受胃，沈默着。我覺得這里有一種熟悉的，無情的胡說白道的東西。但是我說不出來。

「這故事好麼？」約可夫問。

我說了什麼，反抗的罵。但他卻平靜的對我解釋：

「有飯喫的人，一切都滿足。唔，有時候，就想幹些惡作劇。可是這種惡作劇攪不出什麼道理他們幹得

不巧妙。買賣人當然是正當人物，做買賣得要些聰明氣。光是靠聰明過活太有沒意思，他們就想鬧玩兒。』

船後向，河水泛着泡沫，沿流流去，聽得見流水的聲音。黑憧憧的河岸悠然的目送着流水。甲板頂，船客們都吹出鼾聲。有一個影子，在櫃子和睡鋪中間走過來，是一個高幹子的枯瘦的女人，穿着黑衣服，露出白頭髮——火夫碰一下我的肩頭，悄悄兒說：

「聽，這女人有什麼心事……」

他好像很高興聽見別人的悲傷。

他講得很多，我食心的聽着。他講的話很容易記住，可是其中沒有一句快樂的話。他比書本子還會講。書本子裏常常可以聽見作者的感情，憤怒，歡喜，和他的悲哀，嘲諷，但火夫不笑也不責備人，沒有一件事明顯的刺戟他，使他高興。他講話好像法庭上的冷靜的證人，同原告，被告，法官都一樣沒有關係……這種冷淡引起我的焦躁和煩惱，使我對約可夫發生憤慨的厭惡。

生活燃燒在他的面前，像蒸汽機火門裏的火。他站在火門口，遍滿麻痕的手裏，拿着一塊木槌頭，輕輕敲着蒸氣櫃的活塞，加減着柴塊。

「你有沒有受過侮辱？」

「誰侮辱我？我有的是氣力，我會打人，要是別人侮辱我！」

「我不是說打架，我問你心裏受過侮辱沒有？」

「心不能受辱的，人家不能侮辱心……」他說：「不管你用什麼，你不能碰到心……」

統艙客，水手，一切人，跟講土地，工作，麵包，女人一樣，常常講心。心——這個字在普通人的話裏，動不動說出來，好像五哥貝的銅子一樣流通。我不喜歡人家在輕淡的談話中用這個字。特別是平常百姓講穢話時，習慣着惡意冒犯這個心字，我的胸頭便激動得很。

我很記得，當外祖母口裏說到這個心字，說這是保護愛情，美德，歡喜的微妙的器皿，總是使用得非常鄭重。好人死的時候，白衣天使就捧了他的心到天上善良上帝的跟前。上帝親切的接受：

「好，來了，回來了，辛苦了，爲難了！」

心裏有綫拉芬的翼子。綫拉芬的翼子，便是六扇白色的翼子——我非常相信這個故事

約可夫·修莫夫，同外祖母一樣，不大提到心。普通講話他很隨便，但是講到心，就十分謹慎，罵人也決不罵到心。當別人批評心的時候，他就牛一樣掉着頸子，發着怒紅，不作聲。心是什麼？我問他，他回答說：

「心是一種精氣，上帝的呼吸……」

我覺得不滿足，又追問，火夫便低着腦袋說：

「心，老弟，神父也不大瞭解呢。這是祕密……」

我設法想理解他，常常研究他，可是都沒有好結果。而且他用他的老大的身幹，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

不能聽見一切。

女招待長對我親切得很怪。每天早上，我必須送面盆到她那里去，這個工作本該二等艙招待露西的一個活潑漂亮的小姑娘擔任，我是代理。小小的艙房裏，站在上身赤裸的女招待長的身邊，聽見她那像烘壞的麵包一樣，寬騰騰的黃肉，使我想起瑪爾歌皇后的微黑的肉體，心裏感到厭惡，可是女招待長卻如泣如訴，半怒半嘲的滔滔的說着話。

我不明白她講的意義，但是遠遠的推測起來，這是可憐可鄙而又可恥的意義。但我不去管它，我同女招待長，同船上所發生的一切事，離得遠遠的過着日子，我是在一座高大的毛茸茸的山巖後面。躲在這兒，這個日日夜夜向着什麼地方船行的世界，就一點也不進入到我的眼裏。

「咱們迦美里，洛芙娜簡直是愛上你了。」我跟做夢一樣，聽見露西的嘲弄的話：「張開嘴來，把幸福吞下吧……」

取笑我的不只她一個，餐室裏的招待都知道女主人的缺點。廚司敲着臉說：

「這女人真貪嘴，她還想喫蛋糕呢！真有這種傢伙，沛西珂夫，你瞧着吧，這就是跌不倒的手杖……」

約可夫也老前輩似的儼乎其然對我說：

「要是你再大兩歲，這種話也不說給你聽了，可是現在你還只有這年紀。唔，還是不說好吧！要是你願意的話……」

「得啦，我說：『這種髒話。』」

「當然啦……」

但他馬上又用手指去搔緊貼頭上的毛髮，說出了圓滑的話來：

「唔，也得替她想想。她的工作凄苦得很……狗也喜歡人家去摸摸它，何況是人！好比菟菌從溼氣長出來，女人是靠愛情過活的。她瞧瞧自己當然害羞，但害羞有什麼用，肉體是需要愛情的，沒有別的……」

我凝視着他的不能把握的眼，問：

「你可憐她？」

「我在我看來，她是一個媽媽，媽媽不消人可憐，你……真可笑！」

他作着破鈴鼓的聲音，低低的笑。

有時我望着他，感到自己落進了無聲的空虛中，沒底的深淵裏，黑漆漆的地方。

「別人都有老婆，你，約可夫，為什麼不結婚？」

「為什麼？我不結婚，我也時常可以弄到女人，謝謝上帝，這是簡單的……只有老守一方的莊稼人，纔可以有老婆。可是我那兒土地貧瘠得很，又少，連很少的一點，也被叔叔佔了，我的老弟當了兵回家，跟叔叔打官司，拿槓棒打破了叔叔的腦袋，流了血。因此我老弟在牢裏待了一年半。從牢裏出來，只有一條路，依舊到牢裏去。可是我的弟婦，卻是一個很有趣的少婦……呢，不用說這個總之結了婚，必須待在自個兒家。」

鄉當主人。可是當兵的人，不能自個兒作主。」

「你禱告上帝麼？」

「真可笑！當然，禱告……」

「怎樣禱告？」

「各式各樣。」

「你念什麼禱告文？」

「我不知道什麼禱告文。我老弟，只是禱告禱告：主耶穌，赦免生人的罪惡，安息死者的靈魂，主呀，保佑我不要害各式各樣的病痛……此外再說些別的話……」

「什麼話？」

「想到什麼說什麼！不管說什麼，他都聽到！」

他對我和善而有味，好像對待一隻解悶的伶俐的小貓兒。晚上，同他坐在一起，他的身上常常發出汽油味，焦香，和大葱臭。他愛喫大葱，嚼生蔥頭象嚼菓一菜。一道老膏，有寺馬上發出要求來：

「喂，奧歷赫，念首什麼詩聽聽吧！」

我背熟不少的詩，而且有一本挺厚的手冊，抄下自己喜歡的句子。我念了羅斯蘭，他閉着眼，張着嘴，連氣息也不透，靜靜的聽着。以後，小聲說：

「很有趣，很好聽的故事！是你自己作的麼？普式庚對囉，有一位穆辛·普式庚先生，我碰到過……」

「不是這個，這個普式庚老早給人殺死啦！」

「爲什麼？」

把瑪爾歌皇后那兒聽來的話，簡單告訴了他，約可夫聽了之後，低低說：

「很多人，爲女人喪命……」

我常常把書上讀到的故事講給他聽。這些故事在我的腦經裏編成一個長故事。因此我的故事裏，不單有火一樣的熱情，還充滿着各色狂暴的活劇，華貴的貴族趣味，夢一般的幸運，決鬥，死，高尚的言語和卑賤的行爲，變成變化多端的美麗的東西了。在我的故事中，羅庚保黎顯出了獵·莫獵，安尼保爾，珂倫等騎士的姿態，留杜威克十一變成他父親大留杜威克的樣子，奧志雷，泰斐夫騎士混同了亨利第四。這種憑着興感變換人物性格和變換事件的故事，是我自己的一個另外的世界。我在這個世界，同外祖父的上帝一般，是完全的自由人，可以任意玩弄一切。但它決不妨礙觀察現實的真相，也決不冷卻我理解活的人類的希望。這種從書上發生的渾沌世界，像一朵透明而不能穿通的雲，圍住了我，給我防禦了許多容易傳染的污穢，和可惡的生活的毒素。

書籍使我變成不易爲種種病毒所傳染。我知道人們怎樣相愛，怎樣苦悶，我就無論如何沒有跨進妓院去的意思。這種廉價的墮落，只使我引起厭惡，引起對樂此不疲的人，發生憐憫心。羅庚保黎教我做一個

斷強的人，不要被環境屈服；大仲馬的主人公，使我抱一種必須獻身於大事業的期望。我最愛的主人公是快樂皇帝亨利第四，下面倍蘭傑的一首名歌，我覺得就是歌頌亨利第四的：

他給百姓免了許多稅

自個兒卻愛酒食杯；

是囉——假如人民都快樂，

爲什麼皇帝不可喝醉

在小說中，亨利第四是一個親近民衆的好皇帝。從他的太陽一般明朗的性格，使我得到一個確信，法蘭西是全世界最美的國家，騎士的國家。不管他們穿了皇袍或是穿了農服，總不會變動他的品位的騎士之國。安士·庇都說跟台爾泰尼安一樣是騎士。當亨利被殺的時候，我痛哭流涕，而且切齒痛恨拉伐略。我同火夫講故事，差不多總把這位皇帝當作重要主人公。約可夫好像也愛上了法蘭西和「漢里克」。

「漢里克皇帝是好人，同這種人攪在一塊兒，去捉魚，去幹，麼都好。」他那樣的說。

他聽故事決不聽到出神，也不會提出種種問題打斷我的話。他默然低眉，臉孔不動一動的聽着，像一塊長滿青苔的巖石。但有時候我的話聲一停，他就馬上問：

「完了麼？」

「不，還有。」

「那你要中斷。」

關於法蘭西，他喘着氣說：

「過得真涼快……」

「什麼涼快？」

「你看，我們都在火熱中做工，可是他們卻過涼快的生活。他們不做事，只是喫喝着玩玩——挺舒服的生活！」

「他們也做工。」

「從你講的故事中，可聽不出來呀。」火夫下了一個正確的註解。被他說了，我馬上注意到，大部分我所讀的書中，差不多都沒有提到高貴的主人公們工作的場面，和他們做着怎麼工生活。

「呀，稍微騙一忽兒。」說着，約可夫就在坐着的地方躺下，過了一分鐘，就吹起勻正的鼾聲。

秋天，當馬河江岸轉成紅色，樹葉子染上金黃，斜陽的光線漸漸白起來的時候，約可夫忽然離開了船頭。一天晚上他對我這樣說：

「後天到了位爾彌，上澡堂舒舒服服洗個澡，出了澡堂，再到有音樂的菜館去。挺愜意呀！我愛看樂器的奏動。」

可是在薩拉普爾上來了一個沒有鬍子的，寬吞吞的女臉的醉漢，他穿着厚厚的長外套，戴一頂有狐

皮耳覆的帽子，使他更像一個女人。他上船馬上占住廚房邊一張小桌子，拿過茶具，也不掙開外套鈕扣，也不摘掉帽子，就汗氣蒸蒸的喝黃色飲料。

秋空的密雲，不斷的灑着細雨，當這個人用方格花手帕拭臉時，雨小了，等回他又流汗，雨好像也就大了。

一會兒約可夫走到他身邊。他們查起曆本上的地圖來。這位客人指頭劃着地圖，火夫平靜的說：

「什麼，沒有關係，我不管這些事……」

「那行，」客人細聲說着，把曆本放在腳邊打開着的皮袋裏。

「約可夫上工以前，我拉住問他，這是什麼人。他笑着回答：

「看起來像一隻鴿子，那是去勢教的教徒，從西伯利亞來的，很遠很有味，住在農莊裏……」

他離開我，在甲板上踏着蹄一樣黑硬的腳走去，忽然又停下來搔搔腰，說：

「我決定跟他去做工了。船到培爾爾就上岸，要跟你分手啦！坐火車去，再走水路；以後騎馬走，約摸要五個禮拜，奔到多遠的地方去囉……」

「你以前認識他麼？」我想不到他突然下這決心，喫驚的問：

「那里認識？見都沒見過。他那地方我也沒到過……」

第二天早上，約可夫穿了短短的油膩的半大衣，赤腳套上草鞋，戴着小熊的破草帽，走過來伸開鐵的

手指握緊我的手，

「跟我一起去麼？只消一句話那鴿兒準帶你走，你要走，我就跟他說。他們從你身體上割掉無用的東西，把錢給你；這是他們頂喜歡的，把人弄殘廢了，他們還獎勵……」

去勢教徒脅下挾着一個白包袱站，在船欄邊，沒有神氣的跟請髮生誓約可夫，身體笨重的，象乎是一樣發脹。我低聲罵他了，火夫又握了一次我的手。

「別管他，沒意思！我們管什麼呢，再會，祝你幸福！」

約可夫·修莫夫就這樣在我的心頭留下複雜的感情，規搖着熊一樣的身體走去了。——我替火夫擔心，又有點恨。回憶起來，也有幾分羨慕，但想到他走到莫明其妙的地方去，打算做什麼，心裏更是難過。

究竟約可夫·修莫夫是一種什麼人呀？

一一一

秋深了，輪船停航，我進一家聖傑作坊當學徒。過了一天，寡言的，酒氣醺醺的老主婦，用烏拉架米爾口音對我說：

「現在日短夜長，你早上到鋪子裏去幫幫，晚上回來再學！」

於是我給一個短小，快腳的掌櫃當了下手，這掌櫃還是個年輕的小伙子，小白臉。每天早晨，我同他一

起走過曉寒薄明的街頭，從店鋪子還關着大門的伊林街到尼士市場去。鋪子設在這陳列所的二樓，是用堆棧改造的陰暗的屋子，裝着鐵門；有一扇小窗子，可以望見一所鐵皮蓋的披廊。鋪子裏放滿大大小小的聖像，聖像龕子，這些龕子，有的光滑，有的雕着「葡萄」球紋，還有教堂裏用的斯拉夫文的書，黃皮面的書等等。我們鋪子的一並排，還有一家同樣的鋪子。那里一個黑輪子的買賣人，也販賣聖像和書。他有一個親戚，是伏爾迦對岸凱勒斯基地方聞名的舊教派鑑定家。那里有一個兒子，是同我差不多年歲的瘦削活潑的孩子，像老人一般顫巍巍的臉，老鼠眼睛。

打開了鋪門，我先到喫食店去泡開水，喝過茶，便收拾屋子，拂拭貨品上的灰塵。之後，走到披廊底下，留心着不讓買主上隔樣的鋪子去。

「買主都是傻子，」掌櫃很有自信的告訴我：「只要便宜，哪里都不管，一點不知道貨色好壞。」他敲着聖像板，把買賣上的一些知識，神氣活現的教我：

「作坊做的貨色便宜，三寸的作四寸賣，六寸的作七寸……你知道聖者的名字麼？好好兒記着，伏尼法是保佑酒醉徒的，華爾華拉大殉道女保佑齲齒和怪死，華西里藥神防免，痲疾……聖母也有種種記着，胡嘆聖母，三手聖母，亞伯拉聖母，止哭聖母，鐵壓聖母，喀山聖母，保護聖母，七身聖母……」

我馬上記住聖像的大小，和工程不同的各種價錢，也記住聖母像的各種不同，但是要記那種聖者的

功效，可不是快樂的事。

站在鋪子門口，正想釐什麼，掌櫃就來考我的記性：

「保佑難產的聖者叫什麼名字？」

要是我回答錯了，他就輕蔑的說：

「你長着腦袋幹麼的？」

更困難的是招呼買主，我不喜歡那些奇形怪狀的聖像，更不高興把這些賣給人家，照我外祖母說的話，我心目中的聖母是年青美麗的善良女子，雜誌插圖上的聖母，也是如此，可是聖像上這些聖母，卻那麼老醜，兇惡，長而歪的鼻子，木棒一般的手。

禮拜三禮拜六的趕集日，生意很興盛，披廊下來了很多鄉下人，老婆婆，有時成羣結隊的幾個家族，都是伏爾迤對岸的舊教徒，多疑的難對付的山裏人。有時身體笨重的漢子，穿着老羊皮和手織的粗羅布，在披廊底下蹣跚着，害怕把地板踏壞似的。走到這種人跟前真要命，我怕難為情，沒奈何站在她面前，在他穿着笨重皮靴的腳邊招呼他，發出蚊子似的細聲說些什麼話：

「老闆，要麼？——對照註解的讚美詩，愛夫蓮西林的書，基里爾書，聖規集，日課經，各種都有，請隨便看！聖像價錢大小的都有，貨色道地，着色永不會褪，要定造也可以，各種聖人聖母都可以畫，做生日麼，定一個尊府上用的好麼？咱們作坊是俄國第一家買賣在城裏也算第一！」

沒有好感又莫名其妙的買客，像賤狗一樣賤賤我，獸不出聲的，馬上用木頭以手把我推開一旁，走到隔壁鋪子裏去了。那時掌櫃就擦擦大耳朵，發怒：

「逃走了，好夥計……」

隔壁鋪子裏，傳來柔軟甜膩的聲音，迷人的口頭春風：

「我們不比賣羊皮賣靴子的賣貨，我們是替上帝當差，比金銀還寶貴當然價錢是不計較的……」

「鬼東西！」掌櫃嫉妬的讚嘆，喃喃說：「把鄉巴老騙上當了。你學學，學學！」

我奉命學習，不管什麼工作，只要拿上了手，不學好總不肯罷休。可是招呼客人，談生意經，我可不成。這班不多說話的板着面孔的鄉下人，常常喫驚的低着臉，像老鼠似的老婆婆，引起我的悲憫，使我想告訴他們聖像的實價，減掉二十哥貝的虛頭。他們看樣子都很窮，餓着肚子似的，但應他們拿出三盧布半買一本讚美詩，真覺得奇怪。讚美詩是他們買得頂多的書。

更奇怪的是他們識得書和聖像的價值，有一天，我把一個白髮老頭子招呼進鋪子裏來，他忽然爽脆的說：

「小夥計，你說你們的作坊是俄國第一家，你胡說呀。俄國第一家聖像作坊是莫斯科的羅歇士那！」

我狼狽退開，他也不去隔壁鋪子，緩吞吞望前走了。

「喫了生活啦？」掌櫃向我惡辣的問。

「你沒有告訴過我羅歇士那作坊……」

他就罵：

「那種假道學是跑江湖的，他們什麼都識得，什麼都知道，老獵狗……」

他漂亮，豐肥而任性，很厭惡鄉下人，當他高興時，常常向我吹牛：

「我的頭腦好，愛乾淨，喜歡香水化妝品的氣味，可是爲了替女老闆掙五個哥貝，卻不得不向這班臭鄉巴老低腰；你當我愛這玩意麼？鄉巴老是什麼東西，鄉巴老是臭毛蟲，地上的虱子，可是……」

他悽喪得沈默了。

我却喜歡鄉下人，在他們每個人身上，都可以感到約可夫那種神祕的氣味。

有時候，鋪子裏進來穿半截外套，肩上搭着農衣的粗魯漢子，先摘下腦袋上毛茸茸的帽，其次仰面對點着神燈的一邊，用兩隻指頭劃過十字，以後使勁不把眼睛碰到不聖潔的聖像，一句話也不說，向四邊掃視，然後開口：

「一本加注解的讚美詩！」

他捲起農衣的袖子，動着泥土色的皸裂得要出血的嘴唇，念一念題目。

「有沒有再老一點的？」

「古版的最少得一千，你知道……」

「知道。」

鄉下人潤着指頭，翻翻書頁。他所碰到的地方，都留下淡黑的指印。掌櫃厭惡的訂着他的腦蓋說：

「聖書都是古的，上帝的話不會改變……」

「這個，我知道，上帝不會改變，是尼公改變的。」

說着，客人合上書，默默的走出去。

有時這種山裏人同掌櫃拌起嘴來，明明他們對於聖書比掌櫃要精明得多。

「泥坑裏的異教徒。」掌櫃咕嚕着。

我看鄉下人對於新版的書雖不中意，但看的時候還是帶着敬意，好像這本書會變成一隻鳥兒從手心裏飛去，輕輕觸碰着。這情形看了挺合意，因為我覺得這是一種神蹟，中間藏着作者的心，打開著，開放這顆心，就會給我講出神祕的故事來。

有些老頭兒老婆子常常拿了尼公時代以前的舊版書，舊抄本來賣。抄本是伊爾基思、剌爾架納茲的隱士們恭楷抄寫的。有時拿來沒有經過特米杰里、羅斯託夫斯基改寫的祈禱書的抄本；舊的聖像，十字架，黎班那的折疊式銅版聖像，或是莫斯科貴族送給酒樓老闆的外國銀匙。他們向四邊望望，悄悄從衣服底下拿出這些東西來。

我們的掌櫃跟隔壁的老闆對於這種寶物非常注目，拚命互相搶奪。化幾盧布，幾十盧布收買下來的

古董，拿到市場上去，就可以用幾百盧布的價錢賣給有錢的舊教徒。

掌櫃告訴我：

「好好兒留意着，見到那些怪傢伙，魔術師，把眼睛瞪開，他們是財神菩薩呀。」

遇到這種賣客，掌櫃每次惹我到博學的彼得·華西里那兒去請他，他是古本、聖像及其他一切古董的鑑定家。

鑑定家是高個子老頭兒，跟羅神燕西里一樣長着長鬍子，有一對炯炯的眼睛，一張藹然可親的臉。他一隻脚割去過一塊髒骨，因此一手拿一條很長的手杖，走路一蹣一蹣的。不管冬夏，穿一件道袍似的輕薄的外衣，戴一頂鍋子似的怪形怪狀的絲絨帽子。他健康而爽直，跑進鋪子時撻肩屈背的喘一口氣。以後兩個指頭劃一個十字，唱一下禱告文和讚美詩。這種虔誠的樣子和龍鐘的老態，馬上使賣客對這位鑑定人發生了信心。

「你們有什麼事？」

「有人拿了這個聖像來賣，說是史志羅迦諾夫斯基物……」

「什麼？」

「史志羅迦諾夫斯基物。」

「啊……耳尖聾啦。上帝塞住了我一隻耳朵，叫我不去聽那些尼公派的鬼話……」

他摘掉帽子，把聖像平拿，直拿，橫拿，豎拿的瞧着，然後眯着眼睛看着板縫的銜口嚙嚙：

「尼公派該死的東西，他們知道我們愛古雅的東西，就造出各色各樣假貨，這都是惡魔的事業。現在連假聖像都造得這麼巧妙了，噯，真巧妙！粗心一看，總當是史志羅迦諾夫斯基物，烏思脫士斯基物，或者是蘇士達爾斯基物。可是用心來看，原來還是假貨！」

要是他說「假貨」，那便是值錢的珍品。他又用種種暗號，告訴出這個聖像或是這本書可以付多少錢。據我所知：「傷心悲哀」是十個盧布，「尼公老虎」是二十五盧布。看那種欺騙賣客的樣子，我覺得害羞，但鑑定家這種巧妙的把戲，見了也有趣得很。

「尼公老虎的黑心徒弟，什麼都做得出來，他們有魔鬼指導。看這漆地，簡直是真貨。衣服也是出於同手的，但是，瞧這臉孔，筆致已經不同，完全不同了！像西蒙·烏夏諾夫這種古代的名家，他雖然是異教徒，可是出他手下的聖像，都是一手畫出的，衣服，面部，連燙火都是親手燙，底漆都是親手漆的。可是現時這種沒有信心的傢伙，卻辦不到。從前畫聖像是一件神聖的工作，但現在已不過是一種手藝，那還有什麼珍奇的呢！」

最後他把聖像輕輕放在櫃臺上，戴上帽子說：

「罪過，罪過。」

這就是可以收買的意思。

賣客受了他妙舌的煙幕，驚心老人的博學，恭敬的問：

「老公公，這聖像是這樣的麼？」

「沒有問題，是尼公派手裏出的。」

「沒有這道理！我們公公，太公都拜這聖像的……」

「可是這尼公還是你太公以前的人呀。」

老頭兒把聖像遞到賣客眼前，用峻刻的調子說：

「你瞧，這副笑癡癡的臉孔，這難道是聖像？這是畫像，粗笨的畫工，尼公派的玩意。這種東西，沒有精神！我不是說謊的人。我一輩子爲正直受苦，活到這歷年紀了，馬上就要到上帝膝下去，難道我還要違背良心麼？」

他故意裝做料不到人家會疑心自己的眼力，走出館子站到披廊去，那時的情形，好像這龍鐘老人馬上就會死了。掌櫃付出了幾盧布的聖像錢，賣客便向彼得·華西里深深行禮而去。我被差到喫食店去泡茶，回來的時候，鑑定家已變了一個氣餒萬文的快活人，他戀戀的望着收買物，告訴掌櫃：

「你瞧，這聖像的好處，多好的筆致，充滿尊嚴的神氣，一點沒有煙火氣……」

「是誰畫的？」掌櫃滿臉高興，蹦蹦跳跳的問。

「這馬上就明白。」

「識貨的人大概可以出多少。」

「這個說不定，拿去給誰瞧瞧吧……」

「好的，彼得·華西里維契……」

「要是賣掉了，你拿五十盧布，其餘歸我！」

「啊唔……」

「你真啊唔吧……」

他們喝着茶，毫無廉恥的談着交易，以偷兒的眼色互相對望。掌櫃顯然是抓在這老頭兒的手裏。待老頭兒走了，他就一定對我說：

「小孩子，這個賣買，你不許同老太婆去說！」

約定了出賣聖像的交易，掌櫃就同老頭兒開：

「城裏有什麼新聞麼，彼得·華西里維契？」

於是，老頭兒用黃費的手分開鬚子，露出油囊囊的嘴唇，談起富商的生活，賣買的興隆，宴會，疾病，婚事，夫妻脫輻之類的新聞。他流利巧妙的談這類油膩的故事，好像妙手的廚娘煎油炸物一樣。話聲中時時發出笑聲，掌櫃的圓臉孔因為熱狂的羨慕顯出陰暗，眼睛罩上幻想的雲霞。他嘆着氣，淚汪汪的說：

「人家都過得那麼闊氣同他們比起來，我真是……」

「各人有自己的命。」鑿定家低聲的說：「天上的使者，對於有些人的命用銀鏈子鏈，對另些人的命用斧子背鏈……」

這個結實茁壯的老頭兒什麼都知，不單城裏的一切生活，從買賣上的祕訣，到官吏，神父，市井的內幕也無所不曉。他的眼像老鷹一樣尖，他還有一種像狼，像狐狸的地方。我有一次想惹他生氣，但他卻好像遠遠的從霧中透視一樣，盯著我，他的四周圍住一種深不可測的窟窿，因此別人要走過去，準會跌進在這窟窿裏。我又感到這個老頭兒有一點跟火夫修莫夫相同的地方。

掌櫃不論當面背後都佩服他的博識，但也跟我一樣，有時想捺老頭兒發怒。

「你簡直是一個大騙子。」他望着老頭兒的臉，忽然說。

老頭怕麻煩的回答：

「只有上帝不騙人，我們生在傻瓜中，騙騙人也沒有關係。」

掌櫃跳起來：

「土百姓也並不全是傻瓜，買賣人也是土百姓變的！」

「我們現在不談買賣人。傻瓜不會做偷兒的行徑，傻瓜是聖人，他們腦汁不流動……」

老頭兒愈說愈懶，叫人更生氣。他好像站在泥沼地的高坡上，不可能叫他動氣。他是超越於憤怒的，要不然便是善於隱藏怒色了。

但他常常來籠絡我，挨到我身邊，鬍子上微笑着說：

「那個法國的文學家叫什麼，是不是波諾士？」

我頂討厭把人家名字歪曲，但只好暫時忍耐，我回答：

「彭孫·台·推拉伊爾。」

「他死在哪兒？」

「你別發傻，你又不是孩子。」

「不錯，不是孩子。你念什麼書？」

「厄夫蓮·西林。」

「這個厄夫蓮，同你喜歡的文學家，哪一個寫得好？」

我不作聲。

「普通文學家大抵寫些什麼？」他還不肯罷手。

「生活中的一切，都寫。」

「那末，寫狗寫馬吧，狗和馬是到處都有的。」

掌櫃笑了。我發惱，當場感到氣悶，不愉快。但當我要想離開他們的時候，被掌櫃阻止了：

「哪里去？」

於是，老頭兒又考試我。

「你很有學問，那末回答一個問題吧。在你面前有一千個裸體人，五百個女，五百個男，亞當和夏娃也在裏邊，你用什麼法子找出亞當和夏娃？」

他把這個問題追了我好久，最後，得勝的說：

「傻小子，亞當，夏娃不是人生出來的，是造的，他們沒有肚臍眼！」

老頭兒這類「問題」很多，他常常用來難倒我。

當我初在鋪子幫忙的時候，我曾經把幾本讀過的書，講給掌櫃聽。不料現在就拿這些故事來苦我。掌櫃把它改頭換面，變成纒藝的東西，告訴了彼得·華西里。老頭兒又發出無恥的質問，幫他添油加醬。他們枉口白舌，把一些不要臉的話，跟扔垃圾一樣，扔到歐捷尼，格蘭台，柳特米拉，亨利第四的頭上。

我明白他們開這種玩笑並非出於惡意，完全是當作無聊的消遣，但我也並不因此心裏爽快。他們製造出污穢的東西，跟豬糞一樣鑽進這污穢裏，把美的東西——把自己所不解的，認做滑稽的東西——弄成污穢，得意的哼着鼻子。

陳列所和住在中間的人們，做買賣的，當掌櫃的，都無聊的做着一種惡意的遊戲，過他們奇僻的生活。過路的鄉下人，要到城裏什麼地方去，問他們路徑，他們故意把錯的路徑告訴人家。這種壞脾氣愈來愈兇，光是說謊已不能使他們滿足。他們捉了兩隻老鼠來，把它們的尾巴打上結子，放在地上，瞧老鼠走相反的

方向互相咬嚼的樣子，高興得不得了；有時候給老鼠身上澆一點火油，點上了火。有時候把破鉛皮丟在狗尾巴上，狗喫驚的汪汪叫着，拖着破鉛皮亂跑亂奔，他們看着又哄聲大笑。

還有很多這類的餘興，一切人——特別是鄉下人，好像專門在陳列場所裏當娛樂的。當他們同別人接觸的時候，永是懷抱一種想把別人逗着玩兒，捉弄別人，欺騙別人的野心。因此我很奇怪，爲什麼我所讀過的書裏，都沒有提到這種日常生活中戲弄別人的劇烈的傾向。

陳列所的娛樂中，有一種特別可惡可恨的。

我們鋪子樓下，有一家專做皮毛軟鞋生意的鋪子。那里有一個夥計，是一個把尼士尼市場全部人們都駭倒的老饕。那鋪子裏的老闆，好像誇驕馬的強力狗的兇惡一樣，得意自己這個夥計的本領。他常常拉鄰家鋪子的老闆們來賭東道：

「誰願意賭十盧布的東道，我叫我們的米西加在兩個鐘頭以內，喫完十磅鹹肉。」
但大家知道米西加有這個本領，便說：

「東道不要賭，我們買了鹹肉叫他喫喫看。」

「不過一定要淨肉，沒有骨頭的！」

他們懶森森的討論了三言兩語，於是從陰暗的貨物間裏走出一個瘦削無鬚的高額骨的青年，穿一件厚厚的長外套，繫着紅皮帶，全身沾着皮毛屑。他默默的，恭敬的，從腦袋上摘下帽子，用深陷的茫然的眼

望住老闆。老闆是血氣很好的，滿臉又粗又硬的鬍子。

「能不能喫一白特曼的鹹肉？」

「限多少時間？」米西加發出細小的聲音，完全事務式的。

「兩個鐘頭。」

「那有點難！」

「有什麼難？」

「那末，添兩瓶啤酒吧！」

「好吧。」老闆說，得意了：「你們別當他空着肚子，可不，他早上喫完兩磅麵包，中飯也喫過……」

一回兒，鹹肉買來了。觀衆圍攏在一起，都是肥胖的買賣人，身子很喫力的裹着厚厚的皮大套，跟大秤鏟一般，大肚子，每個人都是小眼睛，長着脂肪的肉瘤，一種無法解悶的無聊的影子，包圍着身體。

他們把手籠在袖子管裏，交着臂，擠成一個圈子，把喫手圍住了。喫手放好大的黑麵包，刀子，虔誠的劃一個十字，坐在皮毛袋上，身邊一隻木箱上放着鹹肉，用空洞的眼打量着。

他把麵包切得薄薄的，鹹肉切得厚厚的，夾在一起，捧着放到嘴邊，嘴脣抖索着，伸出長的，狗似的舌子，露出細尖的牙齒，然後跟狗一樣，把臉子向肉上撲過去。

「開始了！」

「看錶呀。」

所有的眼都正對喫手的臉，下頰，和耳朵邊的圓瘡，看着尖尖的頰骨同樣的上下。互相作着沒勁的另碎的談話。

「好像狗熊喫食一樣！」

「你見過狗熊喫食麼？」

「哪里，我又不住在山裏，不過大家常常說，像狗熊喫食。」

「大家常常說像豬喫食呀。」

「豬還喫醃豬肉麼……」

懶散的笑聲。懂事的就出頭修正：

「豬什麼都喫，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兄弟……」

喫手的臉漸漸陰暗，兩隻耳朵變成蒼白，陷進的眼睛從眼眶裏凸出來。他呼吸困難起來，只有下頰還照樣的動。

「緩緩兒喫呀，米西加！」有人鼓勵了他。不安的用眼打量餘下的肉，喝一口啤酒，又喫起來。

觀衆激動起來，比以前更加多的去懸望米西加老闆手裏的錶。人們互相警戒。

「把錶收起来吧，老闆會把針撥轉的！」

「當心米西加，說不定他把肉片藏進袖子裏。」

「兩點鐘內準不會喫完！」

米西加的老闆生氣的叫：

「好，我賭二十五哥貝東道，米西加，不要倒楣！」

觀眾擦撥着老闆，但是沒有人肯賭。

米西加只是喫着，喫着，他的臉孔漸漸變成鹹肉的顏色，軟軟的尖鼻子發出可憐的哮喘。情形非常可

怕，好像馬上就會大聲喊出：

「救命……」哭了出來，要不然便是被肉片塞住喉頭，倒身在觀眾腳邊死去。

終於，他都喫光了，睜着醉醺醺的眼睛，沒勁兒的發出嘎聲來：

「給點水喝……」

可是他的老闆瞧着錶叫罵：

「遲了，這混蛋，遲了四分鐘……」

觀眾嘲弄他：

「懊悔沒同你打賭，要不然就贏了！」

「不過，到底狠小子呀！」

「簡直可以把他放到游藝場去了……」

「上帝會造出這樣的傢伙來！」

「去喝茶吧？」

於是便像一羣小船，駛進喫食店去。

我想明白，是什麼東西，使這班笨重的影像般的人，圍住了這麼一個可憐的小伙子，爲什麼，這個老騷使他們感到快樂？

狹長的廊下，堆滿了獸毛，羊毛，大麻，繩子，軟長靴，馬鞍等等，顯得灰暗而陰森。磚砌的柱子夾開了這個披廊和街道。柱子粗大而難看，已經陳舊，又沾了許多街泥。這些磚塊的接縫，因爲已不知在胸頭數數過幾千次，它那醜惡的形象，就像一面悶氣的網，嵌進在記憶中。

行人在街頭無聲的走過，馬車，貨機慢慢的經過路面。對面一家紅磚頭的四角形的樓房鋪子，面前一塊空場，亂拋着一些木箱，稻草，和揉皺的包皮紙，被踐踏的污雪掩蓋着。

所有這一切，人和馬一起，儘管在那裏動，也像是停着的样子，好像有一條看不見的鎖鍊，把它們縛在一處滾滾的轉。偶然注意時，覺得這生活好像沒有聲音，即使有，也像啞啞一樣，很少響動。馬機的滑板在滑動，店鋪的大門開闔着，小販叫喊着饅頭呀，甜豆呀，但這些聲音響得這樣沒勁，這樣可厭，完全都一律，叫人馬上都聽慣了，不會留在耳朵裏。

教堂的鐘像舉行喪禮似的響着，這憂鬱的聲響永遠留滯在耳朵裏，從早到夜，無休無止的飄蕩在市場的空際，給一切思想感情蓋上了蓋子，在一切印象上面像銅鏽似的沈重的壓抑下來。

到處吹動寒冷無聊的寂寞，蒸發在掩着污雪的地面，在屋頂灰色的雪堆，和房子的肉色的磚牆上，寂寞形成灰色的煙，從煙囪裏吹出來，吸進灰暗低壓的空際。馬兒朦朧在寂寞中，人噴吐着寂寞。寂寞有一種特別的氣味，這便是汗臭，油膩，大麻油，燒饅頭，煙煤的重濁的氣味。這種氣味像一頂悶熱的帽子，套住人的頭腦，灌進腳頭，引起一種鬱悶，引起一種想閉着兩眼狂叫，向什麼地方奔去，使勁的把腦袋撞到牆壁上去的陰暗的希望。

瞧那些買賣人的面孔，營養過度，充滿濃厚的血液，差不多會脹裂開來的樣子，滿臉的凍疤，像做夢一樣凝然不動。他們像擱在沙灘上的魚兒，張開着嘴吧打呵欠。

冬天生意清淡，在買賣人的眼裏也見不到夏天那種使他們顯出活氣，有幾分好看的緊張兇狠的神色。累贅的毛皮外套拘束了行動，人們的臉蛋都向着地面。說話也懶了，一動氣就吵嘴。大概他們故意這樣，對別人表示自己還活着。

一看就知道他們是被無聊壓倒，耐不住寂寞了。我得到了這樣的解釋，他們所以玩那種殘酷的惡戲，只不過是對沈悶的壓力的一種夢幻的抵抗。

有時候，我把這些話對彼得·華西里維契說。他雖然老是對我嘲笑和捉弄，但是他好似有點喜歡我

熱愛讀書，有時候也嚴正的用一點教訓口吻同我說話。

「我不愛商人的生活。」我說。

「你知道商人生活麼？你常常去商人人家作客麼？這里是街道，街道上不住人，街道上也不做買賣，這種街道只是急急忙忙走過，走到家裏去的人走在街道上，是穿上衣服的。你在衣服外表上，決不能明白一個人。人們只有在自己家裏，在四方牆壁中，纔開放着生活。商人們在那里做什麼，你是不會明白的！」

「商人的心思總是一樣，不管在這里還是在家裏。」

「人家的心思是沒有人能夠知道的。」老頭兒圓睜着兩眼，重聲低低的說：「心思像虱子，數不清數目——老話早就說過。有的人回到自己家裏，說不準就跪倒地上，眼淚汪汪的禱告：上帝饒恕我，我把這神聖的一天潰犯了。這種人把家庭當做修道院，說不定在家裏只跟上帝倆過活，對啦！蜘蛛很知道自己的地盤，張它的網，它的眼睛看定了地盤，可以把自己支住……」

說正經話的時候，他的聲音好像傳受祕訣一般，變成低而粗了。

「你喜歡發議論，可是你還太早。你這麼年歲，並不是靠道理過活，是要用眼睛過日子，所以你只消看着，記住，不必多說。道理是為做事用的，對於心地，便靠信仰。讀書是好事，對事情要識得輕重。也有人書讀得太多了，變成書獃子，變成沒有信仰的人呢……」

我覺得他好像長生不老，他的衰老下去的樣子是不可想像的。他愛談有名的商人，壞蛋，和造偽幣的

人。這些故事我在外祖父那里已經聽得很多。外祖父比這位鑑定家更健談。但他們所講的意思都一樣，背人們，違背上帝，決不能得到財富。彼得·華西里維契對於人雖無善心，說到上帝的時候，卻總是心平氣和的嘆着氣，閉着眼睛說：

「所以人們常常欺騙上帝，耶穌見了流淚說：人們呀，無知的人們呀，你們想落入地獄麼？」
有一次我索性對他說：

「你不是常常欺騙鄉下人麼……」

他一點不覺難堪。

「我的欺騙不算一回事！」他說：「不過騙三個五個盧布，並不是什麼大事呀！」

有時他來，我正在看書，他就從我手裏拿起書本，考問似的發出問題來，而且很詫異的對掌櫃說：

「你瞧，這小孩子能够看懂這種書！」

接着便注意的教訓我：

「聽着我的話，你有好處。基利爾有兩個，兩個都是當主教的。一個是亞歷山大城的基利爾，另一個是耶路撒冷的基利爾。頭一個基利爾，爲反對異教徒納司託爾盡力。據納司託爾的邪說，聖母是凡人，不能生神，只能生人，這個人按照他的名字和事業，便叫基督，也就是救世主。所以聖母不能稱做神之母，應該稱爲基督之母——明白麼？這就是異教，耶路撒冷城的基利爾，是反對異教徒亞黎的人……」

我很高興他知道宗教的歷史，但他卻用清癯的神父似的手，撫着鬍子，開始吹牛了。

「對於這類知識，我是一員大將；我曾經到莫斯科，志洛以采跟那些邪教尼公派學者，神父，俗人們去辯論過。那時候我還年輕，跟博士們辯論，說不了幾句就把一個神父釘住，那傢伙就流出鼻血來啦！」

他臉上吹起紅暈，眼睛像花一樣開放。

他使對手流了鼻血，認為是自己成功的頂點，自己榮冠上最光彩的一塊紅玉。他多麼歡樂的說着這件事：

「這是一個漂亮的身材端正的神父，他站在神壇上，一滴一滴淌出鼻血來，但我不管這個醜態，像一隻荒野的獅子，以勇猛的氣勢，發出宏鐘的聲音。我還非常沈着，一句一句刺進他的肋骨……他們那一邊劈頭劈腦跟火爐一般，發出異教徒獨有的毒舌……那情形真好看呀！」

在鋪子裏進出的，還有另外幾個鑑定家。其中一個叫巴火米的，穿着油光光的衣服，大肚子，一眼斜視，滿臉皺皮，塌鼻子。叫魯基安的，是老鼠般狡猾，和氣精神飽滿的矮小老頭兒，有一個大個子，陰森森的黑鬍子，像馬車夫一樣的漢子，常跟這老頭兒一起來。他長着一張沒生氣的，不愉快的，但五官端正的臉，和一對呆鈍的眼睛。

來的時候，大抵總是拿了古本，聖像，香燭，鉢頭一類的東西來賣，有時候帶了賣客——伏爾迦對岸的老婆子，老頭兒一起來。做完了交易，好像飛到田頭的烏老鴉一樣，在鋪面上坐下來，弄點輪形麵包，一點白

糖來喝茶，大家談談尼公派給他們的壓迫，什麼搜查住宅把禱告書沒收，什麼警察封閉禮拜堂，房東依一百〇三條法律被捕。這一百〇三條常常成爲他們的話題，他們無所爲的談着，好像把它當作冬天的霜雪一般，認爲無法避免的東西。

當他們說到宗教壓迫，話中不斷的用到警察、搜查、監獄、審判、西伯利亞等等字眼，每次碰到我的心頭，就像炭火一樣的燃燒，喚起對於這班老人們的同情和痛感。我讀過各種的書，認爲百折不回要完成目的的人，是必須尊敬的，堅定的精神是必須加以寶貴的。

我完全忘掉了這班人生教師們的缺點，只感到他們的沈着和堅決，知道在這堅決的背後，正藏着教師們對真理的不變的信心，和爲了真理不顧一切艱難困苦的勇氣。

後來我在平民中，在智識階級中，看到很多這一類，以及和這一類相似的舊習慣的擁護者。我纔明白這種堅決是人類中一種不能動及不想動的消極性。爲什麼不能動，因爲他們已被一些古人之言，洩氣的概念像枷鎖似的縛住，已經在這種言語、概念之中麻木了。他們的意志已經凝固，再也不想向明天伸展，而且也沒有伸展的力量了。要是從外部受了什麼打擊，把他們從原來的地方投出，他們就好像一塊石頭從山上滾落，機械的墮落到山下面去了。他們憑着一種懷古的盲目的力量，一種對於痛苦和壓迫的病態的愛好，牢守着洩了氣的真理的墳墓。但如果從他們那兒剝去了痛苦的可能，他們就失掉了緊張，像晴天的雲，消散得無影無蹤了。

那種信仰，使他們受苦受災，而他們依然高興的守護着。這確是一種堅定的信仰，但它不過使人聯想到一件穿舊的衣服，舊衣服因為染透了各種污穢，對於時間的侵蝕，多少有一點抵抗的力量。思想和感情，習慣了隘窄的偏見和教條的封皮，縱使扯去了它的翼膀，摘去了它的手腳，它還是可以舒舒服服，快快樂樂的活下去。

這種根據習慣的信仰，是我們生活中最可悲最有害的現象之一。在這世界上，好像在照不到陽光的地方一樣，一切新的東西，都生長得慢而曲折，縱使生長了，發育也不良。在這里，愛的光是太少，而侮辱、憎恨，及從憎恨而發生的猜忌是太多了。在這里所燃燒的信仰之火，好像是腐物中發出來的磷光。

但我的迷到這種自信，是不得不經歷許多痛苦的歲月，不得不在自己的心裏，破壞許多東西，從記憶中毀棄許多東西的。當我開始在寂寞庸俗的現實之中，發現人生的教師的時候，我當他們是精神力偉大的人物，是世界上最最好的人物。在他們當中，差不多每個人都受過審判，坐過牢，被許多地方驅逐過，同許多囚人一起從這里解到那裏。他們都是很小心謹慎，悄悄的生活着。

現在我看這些老頭兒們，雖然一方面怨恨着從尼公派所受的「精神迫害」，但他們自己，也很喜歡互相壓迫。獨眼的巴火米喝醉了酒，就喜歡誇口自己的記憶力好，有些書他簡直熟得「瞭如指掌」，好像猶太學者熟記泰爾摩特一樣。無論那一頁，只消用指頭一點，點到那裏就從那裏一口背下去，發出柔軟的噴鼻子聲音。巴火米常常注視地板，他的獨眼在地下望來望去，好像找尋什麼貴重的失物。他時常表演他

本領的，是摩修茲基公爵一本叫俄羅斯的書；而他特別熟悉的地方，是「神勇殉道者堅忍剛毅的受難。」可是彼得·華西里維契常常扳他的錯處。

「錯了！這不是篤信者基布里安，是童貞男代尼斯。」

「還有什麼代尼斯？是提亞尼西呀……」

「個把字眼，你別來打擾吧！」

「你不要教訓我！」

一分鐘之後，他們都怒氣沖沖，互相兇兇對望着爭執了：

「不要臉的飯桶，瞧你這肚子喫得多飽……」

巴火米回答着，好像打算整子似的：

「你呢——色鬼，山羊，女人尾巴。」

掌櫃兩手籠在袖子裏，嗤嗤的笑，跟曠使小孩子似的，曠使着舊教派的擁護者。

「他不對啦，哼，再來一個！」

有一次老頭們吵起來，彼得·華西里維契出於不意的，很敏捷的把同伴打了一個耳光，打得他立刻逃跑，然後他很累的揩揩臉上的汗，向逃者背後叫嚷：

「你看，就是你不好，害我這隻手犯過！」



他喜歡說自己的朋友都是信仰薄弱的，實情他們都感染了「新教」。

「這都是亞歷克沙夏吵人——簡直是公雞亂叫！」

對於新教，顯然連他也受到刺激，而且有點害怕。但是問他這教派的性質，他就不能明白的回答：

「新教是一種最過激的邪道，只講理性，不承認上帝。在新薩克人中，已經有人除了新約之外什麼都不尊重的。可是這種新約是德國人留多爾①造出來的。只消「在名字裏已經現出真相，留多爾就是留德（惡鬼）也就是先樂後惡」所以新教徒一名叫做惡棍，也稱做新約派。都是從西方來的，那邊的邪道。」

他踏着那條殘廢的腿，冷酷而重聲的說：

「這種新派的傢伙，必須驅逐出去，這種傢伙，應該捉來用火焚死！但是我們同他不同，我們是真正的俄羅斯國粹，我們的教派是真正東方原有的俄國教。除了我們之外，一切都是西方人破壞過的隨意胡編的宗教。德國人，法國人能够造得出什麼好東西？比方一千八百二十年的……」

他興奮起來，忘記了在自己跟前的是一個孩子，一把抓住我的腰帶，拉來，推開，流暢的，奮昂的，熱心的，返老還童似的說：

「人的理性，彷彿在各種虛說的森林之中，像一隻兇惡的狼，帶着魔鬼的命令，使上帝所賜的人心受苦，彷彿魔鬼的門徒，簡直是想入非非的。一切新教底下有一種波歌米派的人，他們說，魔鬼是上帝的兒子，

①留多爾是新教創始者路德的門徒。

耶穌·基督的胞兄，你瞧，這不是好大的牛皮？因此他們叫人不要服從尊長，不要做工，要離棄妻兒，做人什麼都不要，什麼秩序都不要，做人只要照自己的心意過活，照魔鬼的吩咐過活。噯，又是那位亞歷克沙夏來了……」

這時候，掌櫃吩咐我去做旁的事，我離開老頭兒走去。但他獨自兒留在廊下，還對着面前的空氣繼續說下去：

「簡直是沒有翅膀的靈魂！活靈靈的瞎眼貓，離開了我們，逃到什麼地方去呀？」

以後，他擡起了頭，兩手放在膝上，仰望着灰色的冬空，好久沒有作聲。

有時他來，見我正在讀書，他的態度更加懇切，拍拍我的肩頭，說：

「讀吧，小孩兒，讀吧，對你有好處！你有一點兒聰明，可惜，你不尊重長輩。你對任何人都反抗，可是你這種壞脾氣，你知道最後會落到什麼地方去麼？小孩兒，這會使你走到牢獄裏去。讀書是好的，但必須記住，書只是書，所以要自己的去動腦經！自鞭派裏有一個叫達尼洛的教誨師，他認為新書舊書，一切無用，把書裝在袋子裏丟在河中是啦——這是愚蠢的事，這也是亞歷克沙夏攪的鬼……」

他老是記着那個亞歷克沙夏。有一天，他到鋪子裏來，板着脸擔心的對掌櫃說：

「亞歷山大·華西里葉夫到這里來啦，是昨天到的！我找過他，沒有找到，錄起來了吧！讓我蹲在這里，說不準他會來……」

掌櫃不經心的說：

「這是什麼人？我不認識呀！」

老頭兒點了點頭說：

「對囉，對於你，一切人不是買主便是賣客！好，弄杯茶喝吧……」

我泡了一大甕子開水回來，看見鋪子裏有幾個客人，魯基安老頭兒高興的微笑着，門後邊的嘴角裏，坐着一個陌生客人，穿着和暖的外套，走了樣的長統靴，腰裏繫一條綠帶子，帽子歪歪的掩到眉毛上。臉上沒有什麼特點，看來是心平氣和的人。我想，這也許是一個失了業的潦倒的掌櫃。

彼得·華西里維契並不向他瞧看，正在嚴厲而重聲的說話。這漢子抽搖似的動着右手去碰動帽子，好像割十字似的舉起了手，一碰，再一碰。把帽子望上碰去，差不多要碰到腦頂心了，又拉下來敲得連眉眼都掩住。這種抽搖的動作，使我記起呆子伊果夏和袋中之死。

「我們這條泥水河裏，游着各種泥鰍，把水弄得更髒了。」彼得·華西里維契說。
像掌櫃的那個漢子，低聲和氣的問：

「你這是說我，是不是？」

「就算是說你吧……」

這時候，那漢子，低聲的，態度安閒的說：

「唔，那末你怎樣說你自個兒呢，漢子？」

「自個兒的事，只對上帝說。那是我的事，別人不能知道……」

「不，漢子這也是我的事，」新客人嚴正有力的說：「對於真理，不能背過臉去，人不能故意把自個兒當瞎子，在上帝跟前，在衆人跟前，這都是大大的罪過！」

這人稱彼得·華西里維契做漢子，我聽了很不入耳。對於他的平靜而嚴刻的聲音，也使人不安。他說話的樣子，好像大神父念着「主呀，我們生命的真宰呀」的時候。他一邊說，一邊漸漸把身子向前彎倒，越出椅子，老在自己的臉子前揮舞着手……

「不要責備我，我還沒有像你這樣被罪惡所污……」

「茶炊滾起來了，」老鑑定家輕蔑的發出聲來。但那一個不管他的話，繼續說了下去：

「只有上帝知道，是什麼人特別弄髒了聖靈之泉。說不準你這漢子的罪更加深重些。總而言之，所謂學者，是一種浮薄的人，我不是學者，我也不浮薄，我只是一個活着的平凡人……」

「我知道你的平凡，我聽飽了！」

「你這麼說着要搗亂別人麼，要把直率的思想折斷麼漢子，你們是真正的學者，法利賽人……你懂不懂我的話？」

「這就是邪道！」彼得·華西里維契說。那人把手掌放在眼面前，好像念着掌心裏寫着的字，動着手

掌，說出激烈的話來：

「你們以為把人們從這個籠子裏搬到那個籠子裏，就算做了好事麼？可是我——卻不以為然。我要說人應該成爲自由之身。家庭，妻子，你們的一切，在上帝面前是不會有用處的！所以人們應該離開那些互相爭奪，打得頭破血出的東西，成一個自由之身，離開一切金銀財產，成一個自由之身。這一切都是腐朽不潔！靈魂的救主不在地上的原野，是在天國的山間！我重覆說：把身子離開一切，斬斷一切墨礙，打破世俗的網，這種網是反基督派造了的……我走上正直的大路，我不動心，不顧那黑暗的世界……」

「但是要顧顧麵包，水和衣服吧？這也是世俗的東西呢！」老頭兒諷刺的說。

但這句話也沒有說動了亞歷山大，他更加熱心的說。他的嗓子很低，但有一種吹喇叭的聲音：

「漢子，你最重要的是什麼？除了上帝，再沒有重要的了。總而言之，請站在上帝面前。從你的心頭斬斷地上的墨礙。放棄一切，你便見到上帝了。你是一個人，上帝也是一個，於是就可以走到上帝身邊，這是獨一的路！在這裏便得放棄去父母，棄去一切，要是你的眼睛誘惑你，你就把你的眼睛挖掉。爲了上帝，物慾死而聖靈活了。這樣，你的靈魂，便燃燒於永久無限之中……」

「那就把你喂臭狗喫去吧！」說着，彼得·華西里維契站起來：「我當你比去年多少變乖了一點，不料變得更蠢了……」

老頭兒搖擺着身子，從鋪子裏走到廊下去。這行動使亞歷山大感到了不安，他詫異而慌張的問

「回去了麼……呢……爲什麼？」

但是和氣的魯基安投着安慰的臉色說：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於是亞歷山大就走到他身邊去：

「說到你呢，也是地上的俗人。你說一些無用的話，這是沒有意思的。唱一句亞里爾耶，再唱一句亞里爾耶……」

魯基安對着他笑笑，也走到廊底下來。現在，他就捉住了掌櫃，很自信的說：

「他們敵不住我的精神，完全敵不住，像火上的煙一樣，消失了……」

掌櫃擡眼向他一望，冷淡的說：

「我對這類事沒有想過。」

這人喫了碰頭，拉拉帽子，喃喃的說：

「不想不成，這是不想的事……」

他低頭沈默了一下，就被兩個老頭兒叫去，三個人一起，也不打聲招呼就去了。

這人好像黑夜的篝火，在我眼前突然閃耀，哄哄的燃燒了一下，又忽然熄滅，但是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一種感想，好像他的脈世論裏，有一點真實的東西。

晚上，我趁了機會，把他的話對作坊裏的工頭說了。工頭是一個沈靜和藹的人，名字叫伊凡·拉達諾維契，他聽了我熱心的講述，就替我解釋：

「這好像是一個逃避派。逃避派的宗旨就是逃避。抱這宗旨的人，一切都不承認。」

「那末怎樣過日子呢？」

「逃避着隱逸過日子。永遠在四方流浪，所以叫做逃避派。照他們的說法，我們同地上的一切都沒有因緣，因此警察把他們看做危險人物，要捉的……」

我雖然過着苦痛的生活，但不以為一切都可以逃避的。當時，在圍繞我的生活之中，很不少在我覺得有趣味有價值的東西，因此亞歷山大·華西里葉夫的影子，不久就在我的記憶中消去。

但是在痛苦的時候，他的影子常常出現，在我的眼前，他在野外灰黯的路上，向森林走去，白色的不做工的手，抽搖的提着手杖，而且喃喃：

「我走正直的大路，我不顧一切墨礙——這種東西，把它斬斷吧……」

從他的影子，同時記起外祖母在夢中所見的她的父親。他握着胡桃樹的手杖，身後邊跟着一隻花斑狗，掛着舌子……

聖像作坊在一所半石造的大房子裏，佔兩間屋子；一間有三扇窗向院子，兩扇向園林，另一間一扇窗對園林，一扇對街。窗子都很小，四方形，裝有玻璃。玻璃已經陳舊，模糊，淡淡的冬天的陽光，不大容易照射進來。

兩間屋子都排滿了桌，每張桌子有一個聖像，畫工伏着上身坐在那兒；有時候一張桌子坐兩個人。天花板裏掛下一個裝水的玻璃球，它收斂燈光，發出白色的寒光，反映到四角形的聖像板裏。

工場裏熱鬧得很，有約摸二十來個從派雷克、賀路易、姆斯桀爾來的「畫工」在那兒工作。大家穿着寬大的洋布褂子，帆布褲子，赤脚或是曳草鞋。工人們頭上蒸騰着劣等煙草的煙霧，四周圍飄着亮油，泡立斯，臭蛋青的氣味，和松香油一樣，慢吞吞的，憂傷的馬拉桀米爾口音的歌：

現在的人多麼擾亂皮——

輕輕年紀拐人家大小姐……

另外還有許多歌，都是聽了挺不痛快的，不過這個歌唱得最多。歌中拉長的腔調，雖然打擾頭腦的運用，卻依舊不妨礙用鉛毫的細筆，在聖像的「服裝」上畫出皺紋，給聖人突骨的臉孔，畫上痛苦的紋路。窗下，塗金師果戈列夫，敲着小小的槌頭，他是一個醉鬼老頭兒，鼻子大而發青。在這邊唱着懶洋洋的歌聲裏，添進了他的冷冷的鼔聲，好像蟲兒咬着樹幹。

每個人對於畫聖像都不發生興趣，不知是那一位惡脾氣的聖人，破壞了這個工作，使它變成一種頑

細的，沒有美術意味的，不能引起愛好，引起興味的工作了。斜視眼的小木司務潘斐是一個壞脾氣的滑稽家，他把自己削好膠好的許多大的檜樹板，菩提樹板拿來，害肺病的青年達維陀夫便接下來刷上底漆。他的助手索洛庚，又加一道「底漆」。米略辛用鉛筆從圖像上勾下一個輪廓。果戈列夫老頭便塗上金，打出模型。畫服裝的朋友畫上背景和服裝。以後，聖像就沒臉沒手豎立在牆邊，等畫臉的來畫。

掛在神帷上弓門上用的大聖像，沒有臉孔，沒有手腳，只有服裝，或是只有一雙腳和短服的天使，掛在牆上，遠遠望去，是很不愉快的。這些五彩木板上發出一種死氣，雖然等會兒還要給加上使他們活起來的東西，但看來卻好像本來就已有，這會兒卻奇怪的留下了累贅的服裝，躲到什麼地方去了。

險師畫好「身體」，聖像便交給另外一種工人，照塗金師敲出的模型，塗上「璣瑯」。寫文字有寫文字的工人。最後塗泡立斯是工頭自己動手。工頭叫伊凡·拉達謀維契，是一個溫和的人。

他的臉是灰色的，小小的鬍子也作着灰色，盡是絲線一樣的細毛。眼睛也灰色，看起來有一種特別深沈的悲哀。他高興的笑著，但人家無法對他回笑，總覺得有些不合適似的。他很像柱神西美昂的聖像，跟西美昂一樣瘦，連他那呆鈍的眼，也好像抽象的凝視着人和牆以外的遠方。

我到作坊來幾天之後，做繡工的卡班杜亨，頓河地方的哥薩克人喝醉了酒跑進來。他是一個漂亮男子，氣力很大。進來時咬着牙齒，縫細着女人樣的眼，默不作聲揮起拳頭，見人就打。這個中身材的漢子在工場裏大施狂暴，好像老鼠窩跳進了貓，大家都狼狽的避開一旁，發聲互相叫囂：

「打他打他」

險師歐捷尼·西泰諾夫按倒狂暴者的腦袋，地板上碰，把他碰昏了。當他昏倒地上的時候，大家從四周圍攆去，用手巾把他縛起來。他像野獸一樣想把手巾咬斷，歐捷尼就發狂的跳上桌子，兩肘靠緊腰邊，做着向哥薩克人仆下去的姿勢，他是高大個子，渾身結實，一下打去，準會把卡班杜亨的胸骨打個粉碎。但這一剎那間，拉遼諾維契穿着大衣戴著帽子走到他身邊，用指頭鎖住西泰諾夫，向其他工人沈靜的用著決斷的聲調說：

「把他擡到門廳裏去，他的酒會醒過來……」

哥薩克拉出了工場，重新把桌椅整好動手做工。大家用簡短的言談，談論哥薩克的氣力多大，以至於說他將來會被人打死等等。

「要打死他不容易，」西泰諾夫好像講自己熟悉的工作，很沈靜的說。

我望著拉遼諾維契，心裏覺得驚奇，為什麼那些強壯狂暴的人，這樣容易對他服從？

他對大家告訴工作的方法，本領高強的工人，也都接受他的意見。他對卡班杜亨比對別人更懇切的吩咐：

「卡班杜亨，你既然叫畫師，就得畫得好好兒的，意大利式的油畫一定要有溫暖的色彩的統一，可是你，白色用得太多，把畫母的眼睛，弄得那麼冷冰冰的。你看臉孔紅得跟蘋果一樣，眼睛就要同它配合；還有

位置也安排得不對，一邊可以看見鼻樑頂尖，一邊卻移到太陽穴去了。整個臉部沒有神聖潔淨的感覺，變得猥瑣庸俗的樣子。你不用心你的工作麼，卡班杜亨！」

哥薩克人聽着，歪着臉，接着，不怕羞的川女人樣的眼睛笑着，發出好聽的聲音來說，因為醉過酒，嗓子略略帶啞：

「噲噲，伊凡·拉達諾維契，本來這不是我的本行。我生來是音樂師，卻當了修道士！」

「只要一門心思幹下去，什麼事情都幹得好。」

「不，難道我什麼都會麼？叫我當趕車的，帶上三匹駿馬，噲……」

說着，他突出了喉節，自暴自棄的唱起來：

噲噲你趕着三馬車

趕着黑栗毛的馬，

亦駛在寒霜的黑夜

直奔向我愛人的家！

伊凡·拉達諾維契沒奈何笑笑，整一整灰色憂愁鼻子上的眼鏡，接着便走開了。立刻一下子有十幾張嗓子和着他的歌聲，變成一股強力的流。整個工場都飄浮起來，井然的調子震動工場發抖：

路熟馬兒知，

何處是姑娘的家……

藝徒巴西加·奧琴錯夫停止了調蛋黃的手，兩手拿著碎蛋壳，發出美好的高音和唱。

大家被歌聲陶醉，忘掉了自己，呼吸混和在一起，變成同心合力，斜眼望著哥薩克。當他唱歌的時候，全工場認他是自己的領袖。他把手一搖，大家都圍到他身邊，他張開兩臂像飛翔的樣子。要是這時候，他停止了歌唱，喊一聲「把一切都搗毀！」那末，所有的人，連那上手的工人，都一定會馬上把工場搗個稀爛的。

他不常唱，但他的豪放的歌聲，永遠有一種不可抵抗的壓力。不管，當人們都感到特別消沈的時候，只消他引動起來點上了火，大家都都發出熱來，聯合成一枝強大的樂器。

這些歌使我對於歌手本人，對於指揮他人的美麗的威力，引起熱烈的羨慕，有一種難受的感覺鑽進心頭，漲痛起來，想哭，想哭，想哭，向大家叫嚷：

「我愛你們！」

害肺癆的黃險孔達維陀夫，蓬鬆著頭髮，也張大了嘴，好像剛從蛋壳裏剝出來的罐烏兒。

只有在哥薩克發頭的時候，纔唱那種豪快的歌。平常總是沒勁兒的，哼著墮落的人們，林蔭下，亞歷山大大帝，亞歷山大閱兵那類的歌。

有時候，由工場中本領第一高強的險師時哈列夫發起，也唱聖歌，但總是失敗的回數多。時哈列夫常用一種特別的，只有自己懂的調子，妨礙大家的合唱。

這是一個四十五六，枯乾禿頂的人。禿頂上還長一些黑色鬻曲像吉卜西人一樣的髮毛。眉毛鬚子都粗黑。尖而濃密的下髯，把他那張纖細微黑的不像俄國人的臉孔，顯得非常動眼。但中部高隆的鼻子底下，突出了一球硬毛的髯髯，合計起來眉毛便好像多餘。他的藍眼睛從左到右顯得大起來，很不周正。

「巴西加！」他用中音向我的同伴那個藝徒喊：「一起來唱讚美吧，大家聽着！」

巴西加在圍腰上揩揩手，開始唱：

「讚——美……」

「上帝的名字。」幾個人從後面接上來，時哈列夫發惱的嘆：

「歐捷尼，低一點，把聲音沈到肚底下去……」

西泰諾夫像敲木桶一樣使出隆隆的聲音喊叫：

「上帝的僕人們呀……」

「不對不對！這個地方唱起來，應該唱得天搖地動，窗子門戶都自個兒會打開來！」

時哈列夫熱狂在一種莫名其妙的興奮中，他的怪僻的眉毛，在額角上一回兒上，一回兒下。嗓子走了樣，指頭邊空彈着想像的琴弦。

「上帝的僕人們呀——明白了沒有？」他鄭重的說：「這個地方，應該刺進穀子一直感到中心。」僕人們呀，讚美上帝喲！爲什麼還不明白？你們這班有血有肉的人！」



「總不能完全照你的意思啦。」西泰諾夫懇切的說。

「那不用唱了！」

時哈列夫生氣的動手做工。他是最好的畫師，能够畫半占庭式，歐洲式，以及「藝術派」的意大利式。有了神性的定貨，拉達諾維契就同他商量。他熟悉聖畫的原作，例如費特爾物，史莫連物，喀山物等珍貴的聖蹟圖的摹作，都經過他的手。但他觀摩原作的時候，就大聲的囉唆：

「這次原作真難……真難……」

他在工場裏雖然地位重要，卻不比別人驕傲，對於我和巴西加之類，藝徒，也很客氣。教我們學藝的，也只有他一個，沒有別人。

他是一個不容易瞭解的人物，大抵可說是一個陰沈的人。有時整禮拜默默做工，跟啞吧一樣，同任何什麼人見面，就好像遇到只知道名字的初見的人一樣，好奇而陌生的望着人家。他很喜歡唱歌，但在那種時候，他不唱，好像連聽也不要聽了。大家互相目語，留心他的動作。他身子躬倒在斜立的聖像板上，這聖像板站在他的膝上，半截靠住桌沿。他的細毛筆一心一意的畫出超世絕俗的陰沈的臉孔，而他自己也好像是陰沈的超世絕俗的人。

忽然他氣惱的發言：

「先驅——什麼意思，騙字——在從前，就是走字，先驅便是先走的人，再沒有別的意思……」

工場裏悄然無聲，大家斜望着哈列夫笑，在靜寂之中，聽到奇妙的話：

「先驅不能穿羊皮，應該給他畫上翼子……」

「你同誰說？」問他。

他不出聲，沒有聽見，還不知是不願回答，一回兒，又在鴉雀無聲的靜寂中，發出他的話來：

「應該知道聖人的傳記。有人知道——聖人的傳記麼？我們知道些什麼？那就不能飛呀……靈魂在

哪里？哪里是靈魂原作……對囉！——在這里。但是可沒有靈魂……」

這種發聲的思想，除掉西泰諾夫，大家都引起譏諷的笑容。而且就在這種時候，差不多便有一個不懷

好意的喃喃：

「禮拜六……又要去喝酒了……」

個兒高大，身幹結實的西泰諾夫，是二十左右的青年，圓圓的臉蛋，沒有鬍子也沒有眉毛，而且憂鬱的凝視着屋角。

記得是送到孔古爾去的，畫好費特爾聖母像的摹作時，哈列夫把聖像放在桌子上，感情的大聲着說：

「聖母畫好了！你是一隻杯子——無底的杯子從此要承受世人的眼淚……」

於是，不知把誰的外套向肩頭一披，到酒店裏去了。青年們笑着，吹着哨嚶，牛長的羨慕的望着他嘆氣。

西泰諾夫就走到他的作品前，細心望着，說了：

「怪不得他要去喝酒，把這樣好的作品給人家去，真有點懊惱，但這種懊惱也不是人人可有……」
時哈列夫醉酒是從禮拜六醉起。這和那些普通醉鬼的工人是不同的。開初，就是這樣，早上他寫一張條子叫巴西加送到什麼地方去。喫午飯前，對拉達諾維契說：

「今天我要去洗澡！」

「不久？」

「唔，天哪……」

「那末，請不要挨到禮拜二吧！」

時哈列夫點點禿頭應允，那時他的眉毛有一點發抖。

從澡堂回來，他穿上胸衣，頸頸上打一個蝴蝶結，緞子背心上掛一條長銀鏈，一身漂亮，默默出去。那時他吩咐我和巴西加：

「傍晚的時候，把工場收拾乾淨，大桌子上的污漬，括乾淨，揩一揩！」

大家的臉，現出過節似的高興，每個人改換打扮，到澡堂去，急忙忙喫夜飯。喫過夜飯的時候，時哈列夫帶了啤酒，葡萄酒和酒物的紙包回來，他的後邊跟着一個女人。全身各部膨大得難看，身高二亞爾沟二寸以上，我們的椅子，茶几，放在她面前就好像小孩子的玩物。高個子的西奈諾夫，挨到她身邊，也變了一

個小孩子。她的身體各部勻稱，胸脯隆起像一座小山，碰到下腋邊，動作遲緩而蠢笨。她年紀已有四十多歲，但圓胖呆板的臉卻還光滑，眼珠像馬一樣大，嘴很小，好像那種廉價洋娃娃的嘴，叫人疑心是用筆畫出來的。這女人笑嘻嘻的向每個人伸出大而溫暖的手，說一些不必要的廢話。

「晚上好呀。今天天氣涼爽。你們這屋子氣味很重，這是顏料的氣味吧。晚上好呀。」

看她像一條浩蕩的大江，沈着而有力，叫人發生好感。可是她的話卻使人打呵欠，儘是無聊的廢話，在說話之前，她先吸足了氣，差不多已經紅得發紫的面龐，漲得更加變圓了。

「像一部火車頭！」

「鐘樓！」

把嘴擱得小小的，兩手疊在奶部底下，她坐在有桌毯的桌子邊，靠近茶炊，馬眼發出和善的光，挨次瞧望每個人。

大家對她尊敬，年輕的更有點害怕她。有一個小伙子貪心的望着這巨大的軀幹，視線跟她攝人的目光碰在一起，慌忙把眼睛低下。時哈列夫對自己的女客也挺恭敬，說話的時候對她用「您」稱她教母，請她喫東西的時候就彎着腰。

「你別管我呀。」她拉長着甜蜜的腔調：「你真忙碌呀！」

她生活着從來不知道慌忙，她的胳膊只有下半截動作，上半截總是緊靠着身邊。從她的身上，發出一

種新鮮麵包的酒精味。

果戈列夫老頭兒歡喜得打噎，好像看守教堂的稱頌聖母，稱頌着這個女人的美麗，她靜淑的微笑着聽他說，當他說不出來的時候，她便自己來說：

「但沒有出嫁的時候我長得很醜呢，這都是做了婦人以後纔變過來的，將到三十歲的時候，變得更加動人了，連貴族們對我都很好，有一位地方官還答應送我一輛雙馬車……」

醉氣醜醜的卡班杜亨，蓬鬆着頭髮，憎惡的望住了她，這時候粗魯的問：

「爲什麼他要送給你？」

「自然是爲了愛情紀念，」女客說明了。

「愛情，」卡班杜亨栗六不安的喃喃：「這是一種什麼愛情？」

「你，這麼漂亮的小伙子，還不知道愛情麼？」女人爽脆的說。

工場哄笑的震動起來，西泰諾夫低聲向卡班杜亨說：

「蠢傢伙，還有比這女人更壞的麼！誰要是不苦悶得要死，不會愛這種女人的……」

他醉得臉色發了蒼白，太陽穴邊冒出汗珠。聰明的眼不安的鬢着。果戈列夫老頭兒搖動着奇形怪狀的鼻子，用手指頭抹去眼淚，又問了：

「你有幾個孩子？」

「我只有一个……」

桌上面掛着一盞洋燈，炕角後邊也點着一盞。燈光都不大亮，工場屋子角落裏裹着濃黑的暗影。還沒畫好的沒有腦袋的聖像，從暗中張望着。腦袋和胳膊的地方，顯出平板的灰色的空隙，現在看起來好像比平常都顯得大，顯得可怕。好像聖人的身體從衣服中溜出來，在這地下室裏溜躑。玻璃球掛在靠住天花板的鉤子上，蒙上朦朧的煙霧，發着淡青的光。

時哈列夫在桌旁邊匆匆的走來走去，請大家喫東西，他的禿頭，一回兒向這個點點，一回兒又向那個招呼，細瘦的手指不住的動。他消瘦一點了，尖鼻子顯得更尖了些。當他側面向燈的時候，臉上就映出黑的鼻影。

「請呀，大家喝呀，喫呀。」他以悅耳的中音說。

女的就做主婦似的說：

「你幹麼呢，教父，這麼忙忙碌碌的？大家都有手，知道飢飽，喫飽了誰也不能再喫！」

「好吧，那就休息一回。」時哈列夫興奮的叫：「咱們都是上帝的僕人，來唱一個讚美上帝的名字……」

聖歌的合唱沒有成功；大家都酒醉飯飽，再沒勁兒。卡班杜拿手裏拿着兩排鍵盤的手風琴，長着小鳥似的黑的正經面孔的新工人維克多·沙洛丁拿着鈴鼓，手指彈彈緊繃的鼓皮，皮上發出粗重的聲音，鈴

兒哪嚙的響起來。

「俄羅斯舞！」時哈列夫發頭了：「教母，請呀！」

「唉，」女的嘆一口氣站起來：「你真是着忙啦！」

她走到屋中的空處，像一座小教堂，屹然的站着。她身穿赤褐色的大裙子，黃色上等亞蘇布的上衣，頭戴桃紅色的頭巾。

手風琴急躁的響，鈴兒嗚叫，鼓皮發出遠吠似的沈鬱的聲音，聽着很不愉快。好像一個發瘋的人，邊哭邊叫，把腦袋碰到牆頭上。

時哈列夫不會跳舞，光踏着擦得亮亮的皮鞋跟，依照拍子走走，像山羊似的跳跳，同狂舞曲還是不大合拍。腿好像並不長在自己身上，身體胡亂的扭着，那種狂亂的樣子，好像蜜蜂落在蛛網裏，或是魚兒落進了漁網，一點也沒有興味。大家都望着他，連醉倒了的朋友，也呆望着他的抽搖的動作，默默的把眼睛盯住他的面部和手勢。時哈列夫的面部一回兒愛嬌的發羞，一回兒變成昂然，作着驚人的變化。剛扳起了正經臉，忽然又喫驚的嘆息，略略把眼臉閉上，又張開了現出哭相，立地又掄着拳向女的身邊偷偷兒走去，突然在她面前蹲倒，張開兩臂，軒一軒眉毛，發出衷心的笑容。這時候，她柔和的笑笑，俯視着他，低聲的說：

「教父，你累啦！」

她感傷的想把眼睛閉上，但那雙三哥貝大的眼睛，卻閉不住，她的臉上現出難看的皺紋。

她也不會跳舞。只是把巨大的身子慢慢搖擺，不出聲的從這邊搬到那邊。她左手拿着塊手帕，懶懶的揮，右手又在腰裏，使她變成一個大水瓶的樣子。

於是，時哈列夫就在這石像似的女人身邊圍繞着走，變着各種的面相。因此好像跳舞的不是一個人，而是十個不同的人，有沈靜而溫和的，有嚴肅而怕人的，有怯生生，偷偷嘆着氣的，又有想悄悄兒從這不快的女人身邊逃開去的，接着，又出現了一個，是咬牙切齒，抽搖的扭着身子，像咬敗的狗一樣的人。這種無味的醜惡的舞態，引起我深沈的傷感，使我想起兵士，洗衣婦，廚娘他們的狗一般的結婚。

我現在還記得西泰諾夫那句偷偷的私語：

「大家做着這種醜態，互相欺騙，真是不愛臉。誰也不愛誰，誰也不被誰愛，只是胡鬧一下……」

我不願想「大家做着這種醜態，互相欺騙。」那麼，當時的瑪爾歌皇后是怎樣的呢？而且這個時哈列夫，實在倒一定很認真的。我知道西泰諾夫愛上一個「妓女」，傳染了她的花柳病，他不聽從朋友的勸告，去打那個女子，反而替她租了屋子，給她治病。而且說到她的時候，總是很擔心很關心的樣子。

那個許大的女人，還在搖擺着身子，現着死人樣的微笑，揮動着手帕。瞧着她的神情，我心裏想，欺騙上帝的夏娃，一準不是這種牝馬一樣的女人。我的胸頭對她發出了厭惡。

沒有頭臉的聖像從暗處張望過來。暗夜緊貼在玻璃窗上。洋燈在悶窒的工場裏昏昏的耀着。側耳一聽，在重濁的腳聲和吵鬧聲中，聽到從銅的洗手鉢裏，急驟的水點，滴到靜水桶裏的聲音。

這一切，同我在書上讀過的生活，大大不同！叫人難受！後來，大家都疲倦起來。卡班杜亭把手風琴交給沙洛了，喊道：

「來，湊湊熱鬧！」

他像吉卜西人薩尼加那樣跳起來，好像翻筋斗的一樣。接着巴爾·奧琴、錯夫、索洛庚他們也喧鬧着很巧妙的跳起來。密肺癆病的達維陀夫也在地板上踏着脚，灰塵、煙霧、酒氣和發出皮革味兒的驢腸的氣味，引起了他的咳嗽。

跳舞、唱歌、叫喚，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吵鬧，而且大家在互相比賽，看誰鬧得更巧，做得更久些。醉透了的西泰諾夫，一個一個的對別人發問：

「這樣的女人值得愛麼？」

他的臉色好像快要哭出來了。

拉達諾維契怒沖沖的擰一擰肩胛，回答他：

「女人就是女人，你還要怎樣？」

中心人物不知什麼時候已不見了。時哈列夫要過二三天纔回來，再上一次澡堂，然後整整兩個禮拜，對誰也不理睬，獨自躲在角落裏工作。

「走了麼？」西泰諾夫擡起悲鬱的帶青光的灰眼，向工場掃了一眼，對自己問。他的臉蛋很醜陋，有點

像老頭兒，只有眼睛很清秀，和藹。

西泰諾夫對我很好，是爲了我那本抄詩的厚簿子。他不相信上帝，但是在工場裏，除了拉達諾維契之外，有誰真愛上帝，信上帝，那是很可疑的。大家愛輕浮的，譏笑的，像講女老闆一樣，講談上帝，可是聖中飯夜飯的時候，大家都劃十字，睡覺的時候做禱告，每次休息日上禮拜堂去。

西泰諾夫完全不做這一切，因此大家說他是無神論者。

「上帝是沒有的！」他說。

「那末，世界萬物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不知道……」

我問他，沒有上帝是什麼意思，他解釋了：

「聽吧：他高高在上呀！」

說着，把長的胳膊伸到自己頭上，然後移下來到離地一尺光景，說：

「人又多麼低，對不對。你知道，書上寫着：『人是依照上帝的樣子被造的。』可是果戈列夫像誰呢？」
 這個，把我窘住了。那個骯髒的酒鬼果戈列夫老頭，到了這末大年紀，還犯着淫罪。於是我想起來，特加的兵，愛爾木亨，外祖母的妹子——他們難道有一點上帝的影子麼？」

⊙ 惡男(Oman)，他犯淫之罪。

「人們，你聽吧，同豬一樣。」說着，西泰諾夫又馬上安慰我：

「沒有關係，馬克辛維契，也有好人的，有的。」

同他在一塊兒很爽快。他有什麼不知道的，就老實說：

「不知道，我沒有想到這種事！」

這也是特別的：在遇到他以前，我所見到的都是什麼都知什麼都談的人。

他的簿子裏，除了一些動人的好詩，還有許多叫人看了面紅的猥褻的詩。這也使我覺得奇怪。我對他

講了普式庚的話，他把自己簿子中抄着的一首迦美里麗達給我……

「普式庚，——什麼呀？他不過說些滑稽話，可是佩內桀克多夫，這個人，馬克辛維契，值得重視啦！」

說着，閉了眼，低聲的唱：

瞧呀，那婦人美麗的

迷人的乳房

也不知爲了什麼，把後面三行分開來，得意洋洋的唱：

就是鷹的銳眼

也穿不過這火熱的門

望見她的心坎……

「懂麼」

我不好意思說不懂，他是認爲那樣得意的。

一四

我在工場裏的工作不算麻煩。早上，大家還沒有起來的時候，我給工人們燒好茶炊。等他們在廚房裏喝茶的時候，同巴西加兩個收拾工場，把麵料裏用的蛋黃蛋青分好。做完了這些，我上鋪子裏去。傍晚，研麵料，「學習」技術。開頭我很盡心「學習」，慢慢兒明白起來，知道差不多每個工人，對於這個分工分得很瑣碎的技術，都感到沈悶無味。

晚上是自由的，我同他們談船上的生活，講書中的故事。不知不覺的，在作坊裏得到健談者和書獃子的特別的地位。

大概過了不久，我纔知道這些人都沒有我那麼的經歷和見識。他們每個人，差不多都從小關進在這種作坊的小籠子裏，一直待在裏邊。工場裏只有時哈列夫一個到過莫斯科，他很傲慢的扳着苦臉說：

「在莫斯科不能哭，一切都得小心謹慎！」

其餘的人不過到過蘇雅，烏拉傑米爾之類地方。講到喀山的時候，大家問我：

「喀山俄國人多不多？有沒有教堂？」

他們以為倍爾彌在西伯利亞，而且不相信西伯利亞在烏拉爾外邊。

「烏拉爾的刺魚和鱒魚，從什麼地方來的？不是從加斯比海峽？可見烏拉爾是在海邊上！」

他們說英國在大西洋的對岸，索坡倫是貴族出身，我想這些大概都是故意同我開玩笑。我把自已親身經歷的講給他們聽，他們都不大相信，但是恐怖的奇聞，編造的故事，大家都喜歡。連中年人，似乎也都愛幻想而不愛真實。我很明白，事情愈是荒謬，故事愈是富於想像，他們就愈加熱心的來聽。現實的東西大半引不起他們的興味。大家不願意見到現在的貧弱和醜惡，卻巴望着空想的未來。

我已經痛感生活與書本之間的矛盾，而這件事更加使我驚奇。這是活的人，書本中所沒有的人。在書本中，沒有史沫如，沒有火夫約可夫，沒有逃避派亞歷山大·華西里葉夫，也沒有哈列夫和洗衣婦娜泰略……

達維陀夫的箱子裏有破碎的哥黎欽斯基的短篇集，布迦林的伊凡·威士根和布朗賽斯男爵的小冊子。我把那些都念給他們聽，大家高興得很。那時候，拉達諾維契說：

「念書很好，免得吵架胡鬧！」

我「心」搜尋書本，尋到了便每天晚上讀，這樣的接連着歡快的夜晚。工場裏靜寂得同午夜一樣，桌子上面像星一般掛着的玻璃球，又白又冷的光線，映照着許多伏在桌上的蓬亂和光禿的腦袋。安穩，沈思的臉，映在我的眼前。有時候對書本的作者，對書中的人物，發出讚嘆的聲音。他們好像都換了人樣，熱心老實

的纏着。在這樣的時候，我頂喜歡他們，他們對我也好。我覺得我待在我所應該待的地方了。

「有了書，這里就像春天，好像窗上除去冬天的門子，剛剛打開時一樣的春天。」有一天西泰諾夫說。找書很不容易，沒想到往圖書館去借，但我還是想盡方法，像叫化子似的到處去要，終於要到了。有一次從救火隊到隊長那里要到了一本萊芒托夫。就在那時候，我深深感到詩歌的力量和對於這些人的偉大的影響。

永不能忘記的，當魔鬼剛讀起了開頭的幾行，西泰諾夫就張望着書，又張望着我的臉，把畫筆放在桌子上，長長的兩手插進雙膝之間，搖擺着身體微微的笑，椅子在他身體底下吱軋作響。

「老弟，慢慢兒念吧，」拉達諾維契說着，他也放下了工作，走到我對面西泰諾夫的桌邊來。這本詩痛苦而愉快的感動了我。我的聲音常常中斷，眼裏流出淚水，看不清詩句。而更加感動我的，是工場中靜寂而謹慎的動作，全工場的人都一個個的移動過來，好像受了磁石的吸力，圍住了我的身邊。等我讀完了第一篇的時候，差不多所有的人全圍住桌子的四周，有的緊緊靠着身子，有的互相擁抱，有的陰沈着臉，有的笑着。

「念呀，念呀！」時哈列夫把我的腦袋按到書上說。

我念完了，他把書拿過去，望望書中的文字，然後挾在腋下說：

「這一定還要念一次！明天再念吧，書放在我這里。」

他走開，把萊芒托夫放進自己的抽屜裏，加上鎖子，又去做工了。工場裏清靜得很，工人們輕輕回到自

己的座位上。西泰諾夫走到窗邊，把頭貼在玻璃窗上，一直茫然的站着。時哈列夫放下畫筆，嚴肅的說：

「這就是人生，就是上帝的僕人……」

他扛起兩肩，縮着頸子，接續着說：

「我也可以畫魔鬼，黑身子，多毛的，火焰一般的紅的翅膀——用紅鉛畫，以後是臉部和手脚，蒼白色的，像月光底下的雪。」

一直到喫夜飯，他坐在轉旋椅上，和平時不同的戰戰慄慄的樣子，弄着指頭，不安的轉旋着身體。嘴裏說着魔鬼，女性，夏娃，樂園，聖人的犯罪等等，莫名其妙的話。

「這都是真實的！」他肯定着說：「連聖人也和罪惡的女人做出不端的行為來，怪不得魔鬼喜歡冒犯聖潔的人，也是實在的事……」

大家聽着他的話，都同我一樣不想開口，一邊望着鐘頭，一邊悶沈沈的做工。一回兒，打了九點鐘，大家停止了工作。

西泰諾夫和時哈列夫走出院子裏，我也跟了出去。在院子裏仰頭望着星星的天空，西泰諾夫說：

在散亂着的天體的世界

裏泊着的遊牧之羣……

「這句話是實在的！」

「我是一句也不記得了。」時哈列夫在料峭的寒氣裏抖索着說：「我什麼都不記得，只是險掛在眼前一樣。叫人去同情魔鬼，真有趣！你覺得可憐嗎？」

「對啦。」西泰諾夫點點頭。

「人就是這樣的！」時哈列夫從心裏發出嘆息。

在門廊底下，他關照我：

「喂，馬克辛維契，你不許在鋪子裏談起那本書，那一準是一本禁書！」

我很高興，我想，在舉行懺悔禮的時候，神父問我的，就是這種書麼？

喫夜飯的時候，沒有平時那種吵鬧的話聲，很快的就喫完了，好像發生了重大的事情，必須用心想到
的樣子。晚飯後，大家睡覺的時候，時哈列夫把書拿出來對我說：

「再念一次！念得慢一點，不要太快……」

幾個人默默的從牀上爬起來，走到桌子邊，就穿着單衣，縮着兩腿，在四周圍住了。

當我念完之後，時哈列夫又把指頭敲敲桌子說了：

「這是人生！唉，魔鬼，魔鬼……怎樣，兄弟？」

西泰諾夫越過我的肩頭，念了幾句，笑着說：

「我要抄在手冊裏……」

時哈列夫站起來，要把書拿到自己桌子裏去，忽然站住，惱怒的發出顫抖的聲音說：

「我們活着，像一隻沒有打開眼睛的小狗，不知道什麼要怎樣纔好。對於上帝，對於魔鬼，都沒有用處！怎麼能稱做上帝的僕人？約翰是僕人，他可以同上帝直接說話，還有摩西也一樣。摩西的名字，Moses，就是『我們的』，也就是上帝的人。但我們是什麼呢……」

把書藏好，鎖上，穿起衣服，他對西泰諾夫問：

「到酒館去麼？」

「我要到我女人地方去。」西泰諾夫小聲回答。

他們出去後，我在門口的牀上，同巴衛爾·奧琴錯夫一起睡了。他睡了一下，發出鼾聲，忽然低聲哭泣起來：

「你幹麼？」

「我替大家可憐，」他說：「我腳踏四年同大家一起，他們的情形我很熟悉……」

我也覺得大家可憐。我們好久都睡不着，偷偷的談論着他們，我們看出他們每個人都有善良的好處，而且知道每個人有一種對我們兩個孩子的親切心。

我和巴衛爾·奧琴錯夫兩個人過得挺要好，後來他學成爲一個出色的工人，但沒有多久，當快近三十歲的時候，喝酒喝得很兇，有一次在莫斯科西鐵洛夫市場遇見，他已變了一個流浪人。近來還聽說他已

經害傷寒病死了，想到在我的生平之中，有多少良善的人，都毫無意義的死去，真是不勝痛苦。一切的人，逐漸使盡了精力死去，這是自然的現象，但像我們俄國這樣可怕的迅速而無意義的，使人衰頹下去的國家，恐怕在哪里都不會有吧……

那時候，他比我大兩歲，是一個圓腦袋的孩子，活潑，伶俐，正直，天稟很高，善於畫鳥，貓，狗，他給工人們畫像，常常把他們畫成鳥兒，畫得出奇的神似。西泰諾夫是一隻獨腳的垂頭喪氣的鷓鴣，時哈列夫是一隻長着雞冠的，頭上沒有羽毛的公雞，害病的達維陀夫是一隻可憐的水鴿子。但是最好的傑作，是大耳朵，怪鼻子，六爪小腳的蝙蝠形的鍍金師果戈列夫。老頭兒。蝙蝠的圓圓的黑臉上，眼邊一道白圈，瞳孔中像扁豎形的，是他的斜眼，全都的臉，顯出一種惴惴欲活的非常卑劣的表情。

巴西加把漫畫給工人們看，大家都不發怒，可是果戈列夫的畫像，卻給人不快的印象，於是向藝術家警告：

「這一張撕了吧，給老頭兒見到，會打你的！」

醜陋朽腐的，永遠帶着酒臭的老頭兒，是一個叫人難受的信徒，處處都陰險，常把工場裏的事去告訴掌櫃。掌櫃就是那個在鋪子裏的，女老闆娘女的未婚夫，因此他儼然把自己認做老闆，工場裏的人都討厭他，但是也有點怕他，因此對果戈列夫也懷一點戒心。

巴西加使種種方法捉弄鍍金師，好像自己的職司是不讓果戈列夫有一分鐘的安閒，我也儘可能幫

助他。工人們瞧着我們的把戲挺是快樂，但這些把戲常常鬧得很兇，就對我們警告：

「你們這麼攪，回頭要給捉住的！捉住了，就會給苦士加蟲兒揍呢！」

苦士加蟲是工場裏的人替掌櫃起的綽號。

我們受了警告依然不怕，乘塗金師睡着的時候，把顏料畫在他臉上。有一天他喝醉了睡着，我們在他鼻子上塗了金，整整三天，海綿似的鼻溝裏，一直沾着金屑洗刷不去。每次老頭兒發急的時候，我就記起船上那個矮小的維特加兵，心裏感得不安。果戈列夫年紀雖老，卻有很大的氣力，一不小心被他抓住，就把我們打倒，打倒了我們，還要去告訴女老闆。

她也是每天帶着酒氣的，因此常常很和氣，威嚇我們的時候，就用腫胖的手拍拍桌子，大聲的嚷：

「你們又胡鬧了麼？老年人辛苦了一輩子呀！是哪個把蠟燭油放在他的酒杯裏？」

「是我們……」

女老闆出驚了：

「囉，自己居然承認了，不起啦。老年人辛苦了一輩子呀！」

她把我們趕開，傍晚掌櫃回來，就告訴了他，掌櫃就向我發氣：

「你會念書，會看聖經，還要做這種事？這麼胡鬧，你得好好兒留意，老弟！」

女老闆是一個寡婦，憂傷的可憐女人，常常喝了甜酒，坐在窗子邊喃喃的唱：

——沒有真憐我的人。

也沒有愛惜我的人。

沒有人聽見我的嘆聲。

也沒人呀可訴說我的傷心。

她啜泣着，拉長着老人的顫音：

「呀，呀！」

有一天，我看見她拿一壺熱牛奶走上樓去，她的腳忽然一蹙，身子沈重的蹲倒，從樓梯上滾下來，可是手裏的壺子還沒有放開，牛奶潑了她一身。她就伸開兩手，對着壺子生氣：

「你怎麼嚇，瘟神，你要往哪兒去？」

她不肥胖，身體卻軟得無力，好像一隻老貓，已經不會捕鼠，卻因為喫得好，身子笨重，一天到晚，儘想着過去的勞苦，和眼前的享樂，娛樂着自己。

「可是，」西奈諾夫皺着臉，邊想邊說：「過去有大的定貨，是一個很好的作坊。做工的有些也很有本領。但現在是什麼都不行了，一切都操在苦士加的手掌裏！任你多辛苦，也只是替別人出力！這樣一想，腦子裏的發條，便突然斷掉，什麼都覺得沒意思，這種工作，任他怎樣都好吧。還是躺在屋頂上，看看天空，喫喫睡睡過一夏天的好……」

巴爾爾·奧琴錯夫也傳染了西泰諾夫的思想，用大人一樣的手勢，在香煙上點着火，亂發着上帝呀，喝酒呀，女人呀，以致一方面有人在創造，另一方面有人胡亂不管好歹的加以破壞，一切的事業總是弄不好等等的議論。

這時候，他的敏靈可愛的臉，敲得像一個老人。他坐在地板上的鋪位裏，抱着兩個膝頭，好久好久地望望四方形的窗子，望望壓着積雪的倉房間的屋頂，又望望冬天空際的星兒。

工人們吹着鼾聲，說着夢囈，有人說着含混的不像人話的話；在牀架上咳嗽着最後的餘生的，是達維陀夫。屋角上，有人身體接着身體，被睡眠與醉酒閉住着，是所謂「上帝的僕人」，卡班杜亨，索洛庚和白魯辛。沒有臉和手脚的聖像，從牆邊張望着，油，臭蛋，地板縫裏腐化的塵埃，飄散着悶沈沈的惡臭。

「唉，怎麼辦呀！我真替大家傷心！」巴西加低低說。

這種對於他人的哀憐，也愈加騷亂了我的心頭。上面說過，我們把一切工人都認為好人，但是生活是這樣不好，同他們不相宜，真是難堪的憂傷。當冬天下雪的日子，房舍和樹木，大地上的一切，都震動着，叫吼着，哭泣着，大齋的鐘聲淒然鳴響的時候，陰氣像水波似的流進工場中來，鉛一樣沈重的壓着人們，無剩留的在他們身中榨死了生命的原素，最後，把他趕進酒店裏，或是同酒一樣，當作忘我手段的女人那里去。

在這樣的夜晚，豈是沒有用處了，於是我同巴西加便設法使大家高興，用黑煤，顏料塗在臉上，身上，縛了，演出自己編造的喜劇，很勇敢的和煩悶作戰，把大家弄笑了。我記起了一兵士救彼得大帝，的故事，把

來改成白話，爬到達維陀夫的牀架上，假裝砍着並非實有的瑞典人的腦袋，演着有趣而可笑的可憐劇，觀眾都大聲的笑。

最受觀眾歡迎的是中國東陳友東的故事。巴西加扮一個想做善行的可憐鬼，其他一切腳色都由我擔任，一回兒扮男，一回兒扮女，又扮各種物象，扮善鬼，甚至也扮石頭，讓中國鬼每次因做不成善行而傷心的時候，坐着休息。

觀眾大聲的笑。我奇怪爲什麼這樣容易逗人笑。因爲太容易了，反而覺得不快。

「啊，好厲害！」「嚟，可惡！」人們這樣向我們叫喊。

但漸漸的，演着演着，覺得這些人們的心，悲哀比歡喜更加配合些。

歡樂不能在我們中間生存，也沒有獨特的價值，偶然因什麼緣故而發生出來，也只是當作一種調劑。俄國式夢一樣的憂鬱的手段。不是自己生存，不是爲着要生存而生存，只是由於悲哀的指引而出現，這樣的歡樂，它的內在的力量實在是一種絕望。

而且這種俄國式的歡樂，常常突然變成了悲劇。現在，這里有一個人，發瘋似的跳舞，好像想跳破身上的鎖枷，但他忽然發出了內心中殘酷的獸性，在野獸一般的苦惱之中，跳到一切人一切物的身上，撕裂，咬嚼，搗毀……

這種從外來的刺激引起來的強烈的歡樂，使我焦躁。當我興奮得出了神，便說出，演出臨時發生的幻

想——我一心想在人們心中引起純真、自由、晴朗的歡喜。我得到了相當的成功，使大家稱讚而且喫驚，但我想拂除的憂鬱，又濃濃的吹來，漲滿，又把大家備住了。

灰色的拉塞諾維契和藹的說：

「你真是一個有趣的孩子！」

「好戲子，」時哈列夫應和着他：「馬克辛維支，你去進馬戲班，一定是個好角色！」

作坊裏看過戲的，只有卡班杜亨和西泰諾夫兩個。他是聖誕節和乾酪週去看的。年長的工人，說他應該在洗禮節的時候，用水洗去這次罪惡。這個西泰諾夫，也對我說：

「把一切都拋了，去當戲子吧！」

於是認真的談了戲子雅珂美萊夫的悲慘的「生涯」。

「瞧，會變得這樣子啦！」

他罵瑪麗·史杜亞爾特女皇為「惡黨」，卻喜歡講她的故事，可是特別使他興奮的，是「西班牙貴族」的故事。

「堂·賽莎·台·巴柴，馬克辛維契，這是一個挺漂亮的貴族，好人呀！」

他這樣說着，而自己也有點「西班牙貴族」的樣子。有一天，在聖火樓而前的空場上，有三個消防夫，逗着玩的打一個鄉下人，四十多個人圍住着看，對消防夫喝采助勢。西泰諾夫跳進身去，把長胳膊劈勇

猛的一揮，格開消防夫，把鄉下人扶起，推到人羣裏，大叫一聲：

「把他帶去！」

自己挺身站住，準備同消防夫交手。消防隊就在十步內，消防夫可以叫人來幫，那說不準西泰諾夫會大喫其虧，幸而那幾個消防夫駭得逃跑了。

「狗子！」他向他們背後叫。

禮拜天，青年們在彼德洛保羅斯基墓地後面的林場鬪拳，到那里去的人，都跟清道人夫，近村的鄉下人比賽。人夫隊裏出了一個有名的拳師和城裏人對敵。這是一個腦袋很小，害眼病，常淌眼淚的個子很大的摩爾特准人。他提起短褂的髒袖子揩揩眼淚，站在自己隊伍的先頭，蹣跚了兩條大腿。用客氣的口吻向人挑戰：

「有人來麼，天氣真冷呀！」

同他們對陣的，我們這邊卡班杜走出來，他老是被摩爾特准人打敗。但是打出了血，這柯薩克人還是氣吼吼的說：

「死也要把這個摩爾特准人打倒！」

終於這個成爲他舉生的目的，他停止喝酒，睡覺以前用雪摩擦身體，拚命喫肉。爲了使肌肉發達，每晚提着兩普特重的秤錘子，在身上無數次的劃着十字。但這一切，一點也沒有效果。於是他在手套裏偷藏了

鉛塊對西泰諾夫吹牛：

「這次，摩爾特准人的末日到了！」

西泰諾夫對他嚴重警告：

「不可以，你再藏著，比賽的時候我要嚷出來！」

卡班杜亨不相信他的話。可是比賽的時候，西泰諾夫突然對摩爾特准人說：

「跑開，華西里，伊凡奴契，我對卡班杜亨說句話。」

哥薩克人面孔發紅，大聲的嚷：

「不關你事，你跑開！」

「我要說呀，」西泰諾夫說，睨着眼睛盯住了哥薩克人的臉，向他走過去。卡班杜亨雙腳亂跳，脫掉手套，望懷裏一塞，從拳鬪場走開去了。

敵方和友方都不高興的大為驚奇，有一個公正人似的走過來對西泰諾夫說：

「朋友，在拳鬪場鬧私氣，是犯規的呀！」

觀衆從四面向西泰諾夫迫來，罵他。他沈默了一下，就對公正人說：

「預防人命案，難道是壞事麼？」

公正人馬上明白，摘下帽子向他道歉：

「那我們要感謝你！」

「可是，請不要嚷出去！」

「真有這樣的事情。卡班杜亨是一個好拳師。不過人一輸，就會發毒，我明白的！以後，比賽之前，先檢查他的手套。」

「這個聽你的便！」

公正人走開了，自己方面的人就罵西泰諾夫。

「你這個混賬東西，剝你的皮，今天哥薩克人明明可以打勝，又弄得喫敗了回去……」

好久之間，頑固的，半玩笑的罵他。

西泰諾夫吁了一口大氣說：

「呸，你們這班瞎吵的……」

而更使大家出驚的，是他向摩爾特准人招呼鬪拳了。對方因為有了敵手，很高興的揮揮拳頭，玩笑的說：

「好，鬪鬪看，暖暖身體……」

幾個人手攏着手，用背脊抵住後面湧過來的人，站開一個大圈子。

兩個拳師右手攏向前面，左手放在胸邊，互相緊張的對望，打着步勢。有經驗的人馬上看出西泰諾夫

的胳膊比摩爾特准人長。四周悄然無聲，拳師們的腳下，零吱吱的響，有人耐不住了，焦急的湑了口：

「快開始呀……」

西泰諾夫把右手一揮，摩爾特准人擡起左臂抵住，這時候西泰諾夫的左手，一拳打着他的心窩，他嚇了一聲，倒退幾步，滿意的說：

「生手，可不能馬虎！」

他們撲在一起，互相向對手揮着老拳，幾分鐘之後，雙方的觀眾都奮昂的大叫：

「快呀，畫匠！畫呀，打呀！」

摩爾特准人比西泰諾夫強得多，但身體笨重，打起來不靈活，打了人一拳就喫了兩三拳。但摩爾特准人強實的身體，喫幾下也並不在乎，他嚼了幾聲就說出笑臉來。正在這時候，忽然從下面打上結實的一拳打進脅下，把西泰諾夫的右肩膀打開了。

「拉開拉開——不分勝敗！」好幾個人發聲叫喚，大家哄過去把鬪拳的拉開了。

摩爾特准人好氣的說：

「這個畫匠雖然不算多麼狠，拳技卻不壞！可以成個好拳師，這倒不妨老實說的。」

青年們的普通比賽開始了。我陪西泰諾夫到傷科醫生那里去。自從發生了這件事，他在我的眼裏，變得更加高貴，也更增加了對他的同情和敬意。

他對什麼事都豪爽而正直，他認還是自己的義務。但卡班杜亨偏偏使俏皮話逗弄他：

「捷尼亞，你活着只是擺擺賣賣的！休假以前，你把心擦得跟茶炊一樣亮晶晶，到外邊去吹牛，可是你的心是銅做的呀，硬得要命……」

西泰諾夫任他說去，並不出聲，不是一心的做着工便是抄葉芒托夫的詩。他每次一空下來就抄寫。

「你有錢，去買一本好囉！」

我這樣說，他回答道：

「不，還是自己手抄的好！」

他用瀟灑娟秀的字體抄完了一頁，等墨水乾了，便輕輕的念：

——沒有感情，沒有關心，

你墮下來的這個大地，

沒有真正的幸福，

也沒有永久的美麗……

接着，隨着眼說：

「這是實在的話，他說得多實在！」

我看來認為最奇怪的，是西泰諾夫和卡班杜亨的關係。哥薩克人喝醉了酒，便向他的朋友吵架，西泰

諾夫耐心的勸他：

「算了！不要動手……」

但是他還不聽，結果醉漢挨了一頓痛打。打得太厲害了，連平常把別人的吵架當作娛樂的工人們，也不得不參加進來把他們兩個拉開。

「再等一下不把歐捷尼拉住，一定會給打死了的。這傢伙是連自己都不管的。」他們說。

不喝酒的時候，卡班杜亨也常常捉弄西泰諾夫，取笑他對於詩的愛好，和他那不漂亮的羅曼史，而且想引起他的妒嫉心，可是不成。西泰諾夫默默的聽着哥薩克人的嘲笑，也沒有發怒的神氣，有時候連自己都跟卡班杜亨一起笑。

他們睡在一起，每天晚上好多時候輕聲講話。

話聲使我不能睡着，我很想明白，這樣兩個脾氣不同的人，到底談些什麼談得那樣親熱呢？可是我走到他們的身邊，哥薩克人就喝問：

「你來幹麼？」

西泰諾夫裝着不看見我。

但，有一天，他們叫我，哥薩克人問：

「馬克辛維契，要是你有了錢，你做什麼？」

「買書。」

「還有呢？」

「不知道。」

「呸！」卡班杜氣惱的別過臉去，西泰諾夫卻淡然的說：

「對吧，沒有人知道的，不管老的，小的，所以我對你說：光是有了錢，還是不夠的。一切東西都須要有另外的添頭……」

我問：

「你們講什麼？」

「不想睡，隨便講講。」哥薩克人回答。

後來常常聽到他們講的話，也只是些上帝，真理，幸福，女人的蠢笨和狡猾，有錢人的吝嗇，以及人生是混亂而不可解等等，跟大家在白天講的沒有什麼分別，他們每晚上就講着這樣的話。

我常常貪聽他們的話，心裏私自難過。差不多所有的人，都異口同聲，說生活不好，應該過得更好一點！這是很有趣的，但同時，過得更好一點的願望，在工場生活中，在工人們之間，並沒有發生怎樣的作用，引起怎樣的變化，那是眼前很明顯的事實。這些話在我的眼前映出了人生，曝露了根底裏一種無邊的空虛。像小的塵灰在飄動的池面上一樣，人們在這空虛之中，毫無意義地憂鬱的浮沉着。而自己呢，在嘴裏卻說這

種浮沈是毫無意義的，令人氣惱的。

議論愈來愈多，可是發揮出來的時候，準是批評人家，或是作着懺悔，要不然便是吹牛。而且每每為一點小事引起大吵大鬧，互相作殘暴的侮辱。他們常常推測人死之後將變成怎樣，但是工場門口放洗水鉢的地板破了，溼漉漉的破窟窿裏，吹出一股冷風和酸臭的泥土氣，害得大家腿子發冷，我和巴西加用稻草破布塞住了這個窟窿。他們常常說地板要換一塊，可是爛洞只是大起來，落雪的時候，像煙囪裏的煙一樣，洞裏吹進雪粉來，弄得個個人都傷風咳嗽。通風口馬口鏟的迴轉器發出討厭的聲音，大家都埋怨，我給塗了一些油，時哈列夫聽着又說：

「通風口沒有了聲音，好像缺了一點什麼！」

從澡堂回來，他們騎進髓髓的滿着灰塵的牀裏，對於這種髓髓的臭氣，差不多沒有一個人放在心上。此外，還有很多妨礙生活的小事，而且都可以馬上除掉的，但沒有一個人動手去清除。

「人是沒有人哀憐的，連上帝，連自己……」

常常這樣說。

可是我同巴西加，把被污垢和蟲兒吞喫着的快要死了的達維陀夫洗了一個澡，他們就笑話我們，說了自己的褂子叫我們捉虱子，叫我們做擦背的，捉弄我們好像我們幹了什麼可恥的事。

達維陀夫從聖誕節到大齋期一直躺在牀上，接連的咳嗽，吐出腥臭的血漿，又不吐在餽水桶裏，儘刮

在地板上。每晚他說着大聲的夢囈，把人家吵醒。

他們每天說：

「要把他送到醫院裏去纔好！」

但開頭說達維陀夫的身份證期限滿了，不好送去，後來又說病已好了一點，末了終於決定：

「反正馬上要死的！」

他自己也預約的說：

「我不久了！」

他是一個沈靜的幽默家，也愛說些廢話，設法清掃工場中憂鬱的氣氛。——低着黑瘦的臉，呼呼的喘着氣說：

「大家聽聽牀上人的聲音……」

接着就很有趣的唱出沈痛的滑稽調子：

——我在牀上過日子

早上醒得蠻蠻早

醒了也好睡也好

一天到晚被蟲咬……

「精神挺好啦。」大家高興了。

有時我和巴西加爬到他的牀架上去，他就苦中作樂的說着俏皮話：

「客人來了，拿什麼請請你們？剛剛生出的小蜘蛛好不好？」

他死得很慢，連他自己也有點心焦了，他氣惱的說：

「還是不肯死，真要命！」

他不怕死，使巴西加非常驚奇。每天晚上，他叫醒了我低低的說：

「馬克辛維契，好像死了呢……真要在夜裏死了，我們睡在他底下怕呀，死！」

他又說：

「他，生下來幹麼呢？爲什麼要生在這個世界上？還不到二十年，就要死了……」

有一個月夜，他叫起了我，睜大着眼說：

「聽呀！」

牀架上，達維陀夫喉頭吼吼的喘氣，慌張的清楚的說：

「有人麼，來呀……」

接着又喘氣。

「這回兒真要死了，睜瞞去。」巴西加不安着。

白天我掃了一天院子裏的雪，搬到野外去，累得很，只想睡，但巴西加偏要求：

「別睡着，謝謝你，別睡着！」

忽然跳起身子，慌慌的嚷：

「大家起來呀，連維陀夫死了！」

有人醒着，幾個影子從牀上爬起來，聽見怒聲的反問。

卡班杜亨爬到欄樓上，喫驚的說：

「好像真死了……身體還有點熱……」

四周無聲，時哈列夫劃一個十字，身子裏在被裏說：

「沒有辦法，真傷心！」

有人說：

「扛到門廊下去吧……」

卡班杜亨從欄樓爬下來，向窗外張望：

「放着等天亮再說吧，那傢伙活着的時候也沒打擾過別人……」

巴西加頭鑽在枕頭底下哭了。

但西泰諾夫還睡得好好兒的。

一五

野外的雪融化了，天空的冬雲化成雨雪，落到地面上融消。太陽漸漸的延緩每天的旅行，空氣顯然變得和暖，快樂的春天好像已經到來，但故意躲在郊外什麼地方的田隴裏，馬上會在城市裏跳出來的一樣。街道滿是泥漿，陰溝裏有水流動，亞歷斯丹空場上，融乾了雪的地方，小雀子快樂的跳躍。人們也跟雀子一樣忙碌起來。在這種春天的喧聲中，大齋的鐘聲，一天到晚不停的響徹，輕軟的敲着人們的心頭。鐘聲好像老年人的喋喋，在埋怨着什麼，好像許多鐘，用着冷靜而憂鬱的調子，說着各種的話語：

「有過的，有過的，這種東西有過的……」

在我的命名日，工場裏的人們送給我一張小巧精美的聖人亞歷克舍的像。時哈列夫來了一大篇皇帝的演說，使人永不會忘記：

「你是誰？」他點着指頭，擡起眉毛說：「不過是出世十三年的小孩子，不過一個孤兒。但是年紀比你長四倍的老年的我們，所以還要稱讚你，就因為你對萬事一切從不別轉臉孔，總是堂堂向正而前進！你要永遠這樣前進，再沒比這個更好的了！」

他又殷殷說到上帝的僕人，說到人們。但我不瞭解人和僕人的分別，他自己好像也不十分明瞭。他說不完の説着，工人們望着他笑。我兩手捧着聖像，站在那兒，心裏感動的發亂，不知道要怎樣才好。卡班杜亨

終於忍耐不住，向演說家嘆：

「把你的喪禮演說停止了罷，他的耳朵都發青了。」

說着，敲敲我的肩頭，也稱讚了我：

「你的好處，便是你對大家親熱，這是你真正的好處！所以，人家可以打你，卻不能罵你，即使有理由也不能！」

大家以和善的眼望着我，以親愛的心，笑我的難為情的樣子。再過一會兒，我恐怕會覺得自己對他們成爲必要的人，歡喜得哭起來了。可是恰巧這早上到鋪子裏去，掌櫃用下頰向我一點，對彼得·華西里葉夫說：

「不討歡喜的小傢伙，做什麼都不是用！」

我照例早上去鋪子裏，可是這天午後掌櫃對我說：

「回家去，把貨房頂上的雪掃下來，搬到地窖子裏……」

他不知道今天是我的命名日，我當大家都不知道的。工場裏給我做了祝賀以後，我換了衣服，到院子裏，爬到貨房頂上，把整個冬天壓積下的雪扒下來。不料，精神太興奮了，忘記打開地窖子的門，雪落下來把門掩住。跳到地上，發見這個錯着，我連忙划開門上的雪。雪轉了潮，又硬又沈，木頭的雪扒再扒不動，鐵鏟子沒有。一不小心把雪扒折斷，恰巧這時候，掌櫃走到邊門口。「樂極生悲，」俄國人的一句老話變了事實。



「好啦，」掌櫃嘲笑的說着走到我身邊：「嗨，你幹活，見你的鬼！你還算長着一個好腦袋……」他拿起雪扒的柄，向我揚來，我躲開身子，生氣的說：

「我不是專門來掃院子的呀……」

他把木棒丟在我腳邊，我抓起一塊雪，擲到他臉上，他哼着鼻子逃進去，我也丟了工作回到工場裏。過了幾分鐘，他的未婚妻從樓上跑下來。這是一個呆木的臉上滿長紅癢的潑辣女人。

「馬克辛維契，到樓上去！」

「不去！」我說。

拉達諾維契喫了一驚，低聲問我：

「幹麼，不去？」

我把經過的事對他說了，他擔心的皺着眉頭，到樓上去了，走的時候，小聲對我說：

「你也太倔強，兄弟……」

工場中吵吵的談掌櫃的壞處。卡班杜亨說：

「回頭你一定得滾蛋！」

我也不驚慌，我同掌櫃的關係，早就弄不下去了。他討厭我，固執得很，近來更加厲害起來。我也再不能忍受，但我很想知道他到底爲什麼要這樣對我。

他在鋪子裏，常常把錢落到地板上。我掃地時見到就拾起來放在佈施乞丐的錢罐子裏。後來常常拾到，我明白了他的把戲，便對掌櫃說：

「你把錢丟在地上，對我無用的。」

他赧然，發出不檢點的話：

「用不到你來教訓我，我自己做的事，自己知道！」

可是立刻改正：

「誰把錢丟在地上，是掉落的呀……」

他禁止我在鋪子裏看書：

「你這種頭腦念什麼書，這種喫白飯的傢伙還想當鑑定家麼？」

他並不停止用二十哥貝來試我的把戲，我想，要是角子落進地板縫裏，他一定會當我偷了，於是我又對他說，叫他停止這種把戲。不料，就在這一天，我從喫食店泡了開水回來，聽見他對隔壁鋪子裏一個新來的夥計，在偷偷的說話。

「你叫他偷讚美詩，最近有三箱讚美詩要到了……」

我知道他在說我，我走進鋪子裏，兩個人很不好意思的樣子。但是除了這個兆頭之外，他們兩人對我的陰謀，還有幾點可疑的根據。

隔壁那個夥計，這次不是第一次進來，他是一個能幹的夥計，只是喜歡喝酒，被老闆趕出，過了幾時，又重新進來的。他是一個營養不良的瘦弱漢子，眼色很狡猾，表面很溫和，一舉一動，都學着老闆的樣子。小小的鬍子上面，永遠現着聰明的笑容，又喜歡尖着嗓子說話。開口的時候，發出一種害牙病人常有的臭味。但他的牙齒卻挺白的，沒有毛病。

有一天，他使我大大的喫驚，笑嘻嘻的走到我身邊，突然打翻了我的帽子，一把抓住頭髮。我們打起架來，他把我從廊下推進鋪子裏，還想把我按倒靠牆的大聖龕上。如果如了他的心願，我一定把玻璃壓碎，彫花弄破，損壞了高價的聖像。可是他氣力很小，結果是我打勝了。那時候，很奇怪的，這個長鬍子的漢子，坐在地板上，摸着打破的鼻子，傷心痛哭起來。

第二天，兩家主人都出去了，鋪子裏只有我們兩個，他一隻手指撫撫鼻樑上眼睛下的腫傷，對我說老實話：

「昨天我來打你，並不是出於本意，我不是傻子，知道打不過你的，我的氣力都喝酒喝光了。那是我們老闆告訴我去拉他吵架，盡量把他們鋪子裏東西弄壞，讓那邊受損失。我難道自己情願來找事，你看，被你把臉弄得這樣漂亮……」

我相信他的話，心裏可憐他。聽說他同一個女子在一起，過着有一頓沒一頓的日子，常常被女的打，但我終竟問他：

「那末，人家叫你下毒藥，你也下麼？」

「他會說的。」夥計低聲說，現着可憐的笑：「他也許會說的……」

過了不久，他跑來對我說：

「聽吧，我一來錢也沒有，家裏沒有喫的，老婆跟我吵鬧。大家是朋友，你在這邊貨倉裏給我偷一張聖像好麼？我可以換幾個錢，你拿吧，沒有聖像——讚美詩也好吧！」

我記起鞋店裏看守教堂的老頭子，知道他是來騙我的！但是不好拒絕，偷了一張聖像給他。我不敢偷價值幾個盧布的讚美詩，那好像犯的罪就大得多了。這是沒有理由的，在道德當中，也常常藏着「一種計算」。神聖潔白的「刑法」，明明漏出這小小的秘密。秘密雖小，裏面卻藏着私有財產的大大的虛偽。

當我聽到我們掌櫃對這個可憐的人，叫他要我偷讚美詩的時候，我愕然喫驚。很明白的，我們掌櫃知道我隨和的脾氣，也可見隔壁的夥計，已經把聖像的事告訴了他。

爲了別人，喫力不討好，和這種陷害我的小詭計，都使我氣憤。對自己一切人都發生了厭惡。幾天之間，我很難過的等貨箱裝到。貨色到了，我在貨倉裏檢點，隔壁的夥計走來，叫我給他一本費廷寺。

我便問他：

「你把聖像的事情告訴過我們掌櫃麼？」

「告訴過。」他發出沒有勁兒的聲音：「我這個人是什麼事都瞞不住的……」

我昏亂了，一屁股坐在地板上，瞪着眼睛看他，他慌慌張張的說了些什麼，那種又可厭又可憐的樣子，真叫人受不了。

「你不知道麼，是你們掌櫃自己覺到了，本來是先被我們老闆覺察的，後來他又告訴你掌櫃……」我想，不得了啦。這班傢伙聯黨害我，我現在一準要進少年感化院去的了！也好，不管它，喝下了毒酒，連杯子也舔個乾淨吧！我拿了一本讀美詩，塞進夥計的手裏，他藏在外套底下，留出去，但立刻又走回來，把讀美詩丟在我腳邊。

「我不要，會跟你一起倒楣的……」說着，他走了。

我不懂他的意思，爲什麼跟我一起倒楣？但是我高興，書沒有被人拿去，自從發生了此事，我們那個小掌櫃，比以前更要發脾氣，更懷疑我了。

當拉亞諾維契上樓去的時候，我想起了這一切。過了一會他回來了，神情比剛纔更喪氣，顯出從來沒有的沈靜。喫夜飯以前，對我一個人輕聲說：

「我說了好多話，想叫你別上鋪子去，單在工場裏幫幫，還是不成功！苦士加一定不肯答應，他很恨你哪……」

這屋子裏還有一個我的仇人，是掌櫃的未婚妻，那個挺潑辣的女子。工場裏的青年，常常跟她胡鬧，他

們待在門廊底下，見她過來，一把攔住，她也不發火。只是像小狗似的汪的叫一聲。一天到晚，她的嘴總嚼着東西。她的袋子裏，永遠藏滿着薑汁糖、煎餅。他的下頰老是在動。瞧她那茫然的臉孔和不安定的灰眼睛，實在叫人不快。她常常同我和巴西加猜謎，謎底都是糞囊下流的東西。又教我們許多切口，一句話，也都是下流話。

有一天，一個中年工人對她說：

「你爲什麼這樣不怕羞恥！」

她就活潑地用山歌回答：

年青姑娘怕羞恥

嫁了丈夫不會生兒子……

這種姑娘我是第一次見到。她恐嚇我，要我同她胡鬧，我很討厭她。她見到胡鬧不使我高興，就益發糾纏不清。

有一天在地窖子裏，我同巴西加幫她收拾裝克華水和醃胡瓜的空桶，她對我們說：

「我來教你們親嘴好麼？」

「我親得挺好啦。」巴西加笑着回答。我對她說，你要親嘴，同你未婚夫親去好。說得太粗了一點。她發怒了。

「你野蠻得也該有個樣子，小姐歡喜你，你背臉不睬你，也算個男子漢麼？」

她威嚇的點着一隻指頭說：

「聽着吧，叫你明白！」

巴西加幫着我，對她說：

「告訴你未婚夫去，他會不要你。」

她的滿着斑痕的臉，現出輕蔑的神色：

「這種未婚夫怕他麼！有我這點嫁妝，最好點的要多少都有呀。姑娘沒出嫁，好像一朵花，做了新娘子，纔不能亂攪。」

她就同巴西加鬧着玩。從此以後，我又多了這一個說背後話的對頭。

在鋪子裏，愈來愈不能忍受。宗教書都讀完了，對於鑑定家的議論和談話，也再沒多大的興趣，他們永遠說來說去這麼一套。只有彼得·華西里葉夫一個，知道人生黑暗而，講起話來有聲有色，還能引起我的興味。有時我想：孤獨堅定的先知羅理綏，在大地週遊，也許就是他的樣子。

但，當我把別人的事，自己的心思，坦白同他講的時候，他挺高興的聽着我說，聽完了，他就告訴我，我曾經對掌櫃說過的，被他愚弄，被他叱責的話。

有一天，我對他說，他所說的話，我曾經抄在簿子裏。又說，那本簿子是專門從書上抄摘各種詩文的。纔

定家大為喫驚，急奔走到我身邊，不安的問：

「你抄了幹麼？小孩子，這沒有意思的。爲着記住麼？不，以後不要再抄了！這孩子真會鬧新花樣。好，你把抄了的給我看看。」

他頑固的數說了好久，叫我把簿子給他看，或是把來燒掉。後來，又氣咕咕同掌櫃唧唧起來。

我回家的時候，掌櫃嚴刻的對我說：

「聽說你在抄簿子，這種事不許做，聽見沒有？只有偵探做這種事。」

我不留心問他：

「那末西泰諾夫呢，他也抄的呀。」

「他也抄麼？都是傻瓜……」

沈默了一下，他從來沒有的柔聲說：

「把你的簿子給我看吧，還有西泰諾夫的……我給你五十哥貝，但不要給西泰諾夫知道，要秘密的……」

他認定我已答應了他的要求，再不說話，邁開短腿望前頭跑去了。

到了家裏，我把掌櫃的要求對西泰諾夫講，他皺皺眉頭說：

「你太多嘴了……他一定會叫什麼人來偷，把你的給我，讓我藏起來……而且，你最近會歇生意的，

「留心吧！」

我想這是一定的，因此決定，等外祖母回到城裏馬上就走。——她整個冬天都在巴拉芙，在那邊教姑娘們學花邊。外祖父仍住在克納維諾，我不到他那裏去，他在城裏時，也從來不來看我。有一天，我們在街上碰到，他穿一件狗熊皮外套，像一個神父樣的在街上緩步的走。我招呼他，他用手遮着眼睛向我望望，在想什麼心事似的說：

「啊，是你……你現在在畫聖像，是了，是了……唔，去吧，去吧！」

把我推開，又照樣緩緩兒走去了。

外祖母不大見到，她擔負照料衰老多病的外祖父，在拚命的勞作。又擔任照看舅父的兒子，最費手脚的是米哈爾的兒子沙夏，他是一個漂亮青年，愛幻想，喜讀書。換了好幾家染店做生意，賦閒下來就找外祖母麻煩，時候她給我找到新的位置。沙夏的阿姊也是外祖母的累贅，她命運不好，嫁了一個喝酒的工人，被丈夫打罵，趕出來了。

每次同外祖母碰見，我總是很意識的佩服她的心地。但是我漸漸感到這種良善的心地，因為幻想的故事而變成盲目，沒有力量看見苦難的現實，也不能去理解現實了。因此我的焦灼和不安，也不被她覺察。

「頂要緊是忍耐，亞歷。」

當我長篇大論的對她說到人生的醜惡，生活的苦痛，說到悲嘆，和擾亂了我的心的一切時，這便是她

所回答我的唯一的話。

我生性不會忍耐，假使有時候也發揮這種家畜和木石的德性，我也只是爲了鍛鍊自己，要知道自己的力量，和地上堅忍的程度而已。青年人常常憑一股血氣之勇，羨望大人的氣力，試着去舉起對自己筋力過重的東西，而且果然舉起來，就得意揚揚的，像有氣力的大人一樣，把兩臂特重的秤錘試着揮舞。

我也直接從肉體上，簡直從精神上，去做一切這類的行動。所以沒有受到致命的重傷，沒有變成一生的殘廢，不能不託賴偶然的機遇。因爲忍耐，對於外力的屈服，是可怕的，使人變成殘廢的東西。

最後我會變成一個殘廢者而躺倒在地上的，但是等我臨終的時候，我依然可以堂堂的說：那些良善的人，在四十年之中，拚命想使我的心變成殘廢，但他們的一番辛苦，終於沒有得到多大的成功。

想鬧着玩，想使人家高興，使人家笑，那種激烈的慾望，愈加頻頻的驅使着我。而且都照着我的意思一做到。我最得意的，是假扮尼士尼市場上那班賣買人的臉式，把他們的情形講給人家聽。我又模倣應下男女買賣聖像的神氣，和掌櫃的巧妙的欺騙行爲，鑑定家他們吵嘴的樣子，給人家看。

工場裏的人都大聲發笑。有時工人們看着我的把戲，放下手裏的工作，那時候，拉遜諾維契就一定勸告我：

「這把戲喫了夜飯再做吧，你妨礙工作了……」

做完了「把戲」，我好像放下重擔，心裏覺得輕鬆。半小時一小時之間，頭腦裏很清快。但是過了一會，

膽子好像又刺滿了尖的小釘子，鑽動着，發起熱來。

我覺得在我的四周，滾沸着粥一樣的泥湯，而我自己也好像滾沸到裏面去了。我想：

「整個的人生，就是這樣的麼？我要同這些人一同生活下去麼？我不能活得更好一點，再不能找到更好一點的生活麼？」

「馬克辛維契，你心裏難受麼？」時哈列夫凝望着我，說。

西泰諾夫也常常問我：

「你怎麼啦？」

我不知怎樣回答。

生活無理而粗暴的從我的心頭抹去美麗的字跡，惡意的把無用的廢物代替了它。我憤憤然對這暴行作強悍的抵抗。我和大家浮沈在同一條河水裏，但這些水對我是太冷了，這水又不能像浮起別人一樣的輕易浮起我，我常常覺得自己會沈到深底裏去。

人們對待我漸漸客氣起來，他們不像馬巴西加那樣罵我，也不胡亂使喚我。爲着對我表示敬意，用父親稱我。這對我好的，但看了許多人喝酒的樣子，喝了酒以後他們那種討厭的樣子，和他們對女子的病態的關係，心裏實在痛苦。當然我也知道酒和女人，在這世界上是唯一的安慰……

連那個聰明大膽的娜泰略·科士洛夫斯加也說女人是一種安慰，每次想起來心裏就覺得悲傷。

那末，我的外祖母呢？還有那位瑪爾歌皇后呢？

想起皇后，我感到一種類乎恐怖的東西。她實在是一個超然的女性，好像是夢境中的人物。

我非常想念到女人了。而且，已經遇到這樣的問題，這次休息日，我也到大家去的地方應酬去吧？這不是肉體的要求，我是健康好潔的人。但有時候，卻發瘋似的，想擁抱一個溫柔而聰明的人，抱着，像告訴母親一樣，把我心頭的煩惱，無窮無盡的向她傾訴。

巴西加每晚上躺在床上告訴我，他同對面屋子裏的女傭發生的羅曼史，我非常羨慕他。

「真有趣呢，兄弟，一個月以前，我拿雪球扔她，還不喜歡她。但現在坐在椅子上，大家抱緊了，那真是天下最快活沒有的事！」

「你們談一些什麼話？」

「隨便什麼都可以談，她講自己的身世，我也講我的身世，以後我們親嘴……她這個人很正氣。她很苦，老弟，人卻很好……唔，你抽煙，像一個老兵！」

我煙抽得很多，抽醉了煙，心裏的憂愁和不安就都麻木了。幸而不喜歡喝伏特加，它的氣味，口味我都討厭。但巴西加卻愛喝，喝醉了就傷心痛哭：

「我要回家去，回家去！讓我回家去吧……」

我記得他是孤兒，父母早已死了，也沒有兄弟姊妹，從八歲就寄養在別人家裏。

正當這樣騷動不安的時候，又受了春之誘惑的刺戟，我決定再去過船上生活。上了輪船，到阿斯志拉罕上岸，到波斯去。

爲什麼決定去波斯，這理由現在已想不起來。或者因爲在尼士尼市場上見到的波斯商人，覺得非常合意的緣故。那時候，我看波斯商人跟石像一樣盤膝坐地，染色的鬍子映在太陽光中，沈靜的抽着水煙袋。他們的眼睛，又大又黑，好像表示他天底下沒有東西不知道的樣子。

說不準我真會逃到什麼地方去的，可是復活節的時候，一部分工人回鄉去了，留着的也有一天到晚喝酒，因爲天氣很好，我到伏爾迦河邊散步，在那里碰到了我外祖母的外甥，那個舊主人。

他穿着輕軟的灰大衣，兩隻手插在袋子裏，含着雪茄煙，帽子戴到後腦壳，向我走過來。他的和藹的臉，對我作着高興的微笑。有一種快活的自由人的風度。曠野裏，除了我們兩個，沒有別人。

「啊，沛西珂夫，恭喜復活節！」

交換了節日的接吻，他問我生活過得好麼，我把所有的話都告訴他，作坊，城市，一切都已經厭倦，因此想到波斯去走走。

「算啦，」他認真的說：「什麼波斯！不波斯，老弟，我完全明白，當你這樣年紀的時候，我也想逃走過的，見鬼！不管到哪兒都滿不在乎呢……」

他雖然信口見鬼見鬼的，我聽了卻挺舒服。他的身上有一種春天的景象，發出芬芳的氣息。

「抽煙？」他問，向我伸出一隻裝大雪茄煙的銀煙盒。

這可把我駭住了。

「對囉，沛西列夫，再到我那里來吧！」他提出來：「今年我市場裏的建築工程有四萬多，兄弟，怎麼樣？我派你到市場去，給我做監工，材料運到，你收下來，按時分配到一定場所，防備工匠們偷盜，什麼薪水一月五盧布，另外給五哥貝中飯錢！你同我家裏女人們不發生關係，早出晚歸，別要管她們！不過你不要說我們路上碰到，你裝做隨便跑來就得。騎馬週的禮拜天，你來好嘍——就這樣吧！」

我們像朋友一樣分手，他握了握我的手走開去，遠遠的回過頭來搖搖帽子。

回到作坊裏，我告訴他們要分手，許多人表示戀戀不捨，尤其巴爾爾很不好過：

「你想想，」他責備我說：「咱們在一起慣了，你怎麼能跟那些人去過活，木匠，漆匠……這是幹麼呢。當家師父不做倒夫做香火和尚……」

時哈列夫咕嚕說：

「魚望深處遊，漂亮小伙子卻望狹處鑽……」

工場裏給我舉行的餞別會，是很貧弱可憐的。

「當然做人是什麼都應該做做看，」醉得臉孔發紅的時哈列夫說：「不過一旦做了一件，就應該一股勁兒做下去……」

「做一輩子。」拉達諾維契低聲補充了。

但我覺得他們這樣說是勉強的，好像只是一種義務。我同他們聯結着的繩子，這時候已經完全斷了。

喝醉酒的果戈列夫在牀架上發着沙嗓子說：

「最好，大家都到牢裏去！我——知道祕密！這里沒有一個人信上帝的，哈，嘿，嘿……」

牆旁照例靠着沒有臉部的未畫完的聖像，天花板裏掛着玻璃球，早已經不做夜工，這個球好久沒用，塵灰和煙煤罩上了灰色的一層。四週一切，都深深留在記憶中，就是閉着眼，在黑暗中，也看得見地下室的全景。一切桌子，窗臺上的顏料罐，成捆的畫筆和筆插，聖像，放在屋角上的髒水桶，水桶上面像消防隊帽子似的銅的洗手鉢，和牀架上掛下來的像淹死鬼似的果戈列夫的蒼白的腳——一切都現在眼前。

想早一點離開，但是俄國人是喜歡拖延悲哀的時間的，同人分別，也好像做安魂道場的法事。

時哈列夫把眉頭一動，對我說：

「那本魔鬼，我不還你了，你願意不願意，就算二十哥貝讓給我？」

這本書是一個當消防隊副隊長的老頭兒給我的，我不願意放棄萊芒托夫，但我不大高興的說，我不要錢，時哈列夫也就不客氣把錢收進錢袋裏，連款也不道一聲，說：

「隨你便吧，不過書我不還你，那本書對你沒有好處，你帶了這種書馬上會犯罪的。」

「可是店鋪也有賣的呀，我親眼見過！」

但他重覆對我說：

「那沒有關係，店鋪裏也賣手槍呢……」

於是，萊芒托夫終於沒有還。

我要上樓去向女老闆告辭，在門廊下碰見她的姪女。她問：

「你要告辭了麼？」

「是。」

「你不告辭，也正要把你趕走了。」她雖說得不大客氣，倒老實表白了本心。

女老闆正喝醉酒，這樣說：

「再見，保重身體！你這小孩子很不好，個強得很！我自己雖然沒有親眼看到你的壞處，但是大家都說

你——是一個不好的孩子！」

接着，忽然哭起來，淚汪汪的說：

「要是我們死了的人還活着，要是我的丈夫，親愛的人還活着，他一定會對付你。他也許會拉着你扔，也許會打你的腦袋，可是決不會把你趕走，一定讓你在這裏待下去！現在是辦法都改變了，動不動就叫人家滾蛋，你要到哪兒去呢？你年紀這麼小，你到哪兒去立腳！」

我同主人划着一隻小船，經過市場的街道。兩邊磚造的店房，因為發大水，水有二樓那麼高。我兩手拿滑划槳，主人坐在後艙，笨拙的把着舵。後槳入水過深，船身拐來拐去的繞過街角，滑過平靜而混濁的，像深思一樣的水面。

「嚇，今天水頭又漲高了，不好開工。」主人嘟囔着，抽着雪茄煙，煙發出焚破布的氣味。

「划得慢點！」他驚慌的叫：「朝那邊衝燈划去！」

好容易把住船舵，他罵：

「借這麼壞的船給我們，渾賬東西……」

他告訴我，水退落後要修理的地方。他的臉孔剃得發青，唇鬚顯得短短的，又加含着雪茄煙，看來全不像一個包工頭。他穿着小牛皮的短上衣，長統靴直到膝頭，肩頭掛一隻獵袋，兩腿中間札住一桿列塔爾牌的上等雙管鎗，帽子掀在後腦壳上，顯得很年輕，唇鬚上浮着回憶的微笑——不像一個工作忙碌的人，也不會叫人相信，他心裏正爲着大水不退在發惱。顯然，在他的心裏正盪動着和工作無關的念頭。

我深深被驚奇壓住，首先這死寂的城市是顯得奇異的。說是城市，只是密排着一些緊閉窗戶的房子。說是我們在散步吧，眼前只有一片的水，房子在我們的船邊擦過去。



天空是灰色的，太陽藏在雲中，不過有時候，從雲縫裏露出一片大的，冬天那樣的銀白的姿影。

水也是灰色的，很冷，它不會流，好像凝凍着，同醜陋的黃色的店房和空屋子一起在睡覺。雲縫裏露出蒼白的太陽，周圍一切就稍微明亮了一點，灰色天空，像一塊布似的映在水裏。——我們的小船飄蕩在水天之間，石頭房子也飄蕩起來，變得幾乎眼睛瞧不出來的向伏爾迦河和瓦窩河方面流去。船旁邊，飄着一些破桶爛箱，籃子，木片，草束，有時候是棒頭和繩子，像死蛇一般。

有些地方，窗子打開着。陳列所屋頂上，曬着襯衫袴，放着一些破爛靴子。有一個女人從窗口眺望灰色的水。陳列所的鐵柱上，繫着一隻小船，紅紅的船腹，映在水裏顯得挺大。

主人用下頰點點那些有人的地方，向我解釋：

「這是市場守望人住的地方。他從窗口爬到屋頂上，坐上小船，出去巡邏，看什麼地方有竊賊沒有？要是沒有，他自己就偷東西……」

他慢慢的，靜靜的說着，好像心裏正想着別的事。四周像睡眠一般靜寂，說謊一般的空洞。伏爾迦河和瓦窩河匯合的地方是一個大湖。在遠遠的毛毯毯的山上，隱約看見村舍人家。全城被樹林圍住，樹林外面又圍着更濃鬱的樹林。樹枝已經抽芽，房舍，教堂，都披上綠色的和暖的外衣。很熱鬧的從水面傳來的，是復活節的鐘聲，好像全個城市都在鳴叫。但是在我們的一邊，卻好像是待在被遺棄的墓地裏。

我們的小船，穿過黑森森的樹林中，是從大街往舊教教堂的地方。雪茄的煙刺着主人的眼，使他感得

煩擾，小船的船頭船尾，不時碰着樹身，主人焦躁的埋怨着。

「這隻船壞透了！」

「你沒有把住舵呀。」

「哪有這種事？」他咕噥：「兩個人划船，當然一個划槳，一個把舵。你瞧，那邊是中國館……」

我早就知道市場的情形，我認識這個可笑的陳列館，和它的亂七八糟的屋頂。屋頂四角落上有盤膝坐着的漆塑中國人像。有一次，同幾個朋友向那些人像扔石子，恰巧我的石子扔中了，打壞了一個人像的臉孔和胳膊，但現在，我再不會因這樣的事而自傲……

「毫無意義的。」主人指着那陳列館說：「要是我來造的話……」

他把帽子望後一挺，吹了一聲口哨。

但是，我不知甚麼，忽然想到他所造的磚頭房子的街市，造在這種每年被兩條河的河水漲上的低地裏，也不是多麼有味的事，而且這種中國館也是人家發明的呀……」

他把雪茄煙丟在船外邊，同時厭煩的吐了一口口水，說：

「真悶人，沛西珂夫，真悶人呀。光是一班沒受過教育的人，沒有人可以談談，要吹牛也吹給誰去聽？沒有一個長耳朵的傢伙，都是木匠，石匠，鄉下佬，騙子……」

他望見右邊聳立在水上的美麗的白色回教堂，好像想起了什麼，繼續着說：

「我現在喝啤酒，抽雪茄，學德國人的樣。德國人，老弟，他們真勤懇呀！啤酒喝下去挺舒服，但雪茄還抽不慣，抽多了，老婆就嘍咕：你有一股怪氣味，像馬夫一樣。喂，老弟，好好來幹一番事業，把聰明用出來……好，你來把舵吧……」

他把槳放在船滑上，手提起槍，向屋頂上一個中國人像開了一槍。中國人像沒有受傷，散彈落在屋頂和牆頭，向空中吹起一蓬煙。

「沒有中，」射手全不懊喪的說，又在鎗膛裏裝彈藥。

「你對娘兒們怎樣，開了戒沒有？還沒有？我在十三歲的時候，就大發展了……」

他跟講夢一樣，講了他學業時候跟建築師家女傭的初戀。灰色的水輕輕的澆上飛沫，洗着房子的牆角。教堂面前一片遼闊的水，閃爍着混濁的光波，水面上露出幾處柳樹的黑枝。

聖像作坊那邊，常常唱神學校的校歌：

——青青的海，

狂暴的海……

這青青的海，大概是一種難堪的憂鬱……

「好幾個晚上睡不着，」主人說：「從牀上爬出來，站在她的房門口，像小狗一樣發抖。很冷的房子，那兒的老闆，每夜上她房裏去，我說不準會被他發見，可是，我不害怕……」

他好像找出一件舊衣服，看看能不能再穿一般，一邊想一邊說：

「她注意了我，同情我，打開房門叫我進去，追來呀，小傻瓜……」

這類的話我聽過很多，其中多少有點諷味，但是已經聽厭了。一切人，關於自己的初「戀」差不多都是說得很纏綿很傷感，不帶一點醜態和猥褻。於是我認為這是講話者一生中最好的地方。好象只有很多的人，在生活中就只有這樣一點好處。

主人笑着，又搖搖腦袋，發出怪聲：

「可是，這話你不能對我老婆說，千萬說不得！說了固然沒有關係，可是這總是不能說的話……」

他好像不是對我，而是在對自己說。要是他不說，我就會說了。——置身於如此靜寂如此荒涼之中，不能不說話，唱歌，或是彈手風琴之類。要不然，就會在這被灰色冷水所淹死的城市中，落進深深的永眠。

「第一——結婚不可太早！」他對我教育了：「兄弟，結婚是一件終身大事！活下去，隨便自己的意思，在喜歡的地方做喜歡的事。可以住在波斯當回教徒，也可以住在莫斯科當警察，受苦也好，偷盜也好——這一切都可以改變過來的！可是，老弟，老婆這個東西，同天氣一樣，你沒有方法去改變……寬內，也不能具皮鞋一樣，隨意丟掉……」

他的臉變色了，皺着眉頭望望灰色的水，一隻指頭擦一擦隆起的鼻樑，喃喃說：

「對囉，老弟……張開眼睛向四面八方看看！假使你要到什麼地方去，你就馬上動身去……可是，每

個人都給自己帶上一張網……」

我們划進了美契爾斯谷湖的灌木林裏，這湖通伏爾迦河。

「划得慢點。」主人吩咐着，把槍瞄着灌木林。打到了五六隻瘦小的野鴨，他吩咐我：

「划到克納維諾去！今天晚上我在那邊宿。你回家去，只說我被包工頭們留住了……」

這邊也漲滿了水。他在一條市梢街出了船。我經過市場，回到司特雷爾街，把小船繫住，坐在船上眺望兩條大河匯合的地方，城市，輪船和天空。天空像一隻大鳥的翼子，覆滿白羽毛一般的雲片。雲縫的蔚藍的深淵裏，露出金黃色的太陽，它的光綫每次閃閃到地上，地上萬物都變一次顏色。四周一切都康健而茁實的動着。激激的河流，輕輕的推送着無數結連的木筏。木筏上挺然站着長鬚子的鄉下人，攪動着長長的篙子，在相互間，和遇到輪船的時候，發聲叫嚷。小輪船逆流拖了幾隻木船，河水好像要把木船掙下來，搖擺着輪船。輪船像鯨魚，擱着頭，喘着氣，對猛然撲來的波頭，拚命的轉動着外輪。木船上，一並排坐着四個人，把繩子弔在船沿外。其中一個穿一件紅褂子。四個人同聲唱歌，聽不清歌詞，但聲調是熟悉的。

在這生氣蓬勃的河上，我覺得一切都熟悉，一切都有好感，而且一切都是可以瞭解的。可是在我的身後，淹在水中的城市，卻好像一個惡夢，好像主人的杜撰故事，同他自己一般，是不可瞭解的。

我稱心如意的看飽了一切，覺得自己已變了大人，什麼都會幹了，便向家中回去。半路中，我從城頭回望伏爾迦河。從高處遠望對岸，大地顯得更遼闊，好像凡是人所希望的，都會得到滿足。

回到家裏，我有的是書。從瑪爾歌皇后住過的一棟房子裏，現在住了一個大家族，五個比瑪爾歌皇后不弱的美麗的姑娘，兩個中學生，他們借書給我。我食心的讀着屠格涅夫，他的作品都明快易懂，更奇怪的，是秋空一般的清麗，而且作品中人物的純潔，一切用簡樸的話所說的事物，也都很奇怪的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我又讀了波穆洛夫斯基的寄宿舍，也不勝驚嘆，最奇怪的是這個作品同聖像作坊的生活非常相像。我是完全瞭解，因為生活厭倦而做殘酷惡作劇的心理的。

讀俄國的作品很好，其中常常感到親熱傷感的東西，好像在書頁中夾進了大齋節的鐘聲，把書打開就嗚嗚響起來一般。

我很氣悶的讀完了死魂靈，同樣的讀了死室的回憶，死魂靈，死室，三種死，活屍——這同類題目的書，不禁引起了我的注意，對它們發生一種輕微的厭惡。還有時代相，一步退一步，怎樣於史察林村記事等等，凡是這一類書，都不能引起我的愛好。

但是我最喜歡的是迭更斯，伏爾台爾，司各脫。他們的作品非常有趣味，一本書常常讀兩三次。伏爾台爾·司各脫使人聯想大教堂中節日的彌撒——雖然長而沈悶，但往往是莊嚴的。迭更斯對於我，是一位到最後一天為止，都願意低頭膜拜的作家。這個人是可驚的貫徹了最困難的人類愛的藝術。

每天在大門口聚集很多人。K家兄弟和姊妹，還有其他的青年人。一個向天鼻子的中學生伐乞恩拉

夫·綏馬西珂也常常來。有時候一位大官的閨女普底楚娜也來。大家談着書聖詩啦——這對我也容易接近，容易瞭解。從讀過的分量來說，我比他們所有的人多。但他們更多的談的是中學裏的事，對教員的不滿之類。我聽了他們的話，覺得自己比這班友人都自由些，而且奇怪他們的忍耐心。不過我還是羨慕他們——他們是在那兒求學。

我的朋友年紀都比我大，可是在我看來，我比他們婆大人氣，比他們更成熟，更富於經驗。我覺得感動，我希望自己同他們更接近些。每天傍晚，我帶了一身的懣鬱，受了同他們本質上是單調的印象完全不同的許多印象，回到家裏來。他們常常談論人家的閨女，想念着這個閨女，愛戀着那個閨女，想做詩。但是做起詩來，都要我幫不少的忙。我熱心的學詩，很快的學會了用韻。可是不知什麼緣故，我的詩總是帶着一點滑稽的氣味。對於那位比別人都多接到贈詩的普底楚娜小姐，我常常把她比做白菜蔥頭。

綏馬西珂對我說：

「這是詩麼，簡直是皮鞋釘呀！」

我對於什麼事都不肯落人之後，抱着不認輸的精神，我愛上了普底楚娜小姐，我已記不得我有沒有對她表白過自己的愛情，總之結果是頗為不妙。時惠時定池腐綠的水上，浮着一塊木板，我叫小姐乘在這塊板上由我來划，她答應了。我把板撥到岸邊，跳了上去，我一個人板還可以浮得住，可是等到滿身花邊和絲帶的盛裝的小姐，戰戰慄慄的踏上板的一頭，我得意的把竹竿向岸撐開時，板就搖搖擺擺下沉去，把小

姐翻在水裏。我使出騎士的精神，跟她跳進水去，立刻把她拖上岸，驚慌和池的綠泥，把我的美麗的皇后，弄得一場污糟！

她掙着水淋漓的拳頭向我號咷叫罵：

「你故意把我翻到水裏！」

不管我辯解得多麼誠懇，從此她就恨透了我。

大致城裏的生活都不大有味。老主婦跟從前一樣對待我很不好，小主婦用多疑的眼睛瞧着我維克多。雀斑長得更多，臉孔愈加發紅。不知有什麼仇恨，他對什麼人動不動就吵。

主人製圖工作很忙，兩兄弟忙不過來，叫了我的後父來幫忙。

有一天，我很早從市場裏回來，大概是五點鐘的樣子，走進餐室，看見主人同一個我早已忘掉的人坐在那里喫茶，他向我伸過手來：

「你好呀……」

完全出乎意外我發楞了，過去的情形像火一樣燃燒起來，灼着我的胸頭。

「想不到吧，」主人叫道。

後父瘦得厲害，笑着對我望望他的黑眼睛顯得更大，他周身到處都顯得衰弱，拘束。我把手放在他的細瘦而發熱的指裏。

「瞧呀，我們又見面了。」他咳着說。

我像受了傷，沒勁的走開。

我們之間發生一種躊躇不定的關係，他叫我的名字，添上父稱，說話的時候像一個平輩。

「對不起，你到舖子裏，請替我買四個半磅裝的拉斐門煙絲，和一百張維克多孫煙紙，另外買一磅香腸……」

他交給我的錢，總帶着手裏的溫熱，拿着很不爽快。他害肺病，看來在世也不久了，他自己也知道這個，拉着黑而尖的鬚髮，沈靜的低音說：

「我的病總是醫不好了，營養好點也許也沒有用，也許會好起來。」

他喫得很多，煙也抽得兇，除了喫飯的時候，總是不離嘴的。我每天給他買香腸，火腿，和沙丁魚。可是外祖母的妹子，好似一切都明白，不知什麼緣故開心的說：

「請死神喫得好也沒有用處的，死神總是騙不過的！」

主婦她們對後父抱一種諷刺的態度，常常頑固的勸他喫這種那種的藥，可是背後卻笑他：

「他是貴族呀，他說麵包渣子必須在桌子上收拾乾淨，蒼蠅歡喜找麵包渣子的。」小主婦這樣說，老

主婦就一定搭班：

「是呀，真正的貴族呢！衣服筆直晶亮的，還在那里拚命的用刷子刷，真是怪人啦，一顆塵灰不肯沾在

身上」

可是主人請求她們：

「忍耐點吧，老母雞，他也不會久了……」

市儈們對於貴族的這種莫明其妙的反感，不禁使我和後父接近了起來。捕蠅草雖然美麗，總是一種毒草！

後父喘息在這班人中間，好像雞窩裏偶然來了一條魚——這個比方雖然有點殘忍，不過生活原是這樣殘忍的。

在他的身上，我好像聽見「好好先生」我那個永不能忘的人物的影子，我把書中所見到的一切好處，都拿來裝飾了他和皇后，把讀書所發生一切幻想，和自己所有一點清淨的東西，都放進他們身上。後父同「好好先生」一樣，是一個冷冰冰不可親近的人。他對付這家的人，不分彼此，一例平等，自己決不開口說話，回答別人的發問，特別客氣而簡潔。我很愜意他教主人的樣子。站在桌子邊，彎着腰，用乾枯的指甲敲着厚紙，沈靜的說：

「這里，必須把託樑碰着鐵錘，減少對牆的壓力，要不然，託樑會把牆推開去。」

「對啦，真是見鬼！主人喂諾着，一會兒後父走開了，他被妻子噁咕：

「真氣人，你這樣要他教訓。」

後父夜飯後刷牙，突出了喉節，不知什麼緣故，她覺得挺不舒服。

「我覺得，」她發出酸溜溜的聲音：「歐捷尼先生，你這樣把腦袋仰到後面，對身體不好呢！」他慫恿的微笑着說：

「爲什麼？」

「是囉……好像有點……」

他常常拿一把牛骨的指甲錘捏指甲。

「他要幹麼呢，捏着指甲！」主婦又注意了：「人也要死快了……」

「喂！」主人嘆着氣：「老母雞，這種蠢話，休息一下再說吧……」

「你說什麼？」妻子不高興了。

老婆子每夜熱心禱告上帝：

「上帝呀，那個癆病鬼總是那麼麻煩我，維克多又進了他一黨……」

維克多模倣後父的舉止，慢吞吞的走路，貴族式的嚴刻的手勢，一種結領帶的挺好看的手法，喫東西嘴裏不發聲響。

他動不動就問：

「馬克辛漢夫，膝頭，法國話怎麼說？」

「我是歐捷尼·華西里葉夫。」後父倏然的提醒他。

「啊，是了！胸部叫什麼呢？」

喫夜飯的時候維克多對母親說：

「*Ma, Mir Sonne eta zankor* 醃牛肉」（媽媽，把醃牛肉給我！）

「啊，你變了法國人啦。」老婆子佩服的說。

後父像個驢子，完全不理別人，儘咬著肉。

有一天，老兄對兄弟說：

「維克多，你法國話學會了，得找一個愛人……」

這時候，後父也默默的笑，他的笑臉，先後只見到這一閃。

可是主婦大不高興，把湯匙在桌上一扔，對丈夫叫：

「你爲什麼當我的面說這種話！」

有時候後父走到我的暗處裏，那邊上屋頂室的扶梯底下，是我的寢室，我坐在扶梯上，對着窗口看書。

「看書麼？」他噴着煙問，他的胸中好像有泛泡沫的聲音：「這是什麼書？」

我把書給他看：

「啊，」他說着，看了看題目：「這本書我也看過，你抽煙麼？」

我們從窗口望望舖子的院子，抽着煙。他說：

「您不能求學，真可惜，你天資很好……」

「我在求學呀，看書……」

「這個不夠，須要進學校，有系統……」

我想對他說：

「你進過學校，有系統的知識，又有什麼用處呢？」

他好像略微覺到我的意思，補充着說：

「有天資的人，學校就能給你好教育。只有有大學問的人，纔能推動社會生活……」

但有一次，我對他勸告：

「您還是離開這兒吧，這里對您沒有意思，也沒有益處……」

「我要做一個工人。」

「這……爲什麼？」

「同他們在一起有趣味。」

「也許是吧……」

但有時他這樣說：

「這里的人都很無聊實在是……」

我的母親也講過這話。我想起那時候的情形，不禁從他退開了身子，他笑着問：

「你覺得對麼？」

「對呀。」

「對吧……我也這樣想。」

「可是，主人不壞……」

「對，他是好人……不過有點可笑。」

我想同他談談書，但他顯然不喜歡書，常勸告我：

「不要被迷住了，書中所寫都是添上了裝飾，改變過了的。寫書的人，大半跟遺囑主人一樣，是一種小人物。」

我覺得這種斷定是大膽的。但我昏茫了。

有一次，他這樣問我：

「你讀過觀察洛夫沒有？」

「讀過一本巴拉達戰船。」

「那本巴拉達很沒意思，但大體上說來，觀察洛夫是俄國最聰明的作家。你可以讀讀他的長篇小說：

奧勃洛摩夫那是他作品中一本最有真實性的最大膽的作品也是俄國文學的最高峯……」

關於迭更斯他說：

「這可以斷定，對你沒有用處……新時代報副刊上連載的聖安東尼的誘惑，要有趣的多——你可讀一讀你喜歡宗教和關於宗教的一切，這誘惑對你有用處……」

他拿來一疊副刊。我就讀福洛貝爾的傑作。這個作品使我聯想到聖賢傳中許多片段，和鑑定家對我講的故事中的某些地方。但也沒有特別深刻的印象。比起來感到和這個同時連載的馴獸人烏庇德·法馬里配要有味得多。

我把這意思老實對後父說，他淡然的說：

「可見你讀這種書還太早，不過你不要忘掉，好好兒記住吧……」

有時他一句話不說，和我同坐很久，咳嗽着，不斷地吐着煙霧。他的漂亮的眼裏燃着痛苦的火。深深凝視着他，使我忘記了這個正在向清貧，素樸，平安的死路慢慢走去的人，曾經說動我的母親，侮辱過她。我聽說他現在同一個女裁縫同居，想起她，覺得奇怪而且哀憐。她抱着這麼長大的骷髏，同這麼發着臭爛氣味的嘴吧親吻，為什麼不厭惡呢？同「好好先生」一樣，這位後父也常常無意洩漏出一些真心話來：

「我愛獵狗，獵狗很優，我却挺愛，它們挺美。美的女人也往往挺優的……」

我心裏倔強的想：

「我要你知道，女人當中還有瑪爾歌皇后呀！」

「在一個屋子裏一起待久了，臉孔也會變成一樣。」他說過這句話，我抄在簿子裏，

我期望這種警句，好像期望禮物。在這屋子裏，每個人都說着乾燥陳腐的，嵌在一個板子裏的話，聽到了不平凡的話，耳朵就覺得舒服。

後父從不對我說到母親，連她的名字也不提起，這一點我很喜歡，而且對他引起了一種雖不能說是尊敬，但也近乎尊敬的感情。

有一次我問他上帝的話，我已經不記得是怎樣提到的，他向我瞥了一眼，臉色很平靜的說：「不知道，我是不相信上帝的。」

我記起了西泰諾夫，把他的事告訴了他。後父注意聽着，一會兒，又回復平靜的臉色說：

「他會批評，可是批評的人依舊是有着信仰的……我——只是不信就是！」

「這可能麼？」

「爲什麼不可能？你聽我就不信……」

他快要死了——在我的眼裏，只覺到這一點。我好像有點可憐他，但是對於一個垂死的親人，對於死的祕密，這是我第一次感到尖銳的純真的興味。

一個人坐在這裏，他的膝頭觸着我，他在發燒，在想他把自己和別人劃一條界線。他說話好像對一切

事都有收放的權利——在他身上，有一種我所需要的東西，或是一種暗示我所不需要的東西。這是無比的複雜的存在，包涵着無窮的思想的容器。不管我怎樣拂去他，他永是我身上的一部分，在我的體中什麼地方巢蝕着。我想到他，他的心影就映在我的心裏。到明天，他會消滅，消滅得無影無跡。藏在他腦心中的東西，我從他眼睛可以認出的東西——這也許只是我的想像——一概便會消失了。他死了時，我和世界連繫着的一條活的連索就會斷了，剩下的就只有記憶。可是這記憶好像就在我的身中，永久擁抱着我，永久不變。只有活的東西纔容易變化——容易過去……

但這是思想。在思想後面，又產生出思想，培育出思想，有一種說不出的東西，藏在裏面。而這東西卻公然強迫着我去研究各種生活現象，要求對每一個現象，回答爲什麼的問題。

「不久我會顛倒的。」有一個雨天，後父說：「衰弱得要命，什麼事也不想做……」

第二天，晚上喝茶的時候，他很用心的拭去桌上膝上的麵包渣子，好像從自己身上拭去一種眼睛瞧不見的東西。老主婦懷疑的瞧着他，偷偷對媳婦說：

「你瞧，他把自己的身體抓抓拭拭……」

過了兩天，他不來上工了。老主婦拿一個很大的白信封給我說：

「這是昨天中午一個女人送來的，我忘記了。很好看的女人，她有什麼事來找你，真稀奇！」

信封中一張醫院用箋，寫着挺大的字：

「暇乞過我。在馬底諾美斯加露醫院。E. M.」

第二天早上，我坐在醫院病房後父的病牀上。他的身體比牀長，兩隻胡亂套着灰襪子的腳擺在牀欄外，一對美眼，模糊的望望黃牆頭，望望我的臉，又落在坐在牀邊櫃子上的一個女子的手上，她兩手擺在他枕頭邊。後父張開嘴，在她手上挨擦着半邊臉。女子穿着一件柔滑的黑衣，很胖，蛋圓形的臉上掛着淚水，溼潤的碧眼一動不動凝注後父的臉，瘦削的骨節，大而大的鼻子，泛黑的嘴唇。

「應該去叫個神父來，」她低低說：「可是他答應……一定不肯答應……」

她從枕邊收回兩手，放在胸口，做出禱告的姿勢。

後父甦醒過來，望住天花板，好像想起什麼，皺皺眉頭，後來把細瘦的手伸到我身邊：

「您麼？謝謝您。您聽……我難過得很……」

說了這話，又疲累了，他閉住眼。我摸了摸他的灰白的長指甲的手指。女子輕輕的請求：

「歐捷克，答應我，我求你！」

「你們先認識了吧。」他用眼望着她對我說「挺好的人……」

嘴又噤住了，而且漸漸張開來，忽然，像鳥似的叫了一聲，身子在牀上動起來，推開了被頭，赤裸的兩手在身邊摸索。女子把臉埋在髒髒的枕上大聲哭泣。

後父當場死了。一死，臉色就變得好看。

我扶着女子從醫院裏出來，她像病人似的跌蹣着，哀哭。她一隻手裏把一塊手帕捏成圓圓的一團，交替着拿上去拭拭右眼，又拭拭左眼。她漸漸注意的把手帕捏緊，凝視着，好像這是頂貴重的最後的東西。忽然她停下來，倚着我責備的說：

「只望他活，活到冬天……唉，叫人怎麼好？」

說着，向我伸出淚溼的手：

「再見吧，他非常稱讚你，明天落葬。」

「送您到府上麼？」

她向四邊一望：

「不用了，現在是白天，不是晚上。」

我望她一直彎進轉角。她慢吞吞的走着，好像沒有要事的人。

這是八月，樹葉子已經開始黃落了。

我沒有功夫去送後父的葬，而且從此沒有再見那個女子……

一七

每天早晨，六點鐘，我到市場去上工。那邊有幾個有趣的人物迎接我：木匠奧西普，白頭髮的老頭子，很

像尼古拉聖人，他是一個龍幹的工人，幽默家；瓦官匠葉斐莫西加是駝子篤信的石匠彼得；是沈默寡言的人，也有點像哪一位聖人；漆匠葛利歌里·西西林長着惡藍色的長鬍子，碧眼的美男子，一臉的溫文和和氣。

當我第二次在打樣師家的時期，早就認識這班朋友。每禮拜天他們在後門口出現，他們認真的，儼然的，愉快的談着，說着對我覺得很新奇的話，跑進來。這一批人在當時的我，一例認為好人，每個人都有一種有趣的地方，同克納維諾爾那班壞蛋的，強盜一樣的，專門喝酒的傢伙完全不同，各人都有點好處。

那時我最喜歡的，是漆匠西西林，我甚至要求跟他去當漆匠，但他用白白的手指搔搔金色的眉毛，和善的拒絕：

「你還太早，我們的手藝也不容易，再等這麼一二年吧……」
說着，擡起好看的腦袋問：

「你現在生活不是挺好麼？沒有關係的，忍耐點，好好兒守着自己，一定可以出山的！」
我不知道這個良善的忠告對我有沒有用處，但我很感謝他，一直記住了。

他們每禮拜天早上到主人家裏來，在廚房桌子邊圍圍坐住，一邊等主人出來，一邊談着有趣的閒話。主人同他們很熱鬧的打着招呼，緊緊的握手，在前邊的椅上坐下。桌子上現出算盤和一疊疊的鈔票，他們也把自己的算盤和敲鑿的工帳簿放在桌上——開始算一禮拜的工賬。

主人打鬧着，混騰着，拼命想計算他們，他們也想計算主人，有時候大聲爭吵，但多半是大家笑開了。

「老闆，簡直是天生的小偷！」鄉下人對主人說。

他傻笑着回答：

「唔，你們呢，老狐狸，手脚也不大乾淨呀！」

「沒有別的法子麼，老闆？」葉斐莫西加老實說，於是面目儼然的彼得說：

「就是說麼，靠偷來的過日子，靠掙來的敬上帝……」

「好吧，那我也要詐你們一點！」主人笑。

他們也興奮的說：

「要圖圖吞麼？」

「當扒兒手麼？」

葛利歌里·西西林兩手把美麗的長鬚按在胸上，用歌唱一樣的聲音向大夥兒要求：

「兄弟，公事應該公辦啦，不要混騰。做人做得正直，多麼舒服呀，對不對，大夥兒？」

他的碧眼陰沈了一下，發潮了。在這時候，他顯得最好看。大夥兒對他的要求躊躇了一下，赧然的避開了臉。

「鄉下佬還有什麼大騙術呀！」風采翼翼的奧西普，憐憫鄉下人似的嘆了一口氣。

黝黑的石匠，駝着背伏在桌沿上，發出有力的聲音：

「罪惡像泥塘，踏下去愈陷愈深！」

主人應和着他們的腔調，喃喃着說：

「我麼？怎樣來就怎樣去呀……」

這樣議論之後，他們又互相欺騙着，於是，算好了賬，汗涔涔的，好像很費了勁的樣子，拉着主人一起，到喫食店喝茶去了。

我在市場裏的工作，就是監督這班人，防備他們偷盜釘子，磚頭，木板之類的東西。他們在主人的工事以外，都有自己的私工，當我的面，就想偷摸些什麼的。

他們很和善的接待我。西西林說：

「你還記得麼，你想給我當徒弟的？可是，現在，你瞧，你闖了，姑在我們頭頂當監督啦。」

「對囉，對囉。」奧西普輕飄地說：「好好監視好好管吧，天助自助者！」

彼得挺不高興的說：

「派了小白鶴來管老狐狸……」

這個職司使我為難，我站在他們面前有點難為情。在我的眼中，他們都有着一種特別的，別人不了解的好處。但我卻必須把他們當作偷兒，扒手似的管住。開頭，同他們一起很不好過，奧西普馬上看出來了，有

一天，偷偷對我說：

「年輕的，你老板着臉孔是不成的，懂不懂？」

我當然什麼都不懂，但感到這老頭子知道我的地位的爲難，於是我馬上同他變得很知己。

他把我拉到冷僻處教我：

「你要知道，我就告訴你。我們當中，確有真正的偷兒。第一個頭兒騙兒是石匠彼得。那傢伙養一羣大家口，貪心得得，你要留心他。他決不揀挑，什麼東西都好，一磅釘，十塊磚頭，一袋石灰，什麼都要。人是好人，信心很篤，念頭着實，識字，可是頂頂喜歡偷東西！葉斐莫西加過活過得像女人，他很溫和，對你無害。可是調皮得很，駝子無傻瓜！至於萬利歌里·西西林，他跟別人不同，決不拿別人的東西，自個兒也不肯把東西給人。他老做沒用的事，誰都給他上當，自個兒卻不會騙人，你不用頭腦，也管得住他……」

「他，人好麼？」

奧西普望着我，好像遠望似的發出值得記住的話：

「完全的好人，懶鬼都是好人，做好人，年輕的，做好人，用不到聰明氣……」

「那末，你自個兒呢？」我問奧西普，他微笑着回答：

「我好像小娘們，一而就會變老婆子，那時候再講自個兒，你等着吧！不過你可以勸勸腦筋，你找找看：真正的我是藏在什麼地方好，你找吧！」

他完全推翻了我對他和對他朋友的想法，我苦苦的疑心着他講的真實性。看來，葉斐莫西加，彼得，葛利歌里都承認這位品格挺好的老頭兒，比自己聰明，天底下的事，一概都知道。他們什麼事情都同他商量，聽從他的勸告，對他不失尊敬的態度。

「對不起一件事同你商量一下，」他們這樣信託他。但當問題談完，奧西普走開之後，石匠就偷偷對葛利歌里說：

「邪教徒噫。」

葛利歌里就笑着補充：

「大騙子。」

漆匠親切的向我警告：

「你當心那個老頭兒呀，馬克辛維契，只消一會兒，他便可以把你抓在手心裏。這個壞老頭，真可惡極噫！」

我完全弄得莫名其妙。

我覺得石匠彼得是第一個正直虔敬的人，他一切都說得簡單切實，他的思想動不動就走到上帝地獄，和死的邊沿去。

「喂，大夥兒，儘管怎樣爭，儘管有什麼靠壁，棺材和墳墓總是逃不掉的！」

他常常肚子痛，有時候整天不能喫東西，連一點兒麵包片，都會痛得抽搐起來，引起劇烈的嘔吐。

駝子葉斐莫西加也像一個良善正直的人，可是他常常有點滑稽，有時候他瘋狂得像一個很幸福的人，或是一個溫柔的傻瓜。他常常一個又一個愛上各式各樣的女子，對於每個女人都用同一句話斷定：

「總而言之，那不是一個女子，是一朵塗奶油的鮮花，真的！」

當克納維諾那些活潑嘈雜的女人來鋪子洗地板，葉斐莫西加就從屋頂上爬下來，站在一邊，睜細着灰色而靈活的眼，把大嘴吧扯到耳朵邊，發出貓叫的聲音：

「好一羣水汪汪的姑娘，上帝把她們送來了；叫我多麼開心呀，真正是塗奶油的鮮花，命運神送了這禮品來，叫我怎樣道謝纔好呢？見了這樣的美人，我真是活過來，甦起來了！」

開頭女人們譏笑他，互相叫嚷：

「瞧瞧這駝子的怪樣子，多討厭！」

瓦官匠受了譏笑，全不在乎。他的高額骨的臉變得惶惶欲睡，說話也變得像夢囈，從他嘴裏流出來的甜密的話，好像一股美酒的流，漸漸把女人們醉倒了。一個年長的便喫驚的對同伴們說：

「聽吧，那個漢子在發癡了，那末年青青的傢伙！」

「像鳥兒叫一樣……」

「也做教堂門口的叫化子，」倔強的女人卻不肯服輸。

但葉斐莫西加並不像叫化子，他像一棵粗矮的木頭，站得挺結實，他的聲調漸漸帶着挑撥說的話，也變得感人動聽。女人們默默的聽着他，好像他的身體也已經融化了，變成了柔和甜蜜的話語。

結果，到了喫點心或是歇午以後，他就笨重的携着粗硬的腦袋，嘆着氣對同伴們說：

「啊，滋味不壞，可愛的蝴蝶兒，那樣的貨色，出世以來還是第一次碰到！」

葉斐莫西加談到自己的成功時，跟別人不同，他不吹牛，也不嗤笑被征服的女人，只是滿心高興的，感謝的嘆息。那時候，他的灰色眼睛，睜得驕人的大。

奧西普搖頭嘆氣：

「啊，怪東西，你到底多大年紀了？」

「我的年紀——四十四年，年紀沒有關係！今天我就年輕了五歲，好像在生命的河裏游了一回水，全身又得勁，又舒服！不過女人也有種種不同的，要看是那種女人？」

石匠粗暴的對他說：

「過了五十歲，你瞧，你的壞脾氣會叫你喫到苦頭啦！」

「你真是不管臉，葉斐莫西加。」葛利歌里·西西林嘆氣了。

但這不過是美男子在嫉妒說罷了。

奧西普從梳平的銀眉底下望着大家，說出了有趣的話：

「每個瑪西加都有自己的愛好，有的愛茶杯，湯匙，有的愛扣拳，耳環。而且每個瑪西加都要變成老婆……」

西西林是有老婆的，不過老婆在鄉下。他也注目洗地板的女人，她們都是容易親近的女子，每個人都做「私門生意」。在貧民窟裏這種行業同別的行業一樣，不算什麼一會事。可是美男子的他，對女人決不上手，他只是遠遠的望望她們。他的眼色，很奇怪，好像自憐，又好像在哀憐那些女人。有時她們倒轉來玩他，揀撥他，他就發迷的笑，當場走開了。

「不行呀，你們這班女人……」

「你這個人真可笑，」葉斐莫西加稀奇了：「你把機會放棄……」

「我有老婆呢，」葛利歌里叫別人配憶。

「老婆那會知道呀？」

「老婆會知道我的，她不能騙！」

「怎樣知道呢？」

「我不知道。不過自己規矩的，就會知道別人。我自己規矩，我就馬上會知道老婆不規矩。」

「怎麼回事？」葉斐莫西加大聲問，葛利歌里毫不動情的重覆着說：

「這個我也不知道。」

瓦官匠揮一揮手反抗的說：

「要是規短了還是不知道……還不是一樣。這麼好的寶貝呢！」

西西林手下有七個徒弟，他們都把師父當平輩看待，不把他當作頭。背後還叫他小牛。西西林到工事場上，看見他們在那裡躲懶，便像演戲似的，拿起鎚頭，鋤頭，自己動手做工，而且很客氣的說：

「大家好好兒做呀！」

有一天，我執行主人氣憤的囑咐，對葛利歌里說：

「你手下這班工人不行呀……」

他喫驚的說：

「是麼？」

「那些工事，應該昨天中午做完的，可是今天還沒有做好……」

「果然還沒做好。」他同意了，於是沈默了一下，悄悄的說：

「當然，我也明白的，可是叫他們滾蛋也可憐，他們都是他的同鄉人，真叫沒有法子。上帝罰人要賴上流汗纔有麵包喫，你我都受罰的。不過你比我比他們做得少，再趕走他們也說不過去……」

他喜歡冥想，有時候在市場中沒人的走道上走着，忽然在水渠上一條橋上站下，倚在橋欄邊好久好久，望望水，望望天，又望望瓦窩河的對岸，跑上去問他：

「你在幹麼？」

「嘿？」他醒過來噁了一聲，窘迫得笑笑：「沒幹麼……走過這里望望……」

「一切東西都安排得順順調調的，」有時他這樣說：「天地，河水流着，輪船走着，乘上輪船，什麼地方都可以去，喀山，留賓司科，倍爾彌，阿斯脫拉罕都可以去。我去過喀山，地方還好，很冷靜，比尼士尼還冷靜。尼士尼很不壞，很熱鬧的，阿斯脫拉罕也很冷靜。阿斯脫拉罕先是加卒克人很多，我不喜歡他們。說不喜歡呢，摩爾特准人，剛纔說的加卒克人，波辦人，德國人，任何外國民族的人，我都不喜歡……」

我慢吞吞說，他的話語在暗暗的尋找人家的同意。同意他的，總是那個石匠彼得。

「他們不是民族，他們是邪族，」彼得決然氣鼓鼓的說：「他們過日子完全不知道基督，走路也不知道基督……」

葛利歌里生氣蓬勃的高興起來：

「我總是喜歡純粹的俄國人兄弟，這是正直的看法。猶太人我也不喜歡。我真不知道，上帝幹麼要造那麼多的民族。那兒一定還生出不少聰明人來……」

石匠陰着臉補充說：

「聰明不聰明倒不知道，可是多餘的東西實在不少……」

奧西普聽了他們的話，就插進嘴來惡毒的譏笑。

「多餘的東西的確不少，現在你們講的這種話，也完全是多餘的，你們亂談別人的宗派，會被人揍死的。」

奧西普有着自己的意見，但他到底同情什麼，反對什麼，是不大弄得清楚的。有時同任何人一致沒有差別，對誰的思想，都一樣同意。

但大抵總是被別人厭惡，他也老把別人當傻子。他叫彼得，葛利歌里，葉斐莫西加就這樣叫：

「呸，你們這些小豬猡……」

他們笑笑，沒有什麼可笑，而且也並不想笑，可是他們還是笑笑。

主人每天給我五哥貝飯錢，我喫不夠，略微有點肚餓。工人們見了，就拉我喫早飯夜飯。有時候，別的工人們也邀我到喫食店喝茶，我高興答應了，我喜歡坐在他們中間聽聽那些不着邊沿的談論和奇怪的話。因為我熟悉宗教書，得了不少益處。

「你裝飽了一肚子書，胃袋也滿了吧，」奧西普張着雞菊形的眼睛向我凝望，他的神情不可捉摸，眼珠永遠像融化一般漂動：

「你要好好兒守住，再積蓄得更多些。等你大了，你可以當修道士，要不然，就當大富翁……」

「當傳道師吧，」石匠不知什麼緣故，發出懊喪的聲音替他改正。

①② 大富翁 (Millionery) 傳道師 (Missionery) 在俄文相差甚微。

「什麼？」奧西普問。

「傳道師呀，你不明白麼，耳聾聾了沒有……」

「好，那就是傳道師，就做個傳道師同異教去辯論，要不然就改信異教——這也是掙麵包喫的法子，只要有聰明，異教也可以掙飯喫……」

葛利歇里輕輕的笑，彼得從鬍子裏發出話聲來：

「這種魔法師也很多，還有各種無神論者……」
但奧西普馬上反駁：

「魔法師沒有學問的，有了學問不能做魔法師……」
接着，便對我說：

「留心聽着：我的家鄉裏有一個窮光蛋，名字叫杜西加，是一個精瘦的無聊漢子。他跑東跑西，像一根雞毛被風吹來吹去地過日子。他不會做工，又不會幹別的什麼！這傢伙因為沒有地方好待，有一天決心出去朝山，整整出去了兩年，流浪完了回來，模樣兒完全不同了。頭髮披到肩膀上，頭上戴頂三角帽，穿着粗布的红道袍。眼睛像鱷魚一樣向大夥兒瞞着，執拗的說：悔改吧，罪人們。人們當然要悔改，尤其是女人家。於是這職司非常合適，杜西加就有的喫，有的喝，又有女人玩……」

石匠氣鼓鼓打斷他：

「難道目的是爲喫爲喝？」

「要不然便什麼？」

「這是傳道呀！」

「他傳什麼道，我也沒有留心過，不過提到傳道，我也很會傳的。」

「你說的就是那個杜西尼可夫·特米志里·華西里契麼？那人我很熟。」彼得帶怒的說，但葛利歌里低着頭不出聲，隱着自己的茶杯。

「我不跟你讓論，奧西普口氣緩和的聲明：「我只是跟馬克辛、維契談談押飯與的路子……」

「走了有一種路子，可以到牢獄去……」

「這也有的，奧西普同意了：「並不是每一條路子都可以做修道士的，你必須知道在什麼地方轉彎……」

他常有一種逗弄漆匠石匠等信心虔誠的人的脾氣。也許他討厭這種人，但是他隱藏得挺巧妙，他對人的態度，是把捉不定的。

他對葉斐莫西加的看法比較妥善而親密。瓦官匠對於上帝，真理，宗派，人生痛苦之類的談話，從不插嘴，而這些談話，正是他的同伴所愛好的。他橫坐在椅子上，使椅背不碰着他的軀背，不動聲色的一杯又一杯的儘喝茶，但有時忽然注意到了，向煙氣騰騰的屋子裏掃望一眼，聽一聽叫罵不斷的談話，便站起身子，

溜走了。這是因為葉斐莫西加的債主進來了。他的債主有十多個，其中有一個還打過他，他就避開，免得受罪。

「他們一發怒，就沒有理性。」他了解的說：「有了錢，豈有不還之理！」

「唉，可憐的矮子……」奧西普隱着他的背影說。

有時候，葉斐莫西加什麼也不見不聞的冥想。高顴骨的臉帶着溫和的氣味，和善的眼睛越顯得和善了。

「你在想什麼？」人家問他。

「我正在想，我要是有錢，我要同真正的太太，貴族太太結婚。真的，比方那位上校的閨女，我同她結婚，一準對她很好！把這種女人放在身邊，做人真有意思……還沒有什麼稀奇，兄弟，我到上校的別墅裏去修過屋頂……」

「是的，我聽人說過那位上校家裏有一位同人家離過婚的閨女。」彼得面色憎厭的打斷他。

可是葉斐莫西加雙手在膝上磨擦着，搖擺着身子，把駝背向青天，又說了下去：

「她走到院子裏來，長得那麼白，那麼漂亮，那麼美，從屋頂上望下去，覺得太陽簡直都可以不要，白光又有什麼用處？要是能够變成一隻鴿子，飛到她腳底下。真正是，」一朵塗奶油的鮮花同這種女人在一起，一輩子都是黑夜也沒有關係。」

「那你們喫什麼？」彼得粗聲問。但葉斐莫西全不在意。

「啊，上帝呀！」他嘆息：「此外什麼都不要，何況她有的是錢……」

奧西普笑：

「那末，葉斐莫西，你幾時可以享這種福呢？」

葉斐莫西除了女人什麼都不談，他做工匠，工事也精得很。有時候他做得又好又快，有時候發了糊塗性，就拿著木鎚子在棟樑上亂敲，結果弄了很多裂縫和漏洞。他的身體上永遠發出一股牛油和魚肝油的氣味，但也有一種他所特有的健康的香味，好像剛砍過的樹木。

同木匠談話，談什麼都有趣。雖然有趣，卻也使人不快。他的話老是刺殺人的感情，而且你不會明白，哪句是真說，哪句是玩笑。

在那邊，最好是同葛利歌談上帝，他喜歡談上帝，而且對這一點很有主張。

「葛利歌，我問他：『你可知道有些人不信上帝？』」

他不動聲色的笑笑：

「怎麼？」

「他們說，上帝是沒有的。」

「啊，這個麼，這個我知道。」

於是他拂拂並不存在的蒼蠅，說：

「大衛王說過：『愚人肚子裏說沒有上帝，』可見從古以來，愚人們早說過沒有上帝，沒有上帝，什麼事全做不成啦……」

奧西普好像同意了他：

「對啦，你叫彼得沒有了上帝，他一學就沒有勁兒！」

西西林的漂亮臉子變成嚴肅了，拿起指甲裏嵌着石灰的手指分開鬍子，神祕的說：

「每個人心裏都有上帝，良心和別的一切的精髓，都是從上帝那兒發出來的！」

「罪惡呢？」

「罪惡是從肉體，從魔鬼發出來的，罪惡好像麻點，是從外面加上去的，頂大的罪惡，就是儘想罪惡的事情。不想罪惡，罪惡就沒有了，想罪惡的，——是魔鬼，是肉體的主人，他唆使人去犯罪……」

石匠提出異議：

「這話有點不對……」

「不，對的！上帝沒有罪惡，人是像上帝的影子的。影子！——就是肉體，會犯罪，但像上帝的地方，是不會犯罪的，像的地方，是同上帝一模一樣的，是人的精神……」

他得意的笑笑，但彼得咕嚕着：

「這話總有點不大對……」

「那，依你便怎樣呢？」奧西普問石匠：「不犯罪不能悔改，不悔改不能得救麼？」

「這意思可差一點！我聽老年人說過：忘記了魔鬼，也就不愛上帝了……」

「西林不會喝酒，喝兩杯臉孔就紅，眼睛像小孩子一樣，發出唱歌一樣的聲音；

「兄弟，一切都可感謝。這麼活着，稍微勞動一下，肚子就喫得飽飽的，謝謝上帝，真安捧得好！」

他常常哭，眼淚落在鬍子上，絲線似的毛上，發出玻璃珠一樣的光。

我不喜歡他常常滿口的讚美生活，和被玻璃珠一樣的眼淚。我的外祖母也讚美生活，但她要切實明白得多，也不這樣的固執。

這一切談論，使我感到一種不安，把我安置在不斷的緊張中。我已經讀過不少寫平民的小說，也見到實際上的平民和書本中的平民，有多麼顯著的不同。在書中，一切平民都是不幸的，不管良善的，兇惡的，說話都比實際的平民少，思想也貧弱。書中的平民不大講到上帝，宗派，宗教的話，主要的只講着政府，土地，真理，生活痛苦的話。他們也不大講女人，講起來也不大粗魯，要親切深刻得多。可是實際上的平民，女人是他們的玩物，而且是須要當心的玩物，對於女人是須要常常玩些花巧的，要不然，就會倒轉來被女人捉弄，一輩子倒楣。書中的平民不是壞蛋就是好人，但他們永遠只躲在書裏，不走出來。實際上的平民，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壞蛋，他們都是出奇的有味。實際上的平民，不管他們傾筐倒籬都說出來，總好像有一點什麼留在

自己心裏。而這留下來的，正是他們要拿來自己派用處的，或者說不定還是最重要的東西。

一切書中的平民中我最喜歡木匠，裏的彼得。我想把這本小說念給他們聽，特地帶到市場裏來。我常常宿在這一班裏或那一班裏。有時候，做了一天工做累了，懶得回去，就宿在他們那邊。

我對他們說：這里有一本講木匠的書，大家都挺興奮。只有奧西普不同，他從我手中拿去了書，搖搖聖像畫似的腦袋，翻了一翻書頁：

「這是完全寫我們的！你這壞蛋！是誰寫的——是貴族麼？我想一準是的。貴族和當官的，什麼事都能幹連上帝沒想到的地方，當官的也想得到。所以他們就活得開……」

「喂，奧西普，你不能亂說上帝呀。」彼得提醒他。

「沒有關係，在上帝看來，我的話算什麼呢，好像我們見到一月雪花一點雨水一樣，不比這個還要小。不用擔心，你我儘管多狠，也冒犯不到上帝的。」

他馬上很奮昂的嘈雜着，爆出火星一樣尖銳的話。這些話又好像一把剃刀，刮掉了人家向他攻擊過來的一切。這一天，他向我說了好幾次：

「念吧，馬克辛維契，你真想出好念頭啦。」

休息了一下，我們到他那一班裏去喫夜飯。喫過夜飯，彼得帶了他的徒弟亞爾達里昂來，西西林帶來了小司務福馬。在工匠們寄宿的廩房裏，點了煤油燈，於是我就開始念起來。大家一動不動靜默的聽着。念

了不多一會，亞爾達里昂發惱的說：

「我不要聽了。」

說着就回去了。第一個打鼾睡的是葛利歌里，很怪樣的張開了嘴。其次木匠也都睡着了，可是彼得，奧西普，福馬三個，卻接到我身邊來，全神灌注的聽着。

我剛剛念完，奧西普馬上把煤油燈吹熄，望望天上星的方位，已經快到半夜了。

彼得在暗中問：

「這寫的是什麼目的，寫給誰看的？」

「睡覺吧！」奧西普說着，脫去長靴。

福馬默默的躲開一旁。

彼得催促的又問：

「寫給誰看的呀？」

「我哪里知道？」奧西普吐了一句，在板牀上躺倒。

「要是寫了給後母看，那是沒有意思的，讀了這個，當後母也不會變得好些。」石匠固執的說：「給彼得看麼，也沒有用處。所謂因果報應就是了！殺了人就要充軍到西伯利亞去；這里寫犯罪的一節，好像是多餘的，好像完全多餘的吧？」

奧西普不作聲，石匠又添加了說：

「他們沒有事情做，就這樣談談別人的罪惡，跟女人守夜等太陽一樣好，睡吧……明天再談……」

他在開着的門口一塊青色的四方形中站了一下，又問：

「奧西普，你覺得怎樣？」

「唔？」木匠膝裏躁躁應了一聲。

「好好睡覺吧……」

他走到西西林打渴睡的地方，躺倒了。福馬同我一起睡在草席上。四郊寂靜，遠遠的聽見火車頭的聲音，鐵輪的轟轟聲，緩衝機的音響。廂房裏發出各種不同出的鼾聲。我覺得空虛——想等他們講出一點什麼，可是一點也沒有……

忽然，奧西普輕輕的發出清楚的聲音：

「嗨，孩子，這些話你們不能當真。你們年紀還輕，得好好兒活下去，你們要尊重自己的意見！自己的意見，比別人的多一倍用處！福馬，睡着了麼？」

「沒有，」福馬好像等待在那里，應了一聲。

「好，你們兩個，都識字，讀書是好的，但一切不能當真。一切事都可以寫書，還在寫書的人，是他們的職業！」

他從板牀掛下兩腿，兩手靠在板沿上，向我們俯着身子說下去：

「書是什麼呢，它是專門揭發別人的隱事的。這就是書！有這樣的人，這是木匠，又有這樣的人，這是貴族，而且又是一個怪人，書不是胡亂寫的，它一定有一種意義……」

繻馬沈澹的說：

「彼得殺死工頭是對的！」

「這不行，殺人總是不對的。你同葛利歇里不好，所以說這種話，這一點我是明白的。可是你應該放棄這個意見。我們大家都不是有錢人，今天當工頭，明天又給人家當伙計……」

「我不是說你，奧西普伯伯。」

「這大家都是一樣的……」

「你是好的。」

「等着，我對你說，那本書寫的目的，」奧西普打斷繻馬帶怒的話：「這目的是很狡猾的！這里說到沒有平民的貴族，和沒有貴族的平民！現在你看對貴族固然不利，對平民也未見得好。結果就這樣：貴族衰敗了，發瘋了，平民呢，得意了，喝酒，害病，光是發熱！但是他說，他們要是跟着貴族，那就萬事順利，貴族庇護平民，平民幫扶貴族，大家有飯喫，一切都平安無事了……這話原是不錯，我也決不爭辯。可是做貴族的到底過得舒服，平民窮苦，對貴族沒有好處，平民有錢，不過要是不聰明，對貴族也沒有多大幫扶。這就是他要說的

話，我是很明白的。我在貴族底下待過快有四十年，我的身上就有很多的記號。」

我記得自殺的馬車夫彼得，對於貴族也說過同樣的話。一想到奧西普的思想同那惡老頭子的完全一致，我心裏覺得很不愉快。

奧西普一隻手摸摸我的腳，又說：

「書本文字都應該了解，無論對誰，對什麼，都不能亂來。看起來好像混亂，但這個只是外表。書不能亂寫，亂寫的書只能攪昏人家的頭腦。一切事，都要借智慧的手去做。沒有智慧，就不能用斧子砍木頭，也不能打一雙草鞋……」

他說了一會，躺倒了，忽然又跳起來，在夜暗的靜寂中，又輕輕發揮他的蠢話：

「人家說貴族和平民是對立的兩方，那是不對的。我們是貴族的一部分，只是在底下層。當然，貴族的本領是在書本裏，我們的本領是在路臂裏，貴族的屁股大一點，這便是全部的相差。可是，年輕的，這世界，新生活的時代，也在慢慢到來了。把書本丟開吧！大家應該問問自己：我是誰？是人那末，他們是誰？他們也是人。所以上帝並不從他們那里多拿七個盧布對麼？在上帝面前，我們是作同樣貢獻的……」

天快亮了，星影已經消逝，奧西普對我說：

「你瞧，我吹牛吹得多大！今晚上我說了從來沒有想過的話。可是，孩子，不要相信我的話。我不是認真說的，我只是說夢話呀。一個人躺在牀上，就會胡思亂想，一心如意的事。從前有一隻鳥兒，從山裏飛到山中，

從這個地方飛到那個地方，把自己壽命過完了，上帝的命令下來，鳥兒就死了，乾硬了！這是什麼意思？什麼意思也沒有了……好，睡吧，馬上是要起來的時候了……」

一八

跟當時的火夫約可夫一樣，現在的奧西普也挺大的站在我的眼前，遮住了一切的人。他有些地方跟火夫非常相像，但同時又使我聯想外祖父鑑定家彼得·華西里葉夫，廚司史沫如。他一方面使我想起了這些深留在記憶中的人們，另一方面又在我的記憶裏，留下自己深刻的影子，好像銅線鑄住在鋼鑪上。首先在眼中見到的，是他有兩種思想的系統：白天在人們中勞動的時候，他的思想清楚，平凡，事務式的，比較容易了解，休息的時候，傍晚帶我到街裏去訪問他那開煎餅店的女朋友的時候，晚上睡不着的時候，他所表現的思想就完全不同。他有一種特別晚上的思想，好像路燈一樣有好多方面，很光亮，可是不知道哪兒是正當的一面，而且也捉不定這些思想的方面，哪一方面最接近奧西普，是對他最重要的。

他好像比我以前見過的一切人都要聰明得多。我以一種圍繞約可夫周圍的氣氛，來圍繞在他的身邊——我想看透這個人，了解這個人，可是他閃動着，躲避着，總是難於捉摸。真實的他躲藏在什麼地方呢？在他身上，哪一點是可以相信的呢？

我記得他對我說過：

「你找我看：真正的我是藏在什麼地方好，你找罷！」

我的自尊心受傷了而且傷了比自尊心還高的東西。我拚着一口氣，拚着一條命，也必須弄明白這個老頭兒。

他雖然難於捉摸，卻也有確實的地方。他好像縱使再活這麼一百年，還依然是這樣一個人，在周圍跨不開腳步的人們中，也能堅定的守住着自己。鑑定家也使我得到這樣固執的印象，但那是見了使人難受的，而與西普的固執，使人愉快。

人們的浮動性，那麼鮮明的映在我的眼裏，他們得意得像個柔術家一樣，從這個狀態跳到那個狀態。對於這種無法解釋的跳躍，我已經是不勝驚異。而且這種跳躍，消失了我對於人們的熱切的關心，攪亂了我對他們的愛。

七月初頭某日，在我們工作的地方，來了一輛破馬車。車夫臺上，一個喝醉酒的滿臉鬍子的漢子，陰沈沈的打着噴嚏坐在那里。馬車裏面，喝醉的葛利歌里·西西林攤脚攤手的躺着，他的身邊一個肥胖的紅臉女人，抓住了他的手。這女人戴頂綴着紅帶子和玻璃櫻花的草帽，一隻手張一頂洋傘，赤腳穿着橡皮套鞋。她把洋傘揮舞着，亂抖着身體，大聲的笑嚷：

「怎麼回事！市場沒有開幕，還休息着，帶了我來……」

葛利歌里衣服很皺，還有許多撕碎的地方。他從馬車上跳下來，坐在地上，眼淚汪汪，向着他的我們

訴苦！

「跪在地上告訴你們，我犯了大罪了！你想想，我犯了罪——弄得這副樣子！葉斐莫西加說：葛利霞，葛利霞……他故意那麼叫我。可是，諸位，饒恕我罷！我請客，我請你們客。他故意那麼說的，一輩子只一趨……」

第二趨……這種事再也……」

女人大聲笑倒，雙腳亂跳，脫掉橡皮套鞋。車夫沈着臉叫：

「快上來開車呀，喂，馬站不住啦，去不去！」

是一匹衰老的劣馬，滿身大汗，跟埋在地裏一樣站在那兒。全部的樣子真是滑稽。葛利霞里的徒弟們望着自己的工頭，打扮着的女人和傻頭傻腦的車夫，哄然的笑起來。

只有福馬一個人沒有笑，他同我並立在鋪子門口，低聲說：

「弄了這樣一個豬獠似的女人……家裏有老婆在那兒，挺漂亮的！」

車夫連連催促，女的從馬車上走下來，抱葛利霞里上車，放在自己兩腳中間，搖着傘叫：

「開罷！」

徒弟們興奮的談着工頭，羨慕他，後來福馬喝了一聲，又做工了。福馬見了葛利霞里的醜態，心裏一定很難受。

「那樣還成一個工頭麼！」他咕嚕着：「不到一個月就完工，可以回家去了……也熬不住啦……」

我真替葛利歌里難受——那個披櫻花的女子，同他一起上馬車的樣子，實在叫人難堪。

我常常想，爲什麼葛利歌里當工頭，而福馬卻當伙計呢？

福馬是個強健，白皮膚，獅子髮的青年，尖鼻子，灰色眼，很聰明的樣子。圓圓的臉，不像一個平民。要是好打扮起來，一定錯認是公子哥兒。他陰沈，不愛開口，開口就粗鹵。因爲他識字，替工頭掌會計，定工事計劃，督促同伴做工，但自己做起工來總是不大願意的樣子。

「做一輩子，全部工作也反正是做不了的，」他沈靜的說。關於書，他說輕蔑的話：「什麼話都可以印刷的，像我這種人，費一點心思寫一本書，又有什麼用處呢……」

但他對一切事很留心，都感興趣，愛尋根究柢的問。在這種時候，他也常常想着自己的意見，用自己的尺度去量。

有一次我對福馬說你可以去當工頭，他厭煩的說：

「一下子要管這管那，還要東跑西走，怎麼能夠呢……爲了掙一點點小錢，叫大家去弄得混身難受，也沒有意思。我還是等有機會到奧蘭基進修道院去。我臉蛋兒漂亮，又有勁，說不定被一個有錢寡婦愛上！世界上這種事很多——有一個塞格科的小伙子，二年功夫積蓄了贖身錢，還在城裏討了一個老婆。他去人家送聖像，被女的愛上了……」

這是他杜撰的。他知道許多這類在修道院出家，結果走上安樂之路的故事。我不愛他的故事，也不愛

他那種想法，但我不懷疑他將來會進修道院。

後來市場開了，意想不到的，福馬卻進喫食店當了跑堂。他的同夥們倒並不認為奇怪，大家只是拿他開玩笑。休息天出去喝茶的時候，大家說着玩笑：

「到福馬那里去罷！」

到了喫食店裏，就裝作買客的聲氣叫：

「喂，跑堂的！獅子鬚的，跑過來！」

他跑過來打一個招呼，擡起頭來問：

「用點什麼呢？」

「不認得老朋友了麼？」

「對不起，忙得很……」

福馬知道同夥們是故意來捉弄他，拿他開玩笑的，他就裝做明明知道的眼色向他們望望，臉上毫無表情，好像在說：

「要開玩笑就開好噠……」

「要小帳麼？」他們問着，故意把手指在錢袋裏掏摸了半天，結果是一個哥貝也不拿出來就走了。

我問福馬，你本來打算到修道院去，為什麼當了跑堂。

「我不想當修道士。」他回答：「當跑堂也只是暫時的……」

過了四年，我在察里城遇到他，還是在喫食店裏當跑堂；後來在報紙上見到，福馬·杜契可夫因強盜案被捕了。

特別使我奇怪的，是石匠亞爾達里昂的經歷，他在彼得一隊中是年紀最大的一個，也是一個最能幹的工人。這位黑鬍子的淡泊的人，也使我抱同樣的懷疑——爲什麼他不當工頭，卻叫彼得去當？他不常喝酒，也不多開口，做工很有本領，也喜歡勤懇。磚頭一到他的手裏，就跟紅鴿子一樣飛起來。害病的，臉色陰沈的彼得比他來，在隊中簡直是無用的廢物。關於工作，他說過這樣的話：

「我替人家蓋磚頭房子，替自己造木頭棺材……」

亞爾達里昂常常精神十足，一邊兒砌着磚頭，一邊兒喊：

「喂，大家使點勁兒呀，會做工也是上帝的恩惠！」

他對大家說，明年春天，他的一個姊夫，在託木斯克包下了一件造教堂的大工事，要他去當監工。

「我已決定去，我喜歡造教堂，」說着，他又向我提出：「你一起去好麼，在西伯利亞，老弟，識字的人很有用處，到了那邊，識字的人，是一張好牌！」

我答應了，他就得勝的喊：

「好極了！這是認真的，不是說着玩……」

他對彼得和葛利歌里像大人對孩子一樣含着和善的逗笑的神氣。

「都是吹牛的傢伙，大家想誇耀自己的聰明，好像在那兒玩牌，一個說我的牌是這麼這麼，另一個說：我有這樣的好牌。」

奧西普說了曖昧的話：

「沒有旁的辦法，吹牛是人的脾氣，娘兒們不是都挺着胸脯走路的麼……」

「大家都唉聲嘆氣的叫着上帝……可是暗中都在那兒攪錢。」亞爾達里昂不肯甘休。

「可是葛利歌決沒有攪錢……」

「我是在說自己啦，我真想跑到森林曠野裏去……哼，這種地方，實在待得厭煩了。到了春天，我要上西伯利亞去……」

工人們羨慕亞爾達里昂說：

「我們要是還有這種路子，也不害怕到西伯利亞去……」

這其間，忽然不見了亞爾達里昂的蹤影。禮拜天他跑出了自己隊夥的廠房，有整整三天，沒有人知道他在哪兒。

大家在不安中作種種推測。

「被人殺死了麼！」

「還是游水淹死了？」

不料葉斐莫西加跑來，不好意思的告訴我們說：

「亞爾達里昂在遊蕩呀！」

「胡說，」彼得不相信。

「他遊蕩，喝酒，像乾燥的穀倉從內部發了火，不知是不是他親愛的老婆死了……」

「他是單身漢！他在哪里？」

彼得發了怒，他跑去救亞爾達里昂，卻挨了打回來。

那時奧西普把嘴唇緊緊一咬，兩手深深插進衣袋裏，說：

「我去瞧瞧——到底怎麼一回事？很好的人……」

我跟了他去。

「他這個人，」奧西普在路上說：「他做人對一切都挺好好，忽然露出了尾巴，荒唐起來啦。馬克辛維契，你瞧着，看看榜樣……」

我們走到「克納維諾遊樂村」的一家下等寮子裏，走出一個強盜婆似的老婆子來，奧西普跟他咬了一下耳朵，她帶我們到一間整脚的小屋子裏，又暗又僻，像一所豬欄。一隻小牀上，橫躺着個胖大的女子，老婆子敲一下她的腰，說：

「出去，蛙兒，出去！」

女子驚跳起來，用手掌擦一擦臉，問：

「天哪，這是誰？做什麼？」

「偵探來啦，奧西普鬼鬼的說，等女子跑掉，他向她背影吓了一口，向我解：

「她們怕偵探，比鬼還怕……」

老婆子摘下牆上的一面小鏡子，把壁紙揭起了一頭。

「瞧罷——是這個麼？」

奧西普從牆上的小洞望進去：

「正是他！叫女的出去……」

我也從洞裏張了一下。那邊是同我們這里一樣一間狹小的屋子，窗子關着，窗臺上放着一隻洋鐵的煤油燈。燈邊一個斜白眼的韃靼女子，赤得精光的在那兒縫褂子。她的背後，一張雙人牀上，看見亞爾達昂起的臉，和蓬亂的黃鬚。韃靼女子抖索了一下，披上褂子走過牀邊，馬上就到我們一間裏來。

奧西普見着她，吓了一口：

「吓，不要臉的！」

「你自己是傻老頭子呀，」她笑着回答。

奧西普笑笑，用手指感嚇她。

我們跑進鞋櫃女子的屋子裏，老頭兒坐在亞爾達里昂腳邊的牀沿上，他想叫他起來，試了好久都沒有成功，只使對方咕嚕了幾聲：

「好罷，好罷……我就起來……」

終於睜開眼睛，瞧瞧奧西普和我，又把發紅的眼閉住，呻吟的說：

「唔，唔……」

「你怎麼回事？」奧西普平靜的說，並不責備，只是有點不快。

「我發昏了，」亞爾達里昂咳嗽着，發出沙啞的聲音。

「幹麼發昏呀？」

「不幹麼呀……」

「這可不行啦……」

「有什麼行不行……」

亞爾達里昂拿起桌上一隻有嘴的伏特加瓶，捧着喝起來。之後，交給奧西普：

「喝點吧，那邊有下酒的東西……」

老頭兒倒一點酒在自己嘴裏，嚥下去，皺一皺臉，專門嚼一片麵包，昏迷的亞爾達里昂便沒勁的說：

「這樣，就同韃靼女子攪了起來，這都是——契斐莫西加的緣故。他說：韃靼女子，挺年青，從加西莫伐地方來的孤兒，來做生意的。」

繡洞口聽到不流利的俄國語的嚶嚶的聲音：

「韃靼女子——頂頂好，像一隻小母雞。把他趕出去罷，他不是你的爸爸吧……」

「就是那個女子。」亞爾達里昂喃喃着，很笨拙的向繡洞邊望去。

「我見過了。」奧西普說。

亞爾達里昂回頭向着我：

「你瞧我這副樣子，兄弟……」

我想，奧西普馬上會責備亞爾達里昂，把他教訓一頓，於是另一方面，就會難為情，懊悔。可是這樣的情勢一點也沒有。他們一排兒坐着，不動聲色的交換着簡單的談話。看他們在這樣黑暗騰騰的屋子，真受不了。韃靼女子從繡洞口連連申申說着可笑的話，但他們不去聽她。奧西普在櫃子上拿了一塊魚乾，專心的在靴子上敲敲，剝起皮來，他問：

「錢化光了麼？」

「放在彼得那里……」

「幾時動身，聽說要到託木斯克去……」

「什麼託木斯克……」

「不去了麼？」

「等別人來叫再去。」

「爲什麼？」

「那是阿姐和姐夫……」

「唔？」

「對自己親戚去低頭，不大有味……」

「無論到哪裡，都一樣低頭。」

「不過……」

他們談得那麼密切，認真，韃靼女子就不再向他們囉唆，走進屋子裏來，默默的在牆上拿了衣服，跑出去了。

「很年輕啦，」奧西普說。

亞爾達里昂向他瞧了一眼，並不生氣的說：

「都是葉斐莫西加那個搗蛋鬼。這傢伙，除了女人什麼都不知道……那個韃靼女子，很有趣，優里優氣的……」

「當心——不要着迷了。」奧西普警告他，喫完了魚乾，就向他道別。

歸途中，我問奧西普：

「你幹麼要去找他？」

「瞧瞧他呀，熟悉的人。這種人，我見過得很多。有些人，做人做得挺好的，忽然荒唐起來。」他再說一遍以前說過的話：「總而言之，酒要喝得小心！」

可是過了一分鐘，他又這樣說：

「沒有那個，也寂寞！」

「那個，是說酒麼？」

「唔，對嘍！喝了酒，就好像走到另外一個世界裏……」

亞爾達里昂終於沒有回來。過了五六天，他到工事場來了一次，一會兒又不見了。到春天我碰見他，他已流落為流浪人——他在碼頭上給木船敲冰。兩個人見了面很高興，一起到喫食店喝茶。他一邊喝着，一邊防瞞的說：

「你記得，我是一個怎樣的手藝人？老實說，我做起事來，就好像一個化學家，掙幾百盧布也不算一回事……」

「可是你沒有掙到呀！」

「沒有掙到」他昂然大聲說：「我做工做倦了！」

他大吹牛皮，喫食店裏的客人都來聽他瞎吹。

「你還記得，那個善心賊彼得，不是說過麼？咱們替人家蓋磚頭的房子，替自己造木頭棺材，這就是工作的全部！」

我說：

「彼得有病，他怕死。」

但亞爾達里昂聲音更大了：

「我也有病呀，我的心臟，位置有點不正！」

每禮拜天我常常到城外「萬人」街去，那里是流浪人的集合地，我瞧見亞爾達里昂急轉直下的變成一個「流浪人」的情形。在一年以前還是快活嚴正的亞爾達里昂，現在好像變得脾氣急躁，學到一種很奇怪的向前仆倒的步法，以旁若無人的態度，斜視着人，好像要同人家吵架的樣子，而且老是誇張的：

「你瞧，那些人把我怎樣看待，我是這兒的頭領呀！」

他毫不吝惜的揮霍掙來的錢，請流浪人喫東西。吵架的時候，他幫助弱者，而且常常這樣說：

「孩子們，這是不正派的行為，必須正派！」

因此他就得了一個綽號，叫做「正派人」，他得了這綽號很高興。

我很熱心的觀察聚在這條破老騰騰的街上的人們，他們都是脫離生活的，但他們好像給自己另外創造了自由快樂的生活。他們樂天而大膽，使我想起外祖父對我說過的突然去當強盜和羅士的船夫。他們沒有職業，常常滿不在乎的從船上偷來各種東西，但這行為也不使我不快，我看見生活徹頭徹尾就是偷盜，好像破衣服是用灰線縫的一樣。而且有時候這些人也不怕勞苦，拚命的做工，當緊要貨物的裝卸，發生火災，或融冰期那種時候，常常可以見到。不過大致說來，他們是比普通人更多過一種遊惰的生活。

奧西普見到我跟亞爾達里昂有了往來，父親似的警告我：

「怎麼啦，我的心肝，你這個沒有辦法的呆木頭，你怎麼同萬人街的傢伙軋起朋友來啦？當心點，不要害了自己……」

我對他說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那些人——那些不做工而過着快活生活的人——使我非常惱意。「像天上的飛鳥，」他打斷我的話，笑笑：「他們流落到那個地步，因為他們貪懶，無用，他們把做工當做受罪。」

「那末做工是什麼呢？大家不是說規規矩矩做了工，還是造不起磚頭房子麼？」

我說這話，是很普通的，我不知聽到過多少這類的話，而且感到它的真實性。但奧西普很生氣，喝倒了我：

「誰說這種話，這是傻子和懶鬼的夢話，你不應該進耳朵！沒有辦法的傢伙，說這種話的，是妒嫉人家

的人，事業失敗的人。你應該長出羽毛來，向高的地方飛！我要告訴你主人去，你不要悞我！」

終於，他告訴了主人當他的面對我說：

「喂，沛西珂夫，不許再到萬人樹去。那邊是小偷和竊姐兒的窩子。從那邊出去，只有一條路，到牢獄和病院，真的，不許再去了！」

我還是私下去萬人樹，但不久，也不能不斷絕關係了。

有一天，我跟亞爾達里昂和他的朋友洛貝諾克，在一家宿夜店的屋頂上。洛貝諾克談他從頓河的羅司託夫徒步到莫斯科的旅行，談得非常有味。他是一個工兵，得過喬治勳章，一個了不起的人物。跛子、土耳其戰爭時，他的膝骨打碎了。他長得短小精悍，氣力大得怕人。氣力雖大，因為跛子，不能做工，有了力也沒有用。生過一場病，把頭髮臉毛都禿光了，看他的腦袋，就像一個剛出生的孩子。

他閃着褐色的眼睛說：

「那是塞爾勃雅夫神父，坐在園子裏，我就說：神父，我是土耳其戰爭中的傷兵，請你佈施一點……」

亞爾達里昂搖著頭說：

「唔，你說謊……」

「我沒說謊，」洛貝諾克並不生氣地說。我的朋友就用教訓的口氣慢吞吞說：

「你是不正派的人。你應該做一個看門人。跛子總是做看門人的。你卻亂跑，亂吹牛……」

「我不過叫別人笑笑，說着謊玩兒的……」

「那你還是笑你自己的吧……」

雖然是有太陽的，乾燥的天氣，院子裏卻陰暗泥濘。跑出一個女子來，拿一條布片揮搖着叫喊：

「誰要買裙子麼？大家來看看……」

屋子裏走出許多女人來，密密圍住了叫賣的女子，我馬上認出這是洗衣婦娜泰，我跳落去，不料她已經照第一個出價把裙子賣掉，離開院子走出去。

「你好呀！我在大門外追上她，快樂的叫。」

「什麼事？」她斜了一眼問，但馬上站下來，粗聲驚叫：

「天哪，你在這里幹麼……」

她的驚嘆使我發楞了。我想她是關心我纔驚駭的，在她的臉上明顯的現出驚怖。我馬上告訴他，我不是在這里，不過偶然來玩玩。

「玩？」她譏笑又像叱責的叫：「你到什麼地方來玩？是過路人的袋子裏還是女人的胸口頭？」

她的臉色憔悴，眼底下一道黑圈，嘴唇寬弛的垂着。

她在喫食店門口站下，說：

「進去，請你喝茶，看你衣衫挺整潔，不像這里的人。可是我還不大相信你……」

但走進喫食店，她馬上就相信了我，一邊倒茶，一邊傷心的告訴我，自己還是一個鐘頭以前起的牀，此刻還沒有喫過早飯。

「昨天晚上牀的時候，醉得昏冬冬的，在什麼地方同誰喝的酒，已經記不得了。」

我可憐她，在她面前，覺得忐忑不安了。我很想問她的女兒在哪里。她喝了伏特加和熱茶，就同這條街上的一切女子一樣，坦白的，精神挺好的開始嚼舌。可是我問了她的女兒，她就發出瘋狂的聲音：

「你問她幹麼，沒有用的，你要轉我女兒的念頭不會轉到手。」

她又喝了一口，說：

「女兒，跟我沒有關係。我算什麼呢？一個洗衣婦，不能當那女兒的媽媽！她受過教育，有學問，她把我丟了，到有錢的女朋友家裏去當教員啦……」

她沈默了一下，沈沈聲問：

「就是這樣！洗衣婦——對你沒有興趣麼？那麼密姐兒——好吧？」

我馬上看出來，她就是「密姐兒」。這條街裏沒有別種女人。從她的口裏這樣說出來，我覺得害羞，對她發生同情心，眼裏含了淚水，好像她的告白燃燒了我，在不久以前，她還是那麼一個活潑，獨立，能幹的女人！

「你呀，」她說着，向我瞥了一眼，嘆息了：「離開這里回去吧！我同你老實說，這種地方，千萬不要再來！」

接着，她把身子靠在桌上，手指頭在盤子裏畫着，像自言自語的，低低的斷斷續續的說起來：

「可是我這麼老實對你說了，又有什麼用處呢？連親生的女兒，也不肯聽我的話。我對她說，你不能丟開親生的媽，她說：那末，我只好弔頸子啦。說着，她就到喀山去了，說是去學產科。那當然也好……那當然也好……可是我怎麼辦呢？想來想去，就只有這條路……沒有人好依靠……只好依靠過路人……」

停了嘴，他沈思了好一會。嘴唇無聲的動着，好像忘記了我坐在對面。她的嘴角掛到下面，嘴唇像鎌刀一般彎着，嘴唇微微發抖，在抖索的皺紋裏，好像發出無聲的言語，那樣子真悲痛。她的臉像小孩一樣，胖兒的，頭巾布底下漏出一縷頭髮，掠過額角彎到耳朵背後。冷了的茶杯裏，落下一滴眼淚，她覺得了，把茶杯推開，緊緊閉住眼睛，又榨出了兩顆眼淚，就用手帕去擦。

我再不忍同她坐在一起，我慢慢站起來：

「再見吧！」

「啊？去，跟魔鬼一起去！」她不向我望，做着趕人的手勢，她一定忘記了同她在一起的是誰。

我回到院子裏亞爾達里昂的地方，他本來約我一起去捉蝦，同時我也想告訴他這個女人的事情。可是，走到屋頂上，他跟洛貝諾克早已不在那里。當我在院子裏四處找尋他們的時候，街路那一邊，發生了這里常有的吵架。

我走到門外邊，馬上碰見娜泰略，她在哭，用頭巾布揩着受傷的臉，一隻手掠着亂了的頭髮，目不旁

觀的在人行道走。她的身後走來了亞爾達里昂和洛貝諾克。洛貝諾克說：

「再喫一拳，再喫一拳！」

亞爾達里昂揮着拳追上她，她翻過身來，向他們挺出胸脯，臉色非常可怕，眼裏燒着九裏內火：

「要打就打！」她叫。

我拉住亞爾達里昂的胳膊，他驚奇的向我回過頭來：

「你做什麼？」

「不許打她。」我好不容易纔說出了這一句。

他哈哈的笑：

「她是你的情人麼？——啊，娜泰霞，連嫩豆腐都喫到手啦！」

洛貝諾克捧着肚子大笑。他們就饒嘴饒舌的譏笑了我好一會，弄得我非常難受。這時候，娜泰霞走掉了。我再也忍耐不住，就一腦袋攻到洛貝諾克的胸口，把他攻倒地上，一溜煙跑掉了。

從此以後，我好久沒上萬人街去。但碰到了一次亞爾達里昂，是在一條渡船上。

「你躲到哪兒去了？」他高興的問我。

我告訴他，他們打娜泰霞，又侮辱我，我不高興再來了。亞爾達里昂和善的笑了起來：

「你當真了麼？我們故意叫你難為情，是同你玩玩的那個女人，是密姐兒，打打沒有關係。老婆都可以

扭來打，難道那種女人還要去愛憐麼。況且我們也是玩玩的，我也知道，拳頭會把人打傷的！」

「那末，你是好人，你對那個女人做了什麼好事呢？」

他捧住我的兩肩，搖着，說了挺厭煩的話：

「正是這件事，誰也不比誰好些，這正是我們的醜態……老弟，我什麼都明白，裏裏外外都明白！我不是鄉下佬……」

他有點微醉，像和善的教師望一個蠢笨的學生一樣，帶一種柔和的憐惜向我望着……

有時也碰見巴衛爾·奧琴錯夫，他好像得意起來，打扮得挺漂亮，說話很週到，動不動漏出責備的口氣：

「你幹麼去做那種事，沒有出息的呀！儘是那些鄉下佬……」

以後，他傷心的告訴我作坊裏最近的情形：

「時哈列夫還同那個牝牛一樣的女人攪在一起，西泰諾夫很悲觀，喝酒喝得挺兇。果戈列夫被狼咬死了。聖誕節回家去，就被狼咬死了！」

於是巴衛爾得意的笑着，講他杜撰的滑稽話：

「咬死他的狼都醉倒了，得意起來，像玩把戲的狗子，提起兩隻前脚，唱着歌，在森林跳舞。過了一天一夜，都死了……」

我聽了這話笑起來。但是那個作坊，在那個作坊經驗過的一切，在現在想起來，好像變得非常遙遠，我有點悲哀。

一九

冬天，市場裏差不多沒有工作；我在家裏，跟從前一樣，擔任各種打雜；這樣，一天就消磨了，只有從傍晚開始是空的，我便念一些對自己毫無趣味的尼華和莫斯科新聞上的小說，給家裏那些人聽。到了晚上，便讀好書，做詩。

有一天，女人們出去做通夜彌撒，主人身體不舒服留在家裏，他問我：

「沛西珂夫，維克多在笑你啦，說你在做詩。這是真的麼？你念首聽聽！」

不好拒絕，就念了幾首；這好像不大合主人的意，但他這樣說：

「好好兒用功罷，也許你可以變普式庚，普式庚讀過麼？」

是家神鬼靈麼，

還是女妖精出嫁？

「在他那時代，普通人還相信家神鬼，普式庚自個兒當然不相信，只是說着玩的！」

「對啦，老弟，」他沈思的拖長聲調：「你應該去求學，可惜太遲了！簡直聽不透你，你將來會變一個怎

樣的人……你那本簿子藏藏好，要不然給女人們拿去笑話……女人老弟，頂喜歡這種東西——弔弔心火……」

從某一個時期起，主人變成沈靜冥想的人，常常留心四周，聽到門鈴都會喫驚。有時爲一點兒小事動肝火，向大夥兒發脾氣，從家裏跑出來，晚上喝醉了回來……他的內部好像發生了什麼事，使他的心受傷了，可是除了他以外，沒有人知道到底是爲什麼。這回兒，他沒有信念，也沒有欲望，只是依着習性在生活。

休息日，從午後到晚上九點，我到外邊閒走，傍晚時候，就坐在雅姆斯加街一家酒食店裏；老闆很胖，常在那兒流汗，非常愛唱歌。差不多所有教堂裏的唱歌人都認識他，聚在他這里；他們唱歌，老闆就請他們喝伏特加，啤酒，喝茶。那些唱歌的都是毫無趣味的酒鬼，他們只因貪嘴勉強唱唱，唱的也都是教堂裏的聖歌。有時候，店裏來了信心虔誠的酒客，認爲在酒食店唱聖歌不大妥當，老闆便把唱歌的叫進自己屋子裏，因此我只能隔門聽到歌聲。但在酒食店裏唱歌的，還有許多鄉下佬和手藝工人。老闆自己走遍全城去找唱歌人，趕集日鄉下農夫來，他打聽了有會唱的，就請了來。

唱的人總是坐在店堂的伏特加桶跟前，腦袋映在圓桶底前，好像套上一個圓轎子。

頂會唱，常常唱出比一般都好的好歌的，是個瘦小的馬具匠克雷巧夫；他有一張被嚼爛了吐出一般的臉，褐色的毛髮曲成一個個小圈兒，鼻子跟死人一樣發光，小眼睛渴睡朦朧的一動不動。

他常常閉住眼睛，後腦靠在桶底上，暢開胸膛，用沈靜而迫人的中音，很快的唱：

——大地環繞了舞臺

道路迷濛的時候……

這時候，他站起身來，把腰靠在櫃臺上，上半身仰向着，對着屋頂，發出原來的嗓子：

——唉，我要往何處去呢，

何處是我找尋的道路？

他的聲音小而有力，像一條銀絲穿貫酒食店嘈嘈的混沌的談話聲，一種刺入心胸的歌詞，音調，和叫喚，鎮攝了一切的人。連喝醉酒的也變得莊重，獸獸的叮視着眼前的桌面。每次我聽到好的音樂，心底裏就很怪的有一種被擾亂的感覺，正是這樣的感覺，刺穿着我的胸膛，使我的心好像要漲裂開來。

酒食店像教堂一樣靜，唱歌的就好像是一個神父，他並不說教，而事實是捧出整個的心，為全人類懇切的祈禱，為可憐的人類生活的憂鬱的苦難，作發聲的思考。一些鬍子面孔的人從四面八方望住他，獸形的臉上，發出兒童似的眼的譁變；有時也有嘆息的人，證明着歌的威力。在這樣的時候，我總是覺得——這是真正的人生，而平時，所有的人，都是過着虛偽的過於做作的生活。

在屋角落坐着臉孔胖胖的女小販魯蘇哈，是一個手脚很壞的，不要臉的墮落女子；她把額頸縮在肥胖的兩肩之中，噙泣着，眼淚流出來輕輕洗着無恥的眼。離她不遠把臉伏在桌子上的，是陰沈的聖歌唱手米特洛波里司基，一個潦倒神父似的毛頭青年，紅臉大眼；他注視眼前的伏特加杯，拿在手裏，正要送到嘴

邊去，馬上又重新在桌子上輕輕放下——似乎再也不想喝了。

四。全店的人都出了神，好像正在傾聽遺忘了的聲音，好像注意到曾經對自己非常親切非常重要的東西。

當克雷巧夫唱完了，很謹慎的在椅子上坐下，老闆便敬他一杯酒，現着滿意的笑臉說：

「嚇，真正好！雖然不及大家講的那麼好，到底還是名手，無論如何是好的——沒有人會批評……」
克雷巧夫慢慢把伏特加喝了，輕輕咳一下，平靜的說：

「誰都有嗓子，誰都會唱，但是要拿出一種唱的心情——只有我纔會。」

「噯，不要誇口，縱使唱得好！」

「沒有本領，就不會誇口。」四周依然靜寂，歌手說得更有勁了。

「好大的口氣，克雷巧夫！老闆生氣的嘆息。

「我決不瞎吹牛……」

屋角上的鸞沈的聖歌手叫喊：

「這種魔鬼的歌有什麼意思麼，你們這些蟲子，黴菌！」

他跟誰都合不來，跟誰都擰槓，鬧別扭；因此，差不多每禮拜天被人痛打，唱歌的打他，會打人想打人的都打他。

酒食店老闆喜歡克雷巧夫的歌，但對於唱歌的本人，卻很不耐煩，見人就說他，而且公然尋找機會，想打破這個馬其匠的鼻子。這件事，那些常到的客人，那位克雷巧夫自己也都知道。

「唱歌是一個名手，脾氣卻挺壞，幾時一定打他一頓纔好。」他說着，有幾個客人就表示同意：

「不錯，他驕傲！」

「有什麼值得驕傲，嗓子是上帝賜的，並不是自己的本領！況且他的嗓子也沒有什麼了不起。」老闆堅決主張。

贊成的人附和他：

「不錯，他的嗓子不是本音，好像故意裝做出來的。」

有一天歌手完了事走出去，老闆游說魯蘇哈：

「馬麗亞·歐陀基莫芙娜，你跟克雷巧夫去攬一下，把他捉弄一回，好麼？你要多少錢？」

「要是我再年輕點，」小販女子笑一笑說。

老闆熱心大聲的說：

「年輕有什麼用？你來試一試！我倒要瞧瞧他怎樣抓在你手裏！他受了苦，一定唱得更好罷？來一下罷，歐陀基莫芙娜，我重重謝你好麼？」

可是她不肯承受。又肥又大的她，低着眼臉，捻弄垂落胸邊的頭巾布的流蘇，單調的懶森森的脫了：

「這要年輕的才行，要是我再年輕點，唔，我不想來……」

老闆差不多老是想把克雷巧夫灌醉，但這傢伙唱兩三次歌，每次喝上一杯，就仔細的把圍巾包住額子，把帽子在毛蓬蓬的腦袋上一戴，出去了。

老闆又時常找人來同克雷巧夫比賽，馬具匠唱完歌，他稱讚了之後，就興奮的說：

「這里還有一個唱手，請大家聽聽好嗓子！」

唱手有時唱得很好，但是這些跟克雷巧夫比賽的人，卻不記得有一個人，能够像這瘦小的醜馬具匠那樣唱得嘹亮而動人。

「果然哪，」老闆不滿的說：「唱得挺好，嗓子是弱的，不過，心情總有點……」

聽衆笑了：

「不行，總不及馬具匠！」

克雷巧夫在褐色的長屑底下望着大夥，對老闆說了鏗鏘而堅決的話：

「算了罷，比得上我的唱手，決計找不到，我是上帝賜下的……」

「我們都是上帝賜下的啦！」

「你儘管化了酒食，傾家蕩產去找，也是找不到的……」

老闆臉孔發了紅咕嚕道：

「你怎麼知道，你怎麼知道……」

但克雷巧夫一定要說得他服輸：

「再同你說一句：唱歌跟鬥雞不同……」

「這個我知道！你還吵什麼？」

「誰也沒有吵，只是說給你聽：倘若歌是一種安慰，那已經就是魔鬼的東西！」

「好，算了，算了，還是再唱一個罷……」

「要我唱，我總是答應，我繪齋也會唱。」克雷巧夫答應了，咳一下嗽，又唱起來。

於是，一切無聊的廢話，空頭的計劃，一切過去的事，酒食店裏的事，便很奇怪地煙消雲散，一切人們的臉，流出一種完全不同的生命之流，充滿着愛與悲憫的，冥想的，純粹的生命之流。

我羨慕這個人，羨慕他的才能，他對於人們的威力，而且他也很巧妙的利用了它！我很想走到馬具匠身邊，同他長談，但是卻沒有勇氣走過去。克雷巧夫用他白洋洋的眼睛望着一切人，這種望人的樣子，好像對於自己跟前的人，一個也不放在眼裏。在他身上還有一種惹厭的地方，妨礙人去愛他，即使愛他，也只愛不唱歌時候的他。他像老頭子一樣把帽子深深抑在眼上，紅圍巾卷在頸子裏好像故意給人看，那樣子實在討厭。關於這圍巾，他自己說：

「這是一個可愛的女子結了綵給我的，我的親愛的……」

他不唱歌的時候，大模大樣的，用一隻手指頭抹着死一般的長凍瘡的鼻子，人家問他話，他只簡單的回答。有一次我坐在他旁邊，向他問話，他理也不理，說：

「滾開去，小傢伙！」

在這點上，還是米特洛波司基有可愛的地方；他走進酒食店，便以負重的步子，走進角落裏，一脚踢過椅子，坐下，兩肘頭靠在桌上，手中托住蓬亂的大腦袋，默默的喝上幾杯，重聲一咳，大家一驚，回過頭來望他，他依然托着頭，用挑戰的眼睛望着人們。連梳子都梳不進的頭髮，像馬鬃毛一樣，披散在腫胖的紅櫻臉上。

「聽什麼？聽見了什麼？」馬上粗聲粗氣的說。

有時人家回答他：

「聽一個森林鬼！」

有些晚上，他只是默默的喝着，又默默的拖步回去。有好幾次，又見他用先知的口氣責備人們：

「我是上帝的忠僕，現在，我像伊撒耶一樣責備你們！災難到來了，阿里爾城；這里，一切黑心的人，偷盜的人，各種可惡的人，活在卑污的慾念之中！災難到來了，這世界的船，乘上一些卑污的人，駛到大地的每一處！我很知道你，只是一些酒囊飯袋，世界上的垃圾渣滓，可咒咀的人，你們多得無數，聽罷，大地不會把你載在它的懷裏！」

他的聲音特別宏大，把玻璃窗震得發響，——這非常受聽衆的歡迎，他們稱讚先知：

「叫得好長毛狗。」

他很容易接近，只消請他喫點東西。他要一杯伏特加，一碟辣牛肝，這是他最愛的，常常喫壞他的嘴和肚子。我問他讀些什麼書好，他盛氣的反問：

「要讀書幹麼？」

但聽見我發窘，就溫存我：

「傳道書讀過麼？」

「讀過。」

「讀傳道書好啦，別的書都不用讀。傳道書當中說盡了世界的知識，只有那些四方角的羊鬍子，纔不懂得，唔，誰也不會懂……你在做什麼，唱歌麼？」

「不。」

「爲什麼不應該唱歌。這個最沒罪過。」

鄰桌上有人插聲：

「那末，你唱麼？」

「對，我是不通竅的，可是唱便怎樣？」

「唱就唱，沒有什麼。」

「還是這一套，誰都知道你頭腦裏沒有貨色，往後也不想裝進些什麼，亞門！」

他跟誰都用這樣的腔調說話，當然同我也一樣。請了他兩三次客，往後他就柔順得多。有一次，他驚訝的說：

「我瞧着你，真不明白：你是什麼，你是誰，你要幹麼呢，什麼回事——還是見鬼！」

他對克雷雷巧夫的態度很難解，他出神的聽他唱，聽得很高興，有時還露出柔和的微笑，但不能同他接近，說他壞話，嘲笑他：

「這個木頭人他吸氣吸得好，懂得怎樣唱，但還是一個傻瓜！」

「爲什麼？」

「天生是這樣的。」

我想在他不喝酒的時候談談，但不喝酒的時候，他只是咕嚕，只是茫然的，用含悲的眼望着人們。聽說這酒鬼在喀山上過大學，有當主教的資格。我不相信這話，但有一次，我跟他談到自己，提到主教克里桑夫的名字，這位唱聖歌的把頭一振，這樣說：

「克里桑夫麼？我認識。是我的恩師，在喀山，在大學裏——我很記得克里桑夫，意思就是黃金的花，這是彭伐·倍倫達說的對啦，他是金黃色的人，克里桑夫！」

「彭伐·倍倫達是誰？」我問了，可是米特洛波司基簡單劈開：

「同你沒有關係。」

回到家裏，我在簿子上寫了：「必須讀一讀彭伐·倍倫達。」我想讀了倍倫達一定可以解決幾個使我
不安的疑問。

這唱手老愛使用我所不懂的怪名字，怪術語，使我挺不痛快。

「人生不是亞尼霞！」他說。

我問：

「亞尼霞是誰？」

「有用的東西，」他回答着，玩弄我的懷疑。

我想：這些名詞，是他在大學裏學了的，他一定有很多的知識，可是他一句也不說，有時偶然說，因為是不懂的話，使我挺難過，也許是我的問法不對。

但雖然如此，他還在我的心頭留下了一些什麼；我又喜歡他喝醉以後，模倣伊撒耶，發出那樣勇敢的責備。

「啊，世界上的污穢和醜惡！」他吼叫：「在你們當中，奸邪者得到榮耀，好義者被驅逐。恐怖的日子到來了，悔改已經太遲了，太遲了！」

聽了這種吼聲，我回憶起「好好先生，」突然墮落的洗衣婦娜麥賂，被卑污的誹謗所包圍的瑪爾歌。

皇后——我已經有不少回憶的資料……

我同他很短的交流，結果卻頗為奇突。

到了春天的時候，我在軍營附近的野地中碰見他，他像駱駝一樣搖着頸子，獨自兒在跨方步。

「散步麼？」他暗啞着問：「一起走，我也在散步。老弟，我病了……」

我們默默的走了幾步，突然在一個搭過天幕的窟窿裏，瞧見一個人，也坐在窟窿裏，身子黃瘦，可面龐在洞邊上，外套的一邊翻到耳朵邊，好像要脫沒有脫掉。

「喝醉的。」唱手姑停了說。

可是在這個人手旁邊的嫩草地上，落着一把大型手槍，附近還有一頂帽子，帽旁邊是一隻開了口的伏特加瓶，上半截空瓶埋在青草當中，臉子害羞似的掩在外套底下。

一剎那間，我們不出聲的站着，接着，米特洛波司，基邁開大腿說：

「自殺啦。」

我立刻覺察，這不是喝醉的，是死人，可是過於突然了，簡直有點信不過。

現在我還記得，當時我看着我外套底下露出的光滑大腦袋，和青蒼的耳朵，我一點也不感到害怕和哀憐。我不相信在這樣暗和的春天，有人會去自殺。

唱手好像感到寒冷，手掌擦擦沒有剃過的毛臉，發出沙啞的嗓子：



「是一個中年人，是妻子跟人逃跑了，要不然就是化掉了別人的錢……」

他叫我馬上進城去叫警察，自己在窟窿旁邊坐下，掛着兩條腿，怕冷似的裹緊了舊外套。我報告警察，有人自殺，立刻跑回來。不料這其間，唱手已經喝完了死人的伏特加，見了我，把空瓶揮着。

「這酒害了他的命！」叫吼着，突然把瓶在地上打碎，

警察在我背後馬上跑來，他向窟窿裏張了一下，摘掉帽子，神祕的劃了一個十字，向唱手問：

「你是誰？」

「不關你事……」

警察想了一下，就鄭重問他：

「怎麼回事，這里有人死了，你卻坐在旁邊喝酒！」

「我已經醉了二十年了！」唱手傲然的說，手掌在胸口一拍。

我想他喝了死人的伏特加一定會被捉去的。城裏跑來一大羣人，威嚴的警長，也坐馬車趕到，他跳進窟窿中，拉起自殺人的外套望了望臉：

「第一個是誰見到的？」

「是我。」米特洛波司基說。

警長隱瞞他，拉長嗓子惡狠狠說：

「啊，好呀，我的老翁！」

觀衆圍攏來，有十多個，他們喘着氣，嘈嘈的在洞口張望，在洞邊走走，有人叫：

「這是住在咱們街上的一個公務員，我認識他！」

唱手跌跌着站到警察面前，摘掉帽子，發出含混有力的話，爭執起來，警察一把推着他胸口，他一筋斗跌的蹲倒地上。那時候，警察不慌不忙從袋子裏拿出捕繩，縛他的手，唱手很熟練的立刻把手反摘。另一方面，
警長向觀衆喝叱：

「跑開！騷三……」

又跑來一個老年的警察，紅潤的眼，嘴累乏得張開着，他拉住縛唱手的繩頭，慢慢帶着向城裏走去。
我榜生生的從野地回家，在記憶中，他的責備的話，像迴響似的響着：

「災難到來了，阿里爾城……」

眼面前又黏住了一片難堪的光景，——一個警察不慌不忙從袋子裏拿出捕繩，這一邊，是那個可怕的先知，很快的把紅毛手反摘在背後，熟練的把手頸交成十字……

不久，我聽說這位先知押解出境，接着，克雷巧夫也就不見他是結了美滿的婚姻，搬到鄉下去，開了一
家馬具作坊。

……因為我常常熱心的稱讚馬具匠的歌，有一天我的主人說：

「跑去睡一睡……」

於是，同我面對面坐在一張桌子上，他喫驚的吊起眉毛，睜大眼睛盯住。

到酒食店來的路上，他還笑我，進了店，開頭也還嘲諷我，大羣酒客，和一般蒸悶的臭氣，使馬具匠開始唱時，他露着燙刺的微笑，把啤酒倒進杯裏，但倒了半杯，就停下手，說：

「啊啞……小鬼頭！」

他的手發顫了，把瓶子一放，盡心聽了起來。

「果然，老弟，」當克雷巧夫唱完的時候，他嘆息着說：「果然不錯……見他的鬼，把身子都撻了起來
啦……」

馬具匠仰頭向天，又唱起來：

——從富裕的村子裏一條路上

清靜的田野上走着年青的姑娘……

「好呀，」主人捉摸腦袋，微笑着喃喃。

克雷巧夫的歌漸漸發出牧笛的顫音：

——美麗的姑娘回答他：

我是一個孤兒，無情的女人……

「好啊，」主人噙着，眼睛轉了紅色。「呵，小鬼頭……真好！」

我瞧着他，心中大為樂意；酒店裏萬籟俱寂，歌聲更益有力，美麗而動人。

——我在村裏是一個孤獨者，

沒有人叫我去參加姑娘們的夜會，

我窮得沒有一件體面的衣衫，

去結識勇敢的青年，我又不配……

一個蘇夫要我主中饋——

這樣的命運我不願追隨……

我的主人不怕難為情的哭起來——低頭坐着，喘動着隆起的鼻子，眼淚吊落膝頭上。

聽完了第三隻歌，他感動而頹喪的說：

「我待不下去了，這——一股臭氣真難受，見鬼……回去罷……」

但走到街上他又提議了：

「走罷，沛西呵，到旅館裏去喫點東西，再說……我不想回家……」

價錢也不講，跳上了一輛馬車，路上，他一句話不說，到了旅館裏，揀定屋角上一張桌子，立刻向四邊掃

同
了一眼，小聲而氣憤的訴起苦來：

「那傢伙擾亂了我的心頭……把心事都引起來了……不，你讀書明理，當然了解我，所以我跟你談談，我簡直悶死了，活着活着，活到四十歲了，儘管有老婆，有兒子，可是沒有人可以說話。有時候想開懷談談，卻找不到說話的人。同老婆談麼，她決不會了解你……老婆什麼東西？她有兒子，家務事情，還有自己的事，她不管我的心。老婆養了第一個孩子，便算完了……尤其是我的老婆……一切……都在你眼裏……儘你吹簫，她也不跳……簡直是一塊死肉，見他媽的鬼！真憂鬱，老弟……」

他以抽搖的手勢，倒進了又涼又苦的啤酒，默默甩一甩長頭髮，又說了：

「老弟，一般人都跟毒婦一樣！你在那邊常常同那些鄉下佬談，我都明白，不正當的，卑鄙的事，真是太多了……大夥兒全是賊！你以為你講的話對他們會有作用麼？一星兒也不會有哩！彼得，奧西普，他們全是扒手！他們什麼話都對我講，你說了我什麼，他們也講的……唔，老弟！」

我默默的驚心了。

「對對，」主人輕輕笑着說：「你從前想到波斯去，這主意很不錯。言語不同什麼也不懂，多麼好！本國話，聽了只叫人難受！」

「奧西普說了我麼？」我問。

「是的，你覺得怎樣？這傢伙頂多嘴，比誰都說得多，比誰都狡猾……不，沛西珂夫，嘴裏說說決不會說得明白。什麼叫真話，真話，又有什麼用處？這好比秋天的雪，落在污泥裏就融掉，反而把污泥弄得更厚些。

沈默是最好的……」

他一杯又一杯的喝着啤酒，並沒有喝醉，說話卻愈來愈快，愈來愈激昂了：

「俗話說得好，說話不是鑿子，沈默纔是黃金，真愛鬱呀，老弟……」我在村子裏是一個孤獨者，剛纔唱的那首歌，真有意思。人生的寂寞呀……」

他向四周掃了一眼，沈著聲說：

「我找到一個知心人……這是一個女人，是寡婦，丈夫用假鈔票充軍到西伯利亞去了，關在那邊牢獄裏。我認識了這個女人……她窮得一個錢也沒有，因此只好……懂不懂……是一個鴉母給我們拉攏的……仔細一聽，真驚人！正是一個可愛的人，長得漂亮，年紀又輕……碰了一二回面之後，我對這女人說，幹麼做這種事，你丈夫是不規矩的人，我看你也不會規矩，爲什麼要跟丈夫上西伯利亞去？不料她說：我還是要上西伯利亞找丈夫去……不管他怎樣，我對他的愛情是不變的，他是我的好丈夫。他犯了那樣的罪，實在說來，也許是爲了我的緣故；我跟你幹了這種不好的事，這也是爲了他，他在那邊沒有錢，很苦惱。他出身是貴族，一向舒服慣了的。我要是自己一個人，我當然可以規矩，你也是很好的人，我挺喜歡你，可是你不要同我講這件事……見他媽的鬼！我到頭把所有的錢都給了他，大約有八十盧布以上。可是我說：原諒我，以後我不再同你見面，我不能再見你，於是，我就離開了他……」

他沈默了，酒氣好像發作起來，他含混的喃喃說：

「我到她那兒去過六次……去做什麼，當然不必說！後來我又去過六次……可是，我不走進去……我沒有勇氣進去！現在這女人已經不在了……」

他把雙手放在桌子上，動著手指，囁囁著說：

「我不想再見這女人……不想再見了！要是再碰到她，那就一切都完蛋！回家去……回家！」

我們走到外面，他跌坐著，咕嚕著說：

「就是這麼回事呀，老弟……」

他的故事我不驚奇，我老早感到他身上一定發生了什麼事。但是聽他說到生活的話，我悲觀了，特別是聽他提到奧西普的幾句，使我完全悲觀了。

二〇

整整三年，我在死寂的城中，空洞的建築場裏當著「監工」，看著工人們一到秋天便毀掉粗糙的磚砌市房，到春天，又同樣造了起來。

主人捨不得把給我的五個盧布白化，設法要我勞動，市房換地板的時候，我得在地板底下搬出一尺厚的泥土。要是另外雇人來做這工作，就得化一個盧布，而我另外不拿錢。可是當我在做這工作，就忽略了對工人的監督，他們拿走門上的鎖，把手，偷種種小件東西。

工人們，工頭們，用種種方法瞞住我，設法在我跟前偷盜東西，而且他們像執行推不開的義務，沈澆臉色，幾乎是公然的做出來。我干涉他們，他們也不生氣，只是現出很奇怪的样子：

「你只拿了五盧布，看你那麼盡力，卻好像拿二十盧布的樣子，豈不可笑！」

我告訴主人，你用我的勞力節省了一盧布，損失卻常常在十倍以上。他向我要要眼：

「知道了，你說得好硬氣！」

我知道他在疑我幫同偷盜，因之對他發生惡感，但我並不生氣，大家都在偷盜的，主人自己也喜歡偷別人的東西，而且這是很平常的事情。

當市場搬空之後，主人巡視自己擔任修理的鋪房，見到那里遺下的茶炊，食具，地毯，麪子，有時還有箱籠貨物之類，就笑嗵嗵說：

「造一張器物單，都搬到貨倉裏放着！」

可是他又從貨倉裏，把各種東西搬到自己去家去，要我一次再次的把器物單改過。

我對物質沒有愛好，我不想有什麼東西，連書籍也覺得累贅，我什麼也沒有，有的只是倍爾傑的一本小冊子和海涅的詩集。我想有一本普式庚，可是城裏一家唯一的舊書店的老頭子，脾氣不好，故意把普式庚標上重價。家具，地毯，鏡子，在主人家裏塞得滿滿的，我見了都討厭，那種笨拙的安放的样子，油漆的氣味，也叫人難受。特別是主婦她們的屋子，使人聯想到一隻裝滿廢物的箱子，更其厭惡，所以我不喜歡主人把

貨倉中別人的東西，增加自己身邊的累贅。瑪爾歌皇后的屋子裏東西雖然也不少，但那兒放得井井有條。

我覺得人生大都是亂七八糟的，有許多明顯的糞事，比方，我們在這里幹的工作，把市房修好了，淹在春天的洪水裏，讓地板浮起，門戶沖歪，水一退，柱脚都腐爛，十年廿年，市場年年淹在水裏，淹壞了房子和街道。這樣的洪水每年使人受莫大的損失，而人們是知道洪水決不會自己消滅。

每年春天，冰融化的時候，總有幾十隻民船，輪船被冰弄壞，人們就嘆一口氣，再造新船，新船再到融冰期，又重受破壞。這樣的把脚踏在同一地方，多麼沒有意思，不管踏了多久，還是在老地方。

我把這意見詢問奧西普，他驚異的笑了起來：

「哈哈，你這隻驚水鳥，還嘈雜什麼呢？這種事用不到你來費心，你也管不了。」

但同時，忽然變成莊重的臉色，可是那雙碧色的毫無老人氣的眼裏，還沒有消失譏笑的神情，他說：

「你這種意見，也有道理，你即使管不了，說不定也有用處！這種事情的確應該想一想。」

於是他冷靜的處處使用着俗話，奇特的形容詞，和各種俏皮話說了：

「人家常常埋怨土地太少，伏爾迦河一到春天，把河岸捲走，搬到河底裏變成了河灘，於是另外一些人，又埋怨伏爾迦澆了春天的洪水，夏天的雨，把地面攔成窪地，泥土又沖到河裏去！」

他的話沒有愛，也沒有憎，好像玩樂自己那洞澈人生哀恨的知識，雖然他的話同我的意見一致，但聽

了仍不愉快。

「還有一件事，也可以想一想，火災……」

照我的記憶，伏爾迦對岸的森林裏，沒有一個夏天沒有大火災。每年七月中，天空漫遍濁黃色的濃煙，太陽昏紅的，失掉了光綫，像火氣眼似的，望着地上。

「森林沒有多大意思，」奧西普說：「那些都是貴族的財產，要不然便是國有的，老百姓沒有森林。城市燒掉了，也沒有多大關係，住在城市裏的都是有錢佬，對他們用不到同情！可是田莊，村子燒掉了那纔精呢——一個夏天，不知有多少村子燒掉，也許有一百以上，這纔是真正的損失！」

他輕聲的笑。

「有了土地，沒有本領！在你我看來，人們不是爲自己，爲土地在勞碌，倒是爲水火在勞碌了！」

「還有什麼可笑？」

「還不可笑麼？你不能拿眼淚滅火，可是眼淚會使洪水更大。」

在我所遇見的人們中，這位態度溫文的老頭子，顯然是最聰明的一個。但這個老頭子，愛的是什麼，恨的又是什麼呢？

我正在這樣想，他又在我的火堆裏添上了枯柴。

「人們大半瞧不起精力，不管自己的，人家的，你看那位主人，他就濫用你的精力；可是爲了喝酒，人們

喪失了多少精力那可不能計算了！無論什麼大學問家的知識都沒有用……老百姓燒掉房子，可以另外造，可是一個好漢，喪了氣，墮落了，那就沒法子挽救！比方亞爾達里昂·葛利霞，人就是那樣了結的！雖然有點傻氣，實在是很好的，那個葛利霞！在稻草一樣冒煙的地方，被女人迷住了，好像蟲子爬上森林中的屍首。」

我半開玩笑，並不生氣的問：

「幹麼你把我的話告訴主人？」

他平靜的，甚至還親密的解釋了：

「我告訴他，你抱着這種危險的思想，叫他教訓教訓你，要不是主人，沒有人會教訓你的！我不是想警告你，我只是擔心你。你不是糊塗蛋，但魔鬼在你的腦子裏搗亂。你偷東西，我不會出聲，你攬女孩子，我也不會出聲，你喝酒，我也不會出聲！可是你那種架空的意見，我還是要告訴的，你記着吧……」

「那以後不同你講話！」

他閉住嘴，用指甲扒去手心裏的髓髓，向我柔和的望着說：

「你說謊，你一定還要講的，另外你還跟誰去講……」

這個有潔癖的嚴肅的奧西普，忽然好像對萬事都無關心的火夫約可夫。

他有時候鑑定家的彼得·華西里葉夫，有時又像馬車夫彼得。

有的時候，他又露出與外祖父的共同點，總之，他跟我以前見過的老頭子，多少都有一點像。他們都是奇怪有趣的老人，但不能同他們在一起過活，那是枯燥無味的。他們好像腐蝕人的靈魂，他們那些聰明的話，使人的情操生鏽。奧西普是好人麼？不是，是惡人麼？也不是。他是一個聰明人，這是頂頂顯明的。但這種聰明，它的彈性雖然不同，也一樣會殺害了我，所以歸根結底，他還是我的敵人。

我的心頭湧起了陰暗的思想：

「儘管大家談着客氣的話，大家笑臉相看，一切的人，大家還是陌生人。不，地上的一切，都是互相冷淡的。沒有一個人在地上結合着堅固的愛情。只有外祖母一個愛生活，愛一切。外祖母還有瑪爾歌皇后。」

有時候，這一類的思想像黑雲一樣的濃厚，覺得生活着真是煩悶不堪。有沒有另外的生活方法？到什麼地方去好呢？真的，除了奧西普，沒有可談的人了。於是我同他漸漸談得更多。

他的臉上露出有味的顏色，聽着我熱心的雄辯，有時反問，追究我，他很鎮定的這樣說：

「啄木鳥兒挺倔強，卻不可怕，沒有人怕那種鳥，所以我真心勸你，你可以進修道院去，待在那里，等你長大了，你可以講很好的道理，安慰善男信女。對你自己也好！況且，修道士有進益！我真心勸你，你這個人在世俗中總是不大相宜……」

我不想進修道院，但我覺得我是走進了迷宮中，我想哭。生活漸漸像秋天的森林，已經沒有香藜，在空虛的林子裏，好像什麼也不能做，可是我又覺得，只消走出這個林子，我就會明白，我應該做什麼。

我不喝酒，我不愛女人，使我和這兩種消遣品隔斷的，是書籍，但是書愈讀得多，愈覺得不願去過那種一般人所過的毫無意味，毫無必要的生活了。

我還剛剛只到十五歲，但有時自己覺得已成了大人，因為我積蓄了各種的經驗，讀了各種的書，常常煩惱着各種的問題，好像從內部膨脹了起來，增加了重量。回顧自己的內心，那兒藏着很多的印象，好像一口壁櫥，裝滿了種種東西，好容易纔闔上了櫥門似的；我沒有力量也沒有本領，把裏面的東西，分開來，挑選一番。

這種重荷愈是多起來，愈把我塞得跌躓不定。好像一隻容易搖動的器皿，裝滿了水。

我非常不愛訴述不幸和病苦，看見流血，打架，冷言諷刺，一切殘忍的行爲，感到肉體的厭惡。這種感覺變成了一種冷酷的瘋狂，使自己也發出獸性來，以後又痛心的慚愧。

有時，本能的想痛打惡漢，於是就冒里冒失衝進吵架中；這種因自己的無力而發的莽闖脾氣，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可羞可悲。

在我的內心中有兩個人，一個對於卑鄙離經的事情，知道得太多了，因此多少有點懼怯；他被每天發生的慘事所牽擾，因而對於生活，對於人們的態度，是不確定而懷疑的，對一切人，對自己都抱着很大的悲憫之情。這個人想離羣獨居，靜靜的讀書生活，又夢想着修道院，森林中的看守小屋，波斯，以及什麼地方外的守夜人之類的職司，盡可能想去人少的地方，盡可能想離開人羣……

另一人受過高尚好書的聖靈的洗禮，觀察着每天發生慘事的那種巨大無比的可怕的力量，一接觸到這種力量，就立刻感到想扭斷它的頸子，用骷髏的腳去踏爛它。而且切齒掄拳，擺定了架勢，嚴陣以待的一心防範着。他像一個法國小說中的英雄人物，慷慨的佈施着愛和憐憫，借一句別人的話來說，便是拂拭着劍鞘，走向戰場。

那時候我有一個切齒的仇敵，他是波克洛夫斯街一家妓院的門房。有一天早上我到市場去碰見了他。他從一輛停在妓院門口的馬車上，拖下一個女子，女的兩隻腳被他抓住，襪子皺成一堆，身體露出到腰邊，他哄響着大笑着，無恥的拖拉，還向女的身上吐口水，女的已經爛醉，閉着眼睛，張着嘴，兩條胳膊像脫了骨節軟洋洋的拋在腦袋後，漸漸被人從馬車上拖下來，背脊，後腦，發青的臉，在馬車的座位上，踏腳上，騾蹄上，到頭又撞在街面上。

馬車夫把馬打了一鞭走開了。看門人，扛起女子兩條腿，背過身子，像拖屍首一樣拖到人行道上。我氣瘋了，跑過去，幸而當我跑過去的時候，不知是故意還是錯失，一隻尺把長的水準器跌落地上，因此使我和看門人之間，沒有引起大事，我跑過去碰倒了看門人，跳上門口的階段，胡亂的按門鈴，幾個眼睛變色似的人走了出來，我也來不及對他們說明，拾起了水準器便走。

在下坡的路上追着了馬車，車夫從車臺上望下來看我，稱賞的說：

「你這一撞撞得真好！」

我憤憤問他，他爲什麼見了看門人的惡戲不出聲。他平靜的陡起了臉說：

「在我看來，這些傢伙被狗咬死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客人給了我錢，叫我把她送回來，此外沒有別的事，誰打了誰，管我屁事！」

「他那麼拖着，不會把她弄死麼？」

「那當然呀，那種女子，遲早還是給人作踐死的。」馬車夫這麼說着，好像自己就有過好多次弄死醉女那經驗。

從這天以後，我差不多每天碰見這看門人，每次我走過街上，他總是在掃帚，或是坐在門口，好像等着我的樣子，當我走近他的旁邊，他就搶着胳膊警告：

「哼，我要把你打個稀爛！」

他約摸四十多歲，小個子，拐腿，肚子像懷孕一般發脹，當他笑着看我時，眼裏露出一道光，可是這眼光裏有一種良善而快樂的神氣，因此見了更不好過。打起架來他是不行的，第一點，他的胳膊比我短，扭合了兩三回，他就退開身子，把背脊靠在門上，驚愕的說：

「哼，瞧着吧，不管你多狠！」

這樣的爭吵實在厭膩了，有一天我對他說：

「喂，混蛋，我以後不跟你打，一言爲定！」

「開頭不是你先動手麼？」他喝問。

我就問他爲什麼虐待年輕女子。

「管你什麼事？你愛惜她們麼？」

「當然愛惜。」

他不則聲，抹了抹嘴唇，又問：

「那你也愛惜貓？」

「嗯，也愛惜貓。」

這時他對我說：

「你這傻瓜，騙子！等着吧，我給你瞧好東西……」

我不能不走這條街，這是最近的路，但我特別起了早，不跟他碰面，過了幾天，還是碰見了他——他坐在門口，膝頭上躺着一隻灰貓，當我離開他幾步的時候，他站起來，提起貓腳，擰了一棍，把貓頭摔在石階沿上，一股溫陸陸的東西向我撲過來——他把貓頭摔了之後，又扔到我的腳邊，自己站在小門邊問：

「怎麼樣？」

唔，這還有什麼話說，我們像兩隻狗子一樣在院子裏打滾。以後我坐在斜坡的草地上，難於形容的痛憤使我發瘋，咬緊了嘴唇使自己不致哭喊和吼叫。現在記起這件事，心裏還感到一種忍受不住的厭惡，自

己也覺得奇怪，那時候倒沒有殺死人。

爲什麼我要對諸位講起這種討厭的故事，這是我希望你們知道，——這種東西，還沒有過去，還是存在着的東西。你們喜歡聽那些杜撰的恐怖故事，你們喜歡聽那些用美麗的話講談慘酷的故事，幻想的恐怖可以引起你們的激動，但我卻知道現實上的恐怖，日常中的慘酷，關於這些故事使你們感到不快，是我不能否認的罪孽，但這一切，我是希望你們知道：你們在過着一種怎樣的生活，以及生活在如何的苦景之中。

總之，我們大家都過着一種卑鄙齷齪的生活！

我很愛人們，不願使誰痛苦。但我們不能傷感，也不能把峻嚴的現實掩蔽在美麗的講話中。去生活，去生活吧！在我們靈魂和頭腦之中，有多少好的東西，多少人性的東西，我們必須把所有的一切，表現在生活之中。

……特別使我煩惱的是對付女人的態度，我讀過許多小說，認爲女人在生活中是最好，最有意義的，加強我這種信心的，是外祖母，是她講過的聖母，賢女蘇西里莎的故事，是不幸的洗衣婦娜奈，以及人生之母的女性們，爲着美化這個缺乏愛和歡喜的人生的，千百種眼睜和微笑，——我自己所親眼見到的。

屠格涅夫的書歌頌女性的光榮，帶來了我所能够知道的一切好的東西，美化了不能忘懷的女王的肖像，特別是海涅和屠格涅夫，給了她們更多的寶石。

傍晚從市場回家，我常常站在山上的城牆邊，眺望伏爾迦對岸太陽沈滅的光景。天空像一條紅色的河流，大地上可愛的河，也一回紅一回青的滔滔流去。有時，在這樣的一剎那間，我覺得整個的世界，像一隻碩大的囚船，這船兒像豬一般，被一隻無形的輪船，慢慢的拖向何處。

但使我想得最多的，是世界的浩大，從書上見過的那些都市，過着不同生活的外國。在外國作家的書上，這種生活，比之我周圍那種迂緩單調的煎熬，是寫得完全清潔，可愛，安逸的。它使我減少了心頭的不安，也使我常常幻想不同的生活的可能性。

我想：不久我一定會遇見樸素聰明的人，帶我走向寬闊的光明之路。

有一天，我坐在城牆邊的長椅子上，身邊忽然出現了舅父約可夫，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走來的，也沒有立刻認出他。幾年之中，我們同住了一個城裏，碰見的機會是非常少，偶然見面，也只有一會兒。

「長得這麼高了，」他碰一下我，玩笑似的說，我們就像生客似的，又像老朋友似的談起來了。

聽外祖母說，約可夫舅舅這幾年完全潦倒了，只是遊蕩度日。他當過一次地方監獄的副看守，結果也很壞。當正看守害病的時候，約可夫舅舅常常在自己屋子裏，很熱鬧的請監犯喫飯，因此他免了職。同時他被控，晚上放監犯到街上去「玩」，監犯並沒有一個逃跑的，可是有一個，把一個副神父扭住了謀害，當場被捕。這案子偵查了好久，結果他沒有定罪——監犯和看守們都替他開脫，把善良的舅父救出了這個案件。現在他沒有事做，靠兒子過活。兒子是當時有名的魯加維西尼可夫聖歌隊的唱手。他說兒子說得很妙：

「他鬮了，神氣活現！鬮唱家呀。茶炊裝得慢一點，衣服不給他先刷好，他就發火！是一個很正板的小伙子，愛清潔……」

舅父自己是老弱了，全身薄汚，皮寬肉落，他的濃密的獅子鬚，變得很稀薄，耳朵軒起，眼白上，剃過的鬚痛的臉孔上，像細網一般繡滿紅絲，說話像玩笑一樣，嘴裏好似含着什麼，妨礙他的舌子，但牙齒倒還很整齊。

我高興有機會同這樣的人物談談。

他做過許多有趣的事，見識過許多東西，當然知道的不少。我記起他那些精神充足的，可笑的歌，馬上又聽到外祖父說他的話：

「唱起歌來——是大衛王，做起事來——像阿衛沙龍！」

公園裏一些衣冠楚楚的人們，在我們身邊走過，大半是些動眼的太太，公務員，軍官之類。舅父穿着摺損的秋外套，戴着皺爛的帽子，穿着茶紅色皮鞋，縮成一團，好像爲着自己破舊的衣裝，有點恐縮。我們走到波卻因山谷中一家酒店裏，坐在一張面對櫃臺的窗邊的桌子上。

「記得你唱過這樣的歌麼？」

——叫化子咳嗽風布

被另一個叫化偷走了……」

我背出這句歌詞，立刻感到這中間有諷刺的意味，覺得這位快樂的舅父，也有點故意作弄人的脾氣。他替我倒伏特加，沈思的說：

「對，我年紀雖然老了，可是——一事無成！這歌也不是我編的，那是一位神學教員，怎麼叫什麼呀，他已經死了，也忘記了他的名字。他同我很好，單身漢，喝醉了酒，死了，是凍死的，就我所知道的，食酒喪生的人，也不知有多少，數不清！你不喝麼？不喝酒，很好。外祖父時常見面麼？他是不幸的老人，脾氣也變壞了。」

稍微喝了點酒，他活潑得多了，身體也振作起來，年輕了，於是比剛纔更精神的說起來。

我問他和監犯之間所發生的事件。

「你也聽到了麼？」他問了一聲，向四邊望望，沈着聲說：

「監犯麼？我不是法官，用不到批評他們。照我看來，他們也是普通的人，所以我對他們說：兄弟們，大家和睦點，快樂點過日子吧，有一首這樣的歌：

命運不能妨礙我們的歡樂！

讓他來迫脅我們吧。

我們還是要歡笑度日。

只有傻瓜兒才不能幹……」

他笑起來，從窗子裏望望暗下去的山谷，那邊擺着許多攤店。他抹一抹鬍子又說：

「他們當然歡樂，牢裏是很氣悶的，唔，點湯名，他們就馬上跑到我這里來，喝酒，喫菜，有時我請，有時他們請，我們鬧得差不多把整個俄國都激動起來，我愛唱歌，跳舞，他們當中有很好的唱手，舞手，真驚人，因為帶了腳鍊不好跳，我說你就把腳鍊脫了，這是真的，他們自己會說，用不到叫鐵匠，他們真有本領，挺驚人，可是人家說我放他們上街去偷東西——那是完全造謠的，因為證據不足，算沒了事……」

他停了嘴，從窗子裏望着山谷。那邊擺蕩貨櫃的人們正收拾攤店了，鐵門，銹鏈發出粗獷的聲響，木板之類砰的跌到地上。舅父歡喜的蒙着眼睛，低聲對我說：

「老實說，的確只有一個人是每夜放出去的，他不帶腳鍊，只是尼士尼的一個小偷，不久以前在舉邱找到一個情人。至於岡爾神父的案件，完全是弄錯的，他當這神父是商人，冬天晚上，又下雪，人都穿着外套，是商人還是神父，一下子看不清楚。」

我笑了，他也笑起來，又說：

「對，真見他媽的鬼……」

於是舅父莫名其妙的生起氣來，推開食盤，現出不高興的臉色，忽然又點上了香煙，神祕的嘟囔了：

「大家互相偷盜，後來又互相捉住，放在監牢裏，充到西伯利亞，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呸，我管他們做什麼？……我有我自己的靈魂！」

我的眼前好像出現了一個毛氈氈的火夫的影子。他也老說着「呸」，名字也叫約可夫。

「你在想什麼？」舅父柔聲的問。

「你可憐犯人麼？」

「他們一見就叫人可憐，簡直像小孩子，真驚人！有時我凝視着他們，心裏在想：我雖然是犯人的上司，可是連他們的腳邊也比不上！他們太聰明，太能幹了……」

酒和回憶使他更加得意了，他一隻手肘頭靠在窗欄裏，指裏夾着半截香煙揮動着焦黃的手，有聲有色的說：

「有一個壞蛋，是鑄錢廠的刻花匠，因為造假幣坐了牢，他這張嘴真會說話，恨不得叫你聽一聽，簡直跟火一樣！好比一個獨唱家。他說政府可以印鈔票，爲什麼我不可以，請你替我解釋解釋！沒有人能够解釋，我也不能夠，我還算一個上司，還有一個，是莫斯科有名的積賊，他很沈靜，很高雅，是純粹的都市人，說話也文雅。他說人們辛辛苦苦幹活，幹得昏頭昏腦，我可不高興，雖然從前我也這樣幹着，幹得說了勁，變成一個傻瓜，二哥貝喝酒，二哥貝打牌，五哥貝給女招待做小賬——到頭還是一個挨餓的窮光蛋，不，我纔不玩這套把戲呢……」

約可夫舅父醉得連眼蓋也發紅了，興奮得差不多使他的耳朵發抖，他伏在桌上繼續說：

「他們都不是傻瓜，老弟，他們判斷得很對。滾他媽的蛋，一切那些穿制服的傢伙！譬如我吧——過了怎樣的生活，想起來也害羞，全是偷盜和欺詐受苦是自己的，快樂是偷來的！老爹罵我冒失鬼，老婆說我完

蛋了，自己呢，有時見了一個藍布都害怕得什麼似的，這樣的糊里糊塗過了一輩子，現在年紀老了，就給自己的兒子當傭人，老實說，是真正的傭人。老弟，兒子還要搭老爺架子，他喊我爸，我聽了就是僕獸，我活在上就是爲了做這些事來的麼，可是，不爲了這，又爲什麼呢？我得到過多少好處呢？」

我聽了他的話，雖不覺得什麼興味，但我還是說了：

「我也不知道要怎樣過活纔好……」

同時也不等待他的回答。

他苦笑著：

「唔，這個誰知道，我還沒有碰見過知道這件事的人，人們總是照着習慣，做到哪里就是哪里……」

於是，又突然生氣的說：

「從前我那里，有一個犯恐嚇罪的人，是奧留爾出身的貴族，跳得一手好舞，常常引大家笑，他唱一首華尼加的歌，有這樣的句子：

華尼加，走到墓地裏——

這也沒怎麼稀奇！

喂，華尼加，擡起臉子瞧一瞧

瞧瞧墳墓的前面吧……

「我就這麼想，這完全不是說的笑話，是真哩！不管你怎樣去瞧，也瞧不到墳墓的前面。所以，對於我們全一樣：不管當犯人，還是當看守……」

他說得累了，又喝伏特加，像鳥兒樣側着臉用一隻眼望進空杯子裏，以後又默默的在一枝香煙上點了火，鬍子裏吐出煙來。

「不管你搶多論少，不管你有什麼靠山，到頭是棺材和墳墓，誰也免不了。」石匠彼得也常常這樣說，但這位約可夫舅父是完全不同的人。像這樣的話，從來我就不知聽過了多少？

我另外沒有什麼要問舅父的，和他一起已感得無聊，我可憐他，不禁想起他唱的那些快活的小調，那些通過柔軟的憂鬱，從歡樂中發出來的豎琴的聲音。我也沒有忘記快活的吉卜西人，因此見了約可夫舅父這潦倒的神氣，忽然想到：

「他還記得吉卜西人被十字架壓死的事麼？」
我也不想問他這件事。

我望望潮溼的，充滿八月的夜暗的山谷，從山谷中發出蘋菓和黃瓜的清香，通城去的一條小街上，已經點燃了街燈，一切都是熟習的。正在這時候，到魯賓司科去的輪船吹起了汽笛，接着到倍彌爾去的也嗚響了。

「好，回去吧。」舅父說。

在酒店門口，他拍拍我的手，玩笑似的警告我：

「不要神經衰弱，好像你有一點了？快拋開！你還年輕呀。總而言之，你不要忘記：『命運不能妨礙我們的歡樂』。再見，我要去做聖母安眠節的禱告！」

這位快活的舅父，說了一大頓話，把我弄得更加煩悶，然後走開了。

我向城裏走去，又走到野外。是月圓的晚上，濃雲在天空流動，投下黑影，把我的影子在地面蓋住。沿野外繞過了城牆，我走到伏爾迦河的斜灘上，躺在滿是塵埃的草地，好久好久的望着對岸，草原，靜靜的大地，雲影緩緩的渡過伏爾迦河，投在草原上，好似在河水上洗了一洗，變得白了一點。四周一切，沈沈入眠，萬籟無聲，一切都在動，但不是由於對生命的燃燒的愛，而是由於一種苦悶的必然性，無可奈何的在動。

我想給整個的大地，給自己，一個有力的打擊，使一切的東西——連我自己——像狂獸的旋風一般，動蕩起來，像互相戀愛的人們的快樂的舞蹈一般，開始活躍起來，而且邁進到以另外一種美麗，雄壯，正直的生活為目標的這目前的生活中去。

我還這樣想：

「我必須把自己改變一下，要不然我便會毀滅了……」

當那種陰鬱的秋天，不但見不到太陽，甚至感覺不到太陽，連太陽都忘記了的日子，我常常有機會徘徊在森林之中，迷失了道路，走到沒有人徑的地方，我拚命的尋找，咬緊着牙齒，不管是茂叢中，枯枝上，沼澤

地的容易滑溜的崎嶇裏，向前直跑——到了最後，總是可以找出路來！

我決定照這樣幹。

這年的秋天，我就懷着或者可以設法進學校的希望，出發到喀山去了。